

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史论之一

# 哲赫忍耶

杨学林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史论之一

# 哲赫忍耶

杨学林 著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赫忍耶——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史论之一 / 杨学林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227-04470-3

I. ①哲… II. ①杨… III. ①伊斯兰教史—研究—宁夏 IV. ①B9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9196 号

哲赫忍耶——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史论之一

杨学林 著

责任编辑 周立军  
封面设计 王 蕾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http://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mailto: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4287

开本	720mm × 980 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60 千		印数	6100 册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470-3/B·137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绪 论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苏非思想在我国西北地区广为传播,甘宁青穆斯林聚居区逐渐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嘎德忍耶、虎夫耶、库布林耶和哲赫忍耶等派别,由此带来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全新变化。但对这些苏非派别,目前表面关注的人多,深入研究的人少;枝节问题探讨的人多,整体面目思考的人少。这样,使得本身就是神秘主义的宗教更具神秘色彩。作者试图从文化的视角,观察在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苏非学派的发展状况,引导人们对苏非学派有一个新的认识。哲赫忍耶学派是这一观察的开端。

关于哲赫忍耶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专家学者。在1980年11月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银川会议)上,勉维霖提交了《宁夏伊斯兰教苏非派别的来源初探》、杨怀中提交了《论十八世纪哲合林耶的起义》,成为最早研究哲赫忍耶学派的论文;马通在这次会议上将《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提交大会讨论,于1983年出版,后又陆续出版了《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基本特征》等,在这些著作中,涉及了哲赫忍耶学派的内容。张承志的《心灵史》,用文学的形式第一次书写了哲赫忍耶的历史;台湾学者张中复《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也涉及了诸多哲赫忍耶学派的内容。二是教内的知名阿訇和学者。关里爷的《热什哈尔》、毡爷的《曼纳给布》、曼苏尔的《丽撒哈拉》(道统史传)等。此外,板桥道堂编写的《心灵的灯塔》,马国瑛主编的《宣化冈志》,马宝珍《辉煌的哲罕仁耶》等。三是宗教管理部门的学者。如原宁夏回族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何兆国在1995年编印的《宁夏伊斯兰教派资料汇编》(内部资料)。但哲赫忍耶仍然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历史著述,更没有相关的评述。

作者试图用历史叙述和历史评论相结合的方法,对哲赫忍耶的历史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论述,对哲赫忍耶历史上有争议的事件阐述自己粗浅的认识。

在历史阶段的划分上,无论著名的专家学者,还是教内的智者贤人,都以历代教主的更迭顺序撰写历史,这样形成的历史阶段往往受执教人的年龄和执教时间的影响,有的长,有的短,很难做到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不能较好的把握哲赫忍耶学派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哲赫忍耶历史分为四个时期,这样,就把宗教的发展过程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下,在宗教与社会的互动中认识宗教的发展历史。这四个阶段是:

第一阶段,初创时期。从雍正元年(1728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共53年。主要记录了道祖马明心西行朝觐,系统接受了乃格什板迪耶学说,回国后创立哲赫忍耶学派;与花寺教争后,清廷偏袒处理,苏四十三为护教而起事;为平息事端,王廷瓚将马明心杀害于兰州,苏四十三起事失败。这一阶段,哲赫忍耶在中国生根发芽;在这一阶段,哲赫忍耶也遭到了清廷的第一次剿灭。为争取教门生存的第一次抗争,以武装的形式起事而最终被武装所灭,哲赫忍耶和清廷之间结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仇恨。

第二阶段,转移时期。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共68年。主要记录了石峰堡起事引起的清廷对哲赫忍耶的再次剿杀,在此情况下穆宪章将教门转移到平凉,马达天接续到灵州,马以德巩固了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盐池县、青铜峡市部分地区和灵武市)的过程,说明从关川到灵州的转移,是甘肃宗教资源相对紧缺的结果,是清廷对哲赫忍耶政策作用的结果。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哲赫忍耶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热什哈尔》,哲赫忍耶学派的思想首次以文字的形式流传,尽管它还是一部密抄本。

第三阶段,中兴时期。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到民国九年(1920年),共71年。主要记录了马化龙领导的金积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金积镇东二公里处)为核心的西北回民起事,谱写了哲赫忍耶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画卷,起事被镇压后,马进成、马进西、马元章等为恢复和发展哲赫忍耶教门前赴后继,巩固了哲赫忍耶在西北地区的地位,也创造了和平发展宗教的模式,以马进西、马元章“和合”思想为武装的哲赫忍

耶,满怀豪情地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阶段,稳定发展时期。从民国九年(1920年)到1979年,共59年。主要记录了三次海固事变的失败和哲赫忍耶教派选择了到陕甘宁边区投靠共产党、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使哲赫忍耶学派得以稳定发展的情况,以马腾霄为核心的板桥、马震武为核心的沙沟和以马重雍为核心的北山三支力量成为时至今日稳定的宗教结构。

在写作的基调上,作者把哲赫忍耶学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通过神学、哲学思想的揭示,让读者了解该学派所禀赋的苏非学说;通过教义、教规的记录,让读者知晓该学派是西部落后地区有较多信众的“穷人宗教”;通过对几次大的起事描写,让读者明了该学派所有的起事在本质上主要是一种护教行为;通过对“和合”等文化渊源的整理,让读者看到该学派文化的主流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下的和平风尚;通过对解放前后几辈“穆勒师德”与政党、社会关系处理的概述,让读者看到该学派在中国革命、建设历程中是与社会保持良性互动的积极因素之一。

在史料的对待上,因为关于哲赫忍耶现存史料较少,所以作者尽量将得到的宝贵的口传资料、教内记载、历史文献介绍给读者。这样,在作者相互印证的同时,也让读者有一个在史料基础上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哲赫忍耶是宗教群体,也是文化现象。作为宗教群体,有其从国外到国内发生发展的历史;作为文化现象,有其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交相融的脉络。愿读者看完此书后,不仅了解哲赫忍耶的历史,更应把握文化相融的脉络,从而对哲赫忍耶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杨学林

2010年1月28日

# 目 录

## 绪 论

### 第一章 初创时期

- 第一节 清朝的由盛转衰及民族宗教政策的变化 .....1
- 第二节 苏非和乃格什板迪耶 .....9
- 第三节 马明心的初创 .....29
- 第四节 苏四十三起事 .....47
- 第五节 教门的转移 .....66

### 第二章 转移时期

- 第一节 苏四十三起事后清政府社会矛盾的出现和  
民族宗教政策的恶化 .....71
- 第二节 穆宪章的转移 .....76
- 第三节 《热什哈尔》的神哲思想 .....84
- 第四节 石峰堡起事 .....107
- 第五节 马达天的接续 .....125
- 第六节 马以德变革 .....128

### 第三章 中兴时期

- 第一节 中兴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清廷及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 .....131
- 第二节 马化龙的兴衰 .....133
- 第三节 金积堡起事 .....138
- 第四节 金积堡起事的动因 .....164
- 第五节 马进成和马进西的续教 .....177
- 第六节 马元章与沙沟 .....183
- 第七节 马元章诗文及其和合思想 .....191

第八节 马进西与板桥 .....	219
第九节 马元超与北山 .....	223
<b>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b>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共产党在解放前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政策 .....	229
第二节 海固事变 .....	236
第三节 马震武 .....	257
第四节 马腾霄 .....	263
第五节 马重雍 .....	269
<b>附录一:哲赫忍耶学派拱北的分布及建筑特点 .....</b>	<b>276</b>
<b>附录二:关川、灵州两大家族系统及其教统关系表解 .....</b>	<b>280</b>
<b>附录三:(一)哲赫忍耶教门接续和执教年表(板桥) .....</b>	<b>281</b>
(二)穆勒师德道统一览表(沙沟) .....	282
(三)哲赫忍耶学派穆勒师德传承表(北山) .....	283
<b>附录四:哲赫忍耶教派历辈穆勒师德及家族中主要成员生辰忌日表 .....</b>	<b>284</b>
<b>附录五:(一)宁夏吴忠、银川地区哲赫忍耶沙沟支系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b>	<b>285</b>
(二)宁夏固原、同心哲赫忍耶沙沟支系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	286
(三)新疆哲赫忍耶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	287
(四)新疆哲赫忍耶沙沟支系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	288
(五)云南、贵州地区哲赫忍耶沙沟支系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	289
(六)哲赫忍耶板桥支系一九五八年时任热伊斯简况表 .....	290
(七)新疆哲赫忍耶板桥支系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	291



# 第一章

## 初创时期

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学派传入中国,恰逢清朝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此时,在伊斯兰教信众中,格的目教派仍居主导地位,嘎德忍耶、虎夫耶、库布林耶等苏非学派已在中国生根发芽,马明心在也门学成后回到祖国,传播哲赫忍耶教理。

### 第一节 清朝的由盛转衰及民族宗教政策的变化

清朝自顺治开元,康熙、雍正励精图治,到乾隆时已国力极盛,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帝国。

乾隆时十分注意土地的开垦和土壤的改造,推广选育良种、适时播种、适时施肥、粮棉间种等耕作经验,引进和推广红薯和玉米等高产作物,“粮食亩产量比明代增长 26.5%”<sup>①</sup>。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商品化的发展也推动了民间工业的发展,江南丝织业、景德镇制瓷业、云南矿冶业、山东采煤业、陕西造纸业等已成规模,并且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集市、城镇集市、区域性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等商业市场的形成,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等生产要

---

<sup>①</sup>姜守鹏著,《明代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素市场也开始出现。

《清史稿》中记载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国家财政收入合计为银4854万两<sup>①</sup>,较顺治九年(1652)的财政收入增加了2416万两,增长99.1%,增加将近一倍。乾隆四十六年(1781)说:“朕即位之初,部库不过三千万,今已增至七千余万”<sup>②</sup>。《清史》的作者李治亭认为,“尽管人口迅速增加,清廷的常平仓内基本上可保持三四千万石的存粮以备不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盛世的雄姿”<sup>③</sup>。

乾隆五十七年(1792),高宗时年82岁,在第二次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与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停战议和之后,亲撰《御制十全记》,记叙了他所进行的10次主要军事活动,也就是“十全武功”。书中写道:“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三叛么么,弗屑数也。”<sup>④</sup>“内地三叛”指的是:乾隆三十九年王伦起义,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九年甘肃回民起义,乾隆六十年湘黔苗民起义。这10次军事行动,全部发生在边疆,其中6次属国家内部战争,4次是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有的是维护祖国边疆统一的义举,有的是对邻国的侵略;有的是对分裂势力的镇压,有的却是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杀戮。

高宗极善于表现自己,运用“设宴”方式,炫耀盛世国威。影响较大的有:宗室宴,参加的王公宗室有3000余人;大蒙古包宴,参加的往往超过千人;千叟宴,高宗86岁时,与会60岁以上老人有5900余人。大规模改造和扩建避暑山庄,完成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都耗资巨大。

清朝不同时期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政策取向有差异。这一点,目前已成为研究清朝民族宗教政策学者的主流认识。作者认为,以乾隆中期为界划分为前后期,前期的态度和政策是:有戒心,但也有胸怀,总体上把

①赵尔巽著,《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8年6月北京第7次印刷。

②《石渠余记》卷三《纪会计》。

③李治亭著,《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0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四四。

回族与汉族放在平等地位,把伊斯兰教视为合法宗教。

清朝涉及回族问题是从明末开始的。“陕北绥德回回马守应,绰号‘老回回’,他所率领的一支农民军成为当时‘十三家七十二营’主力之一。崇祯八年(1635)荥阳大会后,各支起义军作了战略上的分工,马守应与九条龙担任对各路义军的往来策应。马守应和李自成的关系很密切。崇祯十一年(1638)李自成在打了一次大败仗后,部队失散了,他一个人乘驴至浙川马守应营卧疾半年多,后来马守应分给他一部分人再度起事。马守应这一支武装一直是起义军中的中坚力量。到了顺治二年(1645),诏书中还说:‘今蜀有献忠,楚有老回回等寇,及郧阳、德安、荆州、襄阳等处流孽未靖,土寇尚繁。’可见一直到清初,马守应的这支武装还在湖北同其他起义军一起在进行反清的斗争”<sup>①</sup>。

这次起义,推翻明朝的统治是其政治目的。因为马守应是和张献忠、李自成共同起义的。明统治者在分析当时陕西武装的成分时,认为“有饥民,有镇兵,有回夷”<sup>②</sup>。到了明末清初,这支起义大军主要是抵抗抢夺起义成果的满人部队,因而是整个反封建农民起义的继续。

清初顺治四年的米刺印、丁国栋起义,“是许多反清运动的一个支流”<sup>③</sup>。关于起义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占主流的观点有:“米刺印是甘州的回人,顺治时他作了甘州的副将。他原有反清的志愿,恰好清廷有调他出征的消息,他便和他的同志丁国栋合谋起义,目的是反清复明。”<sup>④</sup>白寿彝<sup>⑤</sup>认为,“反清复明的口号,并不等于重建明朝,真实的意义更在于推翻清朝”<sup>⑥</sup>。

---

① 回族简史编写组,《回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1页。

②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转引自李范文、余振贵主编《西北回民起义研究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11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编,《回回民族问题》,延安解放出版社,1941年4月版,民族出版社,1958年再版,第29页。

④ 同上注。

⑤ 白寿彝(1909~2000),河南开封人,回族,中国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他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的历史与现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回族历史情况的著作。

⑥ 白寿彝著,《回回民族底新生》,东方书社,1951年版,第44页。

吕振羽<sup>①</sup>更直截了当地说：“自明朝灭亡以后，他们的斗争虽多与‘反清复明’的口号相联系，但所谓‘反清’的真实内容，是推翻清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统治<sup>②</sup>，‘复明’是恢复满清汉族及国内各兄弟民族的地位，并非在恢复朱氏皇朝的统治。”也有人把起义看成回回对明朝亲回政策的报答。林干<sup>③</sup>认为，“明朝自开国以迄于覆亡，对于回回民族一般是采取怀柔政策，而不是采取公开的压迫政策。……这样，便容易模糊一般回民对明朝统治者压迫回回人民的认识，因而也就容易使他们对明朝政权发生好感；至于回回上层分子，则容易领略到更多的好处，因而对明朝政权抱支持的态度。……米刺印和丁国栋所领导的回民起义，还是回回上层分子继续效忠明朝的表现”<sup>④</sup>。

上述两次起义，无论动机如何，都不能不引起清政府和地方官对回回民族的戒心，但对清廷的政策没有多大影响。清初，兵部一位官员提议：“（回回）习俗不一，终为疑二……勿令养马，勿藏兵器，令其掌教之人主之，制其出入，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以消其犷悍之性。”<sup>⑤</sup>雍正二年（1724），时任山东巡抚的陈世倌上奏雍正：“左道惑民，律有严禁。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请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sup>⑥</sup>雍正回答说：“此种回教，原一无可取，但其来已久，且彼教亦不为中土之所崇尚，率皆鄙薄之。”<sup>⑦</sup>雍正七年（1729），雍正在一道敕令中表明：“直省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数年以来，屡有人具折密奏‘回

① 吕振羽（1900~1980），瑶族，湖南武冈（今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吕振羽史论选集》等。

② 吕振羽著，《中国简明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67页。

③ 林干（1916~），广东新会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回族史学家，主要作品有《突厥史》、《东胡史》等。

④ 林干著，《清代回民起义》，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2页。

⑤ 谢国楨著，《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82页。

⑥ 片冈一忠，《清朝回民政策的再检讨》，《历史研究》（日本大阪），1976年13期，第64页。

⑦ 傅统先著，《中国回教史》，台北出版社，1969年版，第116页。

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等语。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人之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终毋庸置疑也。……且朝廷一视同仁……朕念万物一体之义，岂忍视回民于众民有殊。”<sup>①</sup>

到了乾隆年间，随着国内局势的动荡，乾隆的立场开始动摇了。乾隆十五年（1750），广西提督豆斌上奏折反对在甘肃任命一个回族总兵：“此种人惟恃强梁，不讲忠义，富则多事，穷者为窃，其性原与人殊。今哈攀龙<sup>②</sup>又系回子，纵不瞻循，其如教亲何？”<sup>③</sup>乾隆一改当年先辈的论调，批复道：“所奏甚可嘉。知道了。”这表明清廷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乾隆中期以后，清廷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态度和政策是：戒心重，歧视甚，制造了回族在各民族中的不平等。对伊斯兰教采取限制政策，特别是对“新教”（即哲赫忍耶）采取灭绝措施，伊斯兰教进入空前的灾难时期。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清政府民族宗教政策走向反动。乾隆中期以后，清廷对回族采取了镇压和分化利用的政策。“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他的方针是联合蒙、藏，制服汉回及其他民族，因为回汉两族都进行过反清复明的斗争，在经济生活和政治倾向上有许多共同性；清廷又挑动回汉之间的矛盾，拉拢忠实的汉族上层牵制和压迫回族；在回族内部则采取‘以回制回’的策略，拉老教徒打新教徒”<sup>④</sup>。“公文书中，常常‘民回’连称，把‘回’从‘民’中分开，表示回回不得以平民看待。‘回匪’、‘回贼’、‘回子’的名称，成为对于回回经常的称呼。‘回’字左边，加上一个‘彡’旁，更是清代

<sup>①</sup>《清实录·世宗雍正皇帝实录》卷80，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6—8页。

<sup>②</sup>哈攀龙，直隶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回族，清乾隆时曾任金川署松潘镇总兵，后任固原提督、湖广提督等。

<sup>③</sup>《清实录·高宗乾隆皇帝实录》卷377，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42—43页。

<sup>④</sup>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26页。

所常见的”<sup>①</sup>。由此而引发了多次农民起义,使得回族与清廷的关系步入了越反抗越镇压,越镇压越反抗的恶性循环。

二、清朝法律出现明显的民族歧视。乾隆十六年(1751),陕西巡抚陈宏谋制定并在全省范围推行《化诲回回条约》,旨在扼制陕西回回天生的刁顽本性的歧视性法规:“何至习于凶顽肆横无忌,汉人畏回回如虎,回回多与汉人为仇,地方官因其习性难训,率视为化外顽民矣!”<sup>②</sup>在这个条约中,陈宏谋指出了回回所犯的罪行:聚众、闹事、偷窃田地里成熟的谷物、进屋偷盗并窝藏赃物、放羊到别人的地里去(吃庄稼)、偷牲畜(然后偷偷地宰杀)、扰乱戏剧演出、攻击出售猪肉产品者从而扰乱市场、为宗教问题而互相斗殴、在宿怨或犯罪的案件中互相包庇。陈宏谋的这一做法,虽未被刑部采纳,但使乾隆及清廷上层产生了这样一个认识:“上谕严禁恃众行强,功令森严,罪名不轻。本抚部院窃恐恃众行凶,回回之犯必多于汉人,回回所犯之罪必重于汉人。……汉人虽亦有犯者,总不如回回之甚也。”<sup>③</sup>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月,陕西巡抚鄂弼在奏折中写道:“西安各属回民,素相联络,每恃心齐力众,欺凌汉民,强横无礼,盗窃公行,闾阎实受其害。偶有发觉,不过照常完结,甚且庸懦有司,遇回民相殴,未致伤命,遂不通报,以致养成凶横。查回民聚族而居,各村必有教长,不无读书明理之人。臣现将回民所犯各案,并治罪律例,刊刻告示,发交各村教长,令在教堂悬挂,并责成教长,如遇种种不法,能先期首报,按次优赏,若循隐不举,先将教长治罪。至此等凶顽惟有从严惩办……”<sup>④</sup>这个奏折乾隆同意了,并告诫:应“持之以久,不可操切欲速”。同年十二月,山东按察使闵鹗元奏称:“回民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例办理不足示惩,请嗣后回民行窃但经结伙在三人以上及携带凶器者,不分首从,不计赃数、次数,悉照积匪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窝窃、分赃

①李范文、余振贵著,《西北回民起义研究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②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30,第13页。

③同上注,第16—17页。

④《清实录·高宗乾隆皇帝实录》,卷665,第17页。

之家一律治罪。”<sup>①</sup>这个建议被编纂入《大清律例》中。乾隆三十八年(1773),甘肃按察使图桑阿奏称:“定例回民行窃,结伙在三人以上,发极边烟瘴充军。其恃强抢夺未设专条,向仅分别人数多寡予以杖徒,未免轻纵。请嗣后如结伙三人以上,不分首从,俱发黑龙江给兵丁为奴。倘有脱逃,即行正法。其不及三人而有纠谋持械、逞强情形者,发极边烟瘴充军,照例刺字。如无逞凶情状,照抢夺本例拟结,以儆凶顽。”<sup>②</sup>这个奏议也被编入《大清律例》。正是由于这些封疆大吏的上奏,使清廷所制定的法律对回族产生了歧视和压迫,造成了回族在法律面前受到不平等待遇。

这些歧视性法律条文主要反映在《大清律例》中。《大清律例》针对回族的法律条文共13条,在量刑上对回回民族犯罪的处罚比其他罪犯的处罚加重一等或几等。例如在脸上刺字时,被判定有罪的非穆斯林可能被刺上“盗窃”二字,而穆斯林则会被刺上“回贼”二字。又如《大清律例》中“结伙”的标准,汉族是十人,回族是三人,若三至九名汉民行抢夺之事,可以依“抢夺”律处置,处罚轻重不等。而回民行抢夺之事,则“不分首从,俱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正如美国作者乔纳森·李普曼所言:“乾隆中期以后,官员们可以(而且也确实)随意地把他们归类为一个有关中国社会中最好斗的成员的群体,把回民全体形容为‘强悍之民’——这是在康熙和雍正的敕令和复文中未曾出现过的语言。”<sup>③</sup>

三、清朝在宗教管理上的无知无能。满族信奉的是佛教,入关以来,清廷的宗教政策是崇儒重佛,儒、佛、道三教并垂。对伊斯兰教很少研究,就连所谓饱读诗书的乾隆,“在诏书中贬低回教书典‘字句大约俚鄙者多’,又说‘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当时举国上下都有‘厌回’、‘仇回’的观念,官僚阶层以迎合求进为能事,大都不懂民族与回教知识”<sup>④</sup>。兰州事变

①《清高宗实录》,卷676,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庚子。

②同上注,卷928,乾隆三十八年三月甲辰。

③《论大清律例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回族研究》,2002年第2期,[美]乔纳森·李普曼著,王建平译,第99页。

④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27页。

后,苏四十三率众围攻兰州城时,甘肃省府尚未搞清新教、老教的关系,因此康熙明令勒尔谨调查:“前勒尔谨所奏回匪名目及新教、老教,总未明晰。既系两教争立,互相残杀,断无官兵缉捕时,转致合而为一之理。究系何教之人首先抗拒逞凶,现在彼一教情形若何,著勒尔谨即查明复奏。”<sup>①</sup>勒尔谨没有搞清楚,加之清政府认为他对兰州事变平息不力,被撤职押京城受审,派大学士阿桂到甘肃负责事变的平息。阿桂认为:“至新教即系邪教,但讯据贼党称马明心自二十六年从口外回家即倡立新教,令人大声念经,盖缘新疆各城所居回民其念经系高声大念,臣阿桂所素知者。至内地回民之小声默念,或于唐朝初入中国时为人讪笑,因改为默念。马明心自口外回家,遂以为在西域得有真传,转相传习。其实经本一样,而愚民厌故喜新,俱为煽惑,随教者甚多,地方官又因其本属一教,无从辨别异同,未经查禁,是以甘肃一省皋兰、狄道、河州、巩昌、安定、会宁、金县、渭源、秦州、固原、西宁、平凉、灵州、伏羌、凉州、肃州、盐茶厅等处数十州县回民甚多,新旧杂处。”<sup>②</sup>兰州事变后,乾隆又下了一道谕旨,以甘肃总督李侍尧的名义告示于众:“回民改存老教,各归本村寺内诵经。毋得藏匿《冥沙》、《卯路》<sup>③</sup>等经,摇头脱鞋念经,致于严谴。倘仍有新教,治罪不宥。下开五条:一禁掳夺。一禁勾引窝留。一禁抱养及改归回教。一禁添造礼拜寺。一禁诬告。”<sup>④</sup>对于清廷及其官吏的昏庸无能,历史上批评和嘲弄不乏其人,就连民国时的马鸿逵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追溯历次汉回间所发生的不幸事变,起初都是很小的事……官厅中又复借事生风,处理不善,弄得星火燎原,酿成大乱。”<sup>⑤</sup>

①《钦定兰州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②同上注,第141—142页。

③马明心回国时所带的苏非经典。

④《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上),甘肃省图书馆,1984年版,第186页。

⑤同上注,第160页。



### 第二节 苏非和乃格什板迪耶

苏非是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在伊拉克、叙利亚出现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思想体系。“苏非”一词系阿拉伯语音译,该词起源说法不一。一说源自阿拉伯语“莎法”(safā),意为心灵纯正、洁净、赤诚、善良;一说源自阿拉伯语“莎夫”(saff),意为在修道上居于高品位和前列者;多数学者认为该词源自阿拉伯语“苏夫”(sūf),意即羊毛,因该派信徒身着粗羊毛大袍以示其信仰虔诚,禁欲苦行;惟中世纪花刺子模<sup>①</sup>著名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比鲁尼(973~1048)主张该词来自希腊语 sophos,意为“贤哲”。

苏非派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异化。伊斯兰教史陈述,伊斯兰早期未以文字将宗教的戒律记录下来,在许多法学家与“圣训”学家和经注学者专心追忆、著述、规范的时候,苏非先辈们却致力于“穆罕默德真理”之纯粹精神层面的思考和实践,他们召唤人们注意隐藏在事物之后和之外的真实面,努力揭示人类存在的本质、存在的性质及人类和宇宙的内在机制。所以苏非称法学家研究的内容为“外在”,自己研究的内容为“内在”。正如法士拉·葛兰<sup>②</sup>所言:“法理学专家关注礼拜和日常生活的规则,以及如何约束与规范个人和社会生活,而苏非则选择透过自我净化和精神训练,提供一种过着高度精神生活的方式,这不能视为一种歧见。”<sup>③</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提<sup>④</sup>指出它是“对伊斯

---

①花刺子模,中世纪中亚伊斯兰教强国之一,其版图沿阿姆河两岸直至里海,1220年被蒙古人所灭。现在伊朗境内。

②法士拉·葛兰生于1941年,是土耳其著名学者、作家和诗人。主要著作有,《苏非思想——伊斯兰的心灵旅程》、《时代带来的犹豫》、《准则或路上的明灯》等。

③(土耳其)法士拉·葛兰,(台湾)丁迺静译《苏非思想——伊斯兰的心灵旅程》,台湾希泉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④希提,美国著名东方学家和教育家,生于1886年。主要著作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闪族语》、《阿拉伯通史》、《近东历史》、《穆斯林教派的特征》等。希提的名字被铭刻在“纽约世界博览会美国公共纪念碑”上。

兰教和《古兰经》的理性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动”。二是对伊斯兰教世俗化现象的反叛。公元8世纪初期，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财富的急剧增加和特权的加强，出现了腐化贪婪、穷奢极欲等世俗化倾向。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教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教义学上的分歧导致派别分化，战火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种状况下出现的苏非派，正如伊本·赫尔东<sup>①</sup>所云：“苏非派即专心于宗教功修，献身于真主，抛弃今世奢华，弃绝尘世——大众所追求的金钱、虚荣，独自隐居苦修。当时曾在圣门弟子和先贤中非常普遍，在伊历二世纪来临及其以后盛行注重现世，人们倾向于现世交际，后来把倾向于修行的人们作为苏非派的专指。”这样，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开始探索加深信仰的途径，“这些人把今世看作梦幻，视荣华富贵为空中楼阁，主张遁世隐居，以禁欲苦行达到净化灵魂、与主合一的永恒境界。他们把自己的体验转向理论的思考，即由‘行’转向‘知’，发展为名副其实的神秘主义”<sup>②</sup>。

苏非作为伊斯兰教的一种形态，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渊源时期(公元7~8世纪)。其主要特征是提倡苦行和禁欲。最早的苏非团体出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第一个使用苏非派名称的据说是库法的阿拉伯人阿布·哈希姆。“他们弃绝尘世荣华富贵，退出穆斯林内部的教派纷争，仿效早年圣门，选择避世索居的生活，长时间地礼拜和斋戒，专注于个人心灵的纯洁清静”<sup>③</sup>。他们怀念早期的简朴生活，满足自身贫困和低下的地位，坚持隐居生活，每日孤独冥想，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这一时期的苏非派，只是实践苦行之道，强调“行”和“自己的体验”，还没有转向“知”(即神秘主义)。

第二阶段，形成时期(公元8~10世纪)。以提出神秘主义教理为基本

---

<sup>①</sup>伊本·赫尔东(1332~1406)，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出生于突尼斯(一说凯鲁万)，系塞尔维亚阿拉伯贵族后裔。他一生著述很多，但大多失传，《历史绪论》、《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古今历史大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sup>②</sup>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1—12页。

<sup>③</sup>同上注，第12页。

特征。阿巴斯政权建立后，帝国的中心由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转移到伊拉克的巴格达。帝国后期国力衰微，社会动荡，思想领域的斗争日益尖锐。在此情况下，苏非派逐渐由单纯的“行”转向“思”，开始对自己的内在体验进行理性反思，确立了“内在体验”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有：巴士拉女神秘主义者拉比阿·阿黛薇叶(717~801)认为，安拉是“至高之美”，人们达到永恒之美的途径只有一个，即“纯粹之爱”。“所谓纯粹之爱，就是不为任何报酬，只因其对象本身纯粹地去爱其对象的一种爱，是同‘自爱’正相反的一种爱。当修道者怀着纯粹之爱，从一切外在性和感性中净化灵魂达到自我彻底‘消亡’的时候，‘至高之美’就以其庄严的姿态灿然显现。此时，灵魂和安拉直面相观，神圣的精神‘结婚’完成，人达到希望和幸福的最终点”<sup>①</sup>。她主张人必须通过内省抛弃物质享受，把追求内心宁静、灵魂净化作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埃及禁欲主义者祖农(? ~860)认为，真主的本质是光明的，人通过真主精神之光(神智)的照射启迪，在瞬间可以达到人主合一的境界。波斯苏非修道者比斯塔米(? ~874)认为“安拉对我显现他的‘彼性’，我通过其‘彼性’看到了我自己的‘己性’。接着我的‘己性’就消融了，我在他的光中见到了我的光……安拉把我的‘己性’接着改变为他的‘彼性’，把我的自我也消融于他的‘彼性’当中”<sup>②</sup>。巴格达苏非思想家哈拉兹(? ~892)认为“经过灵魂的净化，会排除人的全部欲念和理性活动，从经验的自我、现象的自我修炼过渡到宇宙的自我、真正的自我。将人的个体意识融入真主的意识，人性转向神性，达到同‘真实在’‘本质同一’的境界。所以修炼之道的最终境界应叫作‘永存境’，即达到在真主中‘永生’的精神境界”<sup>③</sup>。巴士拉的穆哈西比(781~857)将人的灵魂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灵魂在同肉体结合之前就存在，人的智能表现为精神，这是真主创造的秘密；下部灵魂是以肉体需要为原则并成为一切烦恼之源的“自我”。“自我”里面隐藏着恶魔。人

①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3页。

② 同上注，第16—17页。

③ 同上注，第17页。

一旦放松要求,恶魔就在心中作祟,把人们拉向罪恶的深渊。因此,修道的最高目的就是克服“自我”,把“精神”从“自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其自由洁净的本来面目。巴格达的朱奈德(?~910)认为“人类将蜕掉自己全部的人类属性,重新接受‘所爱之人’的各种属性。于是进入‘我已停止生息,但安拉在我这里存在和活动着,并通过我显现其作用’的境界”<sup>①</sup>。

第三阶段,发展时期(公元10~11世纪)。主要是协调苏非神秘信仰与获得官方支持的制度化伊斯兰教的关系。对这一关系的确立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波斯的苏非集大成者安萨里(1058~1111),他以个人内心的神秘经验,肯定了苏非派的神秘主义,排除了苏非派漠视宗教仪式的做法,赋予宗教功课神秘主义的解释,使神秘主义为正统信仰服务,苏非终于和正统信仰合二为一。安萨里认为,理性领域称之为“知”的世界,它是一个被明确规定的世界,认识这个世界只要思维就可以获得必然性认识;而信仰领域则是“信”的世界,纯粹属于个人的世界,每个人由于体验的深浅不同、实践范围的大小不同而得到各自不同的信仰。理性是无法把握信仰的,只有行为、感情和意志才能净化自己的灵魂,获取内心深处的个人体验。这一学说使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接纳了神秘主义,也使正统派改变了教条主义的形式,二者在相互借鉴中实现了融合。

苏非,这个长时间被视为“异端”的伊斯兰思想体系,在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居统治地位达五六世纪之久。这一时期,一批苏非学者游走四方,布道说教,使苏非学说进一步系统化和形而上学化。代表人物有“照明学说”创始人苏赫拉瓦迪(1153~1191)、“存在单一论”创始人伊本·阿拉比(1165~1240)、埃及苏非神秘主义诗人伊本·法里德(1181~1235)、安达卢西亚苏非哲学家伊本·赛巴尔因(1217~1270)、波斯神秘主义诗人加拉鲁丁·鲁米(1207~1273)等。

苏非,作为一种哲学体系,作为一种宗教主张,作为一种宗教实践,其思想渊源是深刻的。

<sup>①</sup>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8页。

第一,源于《古兰经》和“圣训”。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圣训”是指穆罕默德创教过程中,除了通过《古兰经》之外的非启示性言论以及他的举止、活动和他在场时未加禁止而默认的行为等,其内容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等特点,也必然成为苏非学说的基本精神。如:在论述真主的独一性时,《古兰经》<sup>①</sup>说: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导我们走上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1:7)

他是天地的创造者,他没有配偶,怎么会有儿女呢?他曾创造万物,他是全知万物的。这是真主,你们的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故你们当拜他。他是万物的监护者。(6:101-102)

“圣训”也说:

我是隐藏的宝,我喜人认我;我造化人,只为认我。

真主谕云:我不造化一物便罢,缔造一物,本以为人;不造化则已,但造化人,本为认我。

这里,除真主外,没有他物的存在,万物源自真主,是真主本质的外化。这一思想成为苏非主义的基础。在论述真主的内在性时,《古兰经》说:

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在空中被制服的群鸟吗?只有真主维持他们;对于信道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16:79)

他是前无始后无终的,是极显著极隐微的,他是全知万物的。(57:3)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主怎样处治象的主人们吗?他曾经派遣成群的鸟去伤他们,以黏土石射击他,使他们变成吃剩的干草一样。(105:1-5)

“圣训”也说:

凡人认得自己,便认得造化之真主。

真主不仅有唯一存在性,还具有现实的内在性,是可以体验和感悟的。

在论述功修的规定性时,《古兰经》说:

---

<sup>①</sup>本书《古兰经》的引文,皆取马坚的译本。

故你们当记忆我，[你们记忆我]我就记忆你们；你们当感谢我；不要孤负我。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借坚忍和拜功，而求佑助。(2:152~153)

你当多多的记念你的主，你当朝夕赞他超绝。(3:41)

114) 你当在白昼的两端和初更的时候谨守拜功，善行必能消除恶行。(11:114)

你应当谨守从晨时到黑夜的拜功；并应当谨守早晨的功拜，早晨的拜功确是被参加的。在夜里的一段时间，你应当谨守你所当守的附加的拜功，主或许把你提到一个值得称颂的地位。(17:78~79)

“圣训”说：

真主有九十九种美名，诵读这些美名的人将进天堂。

每天有一次迷雾遮住我的心，我必定恳求真主饶恕一百次。

苏非关于禁欲、静修和冥想等功修，被苏非主义者所遵行，并加以发展和延伸，形成了自己的苦修体系。

在论述神爱论时，《古兰经》说：

有些人，在真主之外，别有崇拜，当作真主的匹敌；他们敬爱那些匹敌，像敬爱真主一样——信道的人们，对于敬爱真主，尤为恳挚——当不义的人，看见刑罚的时候，假若他们知道一切权力都是真主的，真主是刑罚严厉的……。(2:165)

真主的确喜爱信托他的人。(3:159)

真主喜爱那些民众，他们也喜爱真主。(5:54)

真主喜悦他们，他们也喜悦他。(5:119)

迁士和辅士者的先进者，以及跟着他们行善的人，真主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他已为他们预备了下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将永居其中，这正是伟大的成功。(9:100)

这里关于“喜悦”、“喜爱”的经文和转述，为“神爱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论述合一论时，《古兰经》说：

他们确信自己必定见主，必定归主。(2:46)

你们要像他创造你们的时候那样返本还原。(7:29)

洗涤身心者，只为自己而洗涤。真主是唯一归宿。(35:18)

他初次创造你们，你们只被召归于他。(41:21)

真主将集合我们,他是唯一的归宿。(42:15)

“圣训”也说:

穆民在末日被聚集时说,我们当求一人在真主面前为我们说情。

这里的“返本还原”、“集合”、“聚集”、“集合”等思想,是苏非追求“人主合一”最高境界的思想源泉。

第二,源于外来思想因素。

1. 古希腊罗马哲学。古希腊哲学代表人物斐洛(公元前25年~公元40年)认为,理念是神的思想,神创造世界分成两个阶段,首先创造存在于神之中的作为范型的理念,再根据理念复制出感性实物和整个宇宙。逻各斯是神创造世界的中介,在创世之前已存在于神的心中,具有非创造性、永恒性和超越性特征。斐洛还主张“人神合一”说,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观照神的,在这种观照中,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在思念神的存在中得到快乐,在“迷狂”中丧失对自己和外界的意识,达到人神合一。苏非接受了斐洛的“理念—逻各斯说”和“人神合一说”。新柏拉图主义是以柏拉图的理念和神秘主义思想为基础,吸取了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等希腊哲学的一些内容,加上东方的宗教哲学形成的神秘主义体系,其代表为安莫纽·萨卡斯(175~242)和他的学生普罗提诺(204~270)。新柏拉图主义主张灵魂是无形的,“太一”、绝对、善在是理念和理智之外的,“太一”即神,是万物唯一最高原理,由“太一”中流溢或喷射出第二原理心智,从心智中流溢或喷射出第三原理灵魂,又从灵魂中流溢或喷出物质世界。人生的目的在于返回“太一”,达到物我两忘与神同在的境界。“流溢说”和“返本归原说”,对苏非有一定的影响。

2. 诺斯提教的神智论。“诺斯提”源自希腊文,意指知识。诺斯提教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宗教。诺斯提教认为,至高之父移涌(即神的流出体)出心灵和真理、逻各斯和生命、人和教会。当他造人时,先造泥土人,然后把他自己的魂元素吹进去,但阿卡摩特偷偷地把他自己所生的灵种放在某些人的魂里,这种灵元素渴望至高之父,这就需要依靠知识。这种知识不同于由感觉经验和学习获得的知识,而是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知识,一

种源自至高之父的启示的特殊知识,换句话说,就是“神智”。按照构造人分三等:属肉体或物质的、属魂和灵魂的。属肉体的人,毫无得救的希望;属魂的人可以借着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得救;属灵魂的人,得到知识并获救。在苏非思想体系理论中,“神智论”占据重要地位。

3.印度宗教和瑜伽修行术。一是吠檀多的“梵我合一”论。吠檀多,意译“吠陀的终结”,指吠陀文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奥义书”。吠檀多神秘主义的表现是“梵我合一”,认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最高理想是证悟“梵即我,我即梵”的“梵我合一”。二是涅槃说。涅槃,意译“灭”、“灭度”、“圆寂”等,原意指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佛教认为,众生即受烦恼和欲望诸苦的折磨,也受生死的束缚,涅槃则是面对烦恼、欲望、诸苦及生死的最后断灭。人生通过修行等宗教实践,可以达到涅槃境界。三是簿伽梵歌。簿伽梵歌,意译“世尊歌”,是印度古代宗教和文学名著,也是印度最负盛名的经典。它认为,宇宙“我”是真正的“实在”、至上的尊神,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亦是亦非、遍满太空和平静恒常。宇宙“我”产生个体“我”,并寓于个体“我”之中。由于“有为”的干扰和肉体的束缚,个体“我”沉沦于无常的生死轮回之中,跳出轮回,个体“我”与宇宙“我”合一,从而达到永久平静的状态。四是瑜伽修行术。“瑜伽”意为“集中使之升华”、“联系使之统一”以及“相应使之通神”等意。瑜伽修行的目的是达到“玄成果”。所谓玄成果,即“阿难陀界”,即自我本体与自在天之完全融合。从这里可以看出,印度宗教思想中的“梵我合一”、“圆寂”、“我论”、“联系使之统一”等学说,在苏非思想体系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

4.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和“光明黑暗说”。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主张善恶二元论:善神是阿胡拉·玛兹达,代表着火、光明、清静、创造和生命;恶神为安格拉·曼纽,代表着黑暗、恶浊、不净、破坏以及死亡。世界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斗争的舞台。在善恶之争中,人的性灵是自由的,如果能和尘世的恶作斗争,在世界末日审判时会升入天堂,作恶多端者会下地狱。摩尼教是以琐罗亚斯德善恶二元论为基础,吸收了基督教、佛教、诺斯提教等思想而形成的,其体系是“二宗三际”。所谓二宗,指的是光明与黑暗;所谓的三际,即初际、中际(世界创造后,黑暗侵入光明之国,两



者进行长期斗争)、后际(光明战胜黑暗,两者又彼此分离)。在这些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苏非的“照明说”与波斯宗教的“善恶二元论”和“光明黑暗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苏非思想体系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神论。这是苏非宇宙观的出发点。苏非派和正统派信仰一样,都遵循伊斯兰教“独一论”的基本观念,承认“安拉是绝对的存在”,是高于万物的唯一主宰。伊斯兰教的第一个基本信条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苏非派对其解释是“除安拉之外,再无物存在”。他们认为宇宙万物是安拉精神的产物,虽然万事万物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但都是虚幻的、短暂的、易逝的,只有安拉的存在是真实的、永恒的、无限的。苏非派一神论思想在伊本·阿拉比的“存在单一论”中达到了顶峰。阿拉比肯定真主是万物的本源,具有“隐”和“显”两种自我存在的形式。当真主处于“隐”的状态时,现象世界以“原型”的状态潜在于真主之中,是真主的一种理念而存在于“绝对”理念中;当真主自现或外化为现象世界时,即依据它的“原型”显现为现实的存在。这一过程,是由一到多、由无形到有形的过程。现象世界源自真主,又终将复归于真主,实现真主与现实世界的同一。

由于苏非派“存在单一论”主张严格的一神论,把现象世界的一切事物看成真主的自现和外化,所以金宜久<sup>①</sup>认为,“必然得出真主无所不在的泛神论的结论”<sup>②</sup>。

二、神爱论。通过神秘的爱,实现人主合一的境界,是苏非教义和哲学思想的核心。神爱论主张,人必须通过静心参悟,抛弃物质享乐,追求内心宁静、灵魂净化,最终实现人与真主的融合,这是人生幸福的最高阶段。安拉是最高的爱,是最高的爱的对象,人对安拉的至爱应高于信仰。爱就是对安拉的喜爱,在人与安拉相通时,获得的一种快感。人的灵魂最重要的本质是爱慕,爱能够提高人的品级和地位。巴士拉女神秘主义者

---

<sup>①</sup>金宜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伊斯兰探秘》、《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论》、《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伊斯兰教卷》等。

<sup>②</sup>金宜久著,《伊斯兰教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232页。

拉比阿·阿黛薇叶是神爱论的奠基者,也是神爱论的实践者。她认为安拉是“至高之美”的,人类追求这种美的同时必须付出“纯粹之爱”。为了实现这种爱,拉比阿一生遁世修道,终身未嫁,认为自己已把圣洁之体全部奉献给真主,自己也就成为失去了肉体的“自我”。“我”已存在于真主之中,与主在一起;“我”的生活在真主的庇护下,结婚之事不是从“我”这里寻求,应该到真主那儿寻求。她主张信仰并非缘于对天国的向往和对火狱的恐惧,而是对真主的爱慕和渴望。

苏非把爱分为三类:一是自然之爱,它是世俗的爱,源自爱者对外形美的爱,是稍纵即逝的爱;二是精神之爱,它是基于世俗之爱的真实的爱,世俗之爱是达到真爱的媒介;三是神性之爱,它是真正的、神圣的爱,是真诚爱者的心灵对被爱者的深情狂喜和着迷。在苏非看来,神性之爱是最高尚的爱,自然之爱是最低级的爱。人应以神性之爱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只有淹没于神性之爱中,焚毁私欲,灵魂才能够得到净化,最终达到人主合一。

三、神智论。该理论的创始人是埃及的左农·米绥里和巴格达的穆贺西比。他们认为世界存在的唯一形式是真主,除了真主,无物存在。真主的本质是唯一性和广泛存在性。世界的万事万物只不过是真主的影子(或影像),宇宙万物是真主的总成而非他物,真主存在于宇宙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之中,独一无二,人们只有通过沉思默想,自我观照,才能使个人的灵魂与真主的精神之光相交融。通过神秘主义的爱,逐渐循级地认知真主,摆脱自我意识,从而达到“返本还原、人主合一”的最高境界。“神智的获得不是理智努力的结果,而是真主对神智者的一种仁慈赐予。真主向人赐予他自身的知识,比发自人对真主之爱更接近于真主。神智高于神爱,它本是人先天已有的知识信仰,由于后天俗世物欲的纷扰而被蒙蔽”<sup>①</sup>。只有在对真主无限的爱和沉思当中,内心已有的知识和信仰才能重新被揭示,再次萌发出来。因此,要获得神智,必须借助于神爱。苏非认为,只有爱知识的人,才能获得知识;只有对被爱者真挚的、无条件的

①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22页。

爱,才能被所爱者接受,爱者才能真正得到被爱者。求知者也是一样,只有对知识忘我地、勤奋地追求,才能真正获得知识。贺拉杰等人认为,人有两个本原,即神性与人性的统一。神在神秘主义者的心中或心灵中正视自己和观照自己,而神秘主义者也在自身中观照神,且不丧失其实体属性,成为物质世界中的神人。厄尔德·凯里姆·季利(1365~1428)发展了这种被后人称之为“见证统一论”的思想,认为人是完整的体系,是一个微观的世界,人的本质属性代表着真主的本质属性。

四、神光论。光在伊斯兰教中被认为是真主的99种美名之一。苏非派以此为依据,把真主比喻为光,创立了神光思想。根据神光论,真主之光必然向外照射,萨赫尔·吐斯塔里称这种外射之光为“穆罕默德之光”。“穆罕默德之光”是真主的第一创造物,穆罕默德的本质,先于他的肉体而存在。真主的造化借助真主余光而实现,这一余光不断地、分层次地照射,从而有了先天的种种本质或理念;后天的万事万物,是以先天的本质或理念为原型或模本。在苏赫拉瓦迪看来,真主乃绝对之光,是万物之源,宇宙万物借助他的光而显现。宇宙中的光有严格的等级,除绝对之光(真主)外,依次是纯粹之光(天使、原型和人的灵魂)、偶性之光(星、火等)、毫无光明的暗体(自然界的万物)和形态(颜色、气味等)。人类的灵魂在同肉体结合之前,也居住在天使的世界里,当与肉体结合后,一方残留天上,另一方置于肉体之中。现世人类灵魂的肉体部分,希望和天上的那部分灵魂合二为一,只有这样才是人类真正的完满。

五、人主合一论。人主合一是苏非功修的终极目标。通过灵魂的自我净化,把自我消融于对真主的信仰中,被真主所吸收,从而达到与主合一。人主合一分三个层次:一是功修者的合一,只有通过导师的秘传和个人的功修才能达到;二是圣徒的合一,在这种状态下,他可以自称是真主;三是先知的合一,把人提高到神的地位,称为永久性的合一。

人主合一的状态是“寂灭”,并与真主一起永存。所谓“寂灭”,是指人在瞬间暂时失去自我感觉的那种直观直觉状态。“‘寂灭’就是忘却自我,忘却除真主外的一切。心注一处,只念主,不念其他,使灵魂同真主外的一切都断绝联系,全部思想和精神都融于真主。在‘寂灭’中,修行者的意

识从外在的物质世界向一个绝对美、绝对善、绝对真的纯精神的世界提升,达到以真主而见证真主的程度和品级”<sup>①</sup>。

要想达到“人主合一”的最高境界,居内德提出了修炼的“三乘”理论。第一阶段为“教乘”,指遵守“沙里亚”教法,这是所有穆斯林必须躬行实践的;第二阶段为“道乘”,指苏非神秘主义的修炼;第三阶段为“真乘”,指达到“人主合一”,从而获得“永生”的最高境界。贺拉杰确认并论证了人主合一的现实可能性,认为人在认主“入神”的狂迷状态,就可以得到“我是真主的体验”。

伊斯兰宗教哲学家安萨里将“神爱论”、“神智论”和“人主合一”论等思想融合,形成伊斯兰正统教义思想形式,最终成为官方信仰。安萨里的正统教义思想形式,使得苏非赢得了正统派穆斯林的普遍承认。

苏非主义者在公元 11 世纪后,逐步形成了诸多教团。从时间上看,依次是卡迪里教团、里法伊教团、沙孜里叶教团、毛拉威教团、巴德威教团、库布林耶教团、叶塞威叶教团、乃格什板迪耶教团。

乃格什板迪耶大致出现在公元 14 世纪前半叶,创始人是穆罕默德·本·白哈翁顶·布哈里(1317~1389),也称为穆罕默德·霍加·白哈翁顶·乃格什板迪。关于此人,勉维霖这样做了介绍:“他出生于布哈拉<sup>②</sup>附近一个叫库施克·印都万的村镇里。这个村镇在当时以刺绣工艺驰名远近,这可能与他所创教团的名称有关系。‘乃格什板迪’意为‘画家’,解释为‘绘出神学之妙画’或‘保持心中至善的形象’。18 岁时,他被送到离布哈拉不远的村子萨马斯,从穆罕默德·巴巴·萨马西学习苏非神学。萨马西的学派是高声念诵迪克尔<sup>③</sup>。但乃格什板迪却学阿拉·道拉·阿不德·哈立

①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 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50 页。

② 布哈拉,中亚细亚古老名城,现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州首府。

③ 迪克尔,伊斯兰教苏非派赞颂安拉的宗教祷词和功修仪式,阿语译意为“怀念”、“想往”、“记念”、“赞颂”,即时刻记念、赞颂安拉。苏非派认为,念诵迪克尔是对真主的思慕、想往和喜爱,它可以“隔闭过虑、清静己性”,清除一切私欲和妄念,打开心灵之门,获得真主之光明,一心喜爱真主,一心想往真主,实现人主合一。

## 第一章 初创时期

克·古吉达万尼(伊斯兰教历 575 年卒)学派的低声念诵迪克尔的方式,因此,他与他的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很僵。据说,最后萨马西让步了,承认乃格什板迪是正确的,并在他临死的时候,指定乃格什板迪为他的哈里发(继承人)。乃格什板迪的著作很多,由其门徒萨拉·本·稼巴拉克收集成册,题为“马卡麻·赛伊丁那·沙·乃格什板迪。”<sup>①</sup>对于乃格什板迪的情况,还有另一说法,王怀德、郭宝华等认为:“布哈拉的教团,创始人是穆罕默德·伊本·巴哈丁(1318~1389),因该教团的信徒在举行仪式时默诵经文,并在胸前画线,表示净化心灵,故称巴哈丁为‘乃格什板迪’,意为画家。”<sup>②</sup>

关于乃格什板迪耶学派的起源和国外的道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零星记载:一是哲赫忍耶教派自身的追忆,二是勉维霖、杨怀中、马通等人的记载,三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弗莱舍等人的论述。

哲赫忍耶板桥、沙沟两个分支的国外道统是:板桥分支:第一辈伍外思,第二辈筛赫·扎米,第三辈穆罕隐地尼,第四辈白哈稳地尼,第五辈塔仲地尼,第六辈筛赫巴给,第七辈筛赫宰尼,第八辈尔布杜力哈力给,第九辈筛赫依布尼·宰尼<sup>③</sup>。沙沟分支:第一辈穆罕印迪尼,第二辈班哈吾迪尼,第三辈奈格什班迪,第四辈塔珍迪尼,第五辈穆罕默德·载尼,第六辈穆罕默德·阿卜杜哈里格,第七辈穆罕默德·伊本·载尼。<sup>④</sup>

马通、杨怀中、勉维霖等人研究的道统与教内略有不同,我们以马通记载的为例。第一辈穆豪引的尼,第二辈伯哈文的尼,第三辈他振的尼,第四辈海足若·其色依尼,第六辈阿布都里·哈利格;第七辈穆罕默德·布录·色尼。<sup>⑤</sup>

---

① 勉维霖,《回族伊斯兰教苏非派学术思想渊源》,《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226页。

② 王怀德、郭宝华著,《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280页。

③ 《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2003年6月印刷,下同),第3页。

④ 曼苏尔著,《道统史传》,西吉县北大寺铅印本,第4页。

⑤ 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第274页。

美国学者约瑟夫·弗莱舍<sup>①</sup>认为：最早的乃格什板迪耶很有可能来自马瓦拉纳合（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神秘主义名义上的创始人是巴哈稳·迪尼·乃格什板迪。很多当时中亚的神秘主义大师们——土耳其的筛赫们——都是亚撒维神秘主义的发起人。亚撒维耶派和乃格什板迪耶派有这样一层关系：亚撒维道路的创始人艾哈麦德·亚撒维（1166），曾经是阿布·优素福·哈马达尼（1140）的门徒。哈马达尼是华哲嘎尼（大师们）神秘路线的创始人。巴哈稳·迪尼·乃格什板迪 14 世纪复兴了华哲嘎尼的路线。正是他所复兴的华哲嘎尼路线在他之后被称为乃格什板迪耶。

15 世纪，乃格什板迪耶在阿勒特沙<sup>②</sup>取代了亚撒维耶并迅速传播。其中有一个阿勒特沙人成为乃格什板迪耶学派在马瓦拉纳合传播的核心人物，此人就是散德·艾丁·喀什葛里（1456），他是著名的华哲·阿哈拉（1490）的前辈，也是乃格什板迪耶神秘主义诗人阿布德·阿·拉赫曼·贾米（1492）的宗教导师。华哲·阿哈拉有一个来自阿勒特沙的学生，华哲·塔基·阿丁（1533）属于库查的卡他基家族一系的圣贤传人。他于 16 世纪早期返回阿勒特沙，进入维吾尔斯坦（大约从吐鲁番地区到中国甘肃省境内的长城西段）。一些乃格什板迪耶信徒已经居住在维吾尔斯坦的一些城市 and 当地一些游牧民中了，但是塔基·阿丁加强了神秘主义道路在那里的地位。后来他死于蒙古可汗进犯明朝西北边境的一次战斗。在阿勒特沙，华哲·阿哈拉有两个孙子——努勒（1530）和穆罕默德·优素福（1530），两人为争夺教权而进行斗争，但是穆罕默德·优素福死了之后，努勒去了印度。所以，一直到 16 世纪末期，阿勒特沙的乃格什板迪耶才由单线的大师治领。

华哲·阿哈拉之后，中亚的乃格什板迪耶谱系分为两条主线：一条

<sup>①</sup>约瑟夫·弗莱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对中亚乃格什板迪耶进行了研究，并参照中文资料，写成《中国西北纳格什班底国内外发展历程探析》一文。

<sup>②</sup>阿勒特沙，塔里木盆地西半部，历史上这一地区称为“西域（部分）”、“西州”、“回回国”、“六城（或七城）之地”等。这七城是：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英吉沙尔、库车，清统一西域后，称此地为“天山南路”。

由穆罕默德·扎黑德、达维什·穆罕默德、浩扎给·阿木古纳基、巴给·比俩传承到了印度；另一条由穆罕默德·甘地、艾哈默德·卡萨尼（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 21 世孙，即曼哈度米·阿赞木）传到了阿勒特沙。在曼哈度米·阿赞木的后代中，他的第七个（也有人说第四个）儿子伊斯哈格·瓦里（1599）成为马瓦拉纳合最有影响力的人。在他的努力下，乃格什板迪耶控制了阿勒特沙周围说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并在阿勒特沙绿洲的定居人口中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还把门徒穆罕默德·可汗推上了王位，使其成为政教合一的大师。此后，曼哈度米·阿赞木的孙子穆罕默德·优素福于 17 世纪中叶来到阿勒特沙与伊斯哈格势力争夺教权，招致了伊斯哈格支持者的嫉妒，被投毒杀害。优素福死后，由他的儿子黑德亚特·阿拉（世称华哲·阿发格）继承教位，华哲·阿发格乃格什板迪耶派系被称为“阿发给耶”。华哲·阿发格在噶尔丹的支持下重新获得了教权并成为喀什噶尔合法的统治家族。在 18 世纪，随着贸易和教化的发展，乃格什板迪耶加速了向东的传播，从土耳其—伊朗一带的穆斯林世界的最边缘——维吾尔斯坦——中东穆斯林文化世界的末端，进入中国西北地区和青海。

关于这段历史，马通也作了和弗莱舍相近的叙述：“约在公元 1504 年至 1542 年期间，玛赫杜姆·艾扎木成了该派的教长，被尊为乃格什板迪耶 21 世道祖。玛赫杜姆·艾扎木逝世后，其长子玛姆特·额敏（又叫依禅·卡朗或依禅·克俩良）和幼子伊斯哈格（又叫依禅·哈什目）因争夺教权，互为仇敌，并形成了各自的教权势力范围，前者被称为‘依禅·卡朗派’，后者被称为‘伊斯哈格耶派’。公元 1570 年后，玛姆特·额敏逝世，其子穆罕默德·优素福慑于伊斯哈格的权势，将父亲埋葬于德合比德后，经巴达克山来到新疆喀什噶尔传教。后来，穆罕默德·优素福及其子阿帕克以喀什噶尔为传教基地，形成一派，史籍中称之为‘白山派’、‘白山宗’及‘白山回’。而伊斯哈格的势力也同样伸展到新疆，他们以叶儿羌为传教中心，形成另一派，史籍中称之为‘黑山派’、‘黑山宗’或‘黑帽回’。”<sup>①</sup>

弗莱舍继续介绍：在 1671~1672 年间，华哲·阿发格（中国史料称“希

<sup>①</sup>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 4 月第 2 版，第 12—13 页。

达耶屯拉西”，穆罕默德的第 25 代孙)访问了甘肃省的首府兰州、甘肃南部的“提洮府”(甘肃临洮)、西宁卫(青海西宁)，据说还访问了有“中国的小麦加”之称的河州(甘肃临夏)。回族人、撒拉人、西藏东北地区的穆斯林，当时还有中国其他民族的穆斯林都纷纷前来听华哲讲道。在这些中国穆斯林中，有 3 个人忠实地追随着他。这 3 个人后来成为乃格什板迪耶在中国的 3 个门宦始传人，他们主导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这 3 个门宦都是华哲·阿发格传过来的，而华哲·阿发格则属于乃格什板迪耶的轴心谱系。这一谱系史称布哈拉派。

18 世纪，在穆斯林世界兴起了一场强调在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更为严格的“沙利亚”(教法)改革运动。在这场改良主义运动中，印度的乃格什板迪耶对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麦地那是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乃格什板迪耶改良中心，全球穆斯林的朝觐者和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因而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中有一个库尔德人<sup>①</sup>，叫易卜拉欣·比·哈桑·艾尔·古兰尼(1616~1690)。在神秘主义操行方面，古兰尼强调高声赞念真主的可行性，这种观点通过他的学生，他的学生的学生和他的儿子阿布·体·塔合·穆罕默德·库尔地(1733)的学生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古兰尼和他的儿子库尔地还有很多弟子，这些弟子们对麦地那和也门下一代神秘主义教师产生了重要影响。巴哈·比俩的一个印度学生塔基·阿丁·比·扎卡忍耶·艾尔·乌斯曼尼(1640)将乃格什板迪耶带到了也门。古兰尼的也门学生当中有一个乃格什板迪耶苏非，名叫艾子·宰恩·比·穆罕默德·阿布德·艾尔·巴给·艾尔·米兹加给(1643~1725)，此人被称为伊历 12 世纪初的复兴者。他家住在扎比德郊区的一个村庄，名字叫做米兹加给。艾子·宰恩从他父亲穆罕默德·阿布德·艾尔·巴给·艾尔·比·艾子·宰恩(1591~1633)那里最早接触到乃格什板迪耶，而他的父亲又是直接从艾尔·乌斯曼尼那里所获。乌斯曼尼将阿布德·艾尔·巴给指定为

<sup>①</sup>库尔德人西亚古老的穆斯林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少数居住在黎巴嫩、阿富汗、巴基斯坦。种族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



他死后的接班人。乌斯曼尼教给穆罕默德·阿布德·艾尔·巴给赞念真主的形式是“低念”，穆罕默德·阿布德·艾尔·巴给又将这种低念的方式传给了艾子·宰恩。很有可能是艾子·宰恩首先对扎比德<sup>①</sup>的乃格什板迪耶的高声赞念进行了肯定，以作为对传统的低声赞念的补充。他和麦地那深孚众望的古兰尼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使他举足轻重。这是乃格什板迪耶在也门的谱系，史称扎比德派。

弗莱舍的资料表明，马明心传播的哲赫忍耶学派来自于乃格什板迪耶的扎比德派。这种说法在许多中文资料中也得到了印证。如马学智的《哲赫忍耶道统史小集》说：“伊玛目·阿兰（穆宪章）在临终时对古土布·阿兰说‘教主维杂叶从也门接受了两样教门：哲赫忍耶和虎夫耶。他留下了哲赫忍耶，送回了虎夫耶’<sup>②</sup>。”<sup>③</sup>可见，马明心在也门时，不仅学会了“高念”法，而且也学会了“低念”法。《心灵的灯塔》说：“年幼的道祖太爷，流落异国，举目无亲，真主赐福，幸被耶曼一筛赫<sup>④</sup>相救，送往耶曼<sup>⑤</sup>乃格什板迪耶道堂安身。从此，道祖太爷拜耶曼大筛赫伊布尼·宰尼（乃格什板迪耶道堂总道长）为师，学习教乘和道乘知识。学成以后，奉耶曼太爷之命，回国传教，传授的教门是哲赫忍耶。”<sup>⑥</sup>《曼纳给布》中说：“据说，我们最伟大的毛拉萨赫维杂叶屯拉说过：我受到了也门大筛赫穆罕默德·本·载尼辛勤培育，我是一个弱小的离乡人。”<sup>⑦</sup>

关于哲赫忍耶学派国外的道统，中外宗教学界和民间现存的资料都很少，我把这些资料加以介绍如下。

第一辈穆罕印地尼·阿布杜·卡迪尔（1078~1166），又名吉里。伊斯兰

① 巴格达北部的一座城市。

② 虎夫耶，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四大学派之一。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隐藏的”、“悄悄的”。因该派主张低声念诵赞词，故名。

③ 马学智著，《哲赫忍耶道统史小集》第26页。

④ 筛赫，又译“谢赫”、“舍赫”，阿拉伯语“长老”之意。穆斯林对教内有名望的长老、教师、学者的尊称，苏非学派对其执教传承人的称谓。

⑤ 今也门。

⑥ 《心灵的灯塔》第5页，板桥道堂内部资料。

⑦ 毡爷著，《曼纳给布》，第7页。

教逊尼派罕百里学派法学家,苏非派卡迪里教团创始人。穆罕印地尼,阿语“宗教复兴者”之意。他生于伊朗境内里海沿岸的吉兰城。最初是虔诚的逊尼派信徒,18岁赴巴格达尼札米西学院(安萨里在此执教)学习。早年学过“圣训”、哲学、罕百里学派教法,后习苏非教义。他一生以巡牧的苦修者在伊拉克荒漠地区度过大约25年。1127年他在50岁时开始在巴格达传道,传播罕百里学派的教法主张。其子和门徒在巴格达为他修建了一座附有住宅的学校,由他担任院长。1166年穆罕印地尼归真,享年88岁。他的门徒和儿子将其著作、宣誓词、祈祷词汇集起来作为宣道的经典依据,进一步宣传他的宗教思想,正式以他的名字命名教团组织——卡迪尔教团。主要著作有:《札米尔克拉玛提》《凯塔布厄印耶》《辛勒里艾斯勒》等。

穆罕印地尼在中国影响很大,大多数苏非教团奉其为鼻祖,称其“近主的古土布(极点),永世的楷模,一切大显和认知者的领袖,纯洁的明证,接续真主的名节隼鹰”<sup>①</sup>。中国的嘎德忍耶<sup>②</sup>相传是由穆圣二十九代后裔华哲·阿布杜拉·董拉希传入,主要是卡迪尔思想的传播。此外那些被划为乃格什板迪耶虎夫耶门宦的各支派,都声称他们得到了嘎德忍耶的学理。如花寺门宦在其晨礼后的《傲拉提》赞词中,就呼喊穆罕印地尼·阿布杜·卡迪尔的名字若干次;灵明堂的《算俩提里海勒提》赞词中最后竟呼喊穆罕印地尼·阿布杜·卡迪尔的名字近百遍,穆罕印地尼还在丁门、胡门、撒拉等门宦教派的道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相传,库布林耶<sup>③</sup>称其道祖是穆罕印地尼,穆罕印地尼的后裔现在约有六百多户,三千余人。并说,“穆罕印地尼随身带几件信教用具,还特地用碗装上了故土,往返三次来中国,最后找到了归土,落居中国,显奇迹度化众生,为传播库布林耶道堂奠定了基础”<sup>④</sup>。在有些门宦中,念主词到某一处时,还有侧身耸肩

①《玄机与真光》,阿文版,序言。

②嘎德忍耶,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四大学派之一,阿拉伯语音译,“大能”之意。

③库布林耶,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四大学派之一,阿拉伯语音译,“至大”之意,民间称“张门”。

④马世英著,《中国伊斯兰教库布忍耶谱系》,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的动作,其渊源为穆圣登霄,上到七层天时,天仙不能靠前,当时有位英雄少年上前让穆圣踩着其肩登上九重天,据说这个少年就是穆罕印地尼,其灵光在先,出世在后,生来双肩就有脚印。

第二辈白哈稳地尼。伊斯兰教苏非派乃格什板迪耶教团的创始人,本名穆罕默德·伊本·白哈丁·布哈里,生于中亚布哈拉附近巴维丁村,塔吉克人,他没有创立组织,而是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信众。这些人遵循麦拉马提学派主张,不注重宗教仪式,如礼拜仪式等,而强调内心修炼,主张低念“迪克尔”,正如白哈丁本人所说:“表面是为了世人,内心则为了真主。”乃格什板迪歿后葬于布哈拉附近的巴维丁村,其陵墓为中亚苏非派朝谒的重要圣地。

第三辈塔仲迪尼。中文资料中没有任何记载,但在弗莱舍的资料中有一个人名读音近似塔仲迪尼,这个人就是巴给·比俩的一个印度学生塔基·阿丁·比·扎卡忍耶·艾尔·乌斯曼尼(歿于1640)。

第四辈海足若·巴格。可能是弗莱舍资料中的穆罕默德·阿布都·巴给·宰恩。因为“海足若”在阿文中是先生阁下的尊称,这里的“巴给”和中文资料中的“巴格”可能是同一人。

第五辈海足若·其色依尼。中文资料中有的称“其色依尼”为“宰尼”或“载尼”。我们认为这个宰尼很可能是弗莱舍资料中伊卜拉欣·比·哈桑·艾尔·古兰尼的学生、海族若·巴格的儿子艾子·宰恩·比·穆罕默德·阿布德艾尔·巴给·艾尔·米兹加给。

第六辈阿布都利·哈利格。弗莱舍资料称,马丁·泰勒于1936年在中国西北所做的原始记录名单中,说宰恩的儿子阿布德·艾尔·哈里格(约1705~1740)作为一个中间人,将马明心引见给宰恩,与中英文资料中的哈里格有可能是同一人。

第七辈穆罕默德·布录·载尼,后文中将进一步介绍。

另外,板桥道堂国外道统上出现的伍外思,应该指的是伊斯兰史上的第一个苏非。据《心灵的灯塔》介绍:“罕塔布·欧麦尔传:圣人说,‘将来耶曼地方,有一个人来于你们,他的名字叫伍外思·哥尔尼,他在耶曼没有什么亲人,只有一个老母。他以前患过白癜风病,后来向真主祈祷后,病

痊愈了,但留有一金钱或一银钱大小的疤痕。以后,你们当中凡是遇到他的人,就让他给你们求恕饶,做讨白。’圣人说:‘人世间有位筛赫,他的光芒照四方’,此筛赫便是伍外思巴巴<sup>①</sup>。圣人还说:‘再传弟子中,最优秀的便是伍外思。他有位生母,他原患白癜风病,你们请求他给你们向主求恕饶。’艾布胡赖勒传,圣人说:‘耶曼的人来于你们,他们是心最亮,心最软的人,正信是属耶曼人的,领悟和智慧者是耶曼的人。骄傲自大的人便是游牧人中的牧驼人,沉着的人便是牧羊人。’‘伍外思巴巴是个牧羊人。’”<sup>②</sup>伍外思和穆罕默德是同时代的人,穆罕默德逝世于公元632年6月8日,与穆罕印地尼相差400多年,这种传承方式大概就是苏非主义传承中所说的与苏非大师的灵魂和精神进行神秘主义的持续交流和传授,与苏非大师的“鲁哈”(灵魂)进行沟通,由此确立的师生关系。因此,弗莱舍把这种方式称之为伍外思式的传承法。

至此,得出哲赫忍耶学派国外传承的四种方式。第一,学术思想的传承。到马明心本人,既有穆罕印地尼这样苏非派创始人的思想,也有乃格什板迪耶学派创始人白哈稳地尼的思想。在白哈稳地尼的思想体系中,既有对苏非学说产生深远影响的库尔德人古兰尼的学说,也有来自印度学生塔仲地尼的学说,以至于由低念演化为高念。第二,师传嫡受的传承。我们看到,白哈稳底尼和塔珍底尼间是师徒关系。第三,父传子受的传承。海足若·巴给和海足若·其色依尼是父子关系,其色依尼和哈里格之间是父子关系。第四,伍外思式的传承方式。如穆罕默德和伍外思之间,伍外思和穆罕印地尼之间,穆罕印地尼和白哈稳地尼之间都是这种灵魂精神的神秘主义交流和传授。

①巴巴,苏非派对教内已有一定品级的人的尊称。

②《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第5页。

### 第三节 马明心的初创

马明心，字复性，又名真卫，经名易卜拉欣，道号维杂叶·屯拉（维护主道的人）。据马明心长子马顺清回忆：“以前曾听父亲说：‘我们原是阶州（今武都）的马姓。后来迁到了巩昌府（今陇西）。在那里我们的亲属一些住在内关营（今安定），一部分在原籍。随后又迁到河州城住在大西关。’”<sup>①</sup>

一本民间打印的资料说：“道祖太爷祖籍甘肃阶州（武都），康熙初年阶州遭灾，祖父携全家迁进陇西，继至金县（现兰州市榆中县）马坡三伏庄务农。道祖爷的父亲因求学又自马坡迁河州大西关。”康熙五十七年（1718），马明心的父亲去世，康熙五十八年（1719），母亲张氏生马明心。“太爷（马明心）未及年长，母亲和祖父相继去世，依随叔父。因生活贫困，叔父边求学，边给西关寺做杂役。由于吃苦耐劳，品学出众，被推为该寺的‘海推布’<sup>②</sup>。太爷六岁跟叔父在西关寺读阿文经典，天赋聪慧、成绩出色”。雍正元年（1723），马明心9岁时，随其叔父赴麦加朝觐。<sup>③</sup>

马明心朝觐的缘由和路线。各种道统史版本说法不一，这里逐一分析。

关于朝觐的缘由。勉维霖说：“一种传说谓：马明心9岁时，奉母命跟随其叔父前往麦加朝觐。”<sup>④</sup>叔侄二人被狂风吹散后，马明心受雇于布哈

<sup>①</sup>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5页。

<sup>②</sup>海推布，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主讲教义者”、“宗教演说家”。中国伊斯兰教早期“三教掌”（即掌教、穆安津、海推布）制成员之一，多实行世袭制，是宣讲教义、教法的人，现职责被阿訇、二阿訇或满拉所替代。

<sup>③</sup>朝觐，伊斯兰教五功之一。

<sup>④</sup>勉维霖著，《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59页。



会宁关川道堂(马明心传教的地方,马颂华供稿)

拉一清真寺,后被辞退,孤身一流落也门,正在贫病交迫之时投入伊本·栽尼道堂。马通也作了同样的记叙:“马明心的叔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受到大西关清真寺穆斯林的委托和资助去朝觐的。由于马明心家当时除母亲外,只有马明心叔侄两人,别无其他亲人,而且马明心年纪又很小,生活不能自理,于是他也尊母命随叔父一同去了。所以,年仅10岁而又贫苦的马明心能去麦加朝觐,也是由于在母命难违的情况下去的。”<sup>①</sup>但哲赫忍耶自身的道统却阐述了不同的见解。毡爷说:“我们伟大的毛俩维杂叶·屯拉(愿真主净化他的心灵)7岁时,爱主之火在他的胸中油然而生,每天礼拜、封副功斋,不时地说朝天房的话,但是,未有一个见证者。一天,他对二叔说:我们去朝天房。二叔欣口应诺,不久,叔侄二人朝西方向徒步登程。”<sup>②</sup>马学智则认为马明心到麦加朝觐是圆了一个梦。“有一次

① 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2版,第87页。

② 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4页。

道祖太爷在草滩牧羊,气候炎热,把衣服脱下盖在头上睡觉,在梦中好似刮起大风,叔侄二人被大风刮散,叔父刮得不见了,他本人被刮得升空到九霄云雾之中,飞来飞去寻找叔父,好似找了9天还未找着,飞呀飞呀他飞得四肢无力,从空中昏迷而摔下,倒在一个大沙丘上,一位白发老人拉着一只骆驼,手中提着奶茶壶和食物来给他喝(吃)了,白发老人说:‘你的精神恢复正常,我把你放在白骆驼上到我庄里去休息。’白发老人说:‘你9天没吃饭了,我奉真主口唤,来沙漠里救你,真主已命你为中原哈赤<sup>①</sup>,又是先知者,命你到圣源天房,替穆圣之位,你快吃要急速动身,也曼老人家已出门3天,奉命来迎接你,你快走,不能延迟。’他就把九碗丰盛的饭吃完,随白发老人走了,走呀走呀走到太阳落山,黄昏之后,白发老人不见了,了无影踪。好似有人喊他羊跑了,猛然惊醒一身大汗,还在草原上睡着,原来是一场梦,真主通知祖爷到阿拉伯接圣卯奥妙之音,高贵卧里之位,从此也渗透了道祖太爷的心灵。”<sup>②</sup>苏非的解释总是充满了神奇。但从旧时朝觐的习俗看很少有一个人远涉万水千山,大多数都是子随父走、子伴父朝。马明心的叔父既然是西关寺的“海推布”,且是马明心的叔叔,马明心9岁时,他可能是30岁左右的人了,我们认为,应该是叔父朝觐,马明心帮助叔父实现愿望。在众人的帮助下,叔侄二人终于成行。无论如何,他们来到了也门。

关于朝觐路线。大体有两种说法:一是海路。《热什哈尔》说:“两个人离乡背井忍受着旅途的艰险,朝荆棘之地,荒无人烟的云南路走去。他们进了言语不通的阿低国<sup>③</sup>,越过了9条汹涌的底格里斯河<sup>④</sup>。”<sup>⑤</sup>《哲赫忍耶道统史略》作了更为详细的叙述:“所以在真主襄助、叔父随行支持和教群资助下,叔侄身背行装干粮,徒步长途跋涉,从海陆方向进程,由甘肃南路往藏区康

①哈赤,也译为“哈吉”,阿拉伯语朝觐者之意。朝觐为“天命”功课,是每一个具备条件的穆斯林所应履行的宗教义务。

②马学智著,《哲赫忍耶道统史略》,铅印本,第15—16页。

③阿低国,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

④底格里斯河,西亚两河流域的一条河,此处泛指江河。

⑤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5页。

川之路行进,后经云南在缅中交接处出国,乘船开往南洋航行。在那千辛万苦,离乡背井,披星戴月,潮寒日晒,艰难的语言生活相处甚为不便中航海漂泊3年,终于到达阿拉伯西亚海湾。从亚丁上岸,才算渡过海上生活,上岸后顺方向行程,叔侄二人一天走到沙漠重重之处……”<sup>①</sup>二是陆路。《宣化冈志》记载:“哲赫忍耶学派创始人马明心(1718~1781)于清雍正六年(1728)随父去麦加朝觐,沿丝路古道西行,途中遇风沙而叔侄失散,后独自一人辗转西亚各地求学,历经16年。”<sup>②</sup>《心灵的灯塔》介绍:“在大西关清真寺的教民们的资助下,叔侄二人告别全坊,徒步登程,不远万里去朝觐。当时道祖太爷年仅9岁。叔侄二人从甘肃启程到青海,经新疆丝绸之路,费尽千辛万苦,近一年的时间,于雍正七年(1729)到达耶曼(今也门)。”<sup>③</sup>

马通坚持后一种路线,主要理由有三:“第一,马明心叔侄出国之前,已定居河州大西关达三辈人之久了,他的祖母等就葬于该地,20世纪50年代坟墓依然还在。”“第二,当时马明心年仅10岁,靠叔父在清真寺当木扎吾(杂役)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从经济情况来说,他们不具备出国朝觐的条件……因此,由大家出资,推选信仰虔诚、清廉而贫穷的人,代替大家去朝觐也是允许的。马明心的叔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受到大西关清真寺穆斯林的委托和资助去朝觐的。……所以,年仅10岁而又贫苦的马明心能在麦加朝觐,也是由于母命难违的情况下而不得不去的。”“第三,由于马明心叔侄是代替人朝觐,路费当然是有保障的,但他家境贫穷,费用并不宽裕。同时,受托者是以金钱完成朝觐功课,而被委托者就要以辛苦换得朝觐功课。如果马明心叔侄经云南或广州去麦加,不仅路程远,费用多,而且对一个徒步朝觐者来说,一路生活会带来很多不便。选择丝路古道,不仅沿途穆斯林多,生活方便,而且还可以得到穆斯林的一些施舍,以补其不足。”<sup>④</sup>

① 马学智著,《哲赫忍耶道通史略》,铅印本,第16页。

② 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3页。

③ 《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资料,铅印本,第6页。

④ 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2版,第87页。



作者认为,马明心赴麦加朝觐应该走的是海路,原因有四:

第一,《热什哈尔》具有较高的可信性。《热什哈尔》是介绍中国哲赫忍耶教派早期历史的手抄本,也是其教派最早的手抄本,作于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原文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成。作者关里爷是哲派第二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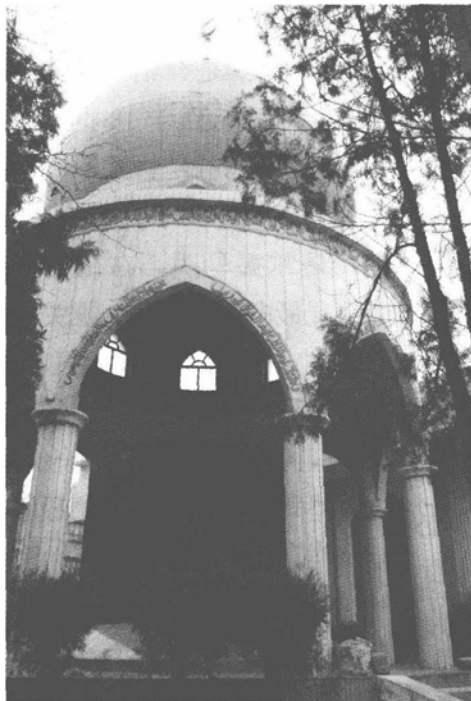


建于民国初年的东川拱北原貌(马颂华供图)

教主穆宪章的弟子,应该说穆宪章是掌握马明心在国外遭遇情况最多的人之一,据关里爷陈述,他所记载的马明心生平事迹是马的长子马顺清叙述的。因此我们认为《热什哈尔》应该是研究马明心生平的最原始资料,史学界称为第一性资料,无疑是最可靠的资料。《哲赫忍耶道统史略》的说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书的作者马学智(经名穆罕默德·曼苏尔)是哲赫忍耶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知名学者,据说成书于民国二十年(1931),原文为阿拉伯语写成,与《热什哈尔》

一样,是近些年翻译成汉语的,可以说,是哲赫忍耶教派历史传说的真实记载,应该得到尊重。

第二,从条件论的角度看,马通的论述有牵强之处。他所说的从海路走不成的理由反而可以看作能够成行的理由。一是里程。马通认为陆路近于海陆,从直线距离看应该是这样,但从海路走,途经“阿佤国”,越过9条“汹涌的底格里斯河”后,乘坐远洋客轮,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这样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到达理想之地;陆路虽然直线距离近一些,但多数地段大漠孤烟,人迹罕至,朝觐者大多是九死一生。在这条陆地“丝绸之路”上行走,往往得借助于骆驼、毛驴、马匹等交通工具,而马氏叔



兰州东川拱北(许会军供图)

侄前去朝觐,任何史书都没有关于交通条件的叙述,我们认为他们是选择了先进的交通手段,而放弃了落后的交通手段。二是经费。马通认为马氏叔侄朝觐的经费够用,但并不富足。这个“够用”是否从海路走也够用,还是当时乘船比行走更合算?因为步行需要的时间长,花费肯定大,而乘船花费可能大一些,但需要的时间短。况且,海路朝觐者也常常“搭船”,搭船的费用是可以商量的,而朝觐者同搭一船,在吃喝上是可以互济而获得回赐的。这样,总的费用可能节省,或者费用不省但节省了时间,应该说选择海路最为经济。三是起点和终

点。马通认为马明心三辈定居河州,到麦加朝觐应该走陆路,尽管“海禁虽开,但交通不方便,叔侄两人徒步登程,凡去‘天房’朝觐者,须取道广州或绕道云南渡海而去……”<sup>①</sup>但他认为马氏叔侄还是选择了陆路,理由可能是河州深居内陆,从海路走不仅费用高而且绕道。我们认为,间接路线是达到目标的最近途径,既然“海路虽开”,不妨成为马氏叔侄的首选之途。从到达地看,马通认为马明心叔侄中途“突遇风沙,遭受不幸而失散的地方,我们认为中亚卡拉库姆沙漠或克齐尔库姆沙漠中”<sup>②</sup>。由此推断他们走的是陆路。但可以肯定的是,西亚和中亚是世界沙漠最密集的地方,也门也有诸如哈达拉毛等较大的沙漠,何况叔侄二人走散处,不一定是世界著名的沙漠,一个小型的沙漠如遇大风,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方向难辨,同样可以走散。

①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第273页。

②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2版,第87页。

第三，马明心叔侄朝觐之日，正值新疆黑山派和白山派激烈交战之时，从海路走可能比陆路走更安全。黑山派和白山派是玛合图木·阿杂木和卓两个后裔为核心形成的两个苏非派别。黑山派创始人是阿杂木的第七子穆罕默德·伊斯哈克，白山派创始人是其长子依禅·卡朗；黑山派居住在帕米尔高原山区的柯尔克孜部，白山派居住在喀什噶尔以北、天山山脉西部的柯尔克孜部。长期以来双方为争夺教权矛盾迭起、纷争不断。马明心叔侄可能考虑从陆路走不安全，而从海路走，无论是“阿伕国”，还是缅甸，当时没有太多的战事，相对安全一些。

第四，清政府有关闭嘉峪关的习惯。据弗莱彻介绍，1645~1649年间的米喇印和丁国栋起义，“清朝的军队镇压了这次起义，并且关闭了嘉峪关，从而切断了哈密所赖以生存的、中亚和中华帝国之间的贸易，以惩罚哈密”。新疆历来战事不断，关闭嘉峪关的可能性是有的。可能是因为过陆地关困难，而海关开启。因此，当时的朝觐者都选择海路，我们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但与马明心同年朝觐的马来迟选择了海路，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马明心到达也门，路途行程时间也有不同的说法。学者们普遍认为一年左右，如马通说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教内有两种说法：《哲赫忍耶道统史略》认为是三年到达，而《心灵的灯塔》则认为是一年到达。这些说法，目前都无从考究。马明心到也门后，叔侄二人在沙漠上行走，突遇大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方向难辨，造成叔侄二人的失散。年幼的马明心为了找到叔父，在沙漠中奔波游离，无依无靠，在十分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哲赫忍耶民间资料记载了马明心在沙漠中绝处逢生的“神迹”。《热什哈尔》说：

一天，当他俩寻水找柴，想烧些饭吃时，突然狂风骤起，沙尘弥漫、漆黑降临眼前，太阳被遮蔽，灾难驱逐了吉庆。（维尕叶·屯拉）看不见叔父了，哭泣着，但哪里也不见叔父踪影。他独身一人，惊愕地在那个清晨失去了方向。多么渴望能见到叔父呵。他多么悲伤。

奢望的禾苗结不下果实，分离的夜晚见不到月亮。但愿——这分离的诡异中藏着聪慧。叔侄二人永别了，而维尕叶·屯拉是一个被护佑的吉祥的人。他说：“我饿时，看到了一块馍馍，我多么想得到它。当我忙去拿时，它却不见了。我渴时，看见一个美女双手捧着一碗水。我想去讨要，她却吝啬地

不给我喝。我忍着饥饿发愁地坐着，想着法子。可是，馍馍和水都消失了。日复一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忽然一个年迈的筛赫老人从远处出现向我走来。我昏沉茫然，似睡似醒。沙赫若无其事地询问我，问我的难处。我告诉了他一切经历困窘。赞颂真主，沙赫详知了我是一个路遇不幸、饥渴交加的异乡孤儿，便给我一串葡萄、茶水和食物，沙赫说：‘快吃快喝吧。’但愿真主使我摆脱困境！在隐约的海与浪中，让我获得苟活的露珠。沙赫向我示意：‘你是继续向前去，还是要返回故乡？若返回，我就送你回家。如果继续向前，我将给你指路引航’。”<sup>①</sup>

《哲赫忍耶道统史略》说：“道祖太爷为了寻找叔父，在沙漠中流干眼泪，饥饿昏迷，神志不清。在昏迷之中，似乎白天变成夜晚，夜晚变成白天，把道祖太爷折磨了9天，还是不见叔父，好似有一位白发老人问他：‘你前进还是后退？’‘我前进决不后退’。他在昏迷中回答了老者。逐渐苏醒好似悠悠之梦，在9天来未吃未喝，硬挣扎而起，用洼坑水和随身带的一点炒面充饥，无形中精神好转，仍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行进。思念叔父之情还未消除，正在悲伤痛哭中，从正面远远而来一位乘白驼者。一位白发苍苍，好似梦中相遇的老者，面容清秀，红光面善，出现在他的面前。道祖太爷以阿语举手色俩目问好，老者点头回答“勿而来孔色俩目”，并问他你是中原来的穆斯林吗？他以阿语点头相告，是从中国来的，他叔侄二人徒步‘朝觐’，大风沙漠中失散，陷入困境中，9天昏迷未有用膳，并把叔侄失散的情况描述。老者说：‘是真主前定’。白发老人将随身携带的食品，就地叫他充饥，同乘白驼回到老者家中。”<sup>②</sup>

《心灵的灯塔》写道：“真主恩赐，一天，道祖太爷孤身一人冥思苦想。突然，奇迹出现了，一位慈祥的筛赫从东边走来，手里拎着一串葡萄说：‘孩子，吃吧！快吃吧！’他询问了道祖太爷的不幸遭遇后便说：‘你是继续往前走，还是返回故乡？倘若返回，我送你回去，若要继续向前，我给你指路引航’。”<sup>③</sup>

这些描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马明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①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5—6页。

② 马学智著，《哲赫忍耶道统史略》，铅印本，第17页。

③ 《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第7页。

遇到了救星，在渺茫的人生十字路口，选择了沿着宗教之路继续前进。《热什哈尔》记载：

沙赫把我送进了鲁目<sup>①</sup>的一个地方，托付于一个沙赫。

随着光阴的流逝，事情的变迁。一天，沙赫指示我：“你住在这个小屋  
里，不要出去。”我遵令在小屋坐静9个月。后来沙赫让我出去，把我送进一  
所尊贵的学堂，教给我许多必要的知识。<sup>②</sup>

在中亚期间，马明心主要完成了从师、朝觐、回国三件大事，为在中国传播哲赫忍耶学派奠定了基础。

第一，关于从师。大量的史料证明，马明心是在也门的本·载尼道堂接受本·载尼师承的乃格什板迪耶教团学习的。《哲赫忍耶道统史略》记载：“因而把道祖太爷送到相距老者家乡百里之外穆罕默德·布录色尼太爷门下求学，他是‘乃格什板迪耶’，是七辈老人家，而老者家中是当地富户，让杂工备好两只骑驼，携带行李干粮，各骑一骆驼送到也门道堂之处，通报耶曼太爷相见。道祖太爷见了布录色尼太爷，恭敬举手色俩目，而太爷欠身点头相接‘色俩目’，两位老者席地而坐，道祖太爷马明心侧面相站，以恭敬姿态回答布录色尼太爷的问题，给老人家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于是收留了道祖太爷明心，在布录色尼太爷名下求学。”<sup>③</sup>《心灵的灯塔》认为：“筛赫便带着他到了耶曼尊贵的乃格什板迪耶道堂，并把他托付给筛赫伊布尼·载尼。”<sup>④</sup>《曼纳给布》有许多记载：“突然，他发现一个人从道堂走来，指着道堂面对他说：‘那是大筛赫的道堂，他让我来问问，你是否想进他的道堂。’他答道：‘我想进去。’于是，领他进了道堂，同大筛赫穆罕默德·本·载尼（愿真主净化他的心灵）会了面。”<sup>⑤</sup>“据说，我们伟大的毛拉维尕叶·屯拉进了大舍海穆罕默德·本·载尼的道堂后，由于大舍海的调养，他日夜修炼，苦

①鲁目，即罗马。

②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6—7页。

③马学智著，《哲赫忍耶道统史略》，铅印本，第17页。

④《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资料，铅印本，第7页。

⑤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4—5页。



会宁莫迷湾窑洞(马明心坐静、办功之地,马颂华供图)

行,最后晋升到‘卡米里·太可米里’<sup>①</sup>的高品”<sup>②</sup>。“据说,我们最伟大的毛拉筛赫·维尕叶·屯拉说过:我受到了也门大舍海穆罕默德·本·载尼的辛勤培育,我是一个弱小的离乡人”<sup>③</sup>。

《热什哈尔》没有本·载尼这样的记

载,只有“大筛海”的称谓,这可能是哲赫忍耶学派对师祖的尊重而不直呼其名的缘故。弗莱彻说,马丁·泰勒于1936年在中国西北所做的原始记录名单中说:载恩(载尼)的儿子阿布德·艾尔·哈里格(约1705~1740)作为一个中间人,将马明心引见给载尼。这样马明心不仅接受了本·载尼教堂的正规教育,而且还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授权。

第二,关于朝觐。马明心的本意是陪伴叔父朝觐的,可在途中因祸得福,在接受了本·载尼教堂的教育之后,仍然踏上了前去麦加朝觐、完成宗教功课之路。据《热什哈尔》介绍:“后来他(维尕叶·屯拉)去朝天房。黑石移动着,亲吻了他的面颊。他带回了渗渗泉水(那水,后来他尊贵的儿子,我们的大爷——穆罕默德·阿布杜拉也喝过)。”<sup>④</sup>《心灵的灯塔》记载:“之后,他背着背荚去朝天房,克尔白<sup>⑤</sup>前迎他50个途程,黑石头移动着

①卡米里·太可米里,不但自己达到“完人”的品级,而且能够带领他人达到这个品级。

②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5页。

③同上注,第7页。

④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8页。

⑤克尔白,世界穆斯林礼拜的朝向和朝觐中心,阿拉伯语音译,意为“立方体房屋”,专指“安拉的房屋”,中国穆斯林称之为“天房”。

亲吻了他的面颊。”<sup>①</sup>也有三次朝觐的说法。《哲赫忍耶道统史略》记载：“他又徒步去麦加‘朝觐’三次天房(当时属老传统治教),已完成了终身功修,耶曼七辈太爷穆罕默德布录·色尼已认定道祖太爷能代表他来中原完成继承穆圣先知古老正统传教,在中国使八辈贤者完成伊斯兰教使命。”<sup>②</sup>也有人认为马明心朝觐的次数远远大于三次。民间一种手抄本资料上认为:自幼父母双亡,9岁随叔父朝觐,途中遇难后被也门乃格什板迪耶道堂大筛赫收留、调养,屡次坐静修持,9次朝觐,成为两圣城到中国的一代苏非宗师。因为也门的本·载尼道堂距离麦加较近,马明心完成朝觐功课的有利条件很多,上述记载也表明了他已经完成了宗教功课,但具体是几次朝觐,我们无从考证。

第三,关于回国。学业修成,功德圆满后,马明心打算回国立教。据《热什哈尔》记载:马明心回国前,他的导师“大筛赫”为他建立了一个完美的“达依尔”(哲赫忍耶教派念迪克尔时所跪的圆圈),参加“达依尔”的是“大筛赫”选出的优秀门徒。“达依尔”结束后,“大筛赫”将这10个门徒派向不同的地方传教,马明心是最后一个被派遣者。“众弟子出发后,大筛赫赠给我们的毛拉道统谱、拜毡、靠枕、拐杖、碗和一件颜色华丽气味馨香的衣服”<sup>③</sup>。这一年就是1743年。据《热什哈尔》说:“第七年,即我24岁时,才从那房里出来。”<sup>④</sup>然后就是上述过程。

马明心赴麦加朝觐时选择了海路,而回国时却走了陆路。目前我们掌握的史料,也有持走海路的。《曼纳给布》介绍:“据说,我们最伟大的毛拉筛赫·维尔叶·屯拉朝罕志(朝觐)时,朝西路而去,返回时,沿东路而来,途径广东、陕西,当时那里的人没有见过哈赤。”<sup>⑤</sup>其余的说法比较统一,就是沿陆路返回。据清史资料记载,“有循化厅马明心者,归自关外,见西域回

①《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铅印本,第8页。

②马学智著,《哲赫忍耶道统史略》,铅印本,第19页。

③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9~10页。

④同上注,第7页。

⑤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12页。

经旨朗诵，自谓得真传，遂授徒号新教，与老教互非议”。<sup>①</sup>“但讯据贼党称，马明心自 26 年从口外回家，即倡立新教令人大声念经。盖缘新疆各城所居回民，其念经既系高声大念，臣阿桂素所知者。”<sup>②</sup>“从前马明心亦不过因曾至叶尔羌、喀什葛尔地方学回经，遂在甘肃设立回教，其实所念之经，与老教无异。”<sup>③</sup>上述史料表明马明心是从陆路途径喀什葛尔、叶尔羌等地回到中国的。

马明心回到中国的时间是 1744 年。在中文资料中，马通和杨怀中说 1744 年；勉维霖罗列了三个不同的时间，1737 年、1741 年和 1761 年。作者同意马通和杨怀中的说法。如前所述，《热什哈尔》表明马明心是 1743 年准备回国的，如果路途上没有逗留更多的时间，则回到祖国的时间应该是 1744 年。另外，教内民间口传资料，基本的说法是马明心在国外学习了 15 年。《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记载：“道祖太爷在也门求学，得道历时 13 年，于乾隆九年取道阿富汗到新疆的喀什，再到青海循化，前后长达 15 年之久，时年他 25 岁”<sup>④</sup>。乾隆九年是 1744 年。《心灵的灯塔》也说：“回国时（1744）道祖太爷沿丝绸之路经阿富汗到新疆，又到青海循化，后到了河州，最后定居关川马家堡”<sup>⑤</sup>。有部民间手抄本也认为：马明心“25 岁奉命回国，传授哲赫忍耶教门。”25 岁时，应该是 1744 年。

马明心回国后，最早定居的地方是河州（今甘肃临夏）。当时的河州，由于清朝乾隆中期以后，民族政策由宽容利用转为残酷镇压，激起了西北各族人民几次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土地荒芜，人口逃散，百姓岁无宁日。“农民土地遭到更野蛮的剥夺；豪强商贾囤积居奇，操纵市价；银楼典当，高利盘剥；贪官污吏，横征暴敛。除‘赋外之赋、役外之役’外，还巧取豪夺，甚至因征军马食草而规定：‘照地摊派，民夫运送’。每营用十万斤

①《圣武记》第七卷，《乾隆甘肃再征回记》。

②《兰路》卷八，乾隆四十六年闰年五月。

③《高宗实录》卷一三四一乾隆五十。

④何兆国著，《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第 71 页。

⑤《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铅印本，第 8 页。



草足够喂养者，索派百万斤之多，百万斤草足够喂养者，索派千万斤之多，余剩之草，贩卖渔利。又催草兵勇到乡，百姓畏如狼虎，俱宰鸡羊伺应，少有不慰，除私行拷挞外，以抗不运草名义，押送营中，枷号示众。及草送到营，以粗木为秤，巨石为锤。每骡驴驮余百斤者，只准算二三十斤。至肩背挑负，俱不算斤。‘更可叹者……兵勇分赴四乡，砍伐民间树株以烧木炭。又派民骡运送，倘无骡驴者索脚费三四百文’。甚至贫民背负柴草，在市贩卖者，强拉营中，任意发价，以致柴草不敢入城，居民几绝烟火，‘种种弊窳，笔难悉书。累累骚扰，民不堪命’”<sup>①</sup>。

马明心回国后，伊斯兰教苏非各学派已在西北穆斯林中传播，河州更是如此。据《甘宁青史略》介绍：“回鹘人居甘肃自唐始，撒拉蔓延循化自明始，回族掌教之称门宦则自河州狄道始。其在河州八方者曰花寺，其在河州大东乡者曰白庄，其在河州属之太子寺者曰红门，其在狄道三甲集等处曰摸拂提。此四派者皆有门宦，其实皆老教也。所谓门宦者，犹汉人之称宦门也。其初创教之人传之子孙，继继绳绳以至今日”<sup>②</sup>。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传播与“老教”不同的哲赫忍耶学说，也就是“新教”，就必须针对当时信教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以更加鲜明的宗教教义把受苦受难的群众凝聚在真主的周围，以更加严格的宗教信条把奔波动荡的群众约束在宗教的世界，以更加简朴的礼仪把贫穷清苦的群众的宗教负担减轻到极小程度。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宗教改革，方能在“七门八宦”的格局中赢得一席之地。为此，马明心“慨然欲革除门宦制度，意谓道者公也，岂为一家私有。教规者，随时变通者也，不宜胶柱鼓瑟。乃就心所得而口欲言者，广为宣传”。他将乃格什板迪耶学说和河州地区的社会状况相结合，对原有宗教进行了大胆创新，推行了一系列新的举措。

第一，主张先教后道，教乘（舍热尔提）是道乘（脱勒盖提）的基本条件，真乘（哈给格提）隐藏于教乘和道乘之中，为教乘和道乘所包含；

<sup>①</sup>《临夏文史资料选集》，第八辑，第130页。

<sup>②</sup>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十八，第38页。

第二,反对阿訇<sup>①</sup>、教主利用教民的施舍聚敛财富,应把接受的施舍散给贫穷的穆斯林;

第三,反对大兴土木,主张清真寺要庄严肃穆,整洁淳朴,不应重彩浓抹;

第四,简化道乘修持,主张在“邦布达”<sup>②</sup>之后集体念“迪克尔”,“底格尔”<sup>③</sup>之后,跪成半圆形,念《古兰经》中的“亥亭”,“虎夫丹”<sup>④</sup>之后集体赞圣,高念《穆哈麦斯》的“五面”,就达到了“真乘隐藏在教乘和道乘之中,并为教乘和道乘所包含”的基本要求;

第五,重视音韵,在赞圣、干“尔麦里”<sup>⑤</sup>时,都用也门调高念,既体现庄严肃穆,又体现喜、忧、哀、乐之情感,不仅有音乐感,而且有很大的鼓动性和吸引力。

马明心的宗教改革,使一些好道之士不远千里来到河州。如循化的贺麻路乎阿訇(撒拉族)和苏四十三阿訇(撒拉族)、河州的祁阿訇和高阿訇(东乡族)、平凉的穆阿訇、海原的田五阿訇、定西的张阿訇、灵州的马七阿訇和马达天、陇西的三阿訇和李阿訇、山东的金阿訇、西安的陈阿訇和白乡老、云南古城的马满拉等。这些人为了宣传马明心的主张,竭尽全力,四处奔波,使哲赫忍耶学说得到了较快传播。

马明心回国时路过青海循化,曾向部分撒拉族群众传授了哲赫忍耶教理。随后马明心主要在河州、定西、榆中等地传教。乾隆二十六年(1761)他重返循化,贺麻路乎、苏四十三等逐步成为哲赫忍耶教派的积极传播者,致使循化花寺门宦的不少教徒改信了哲赫忍耶,引起了花寺道祖马来迟及其子马国宝的不满,从而引起教派纠纷。

马明心和马来迟在国外朝觐、学习、访问期间,两人曾经相遇,尽管教

①阿訇、阿洪、阿衡、阿浑,均系波斯语音译,为“教师”、“学者”。约自明代后期胡登洲开办经堂教育时起,中国穆斯林开始称教授经文的教师为阿訇,后逐渐流行。

②邦布达,波斯语音译,即晨礼,伊斯兰教要求每日五次礼拜,晨礼的时间大致是夜交昼时。

③底格,波斯语音译,意为脯礼,即申时的礼拜,约为下午3时至黄昏前。

④虎夫丹,波斯语音译,即宵礼,时在夜之中。

⑤尔麦里,宗教活动,苏非学派创始人及先祖生辰纪念日和死亡忌日所举行的诵经、赞圣、宴请宾客的活动。

## 第一章 初创时期

内外这方面的记载莫衷一是，但二人都接受了乃格什班迪耶学理，回国后分别传播虎夫耶和哲赫忍耶，这是不争的事实。马来迟生于1681年，1728年和马明心同年出国朝觐，并在也门接受了乃格什班迪耶学说，于1734年回国。到马明心回国时，马来迟已有10年的传教历史，皈依者较多。马明心在回国之初得到了马来迟的尊重，可以说两人的关系是好的。据《热什哈尔》记载：

相传：我们毛拉——维尔叶·屯拉回到故乡——河州，告诉穆罕默德·本哈默·艾布·福土哈说：“咱们的毛拉·沙赫·阿各力曼克阁下（愿真主以他的尊贵赐福我们），于某月某日归真了。艾布·福土哈听到这话后，就按中国的习俗做了哀悼仪式以示纪念。”

相传：艾布·福土哈在起初很尊重我们毛拉——维尔叶·屯拉。经常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我的密友——哈智（维尔叶·屯拉），直到后世，在我们之间不要分彼此。”<sup>①</sup>

但后来，因为各自的不同主张和传教过程中的摩擦，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从口角发展到控告，以至于相互残杀。《热什哈尔》介绍了这样几个细节：

相传：艾布·福土哈说：“继我之后，除你外再无人了。”我们的毛拉维尔叶·屯拉阁下说：“蚂蚁怎么能承担大象的分量呢。”艾布·福土哈不高兴了。<sup>①</sup>

河州城里一教民举行“尔麦里”，同时请来了马明心和马来迟。马来迟拿起一个枣子欲吃，不慎枣子掉下了。马明心说：

若是你的缘分，两座山隔着，它也终会归于你；不是你的缘分，近在二唇之间，你也休想得到。艾布·福土哈站起来，愤愤地说：“我不来，你们硬让我来。来了，哈智又说这些难听的话！”据说，从此后，他们俩就再也不在一块活动了。<sup>②</sup>

---

①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16—17页。

②同上注，第17页。

③同上注，第20页。

祁阿訇先前是马来迟的门徒,后来成为马明心的骨干。一次在祁阿訇家的“尔麦里”上,祁阿訇请来了马明心,他说:“我们走上了正道。但是,为了避免是非,我们对别人守口如瓶。因为他们都是些居心叵测的人。”<sup>①</sup>这里所说的“居心叵测的人”,指的就是马来迟等人。

关于教争情况,《热什哈尔》也有简要的记载:

此后,河州城里起了一场风波。我们的仇人用流言蜚语诽谤我们。“他们口中吐露的怨恨,胸中所隐讳的行迹显露了”。

这里记叙的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事。马通认为,此时“马来迟之子马国宝看到教徒被马明心拉过去,非常不满。……于是,矛盾日趋激化,摩擦时有发生”。《甘宁青史略》也做了详细的介绍:“(马明心)二十六年始来撒拉,撒拉回民贺麻路乎、苏四十三延于其家,拜为师,从之者寔众,遂别为新教。而以前开之教为老教,然皆非回民自古相传之旧也。新教之异,念经时则摇头,念毕则耍拳舞手。其死而葬之也,以足踏坟,视其升天入地,之别大略不过如此。然佐之以邪术,入教者每食皆能兼数人,有至死不变。且新教富而老教贫,入其教者皆有周济,人情贪利,附之者愈众,反盛于马来迟之教。于是争端起矣”<sup>②</sup>。该文含有对哲赫忍耶教义不理解而产生的诋毁之辞,但反映的年代和事件是属实的。

乾隆二十七年(1762),马国宝开始以“邪教”状告马明心。《热什哈尔》说“福土哈的四儿子写了状子,上告新教(哲赫忍耶)”<sup>③</sup>。《甘宁青史略》记载:“二十七年,马明清(心)与马国宝相遇于撒喇(拉),以讲经不同致讼,游击马某(马世鲲)逐各回原籍,不许在番地生事。而贺麻路乎与韩哈济等各为争教不和,贺麻路乎始于张哈工礼拜寺殿旁另画一图,为礼拜之所,继遂自创三寺,率其党自行礼拜。”<sup>④</sup>

①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26页。

② 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十八,第38页。

③ 同①注,第27页。

④ 同②注。

## 第一章 初创时期

马明心返回河州后准备继续传教。马通说：“但马来迟祖籍河州，威信较高，其子马国宝又很骄横。客户马明心力单势弱，仍受到花寺派的攻击和排挤。”<sup>①</sup>因为祁阿訇改遵了哲赫忍耶，马国宝派人在街上打了祁阿訇。《热什哈尔》记载了祁阿訇的诉说：“而艾布·福土哈他们收买了官府，官府受了贿赂就站在他们的一边。但愿真主惩罚悖逆者。官府判为：打我四十板，打咱毛拉维尕叶·屯拉三板。……第二天晨礼后，我们来到福土哈居住的街上。我反复地在街上斥骂。仇人和旁观者都吃惊了，都说：这个该死的，怎么这么大的胆。于是他们上告，风波又起了。官府判下来：我们所有新教（哲赫忍耶）都回到老家去。”<sup>②</sup>清廷判马明心回到故里，马离开了苦心经营 18 年的河州，回到金县（榆中县）马坡，继而在定西县的内官营、莫迷湾传教，后定居关川马家堡。

马明心离开河州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当时的河州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圣地”，宗教氛围浓厚，宗教人才济济，宗教场所密布，宗教传播的条件较好；另一方面，河州原有宗教格局的存在和宗教资源的饱和，使得宗教发展的竞争加剧，特别是和花寺门宦的矛盾日渐尖锐化，久留河州的现实基础已不存在。与其步履维艰，不如顺势东移。正因为如此，《热什哈尔》反映了马明心此时的心情：“平安地到达马坡时，毛拉说：‘真主从河州城取出了自己的朋友，犹如从丛生的棘刺中取出了鲜艳的玫瑰’。”<sup>③</sup>

马明心离开河州后，循化撒拉族教民的争端不仅没有结束，而且逐步升级。关于循化撒拉族的情况，《甘宁青史略》有这样的记载：“案《循化厅志》，撒喇回子不知所自，考其种，即今新疆之缠头回也。河州志撒喇川在州西积石关外二百里。今厅循化城在撒喇八工适中之地，距河州正二百里。是此地本名撒喇川，其先盖已番人所居。明初韩宝等与洪武时归附其所。……自明及清属于河州厅领茶中马，为番族十九族之一。”<sup>④</sup>教争之

① 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第276页。

②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27—28页。

③ 同上注，第28页。

④ 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十八，第47页。

初,表现为韩哈济和贺麻路乎之间的争斗。

《甘宁青史略》介绍:“韩哈济者,撒喇十二工世传之总教也,师事之于是,十二工皆前开之教矣。”随着乾隆二十六年哲赫忍耶的传入,形成了以贺麻路乎和苏四十三为首的“新教”势力。韩哈济等看到这种教派分化的状况,心里一直耿耿于怀。

乾隆三十四年(1769),韩哈济终于无法容忍了,以“不遵教规”的“邪教”将贺麻路乎等控告于循化厅。“前同知张春芳将三新寺暂封闭,俟两造和悦之日再开,并枷责贺麻路乎。贺麻路乎不甘,遂以邪教控哈济于臬司,而韩哈济之弟韩五亦以邪教诉贺麻路乎。经兰州府同河州循化厅讯详,臬司转详总督题奏,各依诬告反坐,贺麻路乎以首事从众,发往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韩五流三千里。议明两教既不愿合一,也不必强之使合,各举掌教,约束稽查,新立三寺,仍听分开礼拜。其马明心、马国宝等皆不究。”<sup>①</sup>

贺麻路乎被充军为奴后,苏四十三成为撒拉族哲派的首领。“苏四十三者,本河州回民也。其祖始迁居撒喇街子工,父苏那黑置庄田于查家工之古节列庄,遂为节列庄人。贺麻路乎既谴,四十三遂为新教之魁,马明清(心)归官(关)川,往来常视之。又有韩二个者,清水工河西庄之富回也,亦为新教头人。四十三以谋,而二个以财,两人互为用。四十三常主于二个之家,潜蓄异志,散家财多,造鸟枪藏于家,然徒众未盛,谋犹未露也。”<sup>②</sup>

清水工分河东、河西两个村庄,河东是花寺门宦,河西是哲赫忍耶。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苏四十三等人引导河东庄韩以黑牙等10多户华寺门宦信众皈信哲赫忍耶,花寺派韩个牙等人到循化厅控告哲派,半路上遇到哲赫忍耶信众,双方争斗起来,花寺门宦杀死哲赫忍耶信众一人。循化同知张春芳断花寺门宦赔偿命价,哲派不服。同年十一月韩二个率其哲赫忍耶信众到花寺门宦杀死4人,循化厅也照例判赔偿命价。这样,

<sup>①</sup>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十八,第38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47页。

花、哲两派留下了深深的积怨。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打速古庄有个丧事,两教再起争斗,花寺伤哲派1人,后死亡。循化同知洪彬断以半条命价处理。苏四十三和韩二个等对判罚不服,拒绝认领尸体。十二月十六日,苏四十三在韩二个家中杀牛羊招待草滩坝八工哲赫忍耶教众,命令他们准备器械杀“老教”、灭土司。

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初八日,定匠庄哲赫忍耶信众马八十个等杀别列庄花寺门宦1人,后双方互有杀伤。十二日,苏四十三、韩二个率信徒千余人围攻清水河东庄,杀2人,捉拿东庄户长韩三十八等18人。韩三十八不降而被杀,其余人乞降。苏四十三戴大红帽作总指挥(有些材料诬其“自称回王”),韩二个以下戴蓝白色帽子,接着包围下白庄、红庄、张哈庄、里长庄、上拉便庄等,花寺方面也积聚力量抵抗,但因寡不敌众,不少人纷纷逃逸。此时,循化同知洪彬在省上任游击之职,胡松阿派兵镇压,没有成功。胡松阿发信洪彬,洪以为是“蛮夷仇杀”乃家常便饭而无动于衷。直到韩三十八之子到总督控告,洪才于三月初回到循化,于初七日率文武大将到查家沟镇压,被苏四十三等施放枪箭杀死2人。初八日再次包围哲派的村庄,也没有收到什么成效。这时,花寺门宦韩哈拉勿到总督衙门控告苏四十三,一场清政府镇压哲赫忍耶信教群众的战争即将拉开序幕。

### 第四节 苏四十三起事

循化哲赫忍耶和花寺械斗发生后,引起了清政府驻甘肃官员的注意。乾隆四十六年古历三月,陕甘总督勒尔谨委派兰州知府杨士玠、河州副将新柱前去查办。《道统史传》记载:“撒拉族花寺派和哲赫忍耶之间发生教争的起因是,为了传播正教而被花寺派诬告为邪教。后来,终于双方发生流血事件。花寺派告到兰州,兰州总督派遣两位官员前去秉公办理。然而,两位官员受了贿赂,偏袒花寺一方,厉声威胁哲赫忍耶。哲赫忍耶多

斯塔尼<sup>①</sup>得到消息后,当夜杀死两位官员及侍(侍)从。”<sup>②</sup>官方是否接受花寺派的贿赂无据可查,但其他方面的情况,《甘宁青史略》也作了介绍:

“先是总督勒尔谨闻变后,为兰州知府杨士玠、河州副将新柱率领标兵前往查拏。十八日士玠驻起台堡、新柱至白庄子。苏四十三约会新教之人暗带鸟枪器械,伪称循化老教回民跪迎道左,新柱呵其教争滋事,逆党大噪,戕新柱,歼从兵,拥入起台堡,杀士玠。”<sup>③</sup>

“十八日新副将先入境,新教佯为老教出迎,新副将谕以新教,若不遵法,我当为汝老教做主,尽洗之。然所带兵仅四十名,徒大言耳。苏四十三等闻是言,反志益急,于是日在张哈庄杀牛羊,纠聚徒党议举事。是夜,新副将宿白庄,而杨知府宿起台堡。有老教二人逃出庄,逆党追其一人杀之,一人奔至白庄公馆告变。新副将以为妄言,驱出之,不设备,所带器械皆束骡驮上未解也。一更时,苏四十三率其党一千余人围公馆拥入,新副将犹未卧,便衣坐椅上,即就刺杀之,剥起顶带衣服,苏四十三服之。”<sup>④</sup>

“次日黎明至,起台堡中已得信城上放枪炮,然本堡兵不满百,河州来兵仅六十,力不支。午刻,城破,杨知府端坐馆中,苏四十三人见,犹执部民礼叩拜,其党哗曰:‘今已反矣,何拜为?’杨遂大骂,群拥至厅,刺杀之。”<sup>⑤</sup>

三月二十八日,勒尔谨将此事件的主要情况上奏乾隆,并言:“臣不胜骇异,即选派本标兵二百名,带同臬司福崧星夜前往该处,务将逆犯全数查拿,严审治罪。”<sup>⑥</sup>同日,勒尔谨又向朝廷奏言,飞调固原、凉州、甘州、西宁、肃州五地的两千兵马前去剿除。乾隆得知这一消息,甚为惊恐,提出的疑问是:“回人争教细事,何致因此杀害大员?其所争立新教系由何处

① 多斯塔尼,波斯语音译,意为“朋友们”、“教友”、“教众”。

② 曼苏尔著,《道统史传》,西吉县北大寺铅印本,第55页。

③ 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十八,第47—48页。

④ 同上注,第48页。

⑤ 同上注。

⑥ 《钦定兰州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22页。



流传?向来有无此等名目?是否另有希图抢劫别情?勒尔谨折内总未明晰声叙。”<sup>①</sup>

苏四十三等杀了杨士玠、新柱等后,哲赫忍耶信教群众士气大振,开始进攻河州城。河州为兰州西南重镇,清廷驻防兵力被苏四十三等打得溃不成军。这个情况也被勒尔谨报告了乾隆,声称“据州协兵丁李成得报称逆回男妇约有两千余人,各带马匹器械,于二十一日二更围困河州城,杀死守城兵丁,一拥而入,将州城占据”<sup>②</sup>。次日,勒尔谨到达狄道(现临洮)。所带兵丁仅 500 人,未敢轻举妄动,等待援军到来后,即前去“剿灭”。此时,乾隆坐不住了,命令西安提督马彪带兵 2000 人赴甘协同剿捕,另派西安、宁夏将军各预备 1000 满兵待命,派尚书和珅等到甘肃查办。

正在乾隆忙于调兵遣将之时,花寺派将哲派群众毕良哇执送官府,被“勒尔谨审出马明心传教滋事”<sup>③</sup>,勒尔谨即派布政史王廷瓚札饬安定县令将马明心拿获解省监禁。《道统史传》记载:“敌人在上告兰州总督,便说:‘他们的领袖——老人家是关川的某某人(即道祖太爷),他是总策划者。’于是,总督官员派人前去捉拿。毛俩在事发前几天就命门人们离散回家。当时,关川道堂只有毛俩和家人。一天,毛俩在河岸散步。突然,一位多斯塔尼急忙跑来向毛俩报信。……来人向毛俩说了花寺派控告的过程。……毛俩回家后,不久,官方人来将毛俩带到兰州送进监狱。”<sup>④</sup>

苏四十三等人得知马明心被解省拘押后,放弃河州,前去兰州营救。他们没有从狄道走,避开了勒尔谨的兵力,而是从东乡直趋兰州。经过东乡时,以马德明为首的东乡族和回族群众加入了队伍,使解救马明心的群众发展到 3000 多人。苏四十三等人渡过洮河后,“星夜兼程,于三月二十五日带贼众三千余人,由间道径抵兰州”<sup>⑤</sup>。此时,勒尔谨仍在狄道,驻守兰州的王廷瓚手中只有督标兵 300 余人。王廷瓚调附近庄浪

①《钦定兰州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23页。

②同上注,第24页。

③《兰州纪略》卷六,第3—10页。

④曼苏尔著,《道统史传》,西吉县北大寺铅印本,第55页。

⑤同③注,卷一,第28页。

等地兵力近千人卫城，死伤惨重。王廷瓚一方面调集援兵，另一方面在马明心身上大做文章。他对朝廷奏言：“此案内有安定县回民马明心，系新教之主，前经循化厅查出，解省收禁。今贼人来犯省城并声言索取马明心，臣许其城上一见，谕以稟明督臣，俟批复到时概行释还，原欲为缓期集兵之计，但逆回凶恶，实不可信，况该犯为新教起事，恐迟则生变，或致被贼抢归，臣于令贼人见面后即将马明心正法，以免疏虞。”<sup>①</sup>乾隆赞许了王廷瓚的奏言，并恩准王廷瓚让马明心与哲赫忍耶信教群众在城上一见后即行正法，“既安贼匪之心，又将贼首正法，办理甚合机宜。”<sup>②</sup>

三月二十七日，王廷瓚将马明心带到兰州城墙，让其与教众见面，并让其说服教众放弃围城，各回其家。信教群众见到马明心，“齐滚马伏地，口称圣人，挥泪如雨”<sup>③</sup>。“‘要与马明心同归’，明心见教众十分激昂，念了一段《古兰经》后将自己的拐杖和‘太斯达勒’（缠头白布）掷于城下，并说：‘持此可速归，见杖犹见我，切勿令妇孺受累。’义军一见手杖和头巾，群起抢接，撕碎保藏，攻城更为激烈”<sup>④</sup>。当日，马明心在兰州被杀。马明心殉难后，清廷各路援军到达兰州，与哲赫忍耶信教群众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中韩色丽麦<sup>⑤</sup>阵亡。

三月二十八日，固原镇总兵图钦保、西宁总兵贡克楚达尔、循化撒拉土司韩昱以及一些藏兵等集结兰州。“自（三月）二十九日总督（勒尔谨）回至省城，各路官兵日渐齐集……通计省城官兵及调到士兵，可得一万数千名。”<sup>⑥</sup>此时，苏四十三等调整了战略布局，他们从城南八腊庙、五泉山

①《钦定兰州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35页。

②同上注。

③《兰州纪略》，卷二，《平回纪略》第2页。

④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第282页。

⑤韩色丽麦，马明心义女。马被解押兰州后，她协助苏四十三前往营救，亲率500信众进攻西城，后遵父命放弃攻城，退守金城关。在金城关与清军血战，阵亡于此。民国七年建拱北，马元章题联：“一声雷震忽作雨，真恩显后受香烟。”

⑥同③注，卷三，第30—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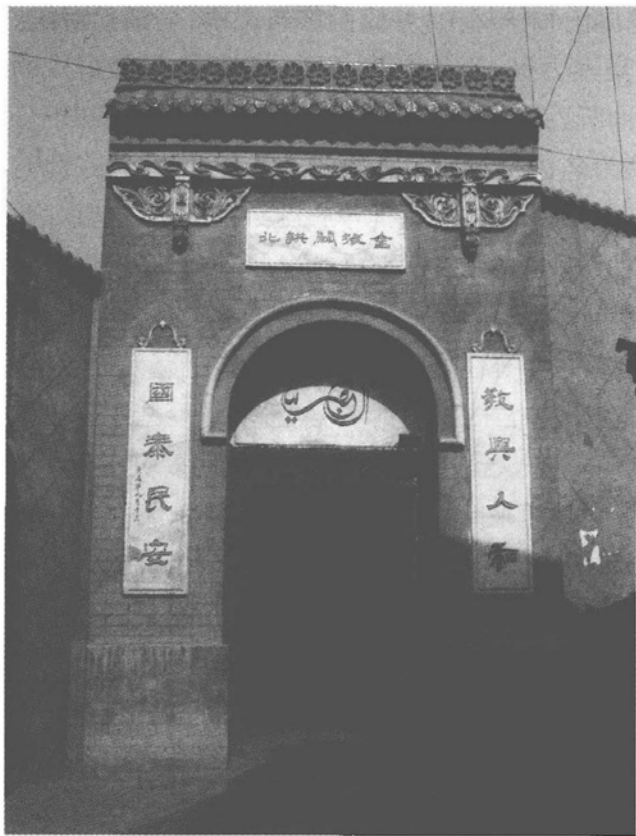
等据点转移到城西南的龙尾山和华林山，并倚山修筑工事，与清兵对抗。此时的清兵，一方面加紧集聚力量、筹备粮草；另一方面，为信教群众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恐惧，等待观望，消极应付。而乾隆却十分着急，斥责勒尔谨“借守城为名，安然不动，有是理乎？”敦促和珅：“此时官兵已逾一万，贼匪仅至千余……在彼坐待何事？况兵贵神速，岂宜如此观望不前。”继而命阿桂：“贼匪千余，占据山梁亦半月有余，勒尔谨等袖手不动……阿桂既行，兼程前进，毋稍稽缓。”<sup>①</sup>

十分着急的乾隆，看到勒尔谨等在处理苏四十三一事上毫无进展，决定由李侍尧任陕甘总督。在李侍尧未到甘肃时，阿桂做了一些军事上的部署。“派兵自西关外，从河岸迤南至山梁，安设卡栅，彼此接应。又于山包扎一大营，照料各卡，断绝贼匪来路。令海兰察、额森特、明亮总统各营。”<sup>②</sup>阿桂查看了苏四十三所占领的华林山，看到山梁虽然不高，但山坡十分陡峭，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可以上山，自己所带的清军是无法攻克的，请求四川总督文绶派曾经出师金川之战的攻山部队援助。又认为苏四十三等拥有较多的马骡，担心苏等骑马逃走，自己无法追赶，命令阿拉善王罗布藏多，择其距兰州近的骑兵前来执行追杀任务。

六月，清军“乘密雨时，出贼不意，将板捆土袋抛入贼壕，我兵勇气百倍，哈当阿带领降番首先跳入壕内，与贼搅杀，并用挠钩钩开土袋板片，一面抛掷火弹，一面踊身而上，剿杀贼众，占得贼壕，俱经拆毁填满。海兰察、明亮又督率官兵，远则枪箭齐发，近则短兵相接，各路官兵咸怀振奋，分占勘上贼卡。海兰察、明亮又擎立木栅，带兵扑入贼营，痛加剿杀，抛射火箭、火弹，将帐房、板屋尽行烧毁，夺获贼人刀矛、鸟枪无算。贼人被我兵枪箭击死甚多，除被贼抢去尸身未经割获首级外，共割得贼人首级一百二十余颗，并首逆苏四十三党恶韩一提巴拉、周阿浑、张怀德、马黑提卜等首级。此外，被官兵杀死又带伤者三百余人，见止二百余人退回华林寺死守。是时，官兵攻得大卡及所占庙宇，距贼营甚近，贼已无险可守，黄

<sup>①</sup>《兰州纪略》，卷四，第5—13页。

<sup>②</sup>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十九，第6页。



兰州金城关拱关(马颂华供图)

河南北岸边，俱有官兵接连密布，不易逃窜。”<sup>①</sup>

七月初五日，阿桂带兵再次进攻华林山，苏四十三等在华林寺后墙暨两厢墙圈内用枪石抵抗。初六日，清军从华林寺后缘墙而上，用枪和石头击毙多名苏四十三义军，有100多名从西边滚了下来，被清军擒杀，随后清兵放火焚烧了华林寺，苏四十三等从火中跑出，被清军围歼。华林山战役

结束，苏四十三举事失败。

关于苏四十三起事，教内资料记载较少。《曼纳给布》记载：“他们先进攻了河州，后又进攻了皋兰府，没几天就包围了西城，接着又包围了西外城。皋兰府的官员强命最伟大的毛拉萨赫·维尔叶·屯拉劝回他们。他们听了毛拉的话，离开了皋兰府，转向华林山。”<sup>②</sup>

苏四十三起事失败了，但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马明心是否是这次起事的策划者？苏四十三是马明心创建的哲

① 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十九，第6—7页。

② 毡爷著，《曼纳给布》，第27页。

赫忍耶教派的积极倡导者和虔诚信奉者，是马明心在循化地区的“热伊斯”<sup>①</sup>，其宗教行为应该受到马明心的掌控和制约。对哲赫忍耶和花寺历史上出现的争端，马明心是清楚的。但苏四十三领导的这次起事，我们认为马明心在事前是不知道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没有起事的主观动机。马明心回国后，定居河州地区，传教在河州、循化一带。当清政府发现在循化撒拉族居住的地区引发教争后，让他离开河州，回到关川老家。到关川后，仍然以传播哲赫忍耶教义为己任，没有任何发动战争的企图。而且从马明心所倡导的哲赫忍耶教义教规中，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社会悖逆的思想。哲赫忍耶每天晨礼后吟诵的“奥拉特”（赞主辞），是提倡人间和平的。

主啊！你就是平安，平安来源于你，平安归根于你，平安只归于你。哎！  
养育我们的主啊！求你使我们平安地生活，求你让我们得到你的恩赐，进入天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颂华写道：“其实，他是和平的宗教，坚忍的群体，宽容的海洋；以财产和生命履行主命，遵从圣行，以最大限度的宽容、忍耐，去寻求自身、家庭 and 他人、社会乃至人类的和平、平安。”<sup>②</sup>

二是没有起事的时空条件。如前所述，苏四十三和花寺方面的教争由争吵、斗殴到武装械斗，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并没有引起清廷兰州方面的高度重视，处理上总是草草了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至于在双方死亡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采取了简单的屠杀办法。判断上将前后传入中国时间仅差 10 年且同出一辙的两个教派冠以新旧，实行杀新教护老教；执行者在没有带多少兵马的情况下仓促上阵，没有任何防备；执行中毫不遮掩地把自己的倾向和意图告诉群众，早早泄露机密。这样，杀人者被人所杀。苏四十三选择的时间是当天夜里。循化距离关川 300 多公里，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是没法请示马明心的。起事群众占领河州后，

<sup>①</sup>热伊斯：阿拉伯语音译，中国苏非派历史上教派领袖派到某一地区的宗教负责人，可指导若人清真寺、坊和阿訇。

<sup>②</sup>马颂华，《哲赫忍耶——和平的宗教》，鸿乐府道堂宗教理论研讨会发言。

马明心才知道此事。《道统史传》说：“一天，毛俩在河边散步。突然，一位多斯达尼急忙跑来向毛俩报信。毛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这块石头从未冲动过。来人向毛俩说了花寺派控告的过程。毛俩听后，愤慨地站起来一脚将脚下的这块石头踢到河对岸……”<sup>①</sup>但此时的事态发展，马明心本人已无能为力了。到了兰州监狱，马明心也没有多少反抗之心，而是将教门的希望寄予未来。他说：“如果事情是这样，我们的教门暂时不会再发展。……他们（指哲赫忍耶多斯达尼）用不着恐惧，也不必忧虑。如果真主意欲，三十年后，我再次看到我的教门像东方的太阳一样升起，扩展到世界各方。”<sup>②</sup>因此，我们判断苏四十三是举事的主要策划者，而不是马明心。据民间资料记载，马明心不仅没有策划这次起事，而且是事件的制止者。无名氏手抄本《路引》记载：乾隆四十六年，当为营教导师的苏四十三与色力买很快要攻破兰州城的时刻，被囚禁的导师维尕叶·屯拉道祖太爷来到城墙上命令退兵，他说：“苏阿訇啊！你救我没‘口唤’。”（原义为“允许”，引申义指来自安拉的命令、定然，也指圣徒的命令）苏四十三遂退至绝境华林山。导师又来到金城关说：“我的女儿呀！你接我没口唤。”色丽麦和女战士遂放弃攻城。

三是没有起事的力量准备。马明心潜心传教 37 年，形成了“甘肃一省，皋兰、狄道、河州、巩昌、安定、会宁、金县、渭源、秦州、固原、西宁、平凉、灵州、伏羌、凉州、肃州、盐茶厅等处数十州县回民，甚多新旧杂处”<sup>③</sup>。应该说覆盖面已经很广了。至于哲赫忍耶教派的信教人数，我们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据教内口传超过 10 万人。这就是说哲赫忍耶已经有了广泛的信仰基础。而参加苏四十三起事的人数只有 3000 多人，且主力集中在最初起事的循化撒拉族信教群众，后来参加的结构相对复杂，有东乡族非哲赫忍耶教众、有回族非哲赫忍耶教众、也有部分其他地区的哲赫忍耶教众。这就说明，这个群众基础是苏四十三等奠定的，而不是马

① 曼苏尔著，《道统史传》，西吉县北大寺铅印本，第 55 页。

② 同上注，第 57 页。

③ 阿桂、李侍尧，《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初六日奏稿》。

明心的所有哲赫忍耶教众。如果把马明心的哲赫忍耶教众视作苏四十三起事的群众,那起事的规模就远远不是 3000 多人了。因此,我们认为马明心并没有把哲赫忍耶部分信教群众起事推及整个哲赫忍耶。

第二,苏四十三起事的动因是什么?这个问题,百姓在问,乾隆也在问。早在苏四十三起事之初,乾隆命令军机大臣传谕:“前勒尔谨所奏回匪名目及新教、老教,总未明晰。既系两教争立,互相残杀,断无官兵缉捕时,转致合而为一之理。究系何教之人首先抗拒逞凶,现在彼一教情形如何,着勒尔谨即查明复奏。”<sup>①</sup>马明心被押解省城后,乾隆不解其缘,问和珅、勒尔谨:“前据王廷瓚奏逆匪围逼兰州,兼为索取新教主马明心等语。马明心既据王廷瓚折内称为新教之主,何以勒尔谨又奏苏四十三为首犯?若系同教,不应有两教主;若分新教老教,则素有嫌隙,马明心羁禁在省,苏四十三等自当悦服,何复藉称索取直犯兰州?其情节殊不可解。至河州、循化厅等处回众共有若干种类,其中有无当差食粮之人?再如土司鲁璠,又系何项土司?何时受封袭职?因何肯如此出力,并更有似此之土司否?着和珅于甘省时,会同勒尔谨详悉查明覆奏。”<sup>②</sup>苏四十三等退守华林山后,乾隆又传谕阿桂、和珅曰:“朕因甘肃逆匪之事昼夜廛念,每想及应办者,即传旨驰谕和珅,令其查奏。如飭查勒尔谨不能觉察逆回起事缘由及事发后又不彻底根究、其实在如何贻误之处,并逼犯兰州之三千余贼内中是否有胁迫良民为之先驱……”<sup>③</sup>

纵观苏四十三起事,我们认为主要动因是护教,即当教派之间发生冲突并诉诸于朝廷时,面对朝廷解决问题的不公,为了维护宗教的公正性揭竿而起;当朝廷欲意“剿灭”哲赫忍耶宗教时,为了维护宗教的存在性揭竿而起;当自己的“穆勒师德”<sup>④</sup>遭受朝廷的羁押,为了维护“穆勒师德”的神圣性揭竿而起;当“穆勒师德”被杀害后,为了报复朝廷的乱杀无辜

①《钦定兰州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27页。

②同上注,第51页。

③同上注,第97页。

④穆勒师德,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引路人”。苏非派指导师、领袖之意。

和对其教派的无视而展开顽强斗争。这个事实，我们在前面叙述的过程中，已作交代。按照马颂华的说法：“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专家、学者、政客、帮闲……都曾研究、阐释、指点、评议。有人说他是正道的路标，正教的旗帜，伊斯兰的中流砥柱；有人说他是‘血脖子教’，寻死的集团；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反清斗士；有人说他是妥协，投降者，不彻底的农民起义者；有人说他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反叛’……”<sup>①</sup>“为了捍卫导师、捍卫宗教、捍卫人格尊严，他们以一种高尚的牺牲精神勃然奋起，向不可一世的贪官污吏发起反击，反抗迫害、寻求社会公平；无情地打击了贪官，揭露了黑暗。而导师更以一种超凡的牺牲精神，清醒、理性地退出冤怨相报的仇杀轮回，他遵循了安拉的命令：‘如果你们容忍，那对于容忍者是更好的。’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以一种‘更好的’方式结束了战争。这样的大度、大德、大义、宽容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是永远值得人们参悟的。”<sup>②</sup>“哲合忍耶的起义是反抗迫害，捍卫宗教，捍卫信仰。与历史上的反朝廷、夺江山、求功名、图享乐的起义有着本质的区别。绝非打家劫舍、攻城掠地，李逵式的以‘大块吃肉、大称分金’为目的的草莽流寇；更不是陈胜、吴广式的以‘封侯做王’为‘鸿鹄之志’；也不是张角、黄巢之类为争夺江山、为今世荣华而不择手段、流血拼命——哲合忍耶不屑这样的‘彻底的革命’、‘成功的英雄’。他们一心只为坚守安拉指引的正道，只为履行安拉赋予人类的责任，只为传播和平的宗教，只为堂堂正正做人。把江山、名利、金钱以及今世享乐看似过眼云烟。”<sup>③</sup>

第三，清政府甘肃方面为什么不能很快平息事端？苏四十三事件发生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平息，但每一步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日渐加深了哲赫忍耶信教群众对清政府的仇恨。面对教争，他们在没有搞清什么是新教什么是老教时，采取了支持老教、排斥新教的办法，偏袒不公使苏四十三等“新教”对兰州方面不满，双方出现械斗后，没有及

① 马颂华，《哲赫忍耶——和平的宗教》，鸿乐府道堂宗教理论研讨会发言。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



时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不仅导致了马明心倡导的哲赫忍耶和马来迟创立的虎夫耶花寺教派之间日益加深的仇视，而且造成了哲赫忍耶教派对清政府的不信任；面对械斗，简单地判定老教合理、新教非法，采取了灭新扶老的办法，公然扬言以灭绝新教实现保护老教的目的，结果前来处理问题的官员被苏四十三等所杀，两教之间的争端转化为哲赫忍耶信教群众和清政府之间的对抗，争端一发不可收拾；在得知新教的创始人是马明心后，乾隆简单地相信了勒尔谨的判断，将马明心从安定县解押兰州，把哲赫忍耶信教群众从河州等地引向省城，威逼马明心城墙劝退不成，担心宗教领袖的存在势必引发更大的祸患，无视宗教领袖在促进和平中的作用和信教群众对“穆勒师德”的感情，将马明心在兰州杀害，帮助他走上了“束海达依”<sup>①</sup>之路，普通信教群众和真主之间中介的斩断使得哲赫忍耶信众在没有引领人的空前迷惘中选择了“舍希德”<sup>②</sup>即殉教之路，从此哲赫忍耶对清政府的仇恨已变得刻骨铭心；面对在兰州举事的苏四十三等，清军在循化将举事的主要领袖的亲属大加杀戮、断其后路，使失去了宗教又无家可归的群众只剩下决一死战了；面对在华林山上“釜底游魂”的哲赫忍耶信教群众表现出的“勇悍异常”“困兽犹斗”，他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攻山。最后，山攻了下来，但留下的是满山的尸体；战事平息下来了，最终留下的是满腔的仇恨。

清政府动用了数省的兵力约两万人，对 3000 多信教群众，用了近半年的时间，虽暂时平息了事件，但留下的是深深的遗患。究其原因，主要是部分官员对宗教的虔诚性、复杂性、群众性认识不够，导致清政府在处理教争问题上，简单地将传入中国前后仅差 10 年的虎夫耶支系花寺门宦和哲赫忍耶教派按新老对待，对老教采取保护支持的政策，对新教则采取了绞杀取缔的政策，同样一个苏非教团在中国的繁衍，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对待“穆勒师德”和其教众的关系上，没有看到苏非“穆勒师

<sup>①</sup>束海达依，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主道牺牲。

<sup>②</sup>舍希德，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殉教者”，伊斯兰教对所有为安拉之道而献出生命的穆斯林的尊称。

德”作为普通信众接近真主的“中介”作用而表现的神圣性，简单地一杀了之，极大地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在处理华林山被困群众的问题上，没有了解失去了“穆勒师德”的哲赫忍耶信教群众跟随导师殉教的“舍希德”精神，至此，促使哲赫忍耶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殉教史。马颂华认为：“哲赫忍耶倡导和平，但反对懦弱；崇尚宽容、忍耐，但反对奴颜媚骨。这就是他们所奉行的‘教门不亏人，教门不饶人’原则的含义之一。‘不饶人’就是不畏强暴、不畏邪恶；底限是‘不亏人’，适可而止；二者相辅相成。当他们作为至圣‘文买提’（教生）的信仰、人格被蔑视、人的尊严被践踏的时候，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奋起自卫，会向一切强权、恶势力挑战拼死。为了捍卫安拉之宗教、人的尊严，他们会无私地奉献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以一人或少数人的牺牲换取多数人的和平和平安。”<sup>①</sup>《甘宁青史略》的作者慕寿祺也在写作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发表了这样的议论：“此甘肃回族宗教战争之第一次也。马明心创新教，撒拉回信之，最早老教不服。……总督勒尔谨既失之于疏忽，布政司王廷瓚又出之以操切，皆不知回族之特性也。盖回族信仰宗教，至死不变，有非口舌能解除者矣。迨至兵端一起，以和珅之尊贵而亦驰至金城，及阿桂来始荡平，延蔓半年，在国家不知费几许兵力，在汉回两方面不知牺牲多少性命。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斯言信矣。后之办教案者，其亦知所镜乎。”<sup>②</sup>

第四，在苏四十三起事问题上官方和民间看法的差异。民间的看法大多是：把矛头指向花寺方面，认为爱财如命的贪官偏袒了花寺，而皇帝是有善心的，老百姓的造反，是官逼民反。《曼纳给布》说：“皋兰府差了两个官员调查实情，秉公处理。可是这两个官员爱财如命，被诬告者用许多金银买转了，他俩到白塘庄时，多斯塔尼（穆民弟兄们）都远远迎接，并非常尊敬。他们认为这两个官员会秉公处理双方矛盾的。可是一见面他俩就问：‘你们是老教还是新教？’当时多斯塔尼从他们的口气中明白了问的目的，就异口同声地答道：‘老教！’官员说：‘请你们放心，别怕了！我俩特意来这儿调查新

①马颂华，《哲赫忍耶——和平的宗教》，鸿乐府道堂宗教理论研讨会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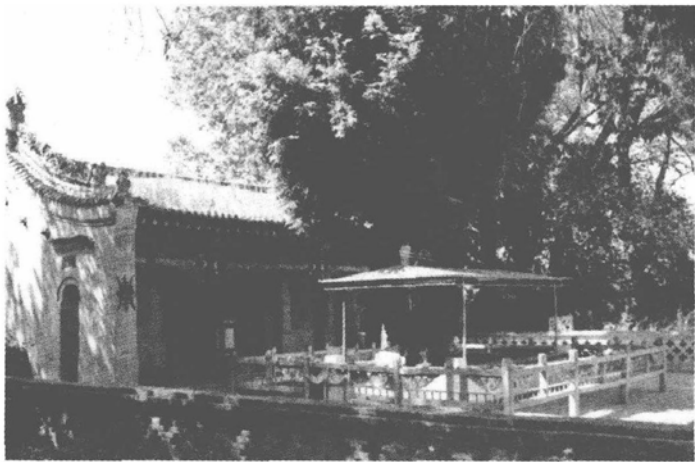
②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十九，第6页。

教的事情,他们的头头儿非杀不可,那时你们也就安宁了,他们不会有活路的。’当时多斯塔尼闻听此言,痛恨至极。当天晚上杀死了两个官员,连夜进攻了河州。”“皋兰府的人和老百姓都吓坏了,立即给乾隆皇帝写信,信中说:‘河州回民起来造反,他们英勇无敌,骑兵像老虎,步兵似蛟龙,渡河如鱼,十人无法战胜他们一人,求陛下立即下旨,还是和平处理,皇王的答复是‘希望秉公处理,以免发生事端,万勿好民遭殃,深望镇压辨清是非’”。“当多斯塔尼发现站在城墙上的毛拉时,立即跪倒在地,挥泪如雨,口口声声喊着‘毛拉’。他们遵毛拉的口唤,离开了皋兰城,来到了华林山,把一面白旗插在华林山的山顶上,官员差了一个小偷,偷走了白旗,他们发现旗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文,于是,官员召集了许多大阿訇,以便解释旗上面的含义,但他们没有一人能够完全看懂的。行亏的官员只好把旗送给了皇王,皇王特意邀请了土耳其的一位学者,读了文字,解释了其意,并译成了汉语,皇王看了译文,才知道那些人是希望皇王做个公道,他们向皇王诉说了自己的痛苦和冤屈。他们并不是无故起来造反,而是官逼民反。总之,这次起义是由于横行的官长逼迫而引起的。他们希望公道的皇王作证:他们是皇王的顺民百姓。”<sup>①</sup>“总而言之,那个钦差调查到了实情,给皇王上书,信中说:‘是非分明,枉杀良民。’皇王给他谕旨中说道:‘枉杀良民,天理难容’。据说,那位钦差在仙龙滩共斩了七十三个官员。”<sup>②</sup>

阿桂、和珅在抓获哲赫忍耶信教群众马复才后,经严加审讯,马复才讲述了苏四十三起事的经过。“据供‘我系河州东乡大礼拜寺二十人会人,从前也是老教,乾隆三十六年才跟随新教马明心在撒拉尔地方念经。这经来历都是一样,只是念的不同,老教是小声默念,新教是大声高念,或摇头跳舞。自三十六年马明心会各处阿訇传经,河州老教的阿訇马来迟说是邪教,不肯遵从,故与他们老教相仇杀。本年正月内,因丁藏庄念经起衅,两家打仗。到三月里,老教回子杀了新教些人,后来苏四十三约齐人半夜里去杀了老教许多人。老教人到循化告状,省城委了官来,我们出

<sup>①</sup> 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24—25页。

<sup>②</sup> 同上注,第28页。



道祖马明心三女的拱北(位于新疆水定县麦站巷)

来分辩，被老教人阻住。三月十七日，我们又出来到白庄子，遇见新副将，听说要动兵剿我们，苏四十三起意才杀了新副将。后来又听见杨知府来，已经杀官，这事大了，不如

连杨知府也杀了罢。这都是苏四十三的主意。二十日去攻河州，原想杀马来迟子孙，还要灭老教的人。二十一日早到河州，攻了一日，至二更时候将城攻破。原想回撒拉尔去攻循化，又想要两路攻狄道、兰州，因闻总督在狄道看守严紧，不敢过去，在河州住了两日。二十三日，听说马明心已被省城拿去收监，苏四十三等都赶到兰州救马明心。二十四日到洮河西边，渡船已被官役打坏，不能过河，有洪济桥、唐家川六处回子扎筏渡他们过河。这六处回子原都是马明心新教徒弟，内有许多人跟随苏四十三同来兰州，连他撒拉尔族共有一千数百人，在兰州打死、受伤的有几百人，如今还有千余人。在河州带来火药、铅子约有七八十驮，如今还存二十驮藏在营内地壕’等语”。<sup>①</sup>这是清廷在处理苏四十三事件中洋洋几十万言奏折中，引用信教群众的语言最长的一段话，我们认为也是整个官方文书中最真实的一段话。

作为久经沙场的乾隆皇帝坐镇京城，除了忙于调兵遣将外，还进行了战略上的部署，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教即邪教”理念的根深蒂固。苏四十三起事之初，乾隆采取了“帮扶老教，灭除新教”的办法，即消灭人数较少的“新教”，争取人数较多

①《钦定兰州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99—100页。

的“老教”，继而认为“新教”是邪教。“盖此等新教即系邪教，所到之处最为煽惑，不但内地不可容留，即新疆各处亦不可发遣安插致貽后害。此等即从严多办亦不为过，所谓‘辟以止辟’，不得不如此也。阿桂、李侍尧等如何设法料理、计出万全、使新教一类根株尽去、永保无虞之处，须斟酌妥行之。至老教相沿已久，且人又众多，自须妥为抚辑，令其各安本业，伊等自必益加感激，于绥靖边隅之道更为有济”。<sup>①</sup>

二是“以回制回”策略的重复使用。事发之初乾隆即降谕旨，要求勒尔谨、仁和等，“至逆回本因争立新教致相仇杀，今阅该督折内所称杀官抗拒、占据州城之贼如系新教首逆，即应明切晓谕老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杀之罪，作为前驱，令其杀贼自效。如此以贼攻贼，伊等本系宿仇，自必踊跃争先，既壮声势，又省兵力，而贼势益分，剿灭自易，着勒尔谨与仁和相机妥办”。<sup>②</sup>“至新老教既自相仇杀，必非合伙，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未尝不可”<sup>③</sup>。“此案用老教而除新教，最为吃紧关键。盖老教相沿已久，回人等耳濡目染，习惯性成，今欲去之，势有不可，譬如僧道未尝非异端，亦势不能尽使为民也。而新教则如白莲等邪教，平日虽亦拜佛念经，而惑众滋事，其名目断不可留。将来办理之法，首先分别新老名色，即其中有已归新教而仍自认为老教者，是尚知畏罪避祸，查办时亦只可因其避就量予生路，所谓法外之仁，不得不网开一面”<sup>④</sup>。在排兵布阵上也将老教回人放在第一线。“据图桑阿面奏十九日和珅带领官兵打仗时，第一排系老教士兵，第二排系绿营兵丁，第三排系驻防满兵，其领兵官员在后督战，当贼匪下压时，老教士兵遇贼匪接仗不能抵御，而绿营兵即畏怯一同回走，经和珅将马彪等严刑申饬，并用刀鞭砍打，方始立定等语”<sup>⑤</sup>。

三是“概行剿洗”措施的一以贯之。在处理苏四十三事件的过程中，阿桂、和珅等曾建议乾隆采取一些宽容的政策对待哲赫忍耶信众。“但新教

①《钦定兰州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121页。

②同上注，第24页。

③同上注，第27页。

④同上注，第127页。

⑤同上注，第122页。

流传二十余年，甘肃各属回民新教甚多，且有父子兄弟而各为一教者，臣等恐各处新教回民心怀疑惑，或为逆贼煽诱，现已出示晓谕令其各守本分，其未经从逆者决不波累，以安众心”<sup>①</sup>。但乾隆却固执己见，对哲赫忍耶信教群众采取了残酷的剿灭政策，使之“根除”。早在苏四十三占领河州时，乾隆就指出“至此等回匪将来办理时，凡随同逞凶肆逆、抢占河州、围逼省城者，均应剿洗，不得稍存姑息，使邻近番人知所畏惧”<sup>②</sup>。在苏四十三等退守华林山后，乾隆又说：“至此案起衅滋事缘由，系安定县回民马明心潜行往来撒拉尔地方传经惑众，该犯以内地回民敢于如此肆逆，则该处必尚多匪回聚集、随同入教者，必须查拿严办，以净根株。”<sup>③</sup>在即将攻克华林山时乾隆又指出：“至为贼扎筏过渡之犯及兰州西、南两关厢并河州回民从逆者均属乱民，当概行剿洗，马明心家属例应缘坐者亦当即行查办，毋使兔脱。至解京贼匪，除现行起解外，止须将苏四十三及党恶要犯数人解送，其余即于该处正法，以免疏虞。”<sup>④</sup>

起义被镇压后，清廷对哲赫忍耶信教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杀害。乾隆谕旨中说：“必须将从逆各犯剿洗净尽，方可永绝根株。”“新教逆回如此肆扰，实为罪大恶极，不可不严断根株。”“新教即系邪教，着阿桂、李侍尧，务序熟筹妥计，将新教一类使之不留余迹，以期永不滋事。”<sup>⑤</sup>于是，对循化为重点的哲赫忍耶信教群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杀戮。据《循化志》介绍：“其未赴省及逃亡并其家属，自三月至八月，为循化兵捕杀一百余名，生获男妇幼孩六百余名，逆党皆正法，妇女遣伊犁给兵丁为奴，男孩遣云南。监毙及逃匿深山冻饿死者不在内，凡撒拉十二工，惟查汗大寺、孟达、夕厂三工无新教，其余九工新教凡九百七十六户，皆剿尽无余。”<sup>⑥</sup>对循化的哲赫忍耶教众是这样，对其他地方的哲派信教群众也没有放过。“兰州

①《钦定兰州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102页。

②同上注，第40—41页。

③同上注，第110页。

④同上注，第125页。

⑤《兰州纪略》卷六，第14页；卷七，第13页。

⑥《循化志》卷八，第23页。

## 第一章 初创时期

榆中马家堡等地哲派群众全部被杀。洪济桥、唐汪川等地扎筏渡义军过洮河或送过茶水的群众,先后被捕杀 300 余人。甚至连没有离开过华林寺的和尚,也以‘从贼’被杀。总计这次起义中被杀害的群众,据《兰州纪略》所



海姑太太拱北(新疆天山赛丽穆湖,是马明心义女海燕被充军伊犁途中投湖殉教之地。马颂华供图)

记的奏折中证实,共约 8000 人,其实远远不止此数。”<sup>①</sup>

马明心被清政府视为“首犯”,其家人和亲属 200 余人遭受株连。“马明心有两妻,一为‘撒拉奶奶’,生一女(夭折),她虔诚简朴,纺线织布,推磨做饭,为马明心的生活煞费心血。另

一个是甘肃通渭草芽沟张氏,生 3 男 3 女。马明心被杀害后,其妻‘撒拉婆’闻讯自杀。次子已夭折。季子充发云南,未至戍所病歿于抱母井,年 8 岁。长子马顺清(经名阿布都拉)被发配云南墨江县的他郎寨充军。顺清至他郎后,适与明心的学生古城马三爷相遇,营救脱险,并在他的帮助下娶妻成家,落居河西县东沟。马明心的 3 个女儿和妻张氏发配新疆。长女在吐鲁番头道河子逃走(一说服毒身亡)。二女和三女行至绥定时跳河殉教(一说出走)。张氏独身至伊犁某旗官邸为奴。乾隆四十六年古历十二月三十日晚,旗官命张氏预备年饭,张氏假切菜之便,磨刀以待,至深夜旗官全家熟睡,张氏潜入内邸,杀其全家,自行投案。张氏于乾隆四十七年古历正月初一从容就义。由苏某葬于伊犁河畔,后为河水冲没。民国十九年(1930)明心五世亲属马绍武任新疆省民政厅长期间,在伊宁修建了

<sup>①</sup>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 4 月第 3 版,第 286 页。



伊犁河拱北(马明心夫人张氏殉教于伊犁绥定城,后伊犁河把该城冲没,从此上坟的人对着伊犁河畔坟的原址诵经,马颂华供图)

灵亭,供教徒瞻仰。”<sup>①</sup>

对马明心的尸体,阿桂、李侍尧曾给乾隆建议:“马明心虽未有助逆实迹,然其劫教起衅,实系祸首罪魁,现今刨出尸身挫骨扬灰,其首级一并同悬示众。”<sup>②</sup>但尸体

早已被转移。教内史料关于马明心尸体转移的记载是:“据说:最伟大的毛拉萨赫·维尕叶·屯拉在城墙上得了‘舍希德’的高品,行亏的官员命人把他放在了马号门前,又命府里的一个穆斯林<sup>③</sup>早晚看守。那个幸运的穆斯林在晚上亲眼看见西边天空上的一道光直射在毛拉的身上,那道光中有许多人,他们头上缠着呆斯达尔<sup>④</sup>,身穿绿袍,像蝴蝶似的盘旋在毛拉的周围,他们都流着泪,不断地在毛拉身上沾吉。他们来来往往,直到清晨,他们的忧伤和悲哀用语言和文字是不能表达的。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这样,官员一听到这个怪事就在马号里指定了地点,掩埋了毛拉。从此以后,官家的羊群每天死一两只,甚至三四只,就这样一直死完。到后来又买了一只羊(也)死了。他们心里非常害怕,命府里一个姓石的穆民把毛

① 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第287页。

② 同上注,第286页。

③ 穆斯林,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者”,后演称为伊斯兰教信仰者的通称。

④ 呆斯达尔,波斯语音译,缠头布。



拉的尸体偷偷地迁移到城外的仙龙滩。他按照官员的吩咐做了，没过几天，起义就开始了。那个幸运的人乘机把毛拉偷偷地迁在他家坟园。这个坟园就是现在的石家拱拜<sup>①</sup>”。<sup>②</sup>

苏四十三在华林山被杀后，阿桂、李侍尧奏言：“本日杀死之贼，除被贼抢去尸身、未经割获首级外，共割得贼首级一百二十余颗，陆续送至臣阿桂处呈验，因令前次被擒、现尚监禁候质之新教马三十九及马六十七等逐一详细辨认，据认出苏四十三、韩一提巴拉、周阿匄、张怀德、马黑提卜首级五颗。臣阿桂细验苏四十三首级，虽连鬓、短胡、面白色与马复才所供相符，尚恐难以凭信，因派军机司员会同按察使福宁、陕西盐法道永庆携带苏四十三等首级五颗飞驰进城，提出苏四十三等家属令其一并识认。此内苏四十三首级不特苏四十三妻妾认明哭泣，即其十余岁幼女亦抚摩泣涕，其为苏四十三首级确凿无疑。”<sup>③</sup>确认后，“所有苏四十三首级现已装盛木桶，并奏到告示颁发各省，每处悬示数日，俾回民共知儆戒。”<sup>④</sup>对被俘的哲赫忍耶信教群众，阿桂等在奏折中供认：“至生擒贼人内有马良海，受伤甚重，于拿获后毙命，亦即枭取首级示众，讫其唐宗第六犯重伤垂毙，不能取供，当其先行正法……伤重贼犯二十五名于取供后，先行正法，伤轻贼犯三十一名于十二月致祭阵亡将士时正法。”<sup>⑤</sup>对举事的家人，阿桂、李侍尧在奏折中说：“查逆匪滋事以后，据循化厅等处搜捕各犯属妇女幼童五百名口，除陆续监毙并首逆家属正法共一百五十八名外，现在各属监禁妇女二百三十九口，幼男八十三名……遵旨将妇女发往伊犁，赏给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兵丁为奴。幼童发云南之普洱、广西之百色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其循化续行搜获犯属，并安定、伏羌、唐家川等处拿获各犯家属，俟解到时，亦即按例分别发遣。”<sup>⑥</sup>按照这个奏言，后

①“拱拜”、“拱北”，伊斯兰教圣贤的陵墓。

②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27页。

③《钦定兰州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181—182页。

④同上注，第204页。

⑤《兰州纪略》卷十三，第180页。

⑥同上注，第28页。

来在“唐家川等处，搜获缘生妇女九十五口，循化续行搜捕撒拉尔逆回妇女三十口，共一百二十五口，应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索伦、察哈尔兵丁为奴，唐家川等处搜获缘生幼男四十名，循化续行搜获撒拉尔男二十五名，共六十五名，应发往云南普洱、广西百色极边烟瘴充军。”<sup>①</sup>

## 第五节 教门的转移

哲赫忍耶教门生不逢时，发展过程中又举步维艰。教门的发展方向，是任何一个宗教、一个教派上层关注的头等大事。作为其创始人马明心在循化被逐、河州被撵、关川又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把教门的转移方向选择在今宁夏的吴（吴忠）、灵（灵武）、青（青铜峡）一带。

第一，口传史料中记载，教门转移吴、灵、青是马明心的“阿萨热”（预言）。《热什哈尔》记载：“一天，维尕叶·屯拉说：‘即使在南边的地盘还有水草时，黄牛就来到这个川里。确实，这川里有富足的水和柴火。这是我遇上的一处乐园。南边没有这般水草，在北边我却找见了。’”<sup>②</sup>《道统史传》记载：“有一天，道祖太爷对多斯达尼说：‘如果南边有牛脚大的一块地，我一定把这棵籽撒在南边，因为那里的水草旺盛。可是，南边没有，我只能把它撒在北边。’”<sup>③</sup>这个“北边”，据教内大多数人认为，就是现在的吴、灵、青一带。板桥的道统也有这样的记载：“教门从西起，关川栽瓜，平凉开花，灵州结籽，平灵结续，花开几日红，教门不出灵州门。”又说：“教门从西一只船，金帮银底几千年，教你上船你不上，推过一年又一年，有朝一日船行动，再想上船难上难。”<sup>④</sup>“据传，我们的道祖太爷同撒拉太太从

①《兰州纪略》卷十七，第2页。

②关里斧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79页。

③曼苏尔著，《道统史传》，西吉县北大寺，铅印本，第97页。

④《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第9页。

马坡迁到关川，住在一个就像圣君和艾布白卡热避难的洞中。他老人家的阿萨热是：教门从西起，官川栽瓜，平凉开花，灵州结籽，平灵接续，从而一直传，金帮银底几千年，叫你上船你不上，催过一年又一年，有朝一日船开岸，再想上船难上难。”<sup>①</sup>哲赫忍耶选择了吴、灵、青，主要是地理位置好。吴、灵、青位于黄河上游，是宁夏灌区的精华地段，自古就是西北的主要产粮区；这里商业发达，水旱交通便利，又是西北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回族人口较为集中，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且其他门宦教派人数较少。

第二，从接班人的选择看，马明心采取了转移的工作步骤。马明心既选择了穆宪章作为第二辈穆勒师德，又选择了马达天作为第三辈穆勒师德。《热什哈尔》记载：“一天，维尕叶·屯拉说：‘在筛赫中，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筛赫了：因为他们都不能一手调养两代光阴的领袖。我一手调养了两辈领袖。——显现的已经显露了；隐藏的还在等着光阴的到来。’”<sup>②</sup>《道统史传》记载的更为详细。“当年幼的船厂太爷（马达天）跟随格兰德尔巴巴来到尊大毛俩道祖太爷家中的时候，正值道祖太爷在窑里干尔麦里。格兰德尔巴巴急忙进了窑洞入了打依尔，船厂太爷跪在门外等候。尔麦里结束后，道祖太爷出了窑洞看见船厂太爷，高兴地说：‘这人很合心意，是一个清洁全美的人！鸿乐府阿訇有眼光，能识人。’并让鸿乐府阿訇今后好好调养。一天尊大毛俩维尕叶·屯拉说：‘没有哪位筛海比得上我，因为我一手培养了两位古土布（领袖）。一位已经显露（指平凉太爷），一位还没有公开（指年幼的船厂太爷），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如果真主愿意，将他显露，并且名震四方。’”<sup>③</sup>

第三，为吴、灵、青培养了一批高足，保证了教门的转移。传说道祖马明心一生教徒第40人，其中高足10人。经考证10大高足中有4位来自吴、灵、青。第一位是七巴巴，名马文生，金积堡（今宁夏吴忠）芦沟闸人，

①何兆国著，《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第76页。

②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80页。

③曼苏尔著，《道统史传》，西吉县北大寺，铅印本，第95—96页。



鸿乐府巴巴拱北(许会军供图)

原来是花寺门宦马来迟的门徒,后皈依哲赫忍耶。据《曼纳给布》记载:“毛拉(马明心)说:七巴巴爷是真主直接提拔的萨利克(寻道者),他霎时升了高品。的确,他居一人之下,万众之上的品级。”又说:“我们最伟大的毛拉筛赫·维尕叶·屯拉说过,如果我不返回中国的话,七巴巴必定是中国国土上的一个古土布。”<sup>①</sup>另一位是格兰德尔,教内称格兰德尔巴巴,姓马,名不详。格兰德尔是七巴巴的后代,也是他的学生,原在鸿乐府,人称“鸿乐府老人家”。据《道统史传》记载:“格兰德尔巴巴端来了食物,七巴巴对他说:‘上来,上来,请吃,请吃!大家都睡了。只有我们爷孙俩,多好的恩典!’”<sup>②</sup>格兰德尔到关川后,深得马明心的喜爱。“相传,有一天,我们伟大毛俩道祖太爷对门人说:‘没有一个人能跟灵州七巴巴相似,他把自己的事用被子遮盖了,并交给了真主。我却从真主那里讨了回来,我想传授给南方的一个人,可他心烦意乱,连风都能乘空而入。正好,北边又来了一个人,他的心空无杂念,我传授给了他,他能牢记心间,丝毫不会动

① 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14—15页。

② 曼苏尔著,《道统史传》,西吉县北大寺,铅印本,第73页。

摇。’众所周知，北边这个阿訇就是穆罕默德·穆哈印丁·格兰德尔巴巴。道祖太爷让他成为七巴巴的代位者”<sup>①</sup>。据《曼纳给布》记载：“据说，格兰德尔皈依哲合忍耶教门后，一贯在吉庆的道堂行功办道。一天，我们最伟大的毛拉萨赫·维尕叶·屯拉对他说：鸿乐府阿訇，今天我为你起个道号，从此以后，就称你‘格兰德尔’。当时，引起了道堂内功修们的分歧。一部分人轻视格兰德尔，一部分人尊敬他，我们伟大的毛拉是洞悉这一切的。”格兰德尔是哲赫忍耶前三代穆勒师德之间的主要联系人。据《清宗要略——哲罕忍耶发展史》记载：“他忠诚虔修，遵守干办深造，是道祖的高足徒弟，他对道祖和关川道堂做了很多有益之事。最后，道祖欲将道统传授教他担任，他告辞说：‘我遵守干办不及平凉阿訇（穆宪章）。’”<sup>②</sup>据传，马明心命他去平凉三次，才说通穆宪章母子同意接任教权。后又将马文生的儿子马达天（哲派第三辈穆勒师德）介绍给马明心，马明心命令格兰德尔和马达天到平凉辅助穆宪章延续道统，实现了马明心“一手调教两个‘古土布’”的功业。第三位是卧特丁，又称营拐子丁爷（名不详），金积堡人。他先在鸿乐府做马文生的学生，后与格兰德尔一起到关川，传说也曾到平凉劝说过穆宪章继承道统，并且辅助穆宪章主持教务。《热什哈尔》记载：“穆罕默德·罕格说：‘出那井（穆宪章静修的井，在平凉）时，是我师傅卧特丁从吉庆的井口陪同着和卓出来的，我们也随着出来了’。”“他真正是那口井的主人，也是那口井的最好管理者。”<sup>③</sup>第四位是撒巴巴，金积堡撒家闸人，名不详。《道统史传》记载：“相传：一天，道祖太爷命撒巴巴到渭临城去看守拱北，再三嘱咐他当心慎重。”“撒巴巴是我们伟大毛拉道祖太爷时代的大学者、著名的功修者；是七巴巴的弟子；格兰德尔巴巴的同学；是敬畏者的矿藏；裁决者的庇护所；学识与恩惠的宝库；教法与明证的源泉；他时常谦虚谨慎，安分守己；他的贤行数不胜数。”“他归真的日期是腊月十二日。他所处的时代是我们伟大毛拉古吐布·阿

①曼苏尔著，《道统史传》，西吉县北大寺，铅印本，第74页。

②民间手抄本资料。

③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81、82页。

兰——船厂太爷的时代。拱北在撒家闸儿(今青铜峡市峡口镇沈闸村)。前去探望沾吉的人络绎不绝。”<sup>①</sup>早期马明心的这些来自鸿乐府的高足,不仅帮助马明心传播了哲赫忍耶,还在道统延续这些重大问题上出谋划策,议定乾坤。无论持正确意见,还是持反对观点,无论获得采纳,还是遭到批评,但一直护送着教门。

据我们考证,马明心没有到过吴、灵、青的记载,我们判断其对吴、灵、青的了解,主要是上述弟子和吴、灵、青一带的信教群众提供的。因此,马明心将教门转移的方向选定为吴、灵、青。关川到吴、灵、青,路途万里,传播需要有个中转站,有个接续点,这就是平凉,穆宪章的出现正是这个时运的产物。

---

<sup>①</sup>曼苏尔著,《道统史传》,西吉县北大寺,铅印本,第89页。

## 第二章

## 转移时期

苏四十三起事,在马明心看来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于是在被清廷杀害之前,他已安排好了宗教发展的大计。苏四十三起事后,清政府对伊斯兰教特别是对哲赫忍耶采取了更加残酷的灭绝政策,迫使整个哲赫忍耶教派的宗教活动由半公开转入地下。穆宪章受命于危难之中,但他不负道祖的期望,既维护了教门的生存,又成功地实现了教门的转移;马达天承担了教门转移过程中的承接工作,把哲赫忍耶教派的重心牢牢地根植于吴、灵、青;马以德子承父业,韬光养晦,为哲赫忍耶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 第一节 苏四十三起事后清政府社会矛盾的出现和民族宗教政策的恶化

这一时期,是大清帝国由盛急剧向衰转化的时期,社会矛盾明显表现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内忧,后一阶段为外患。我们先从内忧说起。

乾隆末年,“土地兼并激烈,地租额不断提高,无地农民大量增加,社会经济由发展而停滞,加上吏治败坏,贪污盛行,国家财政发生危机,更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社会安定的局面正在遭到破坏”<sup>①</sup>。先是乾隆四十九年爆发的田五起事,清廷从甘肃临近省调重兵会剿,方平息事态。乾

<sup>①</sup>李治亭著,《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336页。

乾隆五十一年爆发了台湾林爽文领导的起义，清廷动用了7省兵力，耗银千万两，历时一年零两个月，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乾隆五十九年爆发了福建同安县人蔡牵领导的海上渔民反抗斗争，义军在闽、浙、粤3省的海面上与清军转战14年之久。乾隆六十年爆发的湘黔苗民起义，历时12年之久，清廷耗银千万两，虽然镇压了起义，但加速了清廷的衰败。

乾隆执政60年后，看到了每况愈下的国势，决定提前退位，嘉庆于1796年接任。嘉庆即位后，面对吏治的腐败和贪污成风，惩治了和珅集团，但未能医治弥漫整个社会的腐败；鼓励直言陈事，但不能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禁止进献供物，但不能抑制奢靡之风，以至于河防崩溃，赋税不足，军备松弛，清廷已危机四起，败相昭然。此时，发生在川楚陕地区的白莲教大起义，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在张正谟、王聪儿、姚之富等人的带领下，转战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数省，给清廷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四日，在总结清廷围攻白莲教时，嘉庆不无感慨地说：“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囊。即如在京谄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往往托词请假，并非实有祭祖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此皆朕所深知。可见各路带兵大员等有意稽延，皆蹈此借端牟利之积弊。试思肥囊之资，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sup>①</sup>这次起义历时9年，起义人数最多时达40余万，清廷调集了16个省的兵力，耗费国库白银两亿多两，虽起义被镇压，但延续了一个世纪的康乾盛世在起义军倒下的同时，宣告结束。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1820），嘉庆病逝于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道光即位。看到日渐衰败的清王朝，道光垂死挣扎。面对漕运的衰败，道光开辟了海运这一南粮北调的新渠道；面对盐政的败坏，加强了国家垄断，整治了食用盐的市场秩序；允许民间开矿，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针对奢靡成风

<sup>①</sup>《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



的状况,提倡勤俭节约、开源节流。这些都是维持清廷寿命的权宜之计,清朝社会仍然变乱四起。云南永兆厅的彝民起义,新疆的张格尔叛乱,河南、安徽再度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台湾“小刀会”起义,山西先天教起义,湖南永州瑶族起义,四川南部彝民起义,都加速了清廷衰亡的步伐。

外患接踵而来。到道光时,英国商人为改变与中国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利用夹带和走私,越来越多地将鸦片运送到中国,使中国白银的正常比价日益发生变化,既给中国的商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又使清朝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完成了工业革命并从鸦片贸易中尝到甜头的西方列强,在清政府内忧不断的情况下,加紧了对中国的鸦片贩运。清政府经过激烈的争论后,道光皇帝决定禁止鸦片在中国的贩运,并派林则徐为湖广总督,开展禁烟运动。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激怒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英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随着1840年英国政府东方远征军抵达中国广东海面,进而占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后,毫无战斗力的清军节节败退,在英军洋枪洋炮的威逼下,清廷与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继而又补签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从此,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已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苏四十三起事被镇压后,清廷除了疯狂屠杀哲赫忍耶信众外,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严肃处理了甘肃冒赈案。事情的缘由是由王廷瓚主动向朝廷捐款引起的。在镇压苏四十三起事过程中,勒尔谨坐困衙署,一筹莫展,乾隆命令和珅督战,继而派阿桂率兵征伐。随着勒尔谨的撤职查办,甘肃方面的原地方官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讨好朝廷,布政司王廷瓚向乾隆奏曰:“臣历官甘省三十余年,屡蒙皇上格外天恩,不次擢用,荐历藩司,任重才庸,涓埃未报。今于撒拉尔逆回不法一案,乃以守城微劳,复蒙圣主叠沛殊恩,邀荣非分。现在用兵之际,需用浩繁,臣情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sup>①</sup>这一弄巧成拙之举,引起了乾隆的警

<sup>①</sup>《清史稿》卷七,《同日(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王廷瓚奏稿》。

觉。继而前任甘肃省布政司王亶望也主动提出要捐献五十万两银子。在甘肃这样贫瘠的地方，为什么官员有这么多的钱捐给朝廷？于是乾隆下令追查。原来，清代在甘肃实行捐监，让民间捐送豆麦，换取国子监的学生席位，所捐的豆麦称之为“监粮”，后被废弃。到王亶望担任布政司时，说服总督勒尔谨，以仓储未实为辞，奏请乾隆恩准，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王亶望改豆麦为白银，令其上缴。同时年年虚报甘肃灾情，官员们将清廷救赈的款项贪污。后查出捐监冒赈案中，省、州、县官更多名。乾隆得此情况后气急败坏，认为：“甘肃捏灾冒赈一案，（骨加丸）法营私、大小官员通同一气，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故当以重法制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实非常之罪也。”<sup>①</sup>按照这一原则，清廷正法总督勒尔谨及道府州县官员 56 人，免死发遣 46 人，革职、杖流、病故、自杀数十人。在这些官员中，王亶望受贿次数较多，“乾隆四十六年贪污应发狄道散赈粮价二千四百余两，皋兰县六千六百余两。收受金县知县邱大英、西宁知县詹耀璘各馈送银二三千。武威知县朱家庆、固原知州郭昌泰各馈送银亦二千或三千。环县知县陈严祖馈送寿金五十两”。王廷瓚“浮销甘省赈粮脚价银二万八千余两”<sup>②</sup>。

第二，增加甘陕两省的兵力部署。阿桂、李侍尧在平定苏四十三起事的过程中，“伏思陕、甘二省乃三秦重地，东连豫、晋，西达新疆，北控边城，南通楚、蜀，兼以崇山峻岭重复回绕，四面则番族环居，内地则民回错处，习俗刚劲，为自古用武之地。仰蒙圣明烛照，睿虑周详，以陕、甘二省近年以来各营官兵裁拔太多，地广兵单，节次特降谕旨令臣等酌量添设，诚慎重边陲，为永远戡宁之至计也”。并提出了增兵的原则。“惟是添兵之大要有二：一则督、提、镇标各有兵数千，屹然巨镇，勤加训练，平时既可资弹压，临时又足以供调遣；一则紧要营堡各有兵数百，分防驻守，时加稽查，则声势既可联络，奸宄不至潜藏”<sup>③</sup>。按照这个原则，提议在甘肃兵

①《钦定兰州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273页。

②杨怀中著，《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第403—404页。

③同①注，第231页。

## 第二章 转移时期

力应达到 56601 名，在陕西兵力达到 34592 名。但是两省的兵力实有 55922 名，尚缺 35271 名，提请清廷补助。这样，不断增加的武装力量，不仅增加了陕甘人民的兵役负担，而且壮大了反抗群众特别是回族群众的力量。

第三，制定了更加严酷的民族宗教政策。苏四十三起事被镇压后，阿桂、李侍尧又向乾隆上奏调整对西部回族特别是哲赫忍耶教派的政策，这个奏折共有 6 个方面的调整方案，其中涉及民族宗教的有 3 个方面。在第二条中明确提出了凡是遵从新教者全部改从老教。“现已严飭各属将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如查有私行传习、阳奉阴违者，照邪教律从重办理，并晓谕回民不许称阿浑名目，于回民内拣选老成之人令其充当乡约，随时稽查，互相劝诫。其旧俗相沿念经礼拜仍听其便，不准添建礼拜寺及收留外来回人居住。日后如有复倡异教者，即行首告指拿。如该处实无新教，每年令乡约等联名具结一次，汇齐咨部查核。仍先遍行出示晓谕”<sup>①</sup>。试图通过立法，使哲赫忍耶教派“自然净尽”。在第三条中，对撒拉族群众的兵役、贸易、出入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应请嗣后撒拉尔回人不准复充循化、河州衙役及营武兵丁，亦不准其任意至内地行走，其有往各州县村镇贸易者，由循化同知给予照票，定以限期，事毕即令回巢将票缴销，不许在各处逗留，并责成保安、起台堡、老鸦关驻守弁兵严切盘查，稽其出入”<sup>②</sup>。通过限制撒拉族群众的外出和内地人的进入，防止“新教”的再次蔓延。第五条中对内地人赴新疆学经做了严格规定，认为“毋许内地回民在彼习学回经致生事端，实为杜渐防微之至计”<sup>③</sup>。“应请敕下新疆各路大臣，此后各城回民有犯发遣等罪者，或于各城互相安插，不必该发内地，于杜绝新教根株之法更为周备”<sup>④</sup>。这些政策，使哲赫忍耶教派面临着更加恶劣的环境。

①《钦定兰州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252页。

②同上注，第253页。

③同上注，第254页。

④同上注，第254页。

## 第二节 穆宪章的转移

穆宪章,生于乾隆十年(1745)二月十九日,经名立撒来·穆罕默德·兰巴尼,道号伊玛目·阿兰(阿拉伯语,世界的领导者)。因家住平凉城东穆家营,教内尊称“平凉太爷”。“相传穆宪章的先祖是波斯人,元朝时随军来到中国,并安家于甘肃平凉,原姓‘穆罕默德’,但因为在明代禁止百姓穿‘胡’服、用‘胡’姓,故取原姓中第一字‘穆’做姓。其父亲(穆斯林尊称‘大依麻目老人家’)是一位精通波斯文的大‘毛拉’(波斯语,阿訇),但英年早逝,穆宪章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穆宪章兄弟二人,他排行为长。”<sup>①</sup>穆宪章自幼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对伊斯兰教经典也有深刻研究。在接受哲赫忍耶学理之前属“格迪目”<sup>②</sup>教派,是平凉上寺的“海推布”。

马明心从河州到关川后,在哲赫忍耶迅速发展的时候,已经着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他考虑这一重大问题的前提有:一是清廷对哲赫忍耶教派日渐警觉,特别是循化方面,哲赫忍耶与花寺门宦不断加深的教争,对接班人的选择要求更高。二是看中了吴、灵、青一带教门发展的前景,接班人的选择就要考虑这一意图的实现。三是由于河州、循化、关川等地哲赫忍耶信众较多,容易成为清廷关注的重点,为了韬光养晦,使教门在一定时期内处于隐藏状态,选择非重点地区的弟子来接续教门,也是马明心在地域上的一种考虑。四是年龄、学识、人品方面必须让教众信服,才能把哲赫忍耶这个重担担负起来。《热什哈尔》记载了马明心对穆宪章的考量。

相传:……我曾隐居山中,使人与神都不知晓。可真主与他的使者不允许。我奉我的沙赫之命从圣地出使中国。我回中国就是为了这个人。现在,

<sup>①</sup>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33页。

<sup>②</sup>格迪目,中国伊斯兰教派之一,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老教”。因固守唐宋以来穆斯林世代相承之教义思想而得名。

## 第二章 转移时期

这个人,他不知他,人也不知他。托靠主:两三年后,他将知道他,人也将知道他。<sup>①</sup>

我的有些门人拿得起,放不下;有些能放下,却拿不起。仅仅只有这个人,他能够拿得起,也能够放得下。<sup>②</sup>

当找到穆宪章后,马明心表示十分满意。

相传:我们的华者<sup>③</sup>对一些多斯达尼说:“平凉那个人,心是洁美的,你们要和他交往。”<sup>④</sup>

这些记载,都反映了穆宪章作为马明心的继承人具有的秉性和条件,在以后主持教务 20 多年的宗教实践,说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据《哲赫忍耶道统史略》记载:马明心决定在平凉一带寻找接班人,是在静修 40 天时接受了真主“默示”之言,并说要寻找的人,“是一个英俊青年,他的品德高尚,聪明好学,清秀俊美,性格孤僻”<sup>⑤</sup>。大约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左右,马明心派高足格兰德尔和卧特丁二人前去平凉访查。在平凉的上寺,他们观察了一段时间穆宪章的情况,大体上和马明心的要求一致,就借机离开上寺,返回关川,将情况向马明心做了汇报。后来,马明心又派二人来到平凉,将来意告诉穆宪章本人,并邀请穆宪章到关川,穆宪章母亲不同意,于是二人又返回关川禀报,马明心说道:“若非为着宗教,其他一切都不该违反父母的口唤。以后再来时,把他领来!”<sup>⑥</sup>第三次格兰德尔等人到平凉后,说服了穆宪章的母亲,将穆请到关川。“看到他时,和卓夸赞说:‘他太好了,没有缺陷和差失。如若你们是棉花,我就使他来织布。’”<sup>⑦</sup>

板桥道统记载:到平凉寻访的人是苏阿訇(苏四十三)、田阿訇(田五)

①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68页。

② 同上注,第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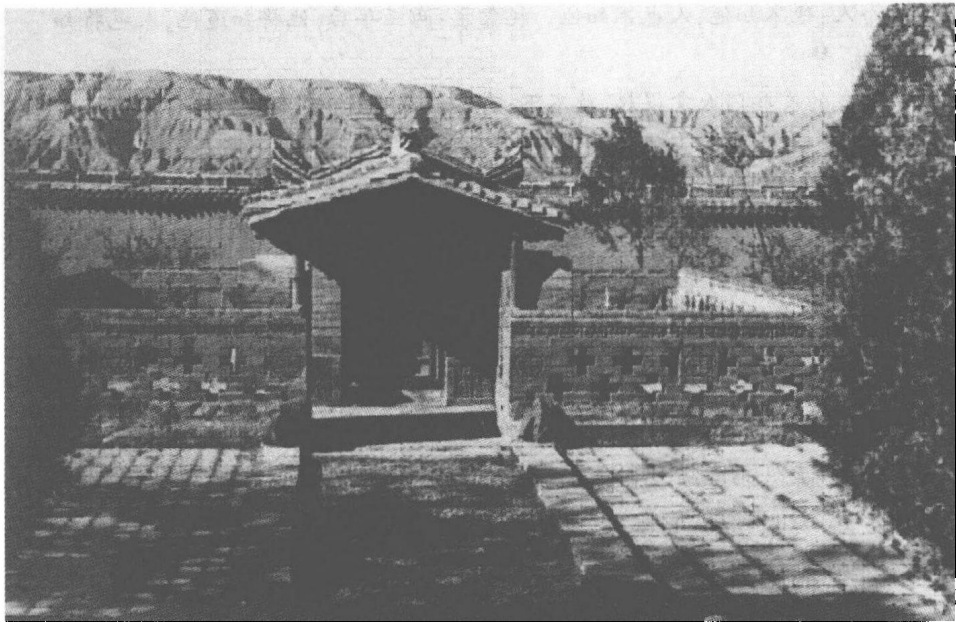
③ 华者,阿拉伯文音译(波斯语音为“和卓”),意为“圣徒”。

④ 同①注,第76页。

⑤ 马学智著,《哲赫忍耶道统史略》,铅印本,第40页。

⑥ 同①注,第75页。

⑦ 同上注,第75页。



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平凉拱北照片  
([美]克劳德·毕敬士摄于 1936 年 5 月 11 日,马晓毅供图)

和密阿訇(密尚德)。“相传,道祖太爷一天晚上宵礼后,念完《穆哈麦斯》,没有念‘守头’<sup>①</sup>便出了寺。苏阿訇、密阿訇和田阿訇三人念完了‘守头’走进太爷的居室,见道祖太爷正在喝茶,他们三位向太爷道安后问道:‘太爷啊,今晚您老怎么没念守头就从寺里走出,这是什么机密?’太爷没有立即回答,只是示意说‘出,出,出!’意思是出去后我给你们解释。从屋里出来后,太爷用那吉庆的手杖在地上画了三角形的城图,并用手杖在其中三个拐角指了三下诵了三段赞词。”“翌日,他们三人分头就找,转眼几个月过去了,苏、田二位阿訇没找到,就回来了,只有密阿訇长途跋涉到达平凉。一天,他在平凉上坊清真大寺做了礼拜后发现了一个人做‘杜阿’<sup>②</sup>时有别于他人,这个人做的是开手‘杜阿’,而其他入做的是合手‘杜阿’,尤其是他独特的外貌给密阿訇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认定此人就是

①守头,哲赫忍耶穆勒师德的密传暗段。

②杜阿,祈祷词。

太爷所要找的人。”<sup>①</sup>

在关川,穆宪章在马明心的门下学习了近7年,到清廷将马明心押解省城之前,马明心将教门传给了穆宪章。《热什哈尔》记载:“相传:一个夜晚,筛赫维杂叶·屯拉阁下唤来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他说:‘今晚夕我们在一搭吃个饭,明日里就听凭主的口唤了。到明天,大难和考验会来。那就是我们的分离。离别时,毛拉对继承者穆罕默德·召菲<sup>②</sup>说:‘你要只显露舍热尔提,暗藏脱勒盖提。’”<sup>③</sup>

板桥道堂也有记载:“相传,大难临头之际,道祖太爷临进大狱时,给远离身边的平凉太爷寄信一封,叮嘱:‘要明扬舍热尔提,暗干脱勒盖提’。”<sup>④</sup>

穆宪章一生的宗教实践,学者和官方资料记载较少,哲赫忍耶口传资料中,大多是关于其“显迹”和“贤能”的描述。透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穆宪章是马明心宗教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哲赫忍耶教门的隐蔽维护者,传教中心由关川向吴、灵、青转移的实现者。

第一,穆宪章成功地隐藏了哲赫忍耶的教门。在《热什哈尔》中,马明心几次提到“我曾想隐居山中,让神不知,人不晓,为了遵从我的老沙赫的命令,我出使中国,为了这个人(指平凉太爷)。”其用意,就是要寻求一个能使哲赫忍耶教门暂时处于隐蔽状态,待改朝换代后再谋发展的人。带着这个意图,穆宪章寡欲苦修、忍辱负重,躲过了一次又一次清廷的盘查,使教门在极其严酷的形势下得以喘息。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田五起

①《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第18页。

②穆罕默德·召菲,这是马明心的尊号,《热什哈尔》借用这个尊号专指穆宪章。

③在苏非大师再巴尼《买克图巴提》(书信集)中谈到,要达到融于真主的目的,必须经过四个阶段:(1)舍热尔提(教乘),就是要虔诚准确地履行教法的一切规定;(2)脱勒盖提(道乘),就是要在著名的苏非主义者(筛赫)那里作见习修道士穆勒提(徒弟),学习所规定的一切功课,并要努力消除自己的意志和个性,不断思念真主,沉湎于对主的挚爱之中,最后通过心醉神迷的发作达到第三阶段;(3)哈德盖提(真乘),认为在这个阶段苏非内心认识到宇宙在真主中的一致,认识到可见世界的虚幻,善与恶,美与丑的均衡;(4)买尔法提(超乘),认为在这个阶段,他感到自己已经融于真主了。

④同①注,第21页。

义之前,据口传资料称,“海原阿訇田五(名田福)为给马明心复仇而发动回民起义(石峰堡回民起义),在起义前夕曾来平凉讨穆宪章的‘口唤’(同意)。穆宪章预计起义将会失败而不给‘口唤’,并再三劝阻,但田五报仇心切而不听,结果起义不到40天就失败了,田五因受重伤而自杀身亡。”<sup>①</sup>《宣化冈志》记载的这段史料在其他口传资料中也有呼应。《热什哈尔》记载,穆宪章即位之初,曾放弃了“五时的礼拜”,遭到了田五阿訇的批评,穆非常恼怒地说:“我是一个瞎汉,你们可是阿訇。咱们各自行办各自的教门吧。若是这么着,咱们间的交往就断了它吧。”<sup>②</sup>《曼纳给布》也记载:“一天田五阿訇(愿真主喜爱他)虽然去看筛海伊玛目·阿兰,但他的心里总是记着筛海维尕叶·屯拉及其被枉杀的情景,时时对伟大的毛拉伊玛目·阿兰产生怀疑。他根本不知道伊玛目·阿兰是筛海维尕叶·屯拉的代理人。”在一次“主麻”(周五)聚礼时,田五阿訇在“卧尔兹”<sup>③</sup>演讲中指出了穆宪章的许多缺点,穆生气地说:“‘田五阿訇,我确实是一个无智的人,也是一个有缺点的人,我向你认错,求你饶恕。’他说:‘我不是饶恕你的人。’”<sup>④</sup>这就是说,当时的田五阿訇和穆宪章的看法已经蔓延到除了教法学之外的人格问题。因此,对穆宪章关于不要起事的劝告,田五阿訇听不进去。但我们判断,在经历了苏四十三起事之后的穆宪章,是能够痛定思痛,仿效其师马明心劝阻起事的。在田五起事后不久,穆宪章被怀疑与起事有染而被清廷捕押入平凉县狱,关了100天后被释放。经过这次事件,穆宪章的宗教活动更加隐蔽,就是在这种秘密的状态中,哲赫忍耶教门成功地得到了维系。穆宪章对田五阿訇的行为虽不赞同,但对其殉教精神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传:我们的和卓<sup>⑤</sup>在田五阿訇归真三十

① 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34页。

②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85页。

③ 卧尔兹,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劝解”、“教诲”、“讲道”、“说教”之意,是伊斯兰教的一种宣教方式。

④ 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34页。

⑤ 和卓,波斯语,相当于阿拉伯语的“筛海”、“沙海”、“华者”、“谢赫”,有“长老”、“学者”、“教师”之意,苏非学派对教内穆勒师德的尊称。



多年后说：‘田五阿訇是真主的卧里<sup>①</sup>。他的罪过已被饶恕，缺点已被勾抹’”<sup>②</sup>。

第二，穆宪章勤勉地维护了哲赫忍耶的品行。穆宪章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十分注意处理好与其他民族和当地官员的关系。《热什哈尔》说：“相传：华者的一切美德和行为在城中平凉百姓里，从来受到赞誉。甚至一些不信教的人还更加敬佩。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异教人说：‘和卓是个圣人’。”<sup>③</sup>《曼纳给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穆宪章家的附近有两个富翁，一



平凉南川拱北(许会军供图)

个姓杨，一个姓赵，他俩都是汉民。一天，他俩向平凉县写了两副状子，一个写的是穆宪章“煽惑民心”，另一个写的是穆宪章“免受株连”，县官没有接受他俩的状子。两人又把状子送往平凉府，府里把状子又转到县里，县官调查了穆宪章的情况，认为是诬告，便将那个告状人押进监狱，府里官员问县官为什么这样判决，县官说，我可以担保这个人不会出什么问题。这个故事说明穆宪章不仅隐藏深厚，而且善于处理和平凉官府的关系。

①卧里，领袖，受主宠爱的人。

②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85页。

③同上注，第92页。

系。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穆宪章十分注意勤俭办教，做事低调，不事张扬，被教内称为“残酷战争时期的和平天使”。“穆宪章主张不修道堂，不收穆斯林群众的财物，他自己经常布衣粗食，生活清贫。他勤俭办教、不贪爱钱财的品德，深受广大哲赫忍耶学派教众的拥护。”<sup>①</sup>这种简朴的办教精神，就是马明心所倡导的“穷人的宗教”思想的继续。穆宪章十分注意自身功干<sup>②</sup>，带头苦修。“无能的罪人——阿布杜尔底尔（即关里爷）说：平凉和卓的奇迹是确实的。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在尔麦里时下苦。不管身子有多衰弱，他都守得住。他一身重病，仍是在尔麦里上苦行。他暗藏的尔麦里是渴望和迷恋主。我再也没有见过比他再深沉的人了。”<sup>③</sup>穆宪章勤勉的一生，深深打动了《热什哈尔》的作者关里爷，他深情地写道：“艾布艾拉曼说：‘我们的伟大的毛拉——穆罕默德·召菲临终之际，我们的朋友穆罕默德·罕格为他守床。他对毛拉说：‘您稍睡上一阵，但愿能有点益处。’毛拉大声斥责：‘嗨，我三十年里没有睡觉了，今日你让我睡什么觉！’”<sup>④</sup>正是由于他大勇若怯的品行，在与大清帝国 30 年的周旋中，保存了哲赫忍耶宗教的品行。陕甘总督李侍尧和福康安向乾隆的奏折中写道：“若言各属必无马明心徒弟，臣也难以尽信。”乾隆皇帝无可奈何地回诗一首：“庸臣姑息养痍，邪教倡回民弗宁。是用兴师发健锐，遂因易督奠生灵。前旌早已夺要地，一路真称临福星。善后尤应慎筹划，听无声勉视无形。”<sup>⑤</sup>

第三，穆宪章顺利地实现了教门的转移。按照马明心的设想，穆宪章承担着两项主要的职责。其一是将教门在清政府的残酷扼杀中保存下来；其二是将教门转移到吴、灵、青。穆宪章不负师命，在实现保存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教门的转移。透过大量的口传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做的转移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精心培育马达天。马达天是马明心指

① 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 34 页。

② 功干，即功修。

③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87—88 页。

④ 《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6 页。

⑤ 同③注，第 99 页。

定的第三辈接班人,也是吴、灵、青一带知名阿訇的代表。马明心对马达天进行了宗教方面的教育,穆宪章则进行了传帮带。据《曼纳给布》记载:“一天,毛拉给他们讲述了教门的机密。当时人们把者俩力·马达天称大师傅,他是七巴巴爷长子。”<sup>①</sup>穆宪章向马达天讲述了如何念“可立曼”(清真言),如何念“迪克尔”,从哲赫忍耶教义上规范后辈的行为;讲述了马明心从也门回国创立哲赫忍耶的过程,苏四十三、田五起事的情况,马明心及其家眷被迫害的状况,从哲赫忍耶历史上使其吸取经验教训。二是多次到吴、灵、青一带暗中传教。《曼纳给布》记载有三次,“据李阿訇师傅(愿真主赐福于他)说,我们伟大的毛拉舍海伊玛目·阿兰去灵州时途径汞泉,人们把那个地方称‘九泉’。”<sup>②</sup>一次是在卧特丁去世后,“一天,大张阿訇说:‘多么奇怪的事情!老山头由东面转向南面’,没过多少日子有人说毛拉舍海伊玛目·阿兰来到卧特丁的坟前上了坟,随后,他又来到卧特丁的家,他说:‘我今天来卧特丁的家是为了履行我俩的诺言’。至高至上的真主:‘你们相信我的降谕——能证实跟你们同在的。’”<sup>③</sup>第三次,是在“卧特丁归真的第二年,舍海伊玛目·阿兰带着一个侍从来到灵州,当他俩来到卧特丁家的门前时连一个人都不见。……他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三天,接着又住在沙阿訇家,穆圣人说:‘你们应当履行诺言。’”<sup>④</sup>在我们看到的记叙穆宪章外出的文献中,除了关川之外,最多的是吴、灵、青。三是团结吴、灵、青一带的知名阿訇,一起致力于教门的转移。和穆宪章联系紧密的吴、灵、青一带的知名阿訇主要有:格兰德尔、卧特丁、牛木头阿訇(祖籍灵州,是马明心的徒弟,也受到了穆宪章的指导,穆宪章派他到毛家村去开学,被清廷发现后杀害,穆宪章专门为其念了杜阿)。穆宪章和这些哲赫忍耶的大学者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个教门传系的桥梁和纽带。四是将教权成功地交给了马达天。《曼纳给布》记载:

① 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37页。

② 同上注,第39页。

③ 同上注,第41页。

④ 同上注,第44页。

“据说，我们的毛拉舍海伊玛目·阿兰把教门交给舍海古土布·阿兰·穆罕默德·者俩里……古土布阿兰说：‘我仁慈的父亲对我说，他接替了明扬的教门。’毛拉说：‘现在明扬、暗藏合二为一。’接着他又说：‘知感！知感！现在是两海相聚的光阴，也是教门最全美的时候。’说着他让古土布·阿兰站在高处，他站在低处，并向古土布·阿兰说了色俩目，拉了手。最后，毛拉对古土布·阿兰说：‘今天教权已在你的手中，我也放心了，再不会惦记的。’他又对待奉他的哈胡德说：‘暂时你不能告诉别人。’事情就这样全美了。”<sup>①</sup>

穆宪章于嘉庆十七年（1812）农历五月二十七日病故家乡，终年 69 岁。传说病因是他被清廷俘获后在监狱里落下的。歿后葬于平凉南郊南台子，修建的墓庐称为南台子拱北。“阿兰无子，只有一女，嫁给平凉白水之单家，教徒称为白水姑娘（姑）。阿兰的堂孙穆生华（即穆三）、穆四、穆五都是大阿訇，行教于秦安莲花城。同治年间，因参加反清起义失败，穆三自杀，穆四、穆五均被左宗棠杀害。他们的遗体与阿布都·尕底尔（即关里爷）同时葬于莲花城。”<sup>②</sup>

### 第三节 《热什哈尔》的神哲思想

《热什哈尔》是乾隆中后期到嘉庆前期哲赫忍耶教内史事的手抄本，记录了哲赫忍耶前两辈穆勒师德的传教历程、神哲思想和人文伦理。该书除一段引言外，共有 163 个以“相传”分开的段落，前 100 段用阿文写成，后 63 段用波斯文写成，近 6 万字。

该书的作者是关里爷，经名艾布艾拉曼·阿布杜·尕底尔。关于关里爷的情况，《先哲马先正墓志铭》记载：

① 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 42—43 页。

② 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 4 月第 3 版，第 290 页。

莲花阳坡,蔚蔚葱葱。登高瞭望,九沟十八岔,方方四十里,尽在眼帘下。此乃马公先正生前代导师传教及管理寺坊之辖区也,是他老人家长眠之宝地也。先哲马姓,名先正,经名艾布艾拉曼·阿布杜·尔底尔,祖籍巩昌府伏羌县(今天水市辖甘谷县)南关人,生于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农历正月初一日,卒于道光之际农历九月初七日,终年为耳顺之年。原葬于伏羌,清同治初年当地事变时迁来秦安莲花城,属静宁境的阳波村建立了拱北。先师正处于平凉、船厂两道宗时期,负经师重望,在伏羌而关大寺设帐教学,先后在其门下受教者众多,桃李满园,荣誉乡里。其中有后来成为宗教界和社会活动中显要人物的云南三太爷马世麟、秦安莲花城的穆生华等。先正是四月八太爷马以德在陇东的“热伊斯”,世麟是十三太爷马化龙在云南的“热伊斯”,他们都在回民的自己反清起义时,站在了最前列。先哲是十九世纪前叶极重要的一位回族伊斯兰教中的著名人物,他不仅是位道高望重的大阿訇,而且是位博学广识的大学者。他的最大贡献是在被搜捕追杀中冒险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撰写了哲赫忍耶最重要的一段血泪史,这部命名为《热什哈尔》的史书,深受广大哲赫忍耶信众喜爱和拥戴,他教育和鼓舞了广大哲赫忍耶信众百余年,是一部不朽之作。将受到广大穆斯林世世代代的怀念和赞誉。

天水教下 沐浴敬撰 吴钰敬书

《热什哈尔》篇幅不长,但气势恢弘,语言精美,论理深刻,内容丰富。这里,我们将其神学、哲学思想予以解析。

### 一、用《古兰经》教化人类

《热什哈尔》揭示了哲赫忍耶作为一个伊斯兰苏非教团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渊源和根本体系来源于《古兰经》,是经过与原教旨主义调和后实现的宗教正统,是伊斯兰教基本思想的精髓。该书在写作方法上,基本上在每个段落(亦即相传)都采用了“三层论”的方式:第一层讲述一个故事,尽管这个故事有大有小,但都能引出下面的议论并为下文服务;第二层阐述苏非学理和思想,表明哲赫忍耶学派的主张;第三层引用《古兰经》和“圣训”的话语,印证苏非学派特别是哲赫忍耶学派对《古兰经》和“圣训”从本质上的彻悟和遵从,以及他们的人生观、对真主的敬畏和赞颂。书中大量使用的语言,如:“我们都由主执掌,我们只对

主皈依向往。”每当他们遇到背离主道的人和事，不是责备或诅咒，而是虔诚地向真主祈求不要使自己误入歧途。“主啊，你不要使我们成为不幸的，被驱逐的可怜的人。你让我们弃恶从善。凭借你的慷慨，使我们获幸吧。”<sup>①</sup>或者赞颂真主的大能大德。“真主是洞悉仆人一切明暗功课的。”<sup>②</sup>

作者从“聚礼”等宗教仪规、定律谈起，说明了哲赫忍耶宗教行为是出自《古兰经》。

诚信的人们啊！在聚礼日里当有人召唤你们去履行拜功时，你们应该赶快去，把安拉称颂。<sup>③</sup>

接着，论述了哲赫忍耶学派的宗教体系，是按照真主的启示规定的，不是任何人杜撰的。

尔麦里结束后，维尕叶·屯拉念道：“今天我已为你们完善了你们的宗教体系，我已对你们完成了我所赐的恩裕，我因你们以伊斯兰宗教而欣喜。”<sup>④</sup>

实现这个宗教主张，最后达到“人主合一”的境界，是沿着陡峭山路攀登，是经过肉体与心灵的修炼、苦行、克制私欲，不可能一蹴而就。

那种抢先的人，其实美境离他们远着呢。<sup>⑤</sup>

经过努力是能够达到的。只要一心向主，净心涤虑，“伴随困难而来的是顺畅。”<sup>⑥</sup>因为，“敬畏主的人被成群结队地邀请进乐园里”。<sup>⑦</sup>

作者豪情满怀地论述了哲赫忍耶学派的美好前景。

①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41页。

② 同上注，第52页。

③ 同上注，第7页。

④ 同上注，第12页。

⑤ 同上注，第12页。

⑥ 同上注，第16页。

⑦ 同上注，第28页。

真理已经显现, 谬误已经驱散, 谬误确实应该消散。<sup>①</sup>

### 二、用苏非哲学统摄人们的心灵

《热什哈尔》的苏非哲学思想十分丰富, 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1. 本体论。哲赫忍耶学派坚持存在单一论, 除真主之外, 无他物存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一元的、统一的, 这个统一体是真主。万物都是真主的流溢和派生, 是真主自显和外化的结果。《热什哈尔》说:

他(维尔叶·屯拉)挥着手, 高声念: “我作证: 除真主外, 再无主宰, 独一无二。我作证: 穆罕默德是主的仆人和使者。”<sup>②</sup>

《热什哈尔》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穆罕默德·召菲即位后, 在平凉白水的一个井里坐静。出井后, 有人问穆罕默德·召菲井里的情景如何, “和卓说: ‘那泉水比奶子更洁白, 浪如起伏的山。泉子上面雾气腾腾。在那里, 万物的本质将都能被亲眼看到。’”<sup>③</sup>这个本质, 就是真主对宇宙万物的主宰作用, 万物统一于真主。西班牙苏非哲学家阿拉比认为, 万物都是从真主流溢或派生而出的, 都是真主自显于外化的结果, 真主包容万物, 产生万物, 这是真主对万物的超越性, 《热什哈尔》反映了这个属性。

一天, 穆罕默德·卧特丁在寺里坐立不安。他烦乱地说, 当他淹入水中时, 多么渴望真主的仆人中能有一人抓住他的手, 来拯救他! 不一会儿, 卧特丁的那个差使进寺来了, 身上滴着水滴, 像是淋了大雨一样。差使向卧特丁说色俩目问安: “我走到河中间, 河水突然猛涨。那时我想, 我要被淹死了。只记得我漂浮在水和浪中。恍惚有个人抓住了我的手救了我。我揣测, 悟到是您从河里救我。”卧特丁呵斥说: “不要胡说。真主是最好的保护者, 真主是最慈爱的。”<sup>④</sup>

① 关里爷著, 《热什哈尔》,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年9月第1版, 第47页。

② 同上注, 第39页。

③ 同上注, 第82页。

④ 同上注, 第72页。

这是对一个苏非功修的描写,更反映了一个苏非对真主的认识。真主具有超越性,因为真主保护万物,慈爱人类。卧里的显迹是在瞬间表现为真主的神性。当“卧特丁”在救落水的“差使”的时候,此时不是“卧特丁”自己的力量,而是真主神性在他身上的显现和神化,显示的是真主的大能大德,因而具有超越性。但真主显化的万物又很难同真主的存在完全分离,因为万物从真主派生,不同程度地带有真主的本质和属性,这种本质和属性以真主所赋予的神性存在于万物之中,形成真主的内在性。同样,《热什哈尔》在多处出现了这种内在性的描述。

毛拉维尕叶·屯拉坐静<sup>①</sup>后,门开了。他对侍从说:“向我叩头吧,我就是真主,我就是圣人。”<sup>②</sup>

后来他(维尕叶·屯拉)去朝天房。黑石移动着,亲吻了他的面颊。<sup>③</sup>

这种苏非特有的情感抒发和比喻说明,真主寓于万物之中,真主与其创造物统一。沙赫在这种认识下,通过对真主纯粹之爱,认识真主至高之美,达到“人主合一”的境界,实现爱者、爱、被爱者(真主)的统一;在这种认知下,人通过真主神智的启迪和精神之光对人心灵的照明,把真主当作真理加以追求,获得源自真主的直接知识,达到求知者、知识、被知者三者合一。因而,真主的本质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这个统一的体现是“穆罕默德实在”。《热什哈尔》说:

我们的大爷——穆罕默德生来就是卧里。他曾在父亲的脊柱中说:“慈父啊,你和我的母亲相聚吧,否则我要破脊而出了”。传说维尕叶·屯拉在一次主麻拜后,用棍捶了自己的脊骨三下,并且说:“静一些、稳当些,你再不乱忙乱动,我会给你找出路的!”在场有五位阿訇都明白了毛拉的暗示,便跪在毛拉面前说:“毛拉啊,慈悯我们,我们再给您娶一位夫人吧。”(因撒拉夫人不孕)后来毛拉娶了草芽沟夫人,共生了三男三女。<sup>④</sup>

①坐静,伊斯兰教功修之一,一般为伊玛目或寺内其他教职人员。也特指苏非道乘功课,意在去欲宁静,不动生念,举止唯教,语默唯恭,有27天、40天、90天、120天不等。

②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7页。

③同上注,第8页。

④同上注,第14页。



这段故事揭示的是“穆罕默德实在”又称“穆罕默德真理”或“穆罕默德之光”的显现。苏非大师哈拉智说：“穆罕默德之光在一切被造物之前就已经开始照耀，众先知从他那里获得正道，众圣徒从他那里获得知识。”<sup>①</sup>在伊斯兰教中，光是真主的美名之一；在照明学派中，光是宇宙万物之源；在苏非学说中，光是“真”，是一切光的总源。《热什哈尔》有许多光的阐述，“你们看，那里显现着一束光亮。啊，多么明亮崇高！”<sup>②</sup>“阳光一照万花开，阳光照的向日葵。”<sup>③</sup>“因为正道已经和太阳一块，安定于晴天里，月亮也在圆缺着照耀。”<sup>④</sup>苏非派把“穆罕默德之光”（灵魂）看作是宇宙之精髓，万物之根源，穆罕默德的本质先于他的肉身而存在。“神光论赋予穆罕默德以理念的形式，使之神话并形而上学化，从而为苏非派构起一座由真主创造世人，世人返回真主的神秘桥梁。”<sup>⑤</sup>在这里“我们的大爷”就是在先天的灵魂中，已经具有了“穆罕默德之光”的余光，在灵魂出世前已经具有了内光。受这种“内光”的启示，不仅创造出人，而且创造出具有纯洁灵魂、坚定信仰的人（即卧里）。

苏非大师不仅能够接受穆罕默德“内光”的启示，而且具有穆罕默德的品级。《热什哈尔》说：

我的密友啊！……以你九天之间享用的九种佳肴祝你幸福。那九种食物代表你的九个品级和你封印品位的终极。<sup>⑥</sup>

苏非学派认为，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位人物根据真主的完美精神管理世界，使“穆罕默德实在”得以显现。这个终极人物，称为“完人”。阿拉比说：“‘完人’的状态是完美，他是灿烂的光芒，是一种本质之本质，完人

① 艾布·沃法·塔夫塔扎尼著，《苏非主义入门》，开罗文化出版社，1983版，第131页。

②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96页。

③ 同上注，第46页。

④ 同上注，第102页。

⑤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73页。

⑥ 同②注，第8页。



伏羌关里爷拱北(许会军供图)

的品级是‘穆罕默德真理’在每一时代的显现。”<sup>①</sup>吉例认为,这就意味着每个时代的完人只有一个。《热什哈尔》写道:“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但这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人。”<sup>②</sup>这个“真正的人”,我们理解为“完人”。既然维尕叶·屯拉是这个时代的“完人”,就不会有第二个。于是《热什哈尔》记载了维尕叶·屯拉对艾布·福土哈的这个徒有虚名的宗教首领——而非真正的人——完人评价。

相传:艾布·福土哈说:“继我之后,除你外再无人了。”我们的毛拉维尕叶·屯拉阁下说:“蚂蚁怎能承担大象的分量呢。”艾布·福土哈不高兴了。<sup>③</sup>

艾布·福土哈拿起一个枣子吃,不慎枣子掉了。教民们都争抢拾起沾吉。维尕叶·屯拉从法那中清醒过来,抬起头说:若是你的缘分,两座山隔

①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77页。

②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19—20页。

③ 同①注,第17页。

着,它也终会归于你;不是你的缘分,近在二唇之间,你也休想得到。<sup>①</sup>

《热什哈尔》就是这样维护着真主存在的单一性和“完人”的时代性。

真主引领谁,谁就获得正道。<sup>②</sup>

一天晚上,父亲设立了一个大尔麦里,请来了维尔叶·屯拉。我们家里外外都闻到扑鼻的馨香。像是治病的药香,也像是信仰的香味。当时,我们都在场。赞颂真主,是他使我们得到了这种幸运。我们走上了正道。<sup>③</sup>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说:“苏非学源自民族的先辈——弟子和再传弟子,是伊斯兰教中新兴的也是符合教义精神的一门合法学科”。<sup>④</sup>

2.认识论。既然真主的存在是单一的、绝对的,那么苏非的认识论就是以真主为对象的认识论,也就是说,要以认识真主的自然法则为目标。根据“圣训”：“哲百利勒天使告诉你们的宗教就是伊斯兰、伊玛尼和行善”<sup>⑤</sup>。这样,信奉伊斯兰、信守伊玛尼、积极行善成为苏非宗教实践的“三大要素”,用“三乘”来说明就是信奉伊斯兰为教乘,信守伊玛尼是道乘,净化灵魂、实现无我、在精神上达到与主合一为真乘。在苏非看来,念清真言和履行五项基本功课,如同人肢体的运动,只能获得外在的知识,因而只是伊斯兰教的外在形式;而六大信仰则是人的心理活动,可以获得内在知识,因而是伊斯兰教的内在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萨里认为:“苏非之道必须通过‘知’与‘行’来实践。行就是跨越心灵障碍,放弃除真主外的一切,只记念真主;知并非指学习,而是体验、状态和属性的转换(从人性到神性)”。他认为,苏非就是认知真主,同时也认知自身的学说。《热什哈尔》对此也做了精妙的表述。“毛拉问:‘阿訇,知识的终点是什么?’胎里会无法回答。毛拉又问:‘伊斯兰的终点是什么?’胎里会

①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0页。

② 同上注,第4页。

③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26页。

④ 艾布·沃法·塔夫塔扎尼著,《苏非主义入门》,开罗文化出版社,1983版,第15页。

⑤ 沙宗平著,《中国的天方学——刘智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向毛拉说色俩目，他对毛拉深深敬佩了。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对真主的认识；伊斯兰教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只靠真主！”<sup>①</sup>

获取这种知识不像普通知识那样，通过学习和思考来取得，而是靠人知真主的直觉体验，真主赐予的灵感而获得。《热什哈尔》说：

不会用真主的启示判断的人，只会坏事！<sup>②</sup>

这个判断，既是对事物真伪的判断，也是知识的获取。苏非之道就是人类接受来自真主的知识的过程，它是追求心灵完美而进行的虔诚修炼和自我反省，在这过程中所产生的直觉、提示、善念等都是真主赐予的灵感，通过心灵净化和思想提升，达到与主合一的境界。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上述思想，我们发现在《热什哈尔》中，表现出来的几对认识论方面相互关联的范畴，在这里逐一介绍。

(1)“穆勒师德”和“穆勒提”<sup>③</sup>。《热什哈尔》说：

沙赫真诚地说：“我就是你们的先生，把真主和他的使者的教门传给了你们，哪里有穆勒提，哪里就有穆勒师德，哪怕是在天空海外！”<sup>④</sup>

在真主看来，“完人”是真主显化的媒介，在精神世界好比物质世界的太阳。“‘穆罕默德真理’的光芒在心灵和精神世界中闪耀，成为存在的生命之因，灵魂的教化之因，人类的引导之因”<sup>⑤</sup>。这里的“完人”，在现实中被称为“穆勒师德”（导师）；与之相对应的人则是穆勒提，是穆勒师德的追随者。“穆勒师德”带领“穆勒提”认识真主，认识真理，认识先知。《热什哈尔》认为，穆勒师德在认识真主的道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的领袖、我的靠山啊！在中国，若不是因你们的出使，我们知识界都沉浸在迷雾和厌倦中。更何況目不识丁的盲众！<sup>⑥</sup>

①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36页。

② 同上注，第89页。

③ 穆勒提，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教生”，指导师的追随者。

④ 同①注，第78页。

⑤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82页。

⑥ 同①注，第3页。

毛拉问道：“某村里，有个年轻人，曾给你引过路。那年轻人是谁？要不是他，你能走出那个村子吗？某山中有一老头，他是谁？不是他的帮忙，你能翻越那山吗？某海上，用船送你平安过海的船家又是谁？不是他，你能渡过那茫茫大海吗？明白了吗？他们都是我。”<sup>①</sup>

相传，筛赫维尕叶·屯拉曾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在他们与我之间都似有一种神秘的联系物存在其中，我的心时常在接近他们。”

紧跟仁爱的圣人吧，但愿他能同情我们。

呵，信仰伊斯兰的人们，恭喜你们，有了他的关怀，那将是永垂的支柱。<sup>②</sup>

这还不够，《热什哈尔》接着指出：

他问一位有信仰的老师说：“艾苏里”的字，如果要倒置了，会怎么样呢？老师无言可答了。毛拉说：“他就是真主的卧里，他们穿着炙热又冰凉的衣服。真主把这种籽粒浸入在卧里中。”<sup>③</sup>

“艾苏里”译为汉语有“根本”之意。阿拉伯语这个字的三个音节，代表赞真主、赞圣人、赞卧里。将此倒过来就是赞卧里、赞圣人、赞真主。因此在认识真主的过程中，卧里的作用不容低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热什哈尔》说：“你不要奇怪，波浪也许是高出海面的。”苏非卧里在神秘修炼的过程中所达到的与主合一的境界，在一定特定状态超过圣人甚至真主，是苏非秉承了真主和圣人的完美特性，是苏非在认知真理这个汪洋大海上掀起的波浪，有时起，有时伏，但终归是海的波浪，离开大海无波浪可言。

(2)“法那”和清醒。《热什哈尔》描述了许多苏非大师进入“法那”状态。“一天，维尕叶·屯拉沉浸在‘法那’中。”<sup>④</sup>“维尕叶·屯拉先到了，肃穆地跪在炕上，沉思不语，如同法那。”<sup>⑤</sup>“法那”，阿拉伯语，是汉语陶醉、沉迷、迷醉的意思。有的苏非大师借用佛教用语，称之为“寂灭”，是指人在瞬间失去自我感觉的直观直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苏非忘却外物的存

① 关里斧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23—24页。

② 同上注，第24页。

③ 同上注，第16页。

④ 同上注，第17—18页。

⑤ 同上注，第20页。

在,忘却自我的存在,使灵魂与真主外的一切断绝关系,心注真主,只念真主,达到以真主见证真主的程度。这是一种沉迷的状态,也是一种陶醉的状态,有的还是疯狂状态。《热什哈尔》说:

我们的毛拉问我,是谁在门外喊叫?我说:“一个疯子在做。”毛拉说:“让他进来,疯子在找疯子呢。”只见一个贫穷的人,一个衣服褴褛而洁净,戴着帽子的疯子,一会跪在院里,一会跪在门前。疯子把左手咬破了。血也流了出来,疯子站起来,在地上转着圆圈。他高声念:“东升的旭日,圆满的月儿,正道的光芒,两弓一弦,甚至更近。”一连念了三遍;并且向我们的毛拉举起三个手指。<sup>①</sup>

这个“疯子”,有极高的品级,他知道维尕叶·屯拉的品级是“两弓一弦”。《古兰经》云:“你们的朋友,既不迷雾,又未迷信,也未随私欲而言。这只是它所受的启示,教授他的是那强健的、有力的,故他达到全美。他在东方的最高处,然后他渐渐接近而降低,他相聚两张弓的长度,或更近一些。”(53:1-9)这“两张弓”,是指“两弧交界”。苏非理解为:“先天来降”为一弧,“后天复升”为另一弧,和在一起正好是一个圆圈,表明是“完人”。

“法那”是暂时的,瞬间的。恢复常态后,又会变得清醒。《热什哈尔》说:

半月后我在街上碰见了熟人,他对我说:“那个疯子以色俩目问候你们;感谢你们对他的关照。”<sup>②</sup>

但这种清醒,与“法那”前的清醒不同,是以获得神智为前提的。修行者从“人主分离”,到“人主合一”,再到“人主分离”,后一种分离是依靠直觉体验获得知识之后的分离,是分离之分离,因此,是更高意义上的分离。朱奈德比喻说:“陶醉是儿童的运动场,而清醒则是冠军的位置。”有的苏非主义学者也把这种分离称为“永存”境界,主要是针对“寂灭”而言的,是“寂灭之寂灭”。阿拉比认为“‘寂灭’是认识本体(真主)的显露之

<sup>①</sup>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59页。

<sup>②</sup> 同上注,第70页。

因,永存才是认识存在的本质之因。”<sup>①</sup>无论称谓怎样,但苏非正是在“法那”和清醒的一次次转换中得到对真主认知的升华。

(3)贫穷与富足。《热什哈尔》多次出现“穷人”和“有钱人”的概念。

门徒中有些是有钱有地位的,有些是清贫的阿訇。<sup>②</sup>

底店子有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他们只想着和卓骑的马。他们暗中和毛拉,穆罕默德·召菲的人作对。他们的敌对超过了限度。维尕叶·屯拉说:“你们的行为和教门都是一种形式。”<sup>③</sup>

伏羌城里有四个兄弟。他们都是中国的学者,也有钱势。除了老大外,其他三人都属我们毛拉的教门上。……老大进了我们贫苦的、卫护主道的队伍。<sup>④</sup>

《古兰经》云:“真主是富裕的,是全知的。”(24:32)苏非派对此的理解是:真主的富裕在于他包含一切,创造一切;而人的贫穷在于人追逐名利,而不以主为满足。因此,人应该抛弃贫穷而争取富裕。而真正的富裕,是心里装的全是真主,而无他物。沙兹里说:“要想避开魔鬼的诱惑,就要立足于贫穷,端正信仰,坚持依赖求助于主。”<sup>⑤</sup>上述3个例子都表明穷人和富人都是相对的,穷人不穷,富人不富。穷人没有财富,但在精神乐园里,因为认知了真主,知感、知足而富裕;富人虽然家财万贯,但在精神世界里却一贫如洗。

(4)明扬和隐藏。《热什哈尔》说:

相传:维尕叶·屯拉的身边人对门徒说:在这个光阴,世界上要出一个人。他知道真理,他也得到了真理。但是他不向人传授;因为日月不能同时照耀。<sup>⑥</sup>

①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53页。

②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55页。

③ 同上注,第77页。

④ 同上注,第98页。

⑤ 阿卜杜勒·巴里·穆罕默德·达乌德著,《穆斯林苏非及其他信仰中的“寂灭”》,埃及黎巴嫩书社,1997年版,第415—416页。

⑥ 同①注,第79页。

我曾想隐居山中,让神不知,人不晓。为了遵从我的老筛赫的命令,我出使中国,为了这个人(指平凉)。……这个人,现在他不知道他;人也不知道他。托靠主!两三年后骂他也会知道他,人也将知道他。<sup>①</sup>

相传:一天,维杂叶·屯拉说:“在筛赫中,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筛赫了:因为他们都不能一手调养两代光阴的领袖。我一手调养了两辈领袖。——显现的已经显露了;隐藏的还在等着光阴的到来。”<sup>②</sup>

苏非是充满机密的宗教。这些机密有的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显露出来,称作“明扬”;有的时机不成熟,只能等待未来揭晓,称为“隐藏”。何时明扬,何时隐藏,要看真主的口唤(启示),要看与主接近的程度。阿拉比说:“无我时,我与主同在;近主时,主对我莅临;无我时,主是指引;近主时,主则真显。”<sup>③</sup>

隐与显,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构成了上述的“明扬”和“隐藏”。一切属于真主,机密同样如此。当真主晓谕、启示人们揭开机密的时候,“隐藏”变成“明扬”,太阳将被月亮取代,新的卧里将会接替前辈卧里,辈辈沿着真主指引的路走下去。

苏非的思想和行为,引起了教法学家的不满,因为教法学主要属教乘行为的规范体系。

犹如法学家对卧里;法老对圣人那样仇视;而且有过之无不及。<sup>④</sup>

确实:法学家对待和卓,犹如国王对待先知。<sup>⑤</sup>

教法学最无知。他们以俗法对待先知。<sup>⑥</sup>

在这里《热什哈尔》批判了教法学家的呆板和偏执,因为对苏非来讲,“他们的知识是心灵最好的见证。在他们的意识中,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已变成心灵的一种状态或属性,万物和自我都已融化在真主之中,此时,对

①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78页。

②同上注,第80页。

③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57页。

④同①注,第40页。

⑤同上注,第85页。

⑥同上注,第95页。



真主崇拜,远远超过对火狱的畏惧,对天堂的向往,超越一切对真主的感念和愉悦之情,是全身心的爱,这才是完全的崇拜。”<sup>①</sup>但苏非之道并不违背教法,而追求真实在,追求从本质上遵从经训。纳吉姆丁找到了一条路,“教法如船,苏非之道像海,见证真实在是宝。只有乘船下海才能寻到珍宝。”<sup>②</sup>

3.思辨论。真主是绝对存在的,事物是纷繁复杂的。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充满了矛盾的范畴。这些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范畴的自身运动,起推动作用的仍然是终极实在(真主)。

(1)矛盾转化中的力量。《热什哈尔》说:

奢望的禾苗结不下果实。分离的夜晚见不到月亮。但愿——这分离的诡异中藏着聪颖。<sup>③</sup>

蚂蚁怎能承担大象的分量呢。<sup>④</sup>

我活着是在我的死亡中,我的死亡是在我活着之中。不然,我怎能进入殉教者幸运的行列中呢。<sup>⑤</sup>

离去的是周知的,来临的却是无名的。<sup>⑥</sup>

在隐约的海与浪中,让我获得苟活的露珠。<sup>⑦</sup>

这里的“禾苗与果实”、“蚂蚁和象”、“生与死”、“离去的和来临的”、“海与浪”,都是一对关系范畴。禾苗结出果实,是受庄稼自身生长规律决定的。“奢望的”禾苗是不能结出果实的。这里奢望的禾苗喻指前去麦加朝觐的维尕叶·屯拉的叔父;真正的禾苗是维尕叶·屯拉,他结出的果实是满载而归的朝觐之举和接受的乃格什板迪耶学说。这看似阴差阳错的结果,是“诡异中藏着的聪颖”。这个“聪颖”,是真主的聪颖。“蚂蚁”

①艾哈迈德·陶菲格·伊亚德著,《苏非历史、学说及影响》,埃及盎格鲁书店,1970年版,第195页。

②金宜久著,《中国伊斯兰探秘》,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③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6页。

④同上注,第17页。

⑤同上注,第38页。

⑥同上注,第61页。

⑦同上注,第6页。

与“大象”两者并非同日而语，但硬放在一起比较，自然令人费解。同是乃格什板迪耶的传教人，谁是蚂蚁，谁是大象，要看自身的功修，要看宗教学说的魅力，要看发展的机制，最终要看真主的钦定。今天你是大象，明天你可能就是蚂蚁；今天你是蚂蚁，明天你就可能成为大象。“生”与“死”，本来是人之常情，但为了宗教，我活着是苟且偷生，我死了是生命的永存。“离去的”是旧事物，众人周知；“来临的”是新事物，没有名望。但离去的终将会离去，来临的也终将会来临，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规律，新宗教代替旧宗教也是必然，人们会从不知到知的。“海”在这里喻指伊斯兰教，“浪”指苏非学派。海、浪看似有差异，但浪是海中的浪，海是浪里的海，苏非是伊斯兰教的表现形式，有时显示为海，有时表现为浪，在海与浪的相互作用中，“我”获取了露珠，这就是哲赫忍耶学说。

## (2)“医生”与“方药”的职责。《热什哈尔》说：

医生不仅仅用一种药，眼病有眼药，腿痛有治腿的药。吐尔逊呢，他只有一种药。<sup>①</sup>

筛赫，就是一个精通的医生，这医师有各样的药和方子。吐尔逊尽管出众，却只有一味药。<sup>②</sup>

到了这个地方，我知道了，中国有个穆勒师德，他是良医，是人类与神类中的毛拉，他是两个禁地的旗帜——他是大筛赫维杂叶·屯拉。<sup>③</sup>

正如《古兰经》所说：“人们啊！确已降临你们的，是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教诲，是治心病的良药，是对信士们的引导和慈恩。”（10：57）阿拉比认为：“人是完全按照真主的描绘而成型的。”<sup>④</sup>因此，人性源自于神性。但人的本质与神的本质不同，因为人的灵魂下降，与人的肉体结合后，人变成为低级黑暗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有缺陷和不足的，因而成为“病体”。

①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43页。

② 同上注，第87页。

③ 同上注，第95—96页。

④ 阿卜杜·凯利姆·吉里著，《麦加的启示——注释》，埃及萨尔阿德·萨巴赫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也就是说：“人的品级位于完善与不完善、光明与黑暗、天使与动物、精神与物质之间。在人的本性中，包含了肉与灵，恶与善、兽性与人性、卑贱与高尚两个方面。”<sup>①</sup>因此，人可以行善，成为“完人”；也可以作恶，成为魔鬼。这种两面性决定人类要加强自身修炼，同时也离不开先知引导和教化，在自身和先知的共同努力下，驱除兽性，激发灵性，全美德性。在这里穆勒师德是医治人们心灵的医师。但人类由兽性导致的缺点和不足较多，一种药解决不了问题，要医治不同病人的不同病种，只有采取不同的方法才能奏效。吐尔逊的药过于单一，医救的必然很少。

(3)豪迈、豁达，乐观的发展观。《热什哈尔》说：“我曾想隐居山中，让神不知，人不晓。”<sup>②</sup>可见维尕叶·屯拉对回国后传教的前景是不看好的，接着是与花寺的教争，清廷的偏袒处理，以及后来的苏四十三、田五起事后清廷的“剿灭”政策和行为，对哲赫忍耶来讲，可谓磨难重重、暗无天日。但为了真主和“大筛赫”的意欲，维尕叶·屯拉、穆罕默德·召菲没有却步，没有停顿，满怀豪情地传播和捍卫着自己的宗教。《热什哈尔》对此做了详细的描写。

当因教争，维尕叶·屯拉被迫从河州城返回关川时：

毛拉说：“真主从河州城取出了自己的朋友，犹如从丛生的棘刺中取出了鲜艳的玫瑰。”<sup>③</sup>

当苏四十三起事后，清廷将维尕叶·屯拉解押归省时：

毛拉低下了自己的头说：“不要恐惧！三十年后，我的教门将再次兴盛，如太阳东升。”<sup>④</sup>

穆罕默德·召菲在清廷的疯狂镇压下，依然使哲赫忍耶宗教活动在地下进行，当许多信众皈依哲赫忍耶时：

①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12页。

②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78页。

③ 同上注，第28页。

④ 同上注，第44页。

和卓对我说：“他梦见世上众人都走进他的怀里，但是他仍然腹中空。”<sup>①</sup>

在维尕叶·屯拉看来，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清廷宗教政策的黑暗终将过去，东方的旭日将再度冉冉升起。

### 三、哲赫忍耶的宗教品质

《热什哈尔》反映的宗教品质概括起来有坚韧、端庄、勤俭、宽容、举贤等。分述如下：

1. 关于坚韧。《热什哈尔》谈到维尕叶·屯拉在也门被困沙漠，恩遇筛赫。筛赫考验他：“筛赫向我示意：‘你是继续向前去，还是要返回故乡？若返回，我就送你回家。如果继续向前，我将给你指路引航。’”<sup>②</sup>维尕叶·屯拉毅然选择了前进。在教门转入地下时，有些人犹豫彷徨。穆罕默德·召菲说：“你们既然来了，就不要惶惶不安。抓住信仰，不能含糊不定。因为，从圣洁世界中央到中国，再没有比我们的筛赫维尕叶·屯拉更伟大的人；也再没有比我们筛赫的教门更得胜的教门了。”<sup>③</sup>阿拉比说：“真主给人们磨难，只为让人谦逊顺从。”“坚韧，是真主的美名与美德。”“一生的坚韧最高尚。”<sup>④</sup>哲赫忍耶提倡坚韧，就是要求教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忍耐克制，坚忍不拔，忠于操守，忍辱负重，不做违背真主意愿的事情。

2. 关于端庄。哲赫忍耶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受花寺门宦的诬陷诽谤和清廷“新教即邪教”简单定性的迫害，人们有疑虑，有猜忌。《热什哈尔》回答说：是端庄的正教。

这床放端正好，还是放偏了好？显然，放端正比放偏好。……如果光阴偏了，那就再也无法端正。<sup>⑤</sup>

什么是端庄的宗教？《热什哈尔》提供了各方面的证据。

①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88页。

② 同上注，第6页。

③ 同上注，第86—87页。

④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版，第165页。

⑤ 同①注，第25页。

(1)终极品级的穆勒师德。“……以你九天之间享用九种佳肴祝你幸福。那九种食物代表你的九个品级和你封印品位的终极。”

(2)完美的“打依尔”。“一百一十个石子,意味着你生命中珍贵无比的打依尔。”<sup>①</sup>

(3)特殊的使命。“大沙赫给那十位门徒每人都传授了特殊的使命,把他们派向不同的地方。……并且让他(维尕叶·屯拉)返回中国。”<sup>②</sup>

(4)珍贵的“依扎则”(传教凭证)。“大沙赫赠给我们的毛拉道统谱、拜毡、靠枕、拐杖、碗和一件颜色华丽气味馨香的衣服。”<sup>③</sup>

(5)独有的念词、经典和念调。“大沙赫为我们毛拉——维尕叶·屯拉传授了在奥拉特中念‘赞美无始无终的主,赞美独一无二的主……’三遍。‘呵,慈悲的主,实践诺言的主,仁慈的主——安拉’一遍。……有一位叫赛尔顿丁的,他也念我们的曼达耶合<sup>④</sup>,并且带着悠扬的叨热<sup>⑤</sup>。”<sup>⑥</sup>

(6)完善的教道观。主张教道并重,教乘是基础,道乘是升华。胎里会说:“关川的‘脱勒盖提’是得胜的;我只怕它伤了‘舍热尔提’。”维尕叶·屯拉说:“自从我回到中国,舍热尔提一丝未缺。我所到之处,都履行舍热尔提,建立学堂。”<sup>⑦</sup>

3.关于勤俭。《热什哈尔》对勤俭办教提出了许多规定。如对麻脸满拉擅自接受多斯达尼的舍散,毛拉生气地说:“你在用我们的教门索取财物!……快去把东西退回!”<sup>⑧</sup>对学生要求自食其力,躬身力行,苦炼苦修,不能好吃懒做;对乱建拱北的撒巴巴,要求他不要沽名钓誉,以假乱真,骗取财物;对筹办学校的田五阿訇,要求他不要披着办教的外衣,只让别

①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8页。

②同上注,第9页。

③同上注,第9-10页。

④曼达耶合,一部赞圣的教文经,有林松译本《麦达艺海》,宁夏人民出版社。

⑤叨然,诵经时的念调。

⑥同①注,第10页。

⑦同上注,第54页。

⑧同上注,第21页。

人施舍。

4.关于宽容。卧特丁归真了,是“死敌”在他食物中下毒所致。盖兰达尔要为卧特丁报仇,卧特丁说:“那个杀人的歹徒若真主要不饶恕他,我也不能进天堂。他使我进天堂。我陪着他,他陪着我,手拉着手。我的事情和侯赛因一样。”<sup>①</sup>宽容的做法是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我的有些人拿得起,放不下。有些能放下,却拿不起。仅仅只有这个人能够拿得起,也能够放得下。”<sup>②</sup>

5.关于举贤。“毛拉站起来让七阿訇躺下,然后坐在七阿訇身上,用手打他,边打边赞颂说:‘你有苏莱曼圣人的奇迹,他奔波终日等于他人一月的辛苦!你有达吾德圣人的奇迹——能制造武器!你有穆萨圣人的奇迹——他用杖分开海水!你有伊卜拉欣的奇迹——火啊,你变冷吧!每打一次,毛拉都高声念‘韩各司提’(是)。总之打的多,赞的也多。’”<sup>③</sup>维尕叶·屯拉用手打七阿訇,边打边赞颂着各位圣人的奇迹,表明哲赫忍耶教派崇尚贤才,举荐贤才,具备圣人品行的贤才都为我所用。

#### 四、在一神论统帅下的对其他宗教的宽容

伊斯兰教是典型的一神教,因此,哲赫忍耶学派在自身的信仰上认主独一,具有排他性,但在与其他宗教相处上则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热什哈尔》记载:“华者的一切美德和行为在城中平凉百姓里,从来受到赞誉。甚至一些不信教的人还更加敬佩。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异教人说:‘和卓是个圣人。’”<sup>④</sup>

1.对佛教。《热什哈尔》说:“筛赫说:‘那是由于你曾祖父戏弄过一个人,他在戏弄你、报复你呢。’”<sup>⑤</sup>这里既说明了筛赫具有以真主的智慧洞悉历史的能力,又借用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教育伊斯兰教的信众。“一天,

①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45页。

② 同上注,第78页。

③ 同上注,第30页。

④ 同上注,第92页。

⑤ 同上注,第13页。

孩子为了求学来到皋兰城，走进了一个佛庙。他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女佛像，这孩子就和女像接了吻。并说：但愿我能娶个这样人才好的女人。那孩子从佛庙返回店里，魔鬼附身而来。”<sup>①</sup>附身的是魔鬼，非佛本身，佛教和伊斯兰教相安无碍。“一天，盐关的刘海里凡向前边乱扔石头、土块，而前边什么也看不见。维尕叶·屯拉也在场，问刘海里凡：你在打什么？他说在打‘大头’。毛拉说：嗨，不要打了，打他有什么用。据说，这个寺里住有两个神。愿至高的主赐福他俩。”<sup>②</sup>从“寺”的概念看，刘海里凡所打的“大头”，是佛教的两个神灵，毛拉祝愿真主赐福他们，表明对佛教神灵的尊重。

2.对道教。《热什哈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维尕叶·屯拉派撒巴尔去卫里城守拱北，撒巴尔发现有真主的两个卧里，于是重修了拱北。毛拉说：“这是两个不完善的修道传教人，每晚，他们为求成全，总是上天去寻找自己确切的位置。”<sup>③</sup>这个“修道”，我们理解为道教的修炼。因为：一是伊斯兰教苏非将道乘称为脱勒盖提，没有“道”的说法。二是“上天寻自己确切的位置”，在伊斯兰教没有天的概念，决定一切、产生一切的是真主，更说不上寻求自己的位置。而道教有这种说法。《太平经》的神仙系统由上而下分为6等：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神人，六为贤人。“这个系统如云梯，最初两级衔接人间的最高层，再往上便超出了人间，高耸于神仙世界。”“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sup>④</sup>这两个“修道传教人”属什么等级，自己不清楚，总是上天去找自己的位置。维尕叶·屯拉给他们以尊重。并派撒巴尔为其重修了拱北。

3.对琐罗亚斯德教。《热什哈尔》说：“大筛赫维尕叶·屯拉从西安来到伏羌。又带领一些门徒到秦安县城。门徒中有些是有钱有地位的，有些是

①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53页。

②同上注，第63—64页。

③同上注，第53页。

④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

清贫的阿訇。……这些人到达时，看见那里的人在拜像。可是他们还自称是穆斯林。他们中也有些有钱有势的人用着香料和灯盏，念着国君的言语。……毛拉狠狠踩住了它——魔鬼。它原来是两块布。一块上面画有好人的形象。一块上面画有恶人的形象。……最后，毛拉把一块用火烧了，另一块留下了。”<sup>①</sup>这些描述表明，“有钱有势的人”信奉的琐罗亚斯德教。该教在中国称为祆教、火祆教、拜火教等，它是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创立，7世纪阿拉伯人统治波斯后，伊斯兰教取代了琐罗亚斯德教。该教认为宇宙中有善恶两种神灵，一个是善神，一个是恶神。善、恶两神交织在一起，充满于人间，该教于7世纪从新疆传入我国，到唐代成为国家官方祭礼的一项内容。维尕叶·屯拉扬善弃恶，维护了伊斯兰教的严肃性。

除了哲学和神学思想外，我们认为《热什哈尔》的丰富性还表现在：

1. 它是一部历史典籍。这部书真实地记载了从1718年维尕叶·屯拉出走朝觐，到1812年穆罕默德·兰巴尼去世、穆罕默德·者俩里掌教近百年的历史，书中记载了维尕叶·屯拉西去朝觐学成归来，哲赫忍耶与花寺门宦之间的教争，苏四十三、田五起事，穆罕默德·兰巴尼继任及成功地保存了教门，将教门交给穆罕默德·者俩里以实现教门的转移。因产生年代较早，成为研究哲赫忍耶宗教历史的第一书，也是最权威的著作，不仅对研究哲赫忍耶教派提供了权威性的史料，而且对研究清代回族史乃至整个宗教史提供了有益的证据。

2. 它是一部伦理教材。《热什哈尔》的宗教伦理，前文已作叙述。以《古兰经》的精神贯穿于一切宗教活动和穆民的生活实践之中。除此之外，该书还有许多社会伦理方面的倡导和规范，倡导敬畏、谦虚、宽容、坚忍、慷慨、贞洁等。如，用“天子有父，诸侯有兄”的古训，要求人们尊敬父母，尊重兄长。再如，要求人们公平对待妻妾，要“公公正正，毫无偏向”。还如，提倡年轻寡妇改嫁，否则就会成为真主不喜欢的不义之人。对嫖娼多次

<sup>①</sup> 关里等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55—57页。



提出告诫,明确要求对违禁者要予以鞭打,甚至对看看女色、手淫、贪婪、沽名钓誉、失信、利用宗教谋私利等恶习都予以谴责。倡导路不拾遗,阿訇率先为主道奉献施舍。《热什哈尔》有不少这样的记载:“毛俩说:‘满拉们啊,你们要警惕,要经受起对羞体的磨炼和考验。’”<sup>①</sup>毛俩说:‘你们披着办教的外衣,只让别人施舍,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去把自家的庄稼土地当了,再去建学吧。’田五阿訇照毛俩的旨意做了,真主和他的使者援助使他们办起了学。”<sup>②</sup>

3.它是一部修辞奇书。修辞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对于语言进行选择加工来增强表达效果的一种活动。由于语言的障碍,我们无法对原著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进行研究,但从汉译本来看,在修辞手法的应用上,《热什哈尔》充满了奇异。《热什哈尔》说:

当古老的大海向着我们伟大的导师——筛赫·维尕叶·屯拉的身边潮动迸溅时,他的羸弱渴望的仆人,我,一直祈求着加入他的追求者的行列的仆人,我,采集了爱慕的露珠。<sup>③</sup>

这里“古老的大海”,用苏非主义的话说,就是喻指安拉赐予人类的文明成果,也可以特指伊斯兰教。“露珠”即《热什哈尔》,用晶莹的露水之珠比喻教门中知识的珍贵、高洁、甜美,它来自于天(真主的赐予),凝结于物(物质世界和人的心灵),在太阳(圣人和穆勒师德)的光照下闪亮。这是比喻的使用。

两个人离乡背井忍受着旅途的艰险,朝荆棘之地,荒无人烟的云南路走去。<sup>④</sup>

用“荆棘”代替朝觐之路和求知之路的曲折、艰险。这种用一事物或一种情况反映整个事物或整体情况的方法,在修辞中称为借代。

①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37页。

②同上注,第36—37页。

③同上注,第3页。

④同上注,第5页。

我们毛拉维尔叶·屯拉阁下说：“蚂蚁怎能承担大象的分量呢。”<sup>①</sup>

“蚂蚁”和“大象”放在一起，对事物的形象、特征、作用和程度扩大地描述，更加鲜明地表达了二者的不可比拟性，这是《热什哈尔》夸张手法的应用。

若你的缘分，两座山隔着，它也终会归于你；不是你的缘分，近在两唇之间，你也休想得到。<sup>②</sup>

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或结果放在一起，并举出来，反映出事物相同或相异的特征，在修辞学中成为对比。

他挥着手，高声念：“我作证：除真主外，再无主宰，独一无二。我作证：穆罕默德是主的仆人和使者。”他手指捏出声响，用汉语念道：“只有真主是独一无二的！”<sup>③</sup>

根据表达的需要，同一个词语或句子反复使用，但每重复一次，其语言的坚定程度和震撼力度要递进一分。这是修辞中的反复。用苏非的解释，维尔叶·屯拉挥着手说，苏四十三起义是真主的前定，是不能改变的；继而，他痛恨、痛心地将手指捏响，再次强调，这是真主的前定，任何人都不能改变！

医生不仅仅用一种药，眼病有眼药，腿痛有治腿的药。吐尔逊呢，他只有一种药。<sup>④</sup>

这里的“药”，既有医治人们心灵的意义，又有整饬教门的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修辞学称为双关。

除此之外，设问、反语、排比、比拟、对偶等手法的运用也很多。我们说，《热什哈尔》语言的精妙，主要得益于多种修辞手法的巧妙和普遍使用。

① 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17页。

② 同上注，第20页。

③ 同上注，第39页。

④ 同上注，第43页。

### 第四节 石峰堡起事

在苏四十三起事被镇压、清廷大力实施剿灭政策的同时，今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哲赫忍耶信众于乾隆四十九年，以石峰堡为中心，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为马明心复仇、抗击清廷对哲赫忍耶迫害的运动。

#### 一、田五起事

田五，马明心的徒弟之一。田五系甘肃盐茶厅（现宁夏海原县）小山人，曾在海原白石头梁礼拜寺开学。清廷资料中记载：“缘田五即田富，系小山回民，曾从马明心学习新教。自苏四十三肆逆之后，经官严禁，该犯仍私行传习。”<sup>①</sup>《热什哈尔》记载了田五与马明心、穆宪章的交往，特别是与穆宪章交往时，田五是一个性格耿直、心绪爽快、侠肝义胆又十分鲁莽的人。

田五起事准备于苏四十三起事后不久。“六盘山区今宁夏南部西海固一带的马明心的门徒田五、张文庆、马四娃等人，即在乾隆四十六年冬天，就在通渭县石峰堡修建据点。四十七年在粮食、武器、火药、帐房、旗帜、水窖等方面作了一定的准备，并加葺整固石峰堡，制作‘白色号褂’，实为穆斯林过世后所穿的‘可凡’，身穿‘可凡’以示誓死疆场，义无反顾。同时在伏羌县的糜子滩、固原的鸦儿湾、海原的白石头梁及小山儿，外如散在各地的娘娘庙、翠屏山、云雾山、雷打湾、乌家坪、鹰窝石等险要地带，均做了部署，作为大小据点，相互联络，互为犄角。”<sup>②</sup>因清廷忙于在行政上增设卫所，在军事上加强驻军，在政治上肃贪倡廉，使得田五等上述行动并未被发现。所以乾隆问罪陕甘总督李侍尧说：“夫逆民蓄谋至三四年之久，而李侍尧安坐省城，竟同聋瞶。”<sup>③</sup>

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34页。

②杨怀中著，《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349页。

③《八旗通志》卷首五。

田五原定于五月五日起事，被马尾川人李化雄、红涝坝乡约李应得于四月十二日密告，引起清廷的警觉。田五闻讯后即于十五日起事。四月二十二日，固原提督刚塔向乾隆奏言：“田五等聚集百余人滋事扰害，已伤百姓一二人；参将即将原带兵丁令游击萨炳阿带领前赴盐茶厅守护，并移知固原城守营游击王化臣再派兵五百名兵丁赴盐茶厅以备拨遣；十五日戌刻接盐茶厅来札，西安州城堡已于十五日被贼攻破，令右营游击高人杰带兵三百名前往等情。”<sup>①</sup>乾隆令陕甘总督李侍尧，固原提督刚塔，陕西巡抚毕沅曰：“甘肃逆回新教自前岁大加惩创之后，田五等复敢私起新教，纠伙聚众，甚至伤害百姓，攻破城堡，不法已极……似此小丑跳梁，无难即速擒捕。”<sup>②</sup>十五日，田五等攻破西安州后，十六日李侍尧即就近调兵2000余名，连夜赴固原、盐茶厅办理。乾隆此时仍然没有重视，认为：“看来此等小丑不但不似撒拉尔之苏四十三，并非王伦、王伏林之聚众滋事者可比。今既窜伏西安城堡，若官兵四面围截，自无难立时扑灭。”<sup>③</sup>

攻克西安州城后，田五等于十八日退往州城西北的鸡窝山、沙沟店一带。此时，清军将田五之兄田友，同伙李福、张得有、马买筛子等抓获，后又将田五之母及家属60多人收禁。二十二日田五率四五百名群众攻战靖远县城的分水岭，夜攻永安堡，天亮仍撤回分水岭。二十三日，在打喇赤堡内与刚塔部相遇。“官兵枪炮齐放，毙贼四五十名。”<sup>④</sup>后田五率众撤到南山。田五决定返回海原，壮大队伍，再谋战机。

四月二十三日攻打喇赤、狼山时，再与刚塔相遇。“据供官兵于二十三日两次打仗杀贼甚多，贼人窜走马营水庄山顶之上；二十四日，官兵复行赶来，杀贼人三十余人，头人田介洪、吴二、韩二先后被杀，其余贼受伤不能逃走者俱自缢、自抹，田五亦腹中枪伤，是日午后在马营水自抹身死，埋尸山沟；现在头人只有李胡子、马胡子二人，贼众剩有八九十人，已窜

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2页。

②同上注，第13页。

③同上注，第15页。

④同上注，第26页。

往余家沟一带。”<sup>①</sup>部分地方志也记载了这次起事的经过。

《海城县志》：“小山在县南十里，东连五桥，西接华山，地形险要。乾隆四十九年妖回田小五反，攻破西安州，勾结靖远糜子滩逆回，攻靖远城甚急。典史朱尔汉计白诸县令黄家驹，讯获内应一百三十余人，贼胆丧，遁之狼山，与官兵接仗，小五中枪死。”

《重印靖远县志》：“乾隆四十九年，盐茶属小山逆回田五作乱，攻破西安州土堡，沿路劫掠，勾结靖属糜子滩回匪，攻城甚急，朱尔汉登陴守御，回匪田重交在城下窥探，朱尔汉督令营兵范大全施放鸟枪，伤田重交，縋城拿获，白诸知县黄家驹，讯出纠约本城回匪内应情事。时城内兵单，回民多，朱尔汉恐激战成内变，设计诱合回民，帮同守城，齐集县署前，听后分派。就中查察拘获内应回匪一百三十余名，贼始丧胆，而退循狼山与官兵接仗，田五中枪死。”

田五牺牲后，清军将其尸体刨出，割取首级，在小山“梟示”。并对其家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查田五罪大恶极，应照苏四十三之例，其犯属无分男女少长一概骈诛，随于二十六日赴靖远之先，将田五之母、妻、子、侄女等一十三名暨缘坐犯属九名，共四十九名口，绑赴市曹，分别凌迟梟示处斩讫。”<sup>②</sup>

此时的乾隆得意洋洋，在表彰各级功臣，总结历史经验之机，无不自豪地说：“未及一旬，贼首受伤自毙，逆党头人五犯就戮者三人，大局已定。其窜往余家沟一带之贼数十人不过苟延残喘，无难尅期歼灭。”<sup>③</sup>他高兴得太早了。

### 二、四面风起

狼山受挫后，田五部属在马胡子、李胡子带领下，于二十二日从靖远糜子滩、三角城南渡黄河前往冯家园。二十四日有四五十人顺河流北去，令一部分藏匿于鹰窝石信教群众家中，二十八日转移到伏山梁。“该处山

<sup>①</sup>《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29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30页。

<sup>③</sup>同上注，第31页。

势临河，狭路险窄，藉为隅负，并预夺民船泊于峡口，以备顺流潜逸。”<sup>①</sup>李侍尧带兵 1000 名围剿，适逢大雨，难以进兵。在大雨的掩护下，起事群众经郭家集奔赴定西关川休整。

关川马家堡、黑庄集结的起事群众被李侍尧发现，上报乾隆：“探得贼人现在马家堡、黑庄两处屯聚，约有一千余名，正在派兵进剿间，适遇大雨，军装、火器不无潮湿；现将器械整饬烘烤完妥再为前进，并须调取官兵接续，以为必胜之计。”<sup>②</sup>此时的乾隆开始警觉起来说：“可见新教煽惑人心，牢不可破，必当绝净根株，勿留余孽。”<sup>③</sup>

马家堡位于大山之中。前、左、右三面俱系深沟大河，易守难攻；后山则十分险峻，便于逃匿。五月初二日，刚塔领兵 800 名先行进剿，起事群众四五百人前来迎战。起事群众 30 多人突然骑马冲进清军阵营，清军大乱，义军撤回。五月初五日清军攻打马家堡，“堡内惟见空营一座，虚设棍棒叉靶，并用木撑衣服装作假人，游击寻见马驴踪迹，沿山赶去，贼回系由辙家梁翻山至铁木山而遁。”<sup>④</sup>

此时的乾隆受到了极大的愚弄，把这口气完全发泄到李侍尧身上，传谕道：“李侍尧身为总督，并不亲往调度，惟安坐靖远，畏葸不前，徒为传递文书之人。”<sup>⑤</sup>

五月初五日，马明心的妻侄、学生张文庆在石峰堡加紧活动。“通渭县逆回张文庆、马四哇（娃）、马胡子、杨填四等，亦于五月初五日在石峰堡纠合肆逆，互为应援。”<sup>⑥</sup>

刚塔向乾隆奏言：“初五日未刻有县属大庄回民马世雄报称花阳凹一带回民聚众谋逆，大庄回民马建功、马良茂等俱已往投，在石峰堡聚集；又，义岗镇、马营监、蔡家堡乡保景详等禀报，寺子川地方石峰堡内四处

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35页。

②同上注，第35页。

③同上注，第36页。

④同上注，第47页。

⑤同上注，第48页。

⑥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第292页。

回民聚集,各执刀杖,约计千余人,本处左近回民被裹一空各等情;该处与县城近在咫尺,城内并无兵丁防守,请迅发兵五百名兵丁赴通渭;又据该县禀称县属南路虎狼沟有回民数百人聚立营盘;又据西巩驿军台外委李左祥禀称五月初六日巳刻,贼回到西巩驿抢去驿马及民马共二百余匹,焚烧草场、马房,并抢劫客民货物;未刻,出城南去。”<sup>①</sup>

五月初六日,起事群众到达安定县尖山子,后经会宁、安定之间的西贡驿到达草芽沟、马营街。初九日与刚塔交战后,退居高山。刚塔说:“我兵追至山坡,正在攻击,忽天降大雨,随将官兵撤回,与贼相对拿营。”<sup>②</sup>初十日清军分四路进军山顶,与起事群众往来冲杀,互有伤亡。天晚后,又下起雨来,清军退居营中。“十一日天未明时,据哨探人报贼人帐房俱已不见,贼人又复潜遁。”<sup>③</sup>清军从被俘的群众中得知,“现在领头打仗头人名叫马阿不都、马之先、沙之玉、马世雄,此四人都是三掌教头目,还有小头人四人,名叫马旺、马彪、马优素、沙有娃子;现在马阿不都要约会石庙儿、蔡家堡、珠子山、菜子川、石沟里、义冈川、石峰堡等处新教聚集,往通渭去。……石峰堡回匪于初六日夜抢掠蔡家堡,已截留所谓西安兵一千名在该州并所属之偏林堡一带隘口设卡弹压。……初八日有贼七八百人到马家河抢掠,双尾子山亦有贼匪在彼扎营。初十日辰刻,据通渭县知县王悛禀报,蔡家镇于初六日夜被贼攻掠,现在石峰堡贼回又纠合会宁车黄家地方回民同往堡内,复又四路纠聚,约有回众数千人,虎狼沟亦聚有贼匪数百人。”<sup>④</sup>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五月中旬以来,起事群众主要形成三支主要力量。李胡子(李可魁)率1000余名进入定西,抵达马营,威逼通渭;张文庆率3000余人于五月二十五日围攻静宁城,随后经翠屏山移驻邸店,活动于蟠龙山;马四哇在石峰堡,坚守大本营,储备粮草,筹办军需。除此之外,伏羌、皋兰、白杨岭、

<sup>①</sup>《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53—54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59页。

<sup>③</sup>同上注,第66页。

<sup>④</sup>同上注,第67页。

会宁、庄浪、秦安、西固驿等地都有反清群众活动。

除“新教”群众参加外，“各处回民即纷纷接应入伙。毋论新教回民相率成群，即老教亦多听从入党。”<sup>①</sup>西北大地，一时形成村村冒烟，山山起火的情况。

### 三、游击清军

在此情况下，乾隆大梦初醒，急忙做了一些调整。一是调兵换将。从各地调兵超过3万人，对起事群众实行分割包围。派阿桂和福康安前去主持“剿灭事宜”，对李侍尧、刚塔等革职查办。二是将过去的穷追或重点地域的防守改变为最大限度地杀伤群众。针对回族群众的游击战术，乾隆意识到了要严防后路。“但此时剿贼关键，总以严防后路，四面围攻，勿使贼人乘间远飏为要。”<sup>②</sup>采取的办法是围追堵截，要求“严防要隘，以遏贼锋。”<sup>③</sup>三是临时调整宗教政策以孤立“邪教”。这时的乾隆认识到马明心所传的哲赫忍耶并非是新教，因为在新疆早就有红帽、白帽、新教、老教之名，其实都是老教。但由于哲赫忍耶教派连续出现了苏四十三和田五起事，乾隆认为它应该是回教中的邪教，同白莲教同样处置。因邪教乱民，必须搜捕正法，“其余并未从逆之回人皆系良民，不必更分老教、新教，概毋庸波及，以免株连。总之，查办此事止当分别从逆与否、邪正之株，不必论其教之新旧。”<sup>④</sup>乾隆的这个调整是有效果的。

五月十二日杨填四攻克通渭县城，采用的攻城办法是：“用长木捆梯上城，攻破城池”<sup>⑤</sup>。为了便于机动，起事群众约有400~500百名在城东南山顶扎营，距城三里。当刚塔率千余清兵赶到通渭县城时，杨等离城去东南山，深夜移至山势高险、道路狭窄的鹿鹿山扎营。当日，西安副都统明善带领满汉兵1200名由静宁前往石峰堡进剿，抵高庙山，满兵先占领山

①阿桂，《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七日奏稿》。

②《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85页。

③同上注，第94页。

④同上注，第120页。

⑤同上注，第73页。



顶,石峰堡方面群众持刀矛仰面上攻,官兵往下放枪,群众不敌,退回石峰堡。尔后“贼人又从山上下扑,官兵抵敌不住,即时冲散:嗣据行营官兵陆续回营俱称副都统明善已中矛伤阵亡。”<sup>①</sup>

五月中旬,起事群众继续于鹿鹿山、石峰堡为据点,与清军周旋。十三日大雨,十七日雨停后,清军发现“有贼千余名从鹿鹿山绕出,现在离此七十里之乌家坪扎营”<sup>②</sup>五月十九日,1000多起事群众进攻伏羌城。李侍尧、刚塔率军围剿。二十二日起事群众“见官兵骤至,藏匿树林民房之中。街路逼窄,官兵难于施展。先以马兵挑斗,贼又不出,继以步兵诱战,贼随扑出关厢抵御,官兵施放枪箭杀贼数名,贼复遁匿。”<sup>③</sup>二十三日,清军1200人拼命扑出。“枪箭齐发,杀伤贼匪三百余名,杀死骑黑马头目一名,夺马六匹,生擒贼四名,贼旋复退匿,官兵亦暂行撤回。”<sup>④</sup>

与此同时,清军得知隆德县潘龙山“聚贼数千,立有旗帜,并放探马十余匹四散风驰。”<sup>⑤</sup>并了解到“静宁州属底店地方新教数百人合为一伙,并有沿途回匪为所煽诱,竟肯弃其家产,潜往助逆。”<sup>⑥</sup>于是,乾隆将剿灭的重点放在隆德、静宁、石峰堡3处,要将“贼匪剿灭净尽”。乾隆采纳了福康安的“先当援救静宁等处,肃清后路”<sup>⑦</sup>的主张,然后收复隆德,直捣石峰堡。

二十三日后,李侍尧继续进攻逃匿伏羌山梁的起事群众,“贼即弃营往南窜去”<sup>⑧</sup>。即将到达管子镇,再绕道渡河,仍回到北山丰社庙山梁驻扎。二十五日,起事群众“攻犯静宁州城,经该府等督率兵丁民夫施放枪炮,掷石防御,打伤贼人无数,拿获贼犯马子仓一名讯明正法,贼匪退往

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76页。

②同上注,第100页。

③同上注,第122页。

④同上注,第122页。

⑤同上注,第124页。

⑥同上注,第123页。

⑦同上注,第124页。

⑧同上注,第140页。

城南三里之翠屏山。”<sup>①</sup>二十六日，清军到达云雾山，逼近“贼营”，五岱带领官兵“杀贼二百余名带伤者甚众，割取首级四十一颗，生擒贼目马玉华一名，贼人十名。贼仍窜回山梁据险自守。”<sup>②</sup>

在清军的围堵下，二十七日晚，起事群众乘夜色向南转移，“分为三股，一回石峰堡；一在底店镇，一在雷打湾，系通莲花山大路。”<sup>③</sup>静宁方面，起事群众占据翠屏山数日后，又向底店集中。伏羌城外的起事群众路经秦安到底店达 4000 人，主要聚集在底店和石峰堡。

六月初，福康安抵隆德，开始部署进攻底店。十一日，清军从兰州出发到达底店，在潘陇等山梁扎营 3 处，周围山梁又扎小营 10 余处互相联络。此时，指挥底店战事的武举马文燾派其亲戚咸进良投禀乞降。清军进攻时，“贼匪约有千余，分作两翼从山梁压下，势甚凶猛。”<sup>④</sup>后来，“官兵又复进压。有骑马贼目二人手执红旗前来指挥，拜唐阿萨克丹布放枪打死一人，官兵追压五六次，贼人拼死迎拒，我兵痛加歼戮，自辰至酉，杀死贼人二百余名，捉获活贼三十余名，贼始纷纷逃窜。”<sup>⑤</sup>其时，马文燾率领数百名起事群众乞降，底店失守。得胜的乾隆皇帝不无得意地赋诗一首：狂回倡新教，潢池煽孽氛。绿旗兵多懦，是用遣重臣。巴图鲁侍卫，速领扫边尘。次第发京兵，健锐火器军。统之以宿将，威名天下闻。虽彼小妖魔，何足称敌人。肆掠其罪重，迅靖期安民。福康安先至，旗鼓乃一新。逆贼慑丧胆，巢穴保死频。石峰厥巢穴，底店为门户。恃此为守御，蚁聚更蜂屯。四路直进攻，一可当百群。大鞬与大膊，辰战至酉时。贼众乃大败，逃窜进纷纷。营卡夺十余，山梁据以阵。将进攻石峰，指日捷音臻。<sup>⑥</sup>

#### 四、困守城堡

唇亡齿寒，底店失守，石峰堡孤立。福康安带兵于首日抵达石峰堡，见

<sup>①</sup>《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43 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 146 页。

<sup>③</sup>同上注，第 149 页。

<sup>④</sup>同上注，第 183 页。

<sup>⑤</sup>同上注，第 183 页。

<sup>⑥</sup>同上注，第 4—5 页。

万山之中，石峰堡高踞峰顶，实属险峻。“贼匪于石峰堡后面及左右山梁扎营盘，帐房密布。官兵攻剿，只有北面一路可进，而沟壑重叠，一时骤难深入”<sup>①</sup>。狡猾的福康安没有等待，试探着进攻石峰堡。正如他向乾隆报告的那样：“臣与海兰察随令巴图鲁侍卫等率领老教回兵、绿营奋勇兵、阿拉善兵直进前扑，抢上头层山壑。贼人亦于山梁施放鸟枪，时出时没，亦不敢上前接仗。臣揣度贼众虽有数千，其气以妥，即鸟枪亦不过数杆，特因有险可守，负隅延喘。此次官兵初到，原系侦探贼踪，不令深入，又天色渐晚，正值雨雹交作，因令我兵以此撤回。贼见我兵撤动，随有数百人由山壑下压，舍命前扑。官兵屹立不动，巴图鲁侍卫等枪箭齐发，杀死贼人数十名，贼始行窜去。”<sup>②</sup>

张文庆等人死守石峰堡，重蹈苏四十三守华林山覆辙。此时，福康安按照乾隆的部署采取了多放卡座，开挖沟壕，使其无法逃走；设法断其水道，使其无法生活；用大炮轰击，使其无法藏身等办法。俟有可乘之机，即合力进攻，使举事者“自成釜底游魂，断不能苟延残喘。”<sup>③</sup>这个时候，阿桂也到达石峰堡。

二十五日，清军进攻石峰堡。“卯刻，我兵抢至堡前、堡后，遂将西北、东南两处山腿占得。贼匪并不敢出堡迎拒。……我兵遂一面拿卡，一面挖壕。申刻，雷雨大作亦未少休，并恐贼人乘雨下冲，益加严整。自辰至戌，周围石峰堡十余里共拿卡二十余座，刨挖沟壕一道，深宽各一丈，四面接连。”<sup>④</sup>

三十日，清军再次发兵。“寅刻，我兵抢上山梁，贼匪仍不敢迎拒，惟藏匿壕内放枪投石。我兵枪箭齐发，并抛掷火弹，打死沟内之贼甚多。贼匪亦拼命抵御，不肯溃窜。……此次进攻杀死贼人数十名，官兵因奋勇上扑，亦有阵亡受伤者。”<sup>⑤</sup>

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97页。

②同上注，第198页。

③同上注，第204页。

④同上注，第229—230页。

⑤同上注，第234—235页。

过了几天，堡内吃水出现困难，人心惶惶。此时，不断有人从山上下来取水，有的被清军杀死，有的被活捉。据清军抓获的马伏保说：“堡内打仗的有一千多人，眷口有数千，系张阿浑、大通阿浑、马营马胡子阿浑为头；三十日打仗，马营马胡子阿浑、虎狼口大石沟小马阿浑俱受枪伤死了；堡上有三个水窖，遇下雨才积些水，这几日天晴，剩得不多，大众怕没有水吃，甚是着急，所以下来取水；至于食粮，从前在各村庄抢掠运至堡内，存积甚多，还可吃两个月。”<sup>①</sup>

至七月初三日，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陆续投出贼回三十一名，俱因渴极困惫，私从山礮滚下，至初四日，投出男妇愈多，自早至晚已有一千五百余名。臣等察看情形，其投出人数内妇女幼稚居多，男丁内亦少精壮者，且从石峰堡正门行走，并未见贼人拦阻。”<sup>②</sup>阿桂等令各营卡施放枪炮，将投诚的信教群众打回石峰堡。“至子刻，贼首张阿浑果同杨填四等带领贼匪甚众，寂不做声，一至壕边，将妇女、牧畜、包裹推入壕内，向外直扑，大通阿浑带领贼人在后催促接应，思欲舍命夺路窜逃。”<sup>③</sup>这时清军“枪箭如雨、尽力截杀。”<sup>④</sup>“贼人扑下处所系石峰堡南面陡礮，地本险峻，我兵所挖沟壕又极宽深，贼匪自相践踏。黑夜力战直至寅刻，杀贼兵有千余，贼尸积满壕内，河滩、山下遍地纵横。张阿浑被我兵射伤，仍与大通阿浑等窜回堡内。其时天色黎明，臣福康安同海兰察、明亮等带领各路官兵一拥而上，复兴、旺沁班巴尔、傅玉等亦督率官兵进堡搜捕擒杀，将首逆张阿浑即张文庆、大通阿浑即马四娃及贼目杨填四、黄阿浑即黄明、马建成、马良茂、马金玉、杨存义、马建几、马建业、马保全数擒获。此外，又生擒余贼七百余名，割取首级八百余颗，其壕内、河中贼尸层积，未及割取者尚多。计两日内打仗歼戮及生擒、投出正法贼回共两千余名，得获牲畜、粮食、器械、帐房无算。”<sup>⑤</sup>石峰堡起事被清政府镇压。

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242页。

②同上注，第243页。

③同上注，第244页。

④同上注，第244页。

⑤同上注，第244—245页。

## 第二章 转移时期

清廷照例对哲赫忍耶信教群众进行了残酷的杀害。据阿桂、福康安奏折中说：“查此次石峰堡拿获正法人犯一千四百余名，底店先后投出正法人犯一千六百二十一名，李侍尧等拿获正法贼犯四百七十六名；又，底店打仗杀贼三百四十余名；石峰堡打仗前后杀贼一千七百余名；各处搜山官兵拿获贼匪当即正法者一千余名；又，前经五岱、李侍尧、刚塔等于靖远、伏羌、通渭、云雾山、鹰窝石、狼山、打喇赤等处打仗杀贼一千四百五十余名；又，陆续擒获贼回即于军营正法者四百九十七名，通计节次拿获正法及打仗杀死贼回共八千余名。又，李侍尧、刚塔等歼戮逆回妇女一千余名。此外尚有各州县拿获正法并现在监禁候讯应行正法人犯一千余名。”<sup>①</sup>对起事的主要人物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张文庆、马四娃、李自党、杨填四、马文熹俱着即凌迟处死，马良茂、马金玉、马建成俱着即处斩。”<sup>②</sup>对起事者的家人进行“缘坐”。“所有首逆田五、张文庆、马四娃等名下应行缘坐者，无论男女长幼，自应概予骈诛。其从逆贼匪名下缘坐各犯，男丁十三岁以上者亦不可复行存留”<sup>③</sup>。对骨干人员的家乡进行了“剿洗”。“田五所居之小山、张文庆所居之草芽沟两处回民数十户……剿洗净尽……官川回民六百余户。从逆者甚多，均经剿洗。……马营、通渭、伏羌一带……经官兵陆续拿获及本庄拿解送官大小男妇共七百余名，现无余党”<sup>④</sup>。对起事者的家属进行了迫害，有的被杀、有的被发配为奴。“查石峰堡、底店两处回犯家口被掠妇女幼孩，除首恶张文庆、马四娃及杨填四等名下男妇大小并马文熹之子孙族属男口业经查明全行正法……通计男幼孩尚共有两千六百余名口……拟将此项回犯家口分发回民较少之江宁、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给驻防兵丁为奴。”<sup>⑤</sup>此外，塔尔巴哈、乌什、乌鲁木齐等 100 多人也受到牵连，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

此次石峰堡起事，清军“杀害的义军不止一万人，连同后来的株连搜

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293页。

②同上注，第318页。

③《石峰堡纪略》卷十七，第3页—14页。

④同①注，第282页。

⑤同上注，第318页。

捕的群众达两万多人。”<sup>①</sup>乾隆深感杀人过多,但对自己的行为仍执推诿之辞:“朕心实有不忍。然皆贼犯等自取,亦劫数使然也。”<sup>②</sup>

石峰堡起事后,福康安向乾隆奏言:“臣到省后,详加体访,甘肃河西各属原设营堡墩汛尚为严密。惟自兰州迤东至泾州一千余里,道路绵长,北控边城,南通陇蜀,兼以崇山峻岭重复盘回,外则番族环居,内则民回错处,大路各府、州、县原设防兵无几,墩戍寥寥,不足以资防御。”<sup>③</sup>为了加强甘陕两省的守卫,清廷在甘肃增设墩塘 141 处,使墩塘总数达到 223 处;增兵 5000 名,使兵力总数达到 17700 名。

石峰堡起事被镇压后,乾隆认识到杀人过多必将株连其他回族群众,因此命令除平日与举事者有联系的治罪外,其余概不追究。要求:“回民等务须革面洗心,遵守尔等历来老教,各安生业,永享升平之福。”<sup>④</sup>但对哲赫忍耶信众和哲赫忍耶分布的地区实行了更加严酷的宗教政策。陕甘总督除重申“回民不许留外来人学经教经;不许此村之人前往彼村念经;不许存卯路、溟沙等经。乡约头人具结,地方官加结,按季申送”外,还贴出告示:“回民改从老教,各归本村寺内诵念,毋得藏匿溟沙、卯路等经,摇头脱鞋念经,致于严遣。倘仍有信教,治罪不宥。下开五条:一禁搀夺。一禁勾引窝留。一禁抱养及该回归教。一禁添造礼拜寺。一禁诬告。”<sup>⑤</sup>甘肃总督还对其他伊斯兰教派别进行了限制。如涂跃龙在稟帖中说:“汉回教道久分,往往有汉民改为回民。究其所以,有回民乏嗣,抱养汉民为子者,有无赖汉奸贪财回归者,应分别严禁。抱养者,汉民本生父及回民照略诱例各杖一百,徒刑三年。如无父母,罪作该亲房尸首,照所得罪减一等。其叛汉回归者,照谋叛,谋而未行为首律拟绞。以前改从回教,本人已故,子孙相沿已久,未便押令归汉,听其自便,于保甲册内注明;如本人现在,限三个月改归汉教,违者仍照谋叛律问拟。该管各约知而不举,亦照

① 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第297页。

② 《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294页。

③ 同上注,第342页。

④ 同上注,第269—270页。

⑤ 《循化志》卷八。

罪人减二等科断。”<sup>①</sup>清廷对甘肃回族的政策更加恶化。

石峰堡起事不仅是哲赫忍耶教派，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一次灾难。此次起事留给后人的是深深的思考，它不仅仅暴露了清廷及乾隆皇帝本人对西部回族特别是哲赫忍耶教派的敌视，也激起了这些地方回族群众对清廷的仇恨。在这次起事期间，哲赫忍耶教派则表现出闪光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与顽强抗争的精神，体现了哲赫忍耶信众无穷的智慧 and 坚韧的品质。

乾隆在石峰堡起事被“剿灭”后写了一篇《迟速论》，阐述了迟与速对交战双方固然重要，但“敬天”（即尊重自然规律）、“明理”（明白人间事理）更为重要的思想，也算是乾隆本人对此次起事的反思。

### 迟 速 论

今春为《南巡记》，亦既详论宜迟宜速之机。大抵于兵事宜速，河务宜迟，而要于敬天明理。非漫论也，盖屡省而有得于己之言也。归而有甘肃逆回田五之事，彼时以为盗弄潢池，不过藉邪教以惑人心，如五斗米、一炷香之类，地方官自能平之，颇不介与怀。既而思之，不介于怀或既违敬明之意，得毋有所失乎？已而刚塔有小胜之报，李侍尧有坐守之乖，以致贼徒翻山两遁，余党蔓延猖獗，肆掠民居，攻县城。西安巡抚毕沅遂有征兵防守之议。盖恐秦陇煽动，不可收拾，朕闻所奏，即朱批以为“若汝所议，虽十万兵不敷用，又将何以灭贼乎？”然知李侍尧、刚塔、毕沅及本省绿旗兵不能了此事，即降旨福康安为陕甘总督，同海兰察领乾清门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二十八人驰驿先往，并调阿拉善蒙古兵一千、撒拉尔老教回兵一千及甘凉兵两千、延绥兵一千，共兵不满一万，又命大学士阿桂领健锐、火器营兵两千以为后劲。福康安一临底店，即与海兰察等率先至之宁夏阿拉善兵两千立挫贼锋，逼之入石峰堡。于是诸路兵陆续毕集，而阿桂所领之京兵亦到，周围筑栅困之，断其水路，不十日而净歼余孽，生获渠魁。此又《南巡记》所谓宜速而莫迟，未致昧事机而无成也。夫兵凶战危，且予老矣，岂更乐于用兵而有穷黜之为？然事机之来，应之不速，设果致贼氛蔓延，全秦煽动，如毕沅之所虑者，岂不貽笑无穷？而予肯辞以老，坐视弗理乎？予更思之，胜国之兵，即今

<sup>①</sup>《循化志》卷八，“回变”。

之绿旗兵也，而其训练尚不如今之绿旗，其董事之臣似今之李侍尧、刚塔、毕沅者，或亦少矣。文臣掣肘于中，武臣作伪于外，其君付之不问，弗如是，则我皇清何以得有明于天下乎？虽然是宜监宜惧，而不可恃天之宠以自矜，且即小可以喻大，蕞尔逆回，设非应之速而剿以净，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始之一念之忽，予深自为过；继之一念之敬，仍蒙天佑而速蕞功。则是迟速之论可以默置而弗以明示子孙乎？可弗以前明为戒而怠于敬天，暗于明理，而弗慎于用兵乎？用兵固贵速，而不敬不明，未有弗致债事者，是予所以惓惓也。<sup>①</sup>

组织策划这场起事的，除了部分阿訇外，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在与清军4个月的军事斗争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1.以整个回族为军事动员的对象，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乾隆在镇压苏四十三起事后，又对西部的民族宗教政策做了更加严酷的调整，使得西部的回族群众生活在担惊受怕、暗无天日之中。田五、张文庆等利用了这一矛盾，在发动起事的军事动员中，将波及的范围不仅仅限于哲赫忍耶信教群众，而是整个回回民族，将宗教矛盾上升到民族矛盾。阿桂、福康安在镇压了石峰堡起事后，向乾隆奏言：“此次逆回起事，纠合勾连，大概总以欲洗回民为词肆行煽鼓，以致愚蠢无知，各怀疑惧，日聚日众。毋论新教回民相率成群，即老教亦多有听从入党。”<sup>②</sup>这种将宗教矛盾引发为民族矛盾的做法，就是燃起整个民族对清政府的不满甚至仇视情绪，从而形成战争的精神力量。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同时还涉及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sup>③</sup>继而他指出：“在战争中，精神要素远比物质力量重要。”“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剑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剑刃。”<sup>④</sup>这就解答了我们在研究石峰堡起事时，为什么

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9—11页。

②同上注，第237页。

③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8页。

④同上注，第45页。



区区几位农民指挥,几千名哲派信教群众参与,却让清廷3万大军在战略上感到扑朔迷离,战术上大惑不解的原因。

2. 背靠大山设营,把敌人始终置于身后。在清军与信教群众的交战中,无论是李侍尧,还是刚塔,始终都在信教群众的背后追杀,你进我退,你驻我扰,千方百计调动清军,在机动中保存力量,消灭敌人。在马家堡,信教群众虚设棍棒叉靶,用木撑衣服装作假人,翻山而逃,让李侍尧“臣实深焦急,坐立靡宁。”<sup>①</sup>在马营街,清军与信教群众对阵,尽管康熙命令“若复致贼人翻山而遁,更属不成事体。”<sup>②</sup>但还是无济于事。“据哨探人报,贼人帐房俱已不见,贼人又复潜遁。”<sup>③</sup>在云雾山,清军刚到山下,“贼即直前突扑,经官兵压下奋勇剿杀,贼人旋退旋扑四次。……贼仍窜回山梁据险自守。”<sup>④</sup>这样的战役,前后有十多次,使得久经沙场的乾隆恼羞成怒,将李侍尧、刚塔等革职治罪,理由是“辗转耽延,迨贼远飏,始带兵尾追……毫无策应,失机僨事。”<sup>⑤</sup>之所以把敌人置于身后,导致清军一路尾追,主要是对地形的应用十分巧妙。要么借助于山势之险,要么依仗于河流之急,要么凭借于村庄之密。《孙子兵法·地形篇》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sup>⑥</sup>不一定读过《孙子兵法》的西部农民,在实践中遵循了这部千古奇书的原则,也丰富了中华战史的案例。

3. 聚散自如,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军队力量的集中与分散,是军事权变的重要方面。石峰堡起事的群众不断变化的人员构成、不断变化的聚散方式、不断变化的攻守阵型,使清军在交战前期无所适从。“至贼人自马家堡奔窜后,又有杨填四等聚众接应,并有张阿浑、马建功等亦被贼人纠约入伙,以致复行屯聚;且贼营内俱系新白布帐房,又有鸟枪等项器

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47页。

②同上注,第61页。

③同上注,第66页。

④同上注,第146页。

⑤同上注,第109页。

⑥孙武等著,《兵法藏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213页。

械；贼入甫经窜逸，各处回民即纷纷接应入伙。……暗中勾约预备，所以能同时聚拢。”<sup>①</sup>“其贼匪人数忽少忽多。”<sup>②</sup>通渭县城战役中，义军虽放弃城池，“而贼众旋散旋聚，仍复近城扎营，与石峰堡之贼互相联络。……散窜滋扰，势难分路剿捕。”<sup>③</sup>在鹿鹿山，清军的大将们发现，“臣等伏查贼匪忽散忽聚，诡诈多端，现在与贼对面扎营。”<sup>④</sup>在底店，福康安更是发现“贼匪忽聚忽散，出没无常。”<sup>⑤</sup>这种忽聚忽散，忽兵忽民，忽战忽农，忽多忽少的力量构成方式，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把敌人“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民战争在世界军事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克劳塞维茨说：“民众武装和起义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缺点和不够完善，但总的说来能起到很大的作用。”<sup>⑥</sup>

4. 设立稳固的阵营，为战略和战术机动提供有效的后勤保障。在整个起事过程中，田五、张文庆等建立了以石峰堡为核心的大本营，并与跨甘、宁、陕重镇要塞相连接的保障体系，在战争中收到了好的效果。石峰堡系巩昌府通渭县（今宁夏隆德县）所辖，原是一个破旧的堡子，后来一姓马的富户进行了修缮，田五等准备起事时就从附近村庄抢来斧子、剪子等，又从清军手中抢了一些枪刀军器，大部分刀矛是密尚德等购买的，粮食和布匹等都有一定的储备，有效地保证了起事的军备和粮食需求，这样完善的思路和精心的准备，是清以前农民起事中所不多见的。克劳塞维茨认为：“一支军队，不论是进攻敌人的军队或战区，还是到本国的边境设防，都必须依赖一个地方，同这个地方经常保持联系，把它作为存在的条件，这个地方就是军队的作战基地。”<sup>⑦</sup>石峰堡根据地的意义也正是如此。

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62页。

②同上注，第63页。

③同上注，第79页。

④同上注，第100页。

⑤同上注，第167页。

⑥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8页。

⑦同上注，第97—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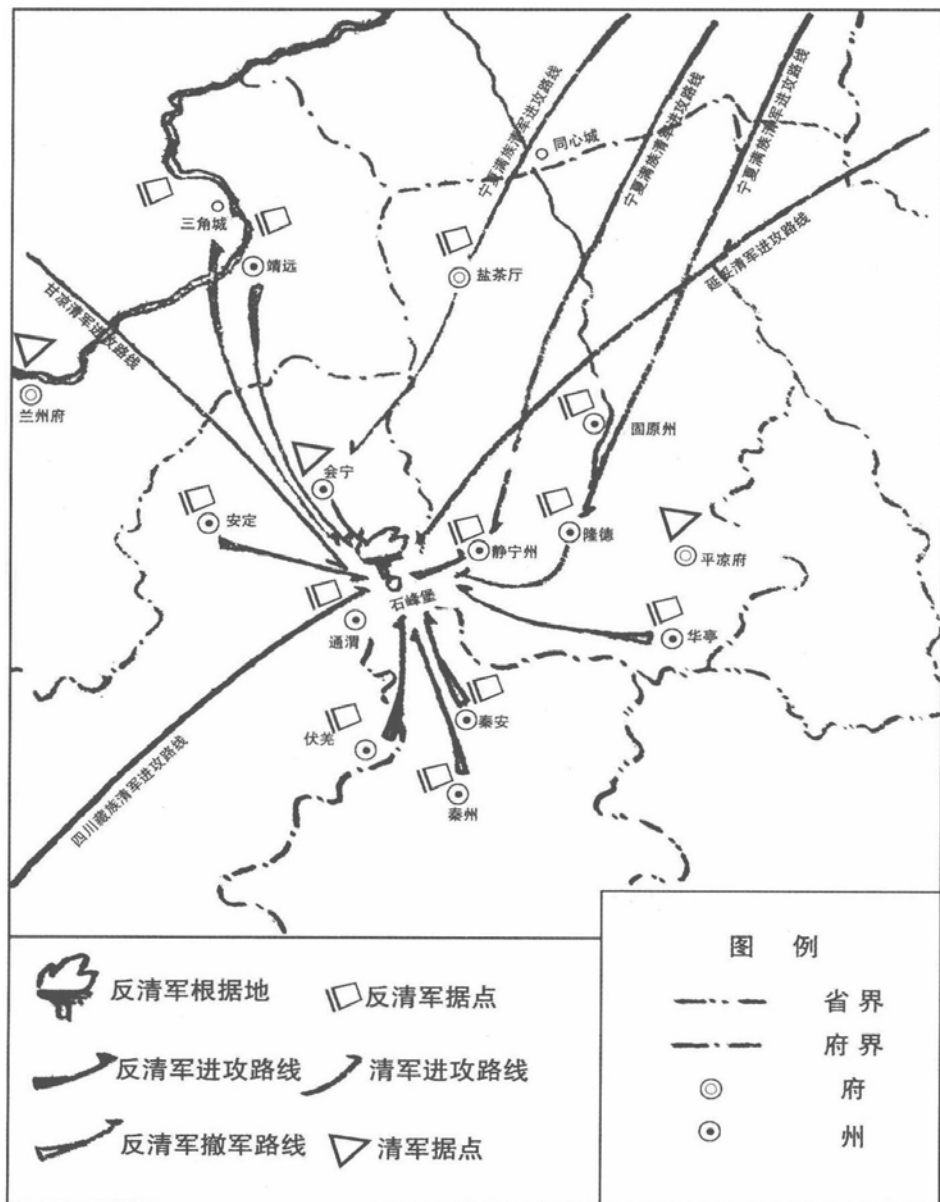
5.合理利用气候,创造“天助”的局面以鼓舞士气。在《钦定石峰堡纪略》这个纯粹官方记载历史的文献中,我们惊奇地发现气候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以及利用气候制造“苍天助我”的迹象以鼓舞我军气势的积极作用。石峰堡起事,几乎每次清军进剿义军都有不同寻常的天气现象,要么大雾,要么下雨,要么刮风,起事的首领们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及时地实施了战略和战术上的转移,并用这些天气现象宣扬清廷杀害穆斯林是真主不欲、天理不容的,从而增加了起事的宗教色彩和神秘色彩,也极大地动摇了清军的信心。这种气候条件的精妙利用,曾使乾隆一度认为是妖术所致。“至回人惯用魮答,此次剿贼屡经遇雨,且有雹雷,致冻伤民夫,或竟系贼回施用魮答所致亦未可定。然总系邪法,不能胜正,当以此语晓谕众兵,勿怀疑惧。”<sup>①</sup>这样,为了给道祖报仇而进行的战争因得到了“真主的襄助”而变得更加神圣,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宗教的情感和为教献身的愿望。“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时,人们内心充满了高尚感情,再没有什么比荣誉感更强烈和更稳定的了。它是在战争中使巨大的躯体获得灵魂的真正生命力。”<sup>②</sup>

---

①《钦定石峰堡纪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71页。

②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9页。

## 石峰堡起事战略示意图



(根据张洪涛《西北回族人民反清斗争史》复制)

### 第五节 马达天的接续

马达天,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八月二十三日,经名穆罕默德·者俩里,道号古土布·阿兰(世界领袖之意)。他是哲赫忍耶学派的第三位继承人,也是哲赫忍耶教门从关川向灵州转移的接任者。穆宪章去世时将教门移交给马达天。

马达天是七巴巴的儿子,也是马明心的弟子。《热什哈尔》记载:“一天,维尕叶·屯拉说:‘在筛赫中,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筛赫了:因为他们都不能一手调养两代光阴的领袖。我一手调养了两辈领袖。——显现的已经显露了;隐藏的还在等着光阴的到来。”<sup>①</sup>师徒的引荐人是格兰德尔,这在教内的说法是一致的。

---

<sup>①</sup>关里爷著,《热什哈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9月第1版,第80页。



吉林船厂拱北(马颂华供图)

在穆宪章执掌教门时期,马达天曾帮助穆宪章管理吴、灵、青一带的教务,也多次受到了穆宪章的指点。口传资料记载:穆宪章去世前,穆宪章之侄曾有继承教权的想法,但穆力排众议,将教权传给了马达天,实现了马明心的传教心愿,也实现了教门的成功转移。

在马达天执教期间,面对清廷严酷的宗教政策,采取了非常隐蔽的办法,以灵州金积堡为中心秘密发展教门。“他小心谨慎,惟恐惹出事端,故在经营教务时,未敢公开活动,念经干功往往多在夜间。”<sup>①</sup>

清廷发现了哲赫忍耶教门在秘传,而且与马达天有关。据说事情的起因是新疆的信教群众用担子挑着哈密瓜来灵州看望马达天,途中遇到固原总兵的差事,这个差事以为是卖瓜的,要买哈密瓜,信教群众说:这瓜不卖,是送给皇王的。差事问:你们的皇王在哪儿?叫什么名字?信教群众

<sup>①</sup> 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第299页。



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鸿乐府拱北照片  
([美]克劳德·毕敬士摄于1936年,马晓毅供图)

回答:在灵州,他是教门的皇王,是关川阿宰滋(马明心)的代位者。差事返回固原,把事情缘由告诉了官员,于是皋兰府通知灵州官员立即监押马达天。灵州的牛阿匄进官府代马达天受刑,被逼跪在烧红的铁链上,在脖子上套上枷锁,拷问30多次,牛阿匄始终没有说出马达天的名字,兰州府将牛阿匄发配黑龙江充军。

后来,教内有些多斯达尼认为金积堡芦沟闸道堂需要修缮,就向马达天提出了修建的建议。马达天开始不答应,最终还是遵从了群众的意愿。清廷发现了这个举动,以“夜聚明散”的罪名将马达天拘押到兰州。一位官员对跟随马达天到兰州的人说:马已被判死刑,你们给我一千两银子,我想办法改成活罪。于是信教群众就凑了一千两银子,马达天被发往黑龙江充军。“相传,不义的暴君下令把我们尊大的毛拉筛赫穆罕默德·者俩里·古土布·阿兰装在木笼车(囚车)里,身负几十斤的重刑,从兰州启程艰难地走着,一站一站到山西大同,又到北京,经山海关最后一站到了

布盔城(今齐齐哈尔)”。<sup>①</sup>由于途中备受折磨,到达船厂(今吉林省吉林市)时,马达天已重病缠身。嘉庆二十二年(1817)九月六日在船厂去世,船厂的李阿訇将马达天埋送在自己家的坟地,史称李家坟园。马达天执教5年多,终年60岁,教内称“船厂太爷”。

马达天有三子。长子马以德,次子马广德(老二爷),三子马忠德(老三爷)。

## 第六节 马以德的变革

马以德是马达天的长子,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八月十五日,经名穆罕默德·索菲依,道号哈给根俩(意为安拉的本质)。马以德是哲赫忍耶学派的第四位继承者,也是哲赫忍耶教门从关川到灵州转移的实现者。

据教内传说:马以德少年时代曾在锁家岔(今宁夏同心县田老庄乡)求学,这里的人发现他的念词非常悠扬动听,加之其他方面的贤能,得到了全坊人的敬佩。传说在一次穆宪章主持的尔麦里上,马以德念了一段《麦达依罕》的赞词,穆宪章十分欣赏。<sup>②</sup>

据教内《曼纳给布》和《道统史传》记载:马达天是在兰州监狱将教权传于马以德,一开始马以德不愿接受,考虑到当时时局,最终马以德还是答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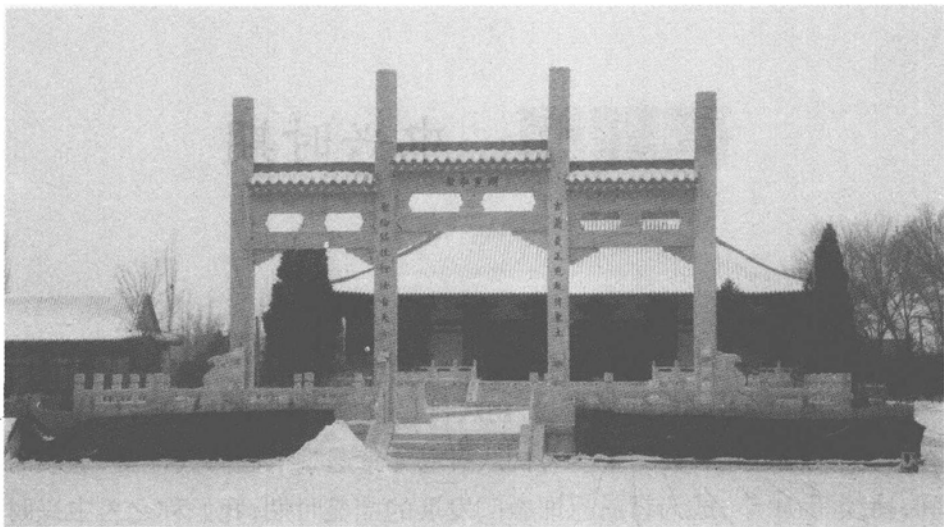
马以德逝世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初八日,葬于鸿乐府,教内称“四月八太爷”。

马以德主持教务32年,成功地实现了哲赫忍耶教门在灵州的定居,并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马以德对哲赫忍耶教门的主要贡献有:

<sup>①</sup>《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第31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34页。





鸿乐府(许会军供图)

1.规范了诵读法,进一步完善了教门的功修。在马以德之前,哲赫忍耶始终坚持也门叨热,马以德学会并推广了麦加叨热,后被人们称为“灵州调”,现在哲赫忍耶信教群众中广泛使用。他规范了哲赫忍耶的念词,在诵读《古兰经》的基础上,把《曼达耶哈》《穆罕麦斯》作为哲赫忍耶的独有念词坚持下来。马达天使宗教功修更加规范化,如设置果碟等,都在细节上加以规定。

2.以家为道堂,小心办教。马以德吸取了前人新修道堂时或在道堂办功被清廷发现的教训,在鸿乐府以住家为名,默默传教。他小心谨慎,执教期间没有发生大的事端。他不注重名节,夏天穿粗布衣,冬天着破皮袄,做人诚恳,做事低调,这种从不张扬的性格,既保全了自身的安全,也保全了哲赫忍耶教门,这在哲赫忍耶历史上是少见的。

3.培养人才,扩展势力。马以德在传教期间培养了一大批造诣较深的阿訇,这些阿訇后来都成为哲赫忍耶中兴时期的骨干。

由于马以德在宗教礼仪上竭尽完善,在人才队伍上不断壮大,在传播范围上不断扩展,加之韬光养晦,谨慎办教,为哲赫忍耶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第三章

## 中兴时期

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初八日马以德去世,其长子马化龙主持教务,到民国九年(1920)十一月初八日马元章遇难于固海大地震,这段时间,持续了71年,成为哲赫忍耶教门发展的鼎盛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兴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化龙从清廷获取了“千总”的职务,成为清朝政府负责一方的管理者;他积极发展经济,成为“富甲一方”的绅士;积极传播宗教,使哲赫忍耶教门遍布西北各地。后因金积堡起事被清廷镇压,哲赫忍耶暂时转入低潮。马化龙的孙子马进成、马进西继承了他的意愿,使哲赫忍耶灵州系统得以延续;马进西在稳固了张家川的教区后,返回了百废俱兴的金积堡。马明心的四世孙马元章,在哲赫忍耶濒临灭绝时,帮助马化龙的后裔重塑了教门,又另辟蹊径,在张家川的北山建立了新的传教中心,进而又开辟了以西吉沙沟为核心,辐射面遍及西北和云南的传教范围,史称关川系统。马元章、马进西等和平办教,树立了哲赫忍耶学派的崭新形象。

## 第一节 中兴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清廷及 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

这一时期,清朝走向灭亡,帝国主义列强肆意瓜分中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帝国覆亡,催生了一个民主政体——“中华民国”。

这一时期,清朝内忧外患加剧。道光末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震撼清朝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于咸丰三年(1853)改南京为天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起义范围波及大江南北,与清军斗争达14年之久,其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军事斗争之激烈,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同一时间爆发的以张乐行等领导的捻军起义,先在安徽一带与清军对抗,后波及到河南、山西、江苏、江西、湖北、山东、陕西等数省,与清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虽然于同治七年(1868)起义失败,但也给予清朝以沉重的打击。光绪二十四年(1898)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绥远和东北3省等地抗击外国列强,帝国主义列强要求清廷镇压。昏庸无能的慈禧太后协助帝国主义列强“剿灭”义和团,使国力更加衰败。

为了进一步把中国沦为其殖民地,西方列强又于咸丰六年(1856)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在清廷内部也形成了两派政治集团:一派是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为代表,另一派是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两派矛盾激烈,在内政外交上争论不休。慈禧趁机发动了政变,实行垂帘听政,使清朝一步步走向衰亡。在慈禧听政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加快了武力侵华的步伐,中俄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相继爆发,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这些战争都以割地和赔款为结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德宗病逝,次日慈禧太后也病死,年仅3岁的溥仪继承帝位,年号宣统。此时清廷内部争权夺利,危机四伏。帝国主义列强也加剧了对华掠夺,腐败无能的清朝一味忍让,奴颜婢膝,以图苟安。在国难深重,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逐渐由改良转向革命,纷纷成立了兴中会、同盟会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领导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沿海的门户,并逐步渗入到长江中下游和内地。对西方列强的防御,被清廷称为“海防”;西方列强乘西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复杂之机,挑起民族宗教矛盾,企图占领新疆、内蒙古和西部的广大地区,对这些地方的防御,清廷称之为“塞防”。清政府认识到“海防”与“塞防”都不可懈怠,即使在财政根本无法满足军需的前提下,举借外债以备军需,做出“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决策。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其出发点都是不折不扣的“防守战略”。“塞防”和“海防”争论了半年,最终还是倾向于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路线,将“塞防”作为“久远之计”,并命左赴西北实施“塞防”。左宗棠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手段,对西部回民起事进行了残酷镇压。这一时期民族宗教政策特点是:

金积堡事变前,在“剿抚兼施”原则下,以剿为主,以抚为副。按清廷地方官吏的说法:就是伊斯兰教徒性如“犬羊”,非痛加剿洗,方能不死灰复燃;非大兵痛加剿洗,才能使之心胆俱碎。故上至钦差大臣左宗棠,下至督军大员刘松山、都兴阿、杨玉科、董福祥,都以屠杀回民著称。清军所到之处,老幼皆被屠杀,屋宇均被烧毁。特别是对哲赫忍耶教派更属于“剿杀”之列。

金积堡事变后,清廷仍实施“剿抚兼施”的政策,但以抚为主,分化瓦解。以金积堡为核心的陕甘回民起事被镇压后,左宗棠等采取了以抚为主、以剿为副的政策,对投降的马占鳌等采取了“抚”的方式,不仅使陕甘回民起事余部失去战斗力,而且利用这部分战斗力实施“以回制回”,协助清军攻打起事武装。这样就将历史上形成的回族和清廷的矛盾演化为

回族内部的矛盾。

进入民国，“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革命的转型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国内穆斯林少数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开始走出封闭状态投入变革的浪潮。他们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并开始就穆斯林政治地位的平等、经济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宗教信仰的自由提出各种要求”。“因此，无论掌握政权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还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都必须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制定出自己解决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纲领，包括治理伊斯兰教事务的基础政策。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与中国历代政权的民族政策相比较而显示出来的最大不同，就是对有关民族宗教的政策逐渐形成法规和具有一定的系统性，通过颁布各种法律法规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平等原则是基于阶级剥削制度的，不仅是不彻底的，而且具有极大欺骗性。所以，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信仰都贯穿着利用和控制的目的。因而民国时期的中国穆斯林仍然不能获得政治上的真正平等，在社会生活中也受到了种种压制，对伊斯兰教的诽谤和侮辱也时有发生。”<sup>①</sup>

## 第二节 马化龙的兴衰

马化龙，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名托比尔·屯拉，道号赛义德·束海达依（殉道者的领袖）。他是马以德长子，马达天长孙。教内尊称“十三太爷”。

马化龙幼年，“正值清廷严禁哲派活动期间，教众也少，又不敢出头露面，同时道祖马明心的艰苦生活和第二代‘穆勒师德’穆宪章的反对贪财

<sup>①</sup>余振贵著，《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276—277页。

思想对他很有影响,因此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sup>①</sup>马化龙在伏羌南关马二阿訇(马先正,人称关里爷)和山东金阿訇门下学习经文和经学,学成后由其父马以德“穿衣”<sup>②</sup>。道光二十九年(1849),马化龙继承了哲赫忍耶第五辈穆勒师德的职位。

马化龙继任后,清廷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暂时放松了对哲派的警惕。为了发展哲赫忍耶教门,马化龙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在政治上靠近清廷。《宁灵厅志》记载:同治年间,有个贡生叫道以德,状告马化澂<sup>③</sup>:“其(马达天)孙马化澂由武生加捐千总,马化澂之弟马化凤及侄马建邦,均中武举,侄子马彦邦捐游击职衔。”<sup>④</sup>

二是在经济上壮大力量。“马化龙是宁夏伊斯兰新教的大教主,世居灵州金积堡,依靠秦渠、汉渠的水利灌溉,占有广大膏腴土地,他还以善于经商积累财富,伙友们往来包头、归化(今呼和浩特)以及北京、天津等地,交结回民中的‘洋商’。”<sup>⑤</sup>“由于各地信众增加,束脩馈赠随之增多,马化龙之子马耀邦又善于理财,所经营的商业扩展至东北、西南及东南各大城市,使马化龙在十数年间成为‘富甲一乡’的士绅。”<sup>⑥</sup>

三是防御上修筑城寨。“同治元年(1862)陕西的穆斯林被满清残杀无数,十三太爷凭自己的真知预见,宁夏的多斯达尼也会遭受清军的杀害,为了防御清军,筑起金积堡城,竣工后十三太爷给城命名为‘保生寨’”<sup>⑦</sup>“金积原有新旧两堡,新堡原名‘保生寨’(又名保生堡),筑于同治二年(1863),属灵州所辖,因其居秦汉两渠间,黄流分鬲,可以阻水自固,因而号称天险;旧堡在新堡的东北约里许(即在吴忠市金积乡关渠村东大桥南侧)。”<sup>⑧</sup>

①《甘肃民族研究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页。

②穿衣,经堂教育中,满拉(学生)学业完成后而举行的毕业仪式,“穿衣”后成为阿訇(学者、老师)。

③本书的马化澂,均为马化龙。

④胡建东著,《宁灵厅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137页。

⑤《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09页。

⑥马国宾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42页。

⑦《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铅印本,第43页。

⑧张洪涛著,《西北回族人民反清斗争》,打印本,1985年8月,第138页。

### 第三章 中兴时期

四是建立了地方武装。主要是“标路十三营”和“青骏营”。标路十三营，成立于同治二年。标路十三营成立之初仅具规模，缺少武器装备，但同治四年(1865)和清军在强家沙窝大战中获得空前胜利之后，缴获了大批的武器，不仅充实了标路十三营(步兵营)，而且根据军事上的特殊需要，又扩充了青骏营(骑兵营)。现将其营头、营官、驻地以及人数，列表如下：

标路十三营在金积堡共驻扎有 6 个营，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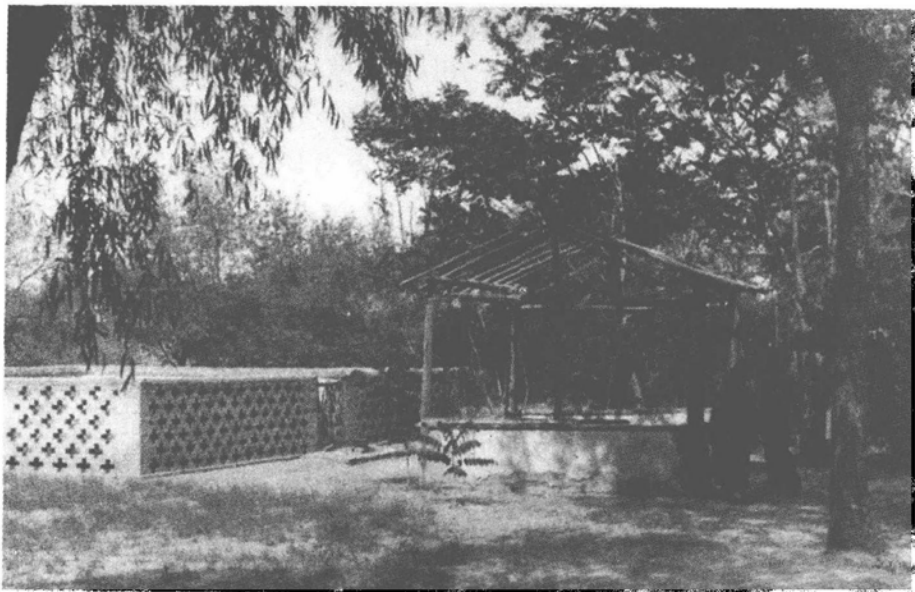
左营	参领	马永福
右营	"	马永贵
中营	"	谭生成(二神仙)
前营	"	谭生章(大神仙)
后营	"	马成
诚顺营	"	金林

在外地共驻扎有 7 个营，即：

德胜营	参领	马天锡(马八条)	吴忠花寺巷道
	副参领	马殿魁	800 人
烈虎营	参领	何登奎	吴忠何家巷道
	副参领	何生洲	
威武营	参领	马天恩	吴忠吴南乡马家车门 500 人
平安营	参领	吴三龙	吴忠杨马湖 500 人



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吴忠四旗梁拱北外景照片  
([美]克劳德·毕敬士摄于 1936 年,马晓毅供图)



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吴忠四旗梁拱北照片  
（[美]克劳德·毕敬士摄于1936年，马晓毅供图）

保全营 参领 王 洪 灵武大寨子  
副参领 王 鹏  
忠义营 参领 马 伟 胡家堡  
副参领 马子良  
先锋营 参领 ××× 吴忠朱渠

除标路十三营外，还特别组织有清一色的骑兵营：

青骏营 参领 马 九  
副参领 马庆风。<sup>①</sup>

五是在社会上乐善好施。“又由于他在灾荒之年，能以宗教徒的善念，对贫苦的宁、灵群众，不分回、汉给予施舍，故又获得了“大善人”之称。”<sup>②</sup>

上述几个方面的努力，使马化龙成为远近闻名“富甲一方”的大阿訇、

<sup>①</sup>张洪涛著，《西北回族人民反清斗争》，打印本，1985年8月，第157页。

<sup>②</sup>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第302页。



大绅士，哲赫忍耶宗教也得到了较快发展。马化龙以伏羌关里爷、金积滩里爷、徐州张三阿訇和牛木头爷为助手，借商贸往来，传教于宁夏的同心、固原、盐池及甘肃平凉、环县、庆阳、会宁、庄浪、静宁，陕西的定边、绥德以及内蒙古的包头等地，使全国大部分回族地区都有了他的信众，河北、黑龙江、吉林、湖北、云南、新疆都有他的热伊斯。清吏曾毓瑜说：“马化龙者，甘肃新教巨魁也。……自称总大阿訇……愚回奉之若雷电鬼神，莫敢有异。”<sup>①</sup>



吴忠四旗梁子拱北(王蕾供稿)

由于受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影响，特别是云南、陕西回民起事的牵连，马化龙被清廷视为陕甘起事的总后台。“各地回众皆望宁郡举止以为顺逆”<sup>②</sup>。各地义军“率视金积为向背”<sup>③</sup>。据左宗棠掌握：金积堡“城周

①[清]曾毓瑜著，《征西纪略》，收入《回民起义》第三册第二卷，第33页。

②《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转引自李范文、余振贵主编《西北回民起义研究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223页。

③易孔昭著，《平定关陇纪略》卷九，《回民起义》第四册，第92页。

九里有奇,东自吴忠以至灵州,堡寨共四百五十余所。”“高近四丈,堡自厚约三丈许。堡中有堡,为首逆老巢,贼呼为王城,其高原亦如之。中间墙壁纵横,以大城包小城式为之。渠水环复,尺寸皆坚”<sup>①</sup>。左宗棠认为,如不镇压马化龙的力量,就很难平息西北乃至全国的回民起事,于是爆发了举世著名的金积堡起事。

起事被镇压后,“同治十年(1871)农历正月十三日,清军‘诛马化龙,剖其心,以祭刘松山之灵’,马化龙的弟弟、成年子女、亲属及反清首领共一千八百余人同时惨遭杀害。清廷将被害者的首级全部装塔盖顶,在金积堡西门建起了‘人头塔’,并将马化龙及其弟马成龙、长子马耀邦与谭二阿匐的头颅遍示全国各地,历时十年之久。”<sup>②</sup>

马化龙生有5子:建邦(大东家爷)、耀邦(大忍爷)、恒邦(三东家爷)、定邦(四东家爷)、兴邦(五东家爷),均与马化龙一起被清军杀害。

### 第三节 金积堡起事

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赔款割地,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并把内外交困的负担转嫁到国内人民身上,各种捐税和盘剥增多,民不聊生。当时甘肃的情况是:“民力既竭无以应,着委严酷州县敲骨髓以取之,州县刑竭,亦窘无以应,则委凶悍武弁调重兵以胁之。朝指一官曰催面不力,夕而黜其名;夕指一堡曰抗面不供,朝而屠其地方。春夏谷缺时,父母妻子饿死者委道路不得的舁土一掩。”<sup>③</sup>

与民不聊生状况相伴随的是清廷对伊斯兰教政策的空前恶化。“清廷对回族的偏见主要来自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歧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①张中复著,《清代西北回民事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九十年出版,第107页。

②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43页。

③《甘宁青史略》卷二十四。

民族压迫不但从宗教歧视开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宗教的压迫来实现的。在甘肃回民起义爆发的前夕，上述民族矛盾的激化，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sup>①</sup>

#### 一、陕西起事

陕西回民起事的爆发，虽然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但直接原因是，汉族地主团练对回民的压迫和欺凌。这次起事首先从临潼和渭南两地开始。临潼起事从咸丰八年（1858）开始，导火索是：“陕西临潼县回汉素不相能。回庄报赛演戏，汉民可以往看，及汉庄演戏，预贴告条，不准回民往看。回民竟不往观。有稚回担负果实赴戏场售卖，为汉民攔毆，受伤甚重，群回不服，赴县申诉。县令倪印恒不管。控至第三次反加斥责。……回民被责不甘，纠众数千人赴汉村私斗，互相杀伤。回杀汉民十三人，汉杀回民六人，杀伤不能相当。汉民又于大道，截杀蓝田回民三人，与临潼斗案，毫无干涉，并不知械斗事者。回民纠众不散，来往商旅裹足，并有被抢劫者。事闻省城。将倪印恒撤任。派首府沈崧曾带回教将弁兵三百人前往弹压。又派张竹楼同知名舒萼者，署临潼县事。曾卓如大言曰：回民不遵约束，即派兵剿洗。”<sup>②</sup>渭南起事是从同治元年（1860）开始，引发的原因，华阴县汉族绅士李启讷在《忧愤疾书》中记载：“渭南回民在华州所买竹竿，汉人打伤回人，而官长不为伸理，且为汉人做主，有‘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当此之时，回民亦俯首帖耳，不为少动。忽于四月十九日，捻匪窜至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约集华阴乡团合力堵贼。迨华阴乡团齐集华州，询及回汉斫竹打架之事，而团练中有一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然难以为辞，遂声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去内患，然后再堵贼匪。二华团众即寻至华州之秦家村。秦家村者，系华州回民居住之一所也。团众直至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先行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无罪，苦口哀求，团众坚持不允，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团众此时心满意足，饱载而归。恐回民之鸣于官而治其罪也，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

<sup>①</sup>《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3页。

<sup>②</sup>《临潼记事》，第1页。

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仍以烧房杀戮为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地，绝无生理，拼命相争。如同州、咸阳、泾阳等县乡团，尽将城内回民男妇诛戮，房屋烧毁无存，官亦如之何。遂致泾阳、同州各处有围城之举，传帖所到之处，汉人先行攻打焚烧，倘遇回民，焦类不留。未经旬日，陕西回民俱行激变。”<sup>①</sup>起事群众武装，在任武、洪兴的带领下，很快占领了渭河两岸的广大地区。四月与太平军合作，占领临潼县城，继而攻克华州。渭南歌谣：

四月二十三

长毛<sup>②</sup>到渭南

先破城，后杀官

乡勇死了一大滩<sup>③</sup>

起事初期，“其著名的领导人则有：郝明堂、任武、洪兴、马世贤、马四元、马龙、乜代荣、乜代恩、邸元奎、大瓜蛋、哈哈娃，其中以郝明堂、任武负其总责。”<sup>④</sup>清政府派前江西巡抚张芾为陕西省团练大臣，负责剿灭回族起事。五月张芾被任武所杀。此时起事武装力量已经形成，被称为“十八大营”，各以地区分立营头，“以任武、洪兴、郝明堂、白彦虎（即白素）、马正和、崔伟（即崔三）、禹得彦、余彦禄、孙玉保、邹玉龙、马生彦、蓝明泰、于振奎、马得有、白六、马义、郭二阿訇、关阿訇、冯阿訇、二河州阿訇等为将领。当时即公推洪兴、任武为其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决议进一步合力进攻西安城。他们的声势日益增大，人数很快就发展到三十万人。”<sup>⑤</sup>清廷复派讨伐捻军的钦差大臣胜保入陕剿回。起事武装在攻打西安城的同时，攻占了泾阳、三原、咸阳、富平、蒲城、朝邑等地，“而陕西

①张洪涛著，《西北回族人民反清斗争史》，打印本，第66—67页。

②长毛，指太平军。

③《临潼记事》，第15页。

④同①注，第68页。

⑤同上注，第73页。

凤翔府所属各县的回族人民也都闻风起事，已经和甘肃回族反清军互通声势。其革命势力已发展到陕西省中部一带。这样一来，全陕西震动，严重地威胁到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sup>①</sup>清廷将胜保解京问罪，再派直隶总督多隆阿赴陕。多隆阿“剿抚并用”，起事武装受到很大损失，洪兴、任武等战死，但主力尚存，在大元帅白彦虎，以及马生彦、余彦禄、孙玉宝等带领下，与清军和地方团练继续斗争。陕西民谣：

马生彦、真好汉  
不打官兵打团练<sup>②</sup>

太平天国天京的失守和捻军的北退，使陕西的战局陷于被动。九月以后，回族武装遭到清军大举进攻，诸多领地失守。同治四年（1865）十月开始向甘肃转移，同治五年（1866）五月转移到平凉、固原和董志原一带。据史书记载：“董志原在马莲河西岸，纵一百五十里，横二百八十里，扼陕甘两省关键。该在唐为泾源，在宋为环庆，久成历史上的重镇。”<sup>③</sup>同治六年（1867）董志原一带的回族武装不敌清军围剿，于同治七年（1868）三月份两路北上，一路从驿马关沿曲子、环县北徙豫旺城；一路从蒲河川经三岔河走向固原。两路都约定在黑城子、下马关会齐，然后再赴肖河城、半个城到金积堡。

## 二、金积堡起事的发端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平远所（今宁夏同心县预旺乡）的马兆元、固原州所属瓦亭把千总<sup>④</sup>马兆隆、半个城（今宁夏同心县旧城）的周法、固原州的纳三阿訇、清水县的李得仓、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县）的田成基以及平凉府的穆生花等，都相继起事。九月初六日，马兆元从预旺率回众围攻灵州城。知州张瑞珍守城，回众攻四十多日不下，向金积堡方向撤退时，“在郭家桥<sup>⑤</sup>以北上流掘开湖堤，冲淹协领栓林等敌军，敌军陷入泥

①张洪涛著，《西北回族人民反清斗争史》，打印本，第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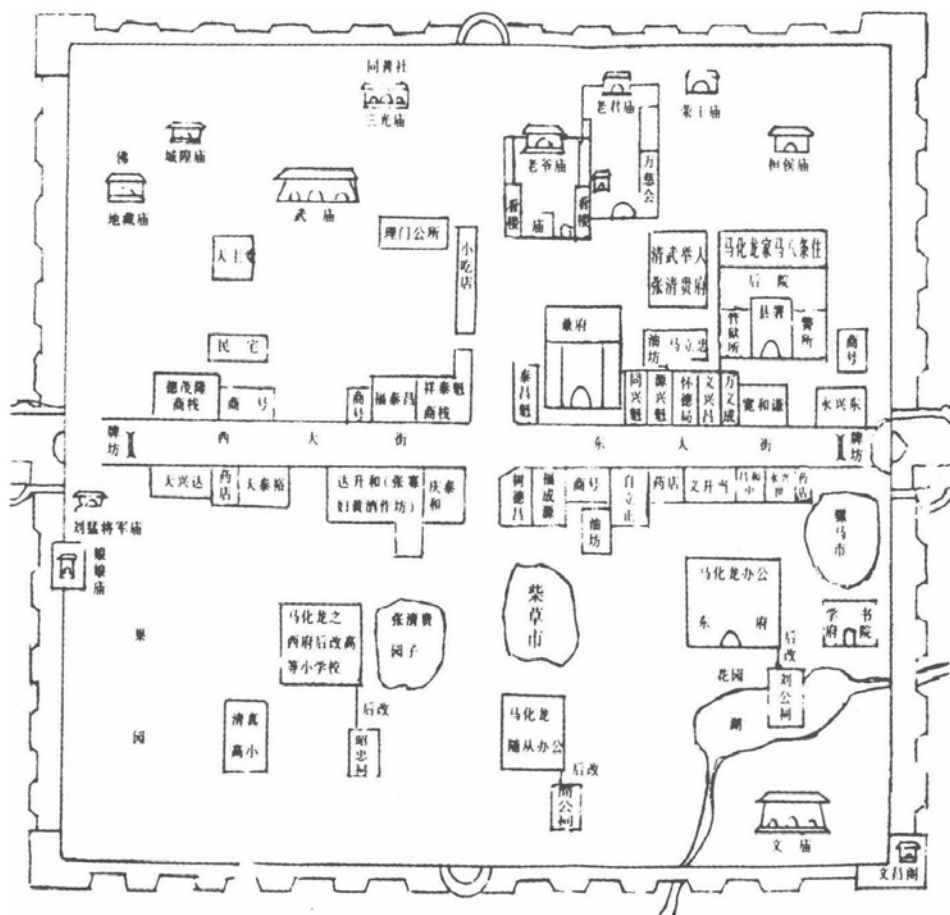
②同上注，第82页。

③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边》卷五，“平定甘肃”第67页。

④千总，相当于连长。

⑤郭家桥，金积堡西北约10公里。

清末民国金积堡(保生寨)略图



(根据《吴忠市地名志》复制)

沼,不能立足。反清军乘机反攻打死佐领吉星毓秀、守备王廷泽、外委杨天贵、杨沛等。”<sup>①</sup>“同时,宁夏、平罗等地回民军,在纳清泰、赫文选、马万选、郝文典等人率领下,先后攻占宝丰、石嘴山、通贵、通昌等地,围攻平罗县城和宁夏府城。宁夏将军奕梁等连向朝廷告急,清廷急令阿拉善亲王调蒙古各盟军开赴宁夏。十月初十,兼署宁夏镇总兵侯云登率兵往灵

①张洪涛著,《西北回族人民反清斗争史》,打印本,第110页。

州解围,接连遭受回民军打击”<sup>①</sup>。

马兆元原为盐茶厅(今宁夏海原县)所属的豫旺汛把总。他截获甘肃省制台沈兆霖发出的“见回不留”的鸡毛转帖(加急的机密印件),为了先发制人,即率部下93人暴动。民间歌谣:

太平年,米粮贱  
不知贵,不知贱  
糟米撒面遇了天旱  
不料想元年上世事大变  
汉杀回回杀汉不得安然  
回回人认其是主的定然  
大汉人他就把老天埋怨  
宁儿堡的陈忠孝是土匪团练  
铁铜堡杀回回一扫尽完  
逼反了豫旺城的马兆元营扎秦川<sup>②</sup>

同治元年,马兆元攻克固原州所属的黑城堡,被叛徒王大贵诱杀。《海原县志》介绍:“同治元年,豫旺城把总马兆元叛,大贵恨回族不靖,思欲戮灭,乃卑辞厚帛以诱兆元,兆元喜,大贵俟其至,擒而斩之,叛回因多投顺事。”<sup>③</sup>

与此同时,驻扎在平凉一带的回族反清武装在穆生华率领下进攻平凉府城,同治二年(1863)正月初一,攻入固原州城,杀死了平庆泾道万全镛、吏目戴承恩等。

穆生华,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穆生华天赋聪慧,在祖训的教导和耳濡目染下,自幼刻苦攻读伊斯兰教经典,立志弘扬伊斯兰教文化,振兴民族精神,遂遍访名师,虚心求教,集众家之长于一身。清咸丰年偕同四弟生辉前往伏羌(甘谷)南关马二阿訇处(人称关里爷)求学深造,博览群经,并掌握阿拉伯文书法,结业穿衣后,受聘于秦安莲花城杨家店开

①《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第709页。

②此节民间歌谣除注明外,均系板桥道堂提供。

③《海原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卷九,“人物”。

学,同时接受马化龙的委托,为甘谷、通渭、秦安、静宁等地的‘热伊斯’,行教于陇南、陇东等地。”<sup>①</sup>同治元年(1862),穆生华以莲花城为据点组成南八营,率领陇南、陇东、平凉地区的回民起事。继攻克固原州城后,于该年八月攻克平凉府,在此建立“成正军政权”。同治四年(1865)穆生华率部解救被围困在董志原的陕西“十八营”。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在东四十里堡大叉河打了一仗,败退金积堡。“平固之战,宁夏金积堡义军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出兵援助,后又遭清军大兵镇压,致使穆生华义军战争失利,以致孤军北退金积堡,军需不能及时补充,南八营义军怨声四起,士气低沉,少量义军及老弱病残一时难以重整,事业无望。穆生华遂忧劳成疾,病故灵武(州)。四弟生辉时驻通渭,惊闻兄长归真,悲痛万分,情知事关重大,星夜赶赴灵武(州),殡埋了兄长,率南八营余部南下(其间将一部分老弱多斯提遗留在固原、三营、西吉、沙沟一带),转战于甘谷、通渭、陇西一带。”<sup>②</sup>

金积堡起事最早被清廷察觉的时间是同治元年(1862)七月,沈兆霖向同治帝奏言,宁夏府属之灵州有回民入境买马,制造军器。民间歌谣:

沈兆霖做兰州心肠大变,  
面白沟杀回回天睁了眼,  
霎时天色大变乌云漫散,  
不料想雷击他洪水滔天。

同治谕旨:“著沈兆霖密饬地方官妥为防范,并饬催避难回民全数回陕,以期消患未萌。”<sup>③</sup>同治二年二月,同治帝获悉:“据称宁夏县属之通昌、通贵二堡回匪滋事,窜入平罗地方肆扰,经知县长谦等先往开导,回目马仲沅等遂自背缚,率众投诚,其宁郡南、北各堡回匪,经知县彭庆章等劝导,良回马明起等将滋事之回目马奠帼等设计诱杀,呈缴军械,一

①穆生福,《经堂教育先驱,民族起义领袖——穆生华》,《开拓》2007年第3期,第51页。

②同上注,第52页。

③吴忠礼、杨新才著,《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584页。



律归顺。”<sup>①</sup>同时，“都司铁秉忠引来马化澂戚党马承青等，声言马化澂已在固原投诚；”<sup>②</sup>此时，灵州贡生道以德状告马化龙。

具告：贡生道以德，年六十八岁，系甘肃宁夏府灵州人。为回逆作乱，殃及全省，恳恩伐奏，乞兵剿办，以安地方，以救民生事。

窃谓陕西回逆倡乱，延及甘肃各处，回匪闻风翮聚，四方煽动，灵州马化澂起而应之。马化澂者，系河州苏阿訇余党。苏以乾隆年间(1736~1795)造反伏诛，余党马姓逃匿灵州之金积堡，混入民籍。后嗣玉满喇，又以妖言惑众，嘉庆年间(1796~1820)事发充军。其孙马化澂由武生加捐千总，马化澂之弟马化凤及侄马建邦，均中武举，侄子马彦邦捐游击职衔，平日恃符横行，违禁渔利，富甲一州。又复招亡纳叛，谋为不轨，于距城数十里之牛首山鹤堂沟打造军器。其种种僭越妄为之举，不一而足。道光年间(1821~1850)，被武生刘景龙诉告有案；其结交匪徒，则有宁夏县武生纳清泰、朔县武举黑文选、河州游击马世勋、西宁马承清，结为死党，爪车相助；与陕西、西宁两府逆回串通股合，声气相通。咸丰十年(1860)，因与秦坝堡丁五素有仇恨，马彦邦嗾令匪徒马大神仙等暨马家滩回匪数百人，明火持刀，直入丁姓家内，焚烧劫掠，残杀多命，幸逃法网。

去年，陕西回匪作乱，飞递传贴，马化澂遂决意造反，与伪军师周文烂、保文彪、黑成彪、谈生章、谈生成等左右翼，马大神仙、马二神仙、黑龙、纳龙等昼夜潜谋，纠集叛党。于闰八月内密约豫旺城把总马兆元，王家团庄阿訇、同心城周发、周连登来攻灵州。九月初二日，马兆元将至灵州，伊即于初三日乘隙起事，到处焚烧杀掠，所过村庄，尽成焦土。初五日，灵州被围，城外老幼妇女被其残杀奸淫，无所不至。甚且欺神毁像，剖棺戮尸。虽以前任故州主和赛布父子灵柩，亦被暴露，剥去朝服衣冠，钉遗骸于柩所柱上。穷凶极恶，惨不可言。其所竖旗有：“兴回灭汉不留旗，敬天敬地不敬神”之语。

初七日，宁夏将军派驻防旗兵三万余人，赴灵救援，与贼接仗于北门外鱼湖墩，我兵伤亡大半，军械火器全行丢失。初八日，群贼围逼城垣，城中奸回谋为内应，城外云梯地道，百计齐施。幸赖州主张瑞珍偕帮办军务纳穆栋额督众防守，昼夜不辍，遂使外寇气阻，回应寝谋。卒能易危为安，保全孤城。自是防范弥严，人心惶恐，日望救兵。兼之粮石缺乏，薪火无资，城内诸民与城外逃入难民冻饿死者，尸骸相望于道。

<sup>①</sup>吴忠礼、杨新才著，《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600—601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602页。

十月初十日，道宪侯云登、提督安定，带兵来援，城围立解，官兵跟踪进剿。十七日，行至距城二十里之胡家堡苇子湖边，贼伏突起，我兵败绩，折伤五百余人。十九日，侯道宪闻郡城警报，分兵往援。二十日，安提督追入城中。越数日，使都司铁秉忠赴省请兵。自是一月有余，偃卧帐中，不复追剿，致令贼氛愈炽。离城三里外塔湾一带，悉遭荼毒；山水十余堡庐舍村庄，焚烧殆尽。

十一月内，铁秉忠回营，引来马化澂戚党马承清、马世勋等，声称马化澂在固原与杨臬宪行辕业已投诚。是铁秉忠显系与回逆通气，恐马化澂事败，株连及己，以故导之投诚，预为将来自己脱网地步。该逆虽假意输诚，仍复大肆杀掠。又兼夏县纳清泰、朔县黑文选等与马化澂同恶相济，势愈猖獗。以致平罗所属之宝丰县、石嘴山等处相继失陷，河东河西百十余堡悉成灰烬。

窃谓马化澂串通无党，拒敌官兵，实为贼中渠魁，罪不容诛。若竟许其投诚，天讨不加，则养痍成患，势必滋蔓难图。不唯灵州亿万生灵尽遭毒手，即甘肃全省亦不免兵连祸结，其害有不堪言者。

贡生情深桑梓，痛切仇雠，目击心伤，不忍坐视。为此，吁恳电鉴舆情，据呈入奏，代乞天恩，迅赐大兵，以靖凶领，以彰国法，则感戴既矣。”<sup>①</sup>

同治帝接诉状后，认为：“该贡生等以垂暮之年远来呈诉，自系创巨痛深，无门呼吁。熙麟、恩麟身任地方，责无旁贷，务即督饬定安等认真筹办。”<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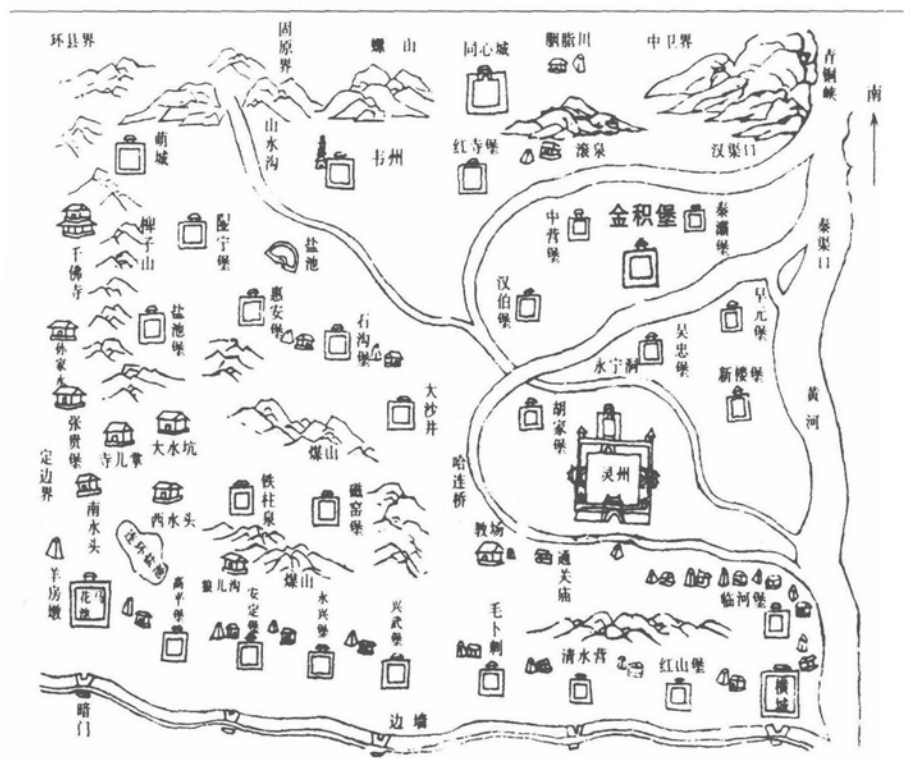
### 三、起事武装与清军周旋

早在同治元年时，马化龙就看到各地风起云涌的局面，加紧起事力量的准备。“金积堡回民军抓住时机扩编军队，充实军械，成立了‘标路十三营’（步兵营）和‘清骏营’（骑兵营）。马化龙自称‘总理宁郡两河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马耀邦为军事总指挥，马化龙家族成员多为回民军领导。穆生华、穆生辉、谭生成、谭生章、纳清泰、赫文选、赫文典、马万选、马占魁、王洪、杨明等分别为回民军统领、参领、佐领。金积堡人马越来越多，旧城不能容纳。同治二年四月，在金积堡旧城西南动工兴建保生寨，意为保护回汉民之意。围绕金积堡和保生寨，从灵州至青铜峡口，在原有回族村庄

①胡建东著，《宁灵厅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137—140页。

②《哲赫忍耶史略》，打印本，第93页。

### 金积堡方位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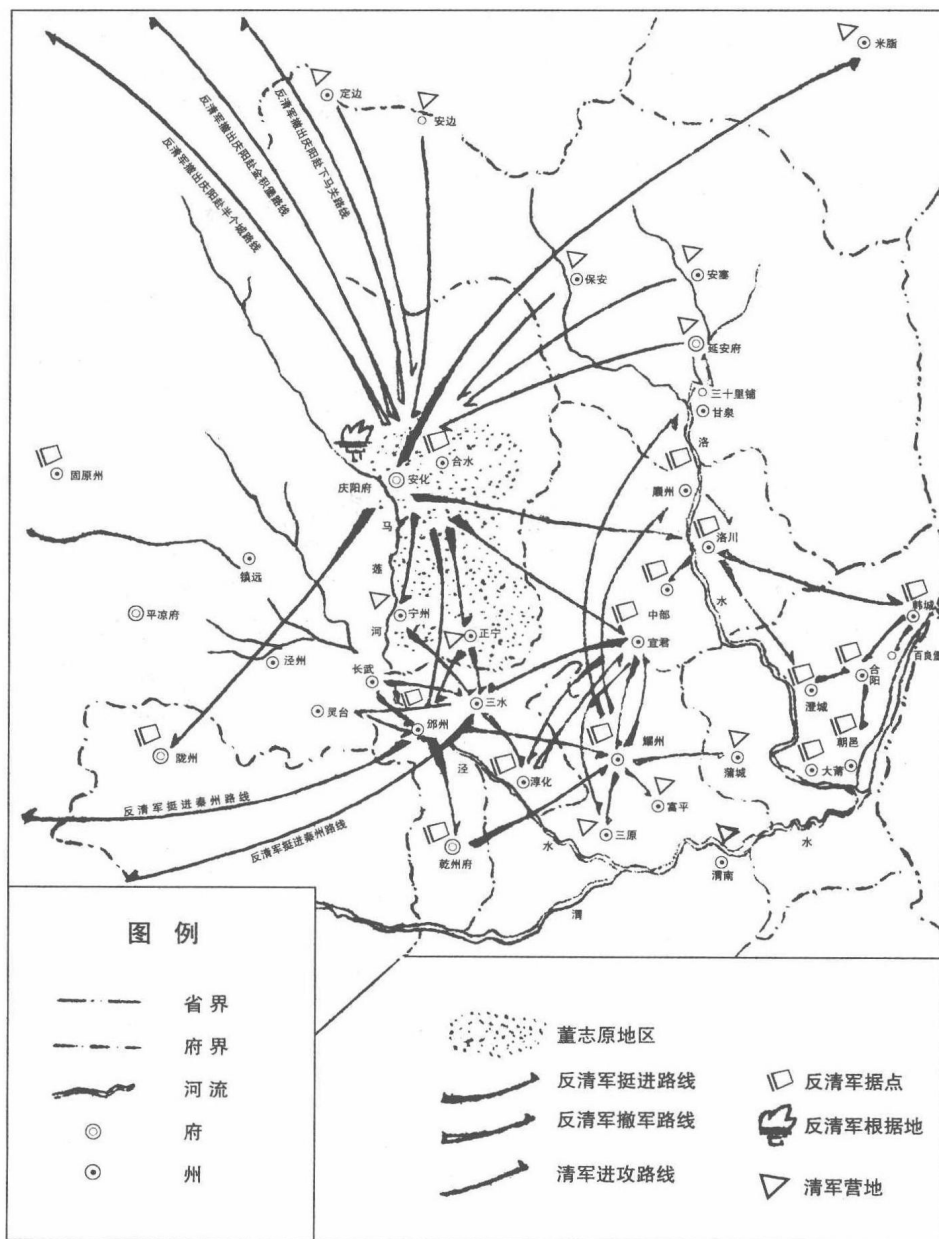
(根据《嘉庆灵州志记》复制)

的基础上,修建成 578 座堡垒。”<sup>①</sup>同治二年十月,宁夏道员兼总兵侯云登在郭家桥战役后,撕毁和起事武装达成的清政府解散团练,起事武装缴械武器的协议,重新组织地方武装,剿灭各地起事武装。民间歌谣:

二年上出了头领一员,  
郭家桥打一仗杀气冲天,  
满清兵贼民团尽行杀散,  
侯云登听一言肝胆气乱,  
他二次招来了土匪团练。

①《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第709—710页。

## 董志原附近反清活动战略示意图



(根据张洪涛《西北回族人民反清斗争史》复制)

### 第三章 中兴时期

同治二年(1863)，“十月，纳清泰、马万选、赫文典率领北部回民猛攻宁夏城，与清军激战二日，在城内清军回民千总马谦的配合下，里应外合，于二十四日，一举攻占宁夏府城。杀卸任道员侯云登、新任宁夏镇总兵勒丰额，知府吕际韶自杀。宁夏知县彭庆章投归回民军。翌日，金积堡回民军攻克灵州城，击毙知州钟兰、守备叶生莲等。回民军乘机扩大战果，随即攻占横城堡、兴武营两处清军军营，进而控制了黄河两岸。宁夏满营势成孤岛，无可奈何。”<sup>①</sup>在攻克宁夏城的第三天，“马化龙为了视察军政情况，特来到宁夏城，回汉民‘悉跪道恭迎’。马教主乘坐绿呢大轿，拥卫多人，前往公署，传令部署抗清一切军务大事，住城数日始返回金积堡。”<sup>②</sup>同治帝发现了两城落陷与马化龙有关，责问陕甘总督恩麟：“马化澂在署臬司杨柄铨行营投诚，此次又复鼓众煽乱，连陷二城，可见恩麟前此办理草率，难保非迁就了事，粉饰入奏。”<sup>③</sup>此事引起了同治皇帝的警觉，认为“甘肃回氛甚炽，极宜增兵调将以固秦晋边防。”<sup>④</sup>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清廷发现马化龙对中卫的渗入。“逆回马化澂分股攻扑中卫地方，系与兰州等处接壤，熙麟务须飭令甘省文武多派兵勇严扼中卫，并激励各属官民悉力备御，严防奸宄覬觐，保全河西三郡，毋致为贼所乘，致剿办更形棘手。”<sup>⑤</sup>同治三年正月，熙麟向同治帝奏曰：“逆回马化澂党与攻陷横城、兴武两处营汛地方，即在该处设立集市，与蒙古兵民交易，囤积粮食，并传闻有与蒙民勾串伙同抢劫得赃俵分之事；又马化澂由绥远城约去回匪二百余人，假冒官兵，冀免沿途盘诘，及至兴武营地方则肆行抢劫，随后尚有千余人陆续前往等情。”<sup>⑥</sup>

三月，同治帝认为：“宁夏满城被围日久，亟侍援兵，讷钦现虽驰抵榆林，俟至定边探踪进剿，惟定边渡河三十里即是灵州，该处回匪众至数

①《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第710页。

②张洪涛著，《西北回族人民反清斗争史》，打印本，第142—143页。

③吴忠礼、杨新才著，《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621页。

④同上注，第622页。

⑤同上注，第636页。

⑥同上注，第639页。

万，逆回马化澂贼巢即在金积堡，灵州附近四面俱为回逆占据，非攻破灵州不能进援宁夏。”<sup>①</sup>于是在三年四月“清廷任命西安满营将军都兴阿为督办甘肃军务，雷正綰为帮办甘肃军务，统一指挥清军南北夹攻金积堡。都兴阿由北京抵达定边后，被金积堡回民军的声威所震慑，不敢率北路清军北上攻打金积堡，便绕道鄂尔多斯草原，从磴口过黄河，南出石嘴山，去攻打平罗、宁夏回民军。陇东一带遍地反清烽火，南路清军雷正綰、陶茂林、曹克忠诸部一路受阻，进军缓慢。”<sup>②</sup>

五月，“宁夏满城西门已开，城外贼营全行撤退，惟平罗贼势仍未稍松，显系该逆闻大军渐集，复拟甘词求抚缓我师期。”<sup>③</sup>针对这一情势，同治帝命令：“熙麟所称如果逆匪实系畏罪投诚，应先将甘心从逆之官犯王锡爵、马化澂、讷忠、赫文选、彭庆章、保立等连其家属，按名捆献都兴阿营凌迟处死，并令该逆等将所铸枪炮及一切军器马匹尽数呈缴，方可网开一面，法外施仁等语。逆回果能真心求抚，如熙麟所拟办理有无后患，着都阿兴、雷正綰、庆昫酌度情形，相机办理。”<sup>④</sup>六月，平罗方面“逆首赫汶典、马万选皆左近平罗豪富，现遣其党与回乡割麦，难保非纠众前往阻截援兵。”<sup>⑤</sup>此时，“马化澂一股在灵州张贴伪示，归罪赫汶典等，自明无罪，笼络乡民。恐其摇惑民心，仍图西窜，且与西宁一带回户声气相通，若不及早歼除，将来肆意勾结，其患未已。着都兴阿、雷正綰会商进剿。”<sup>⑥</sup>继而，“宁夏回目马化澂既遣回人马精忠呈缴镇道印信，并约期缴献郡城，其事虽未可深信，若能暂时羁縻，纾我兵力，亦不妨从权办理。”<sup>⑦</sup>

八月，同治帝令穆图善统领所部马部各营驰往甘肃，会同都兴阿、雷正綰剿回。同治帝获悉：“平固败贼入金积堡，为马化澂挑选收集，次入纳

① 吴忠礼、杨新才著，《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649页。

② 《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第710页。

③ 同①注，第665页。

④ 同上注，第665页。

⑤ 同上注，第669页。

⑥ 同上注，第669页。

⑦ 同上注，第671页。

### 第三章 中兴时期

家闻、王家团庄以及郡城等处，已麇聚六七千名，并闻郡城中有西、同两府投来入伙之贼。此等匪徒聚集多人，必图大逞。”<sup>①</sup>要求“都兴阿、庆昫均须督饬带兵各员认真防剿，毋任肆意勾合，又滋蔓延。”<sup>②</sup>

同治四年(1865)四月初十日，金积堡回族武装派 6000 人进驻中卫石空寺、胜金关。行抵广武、枣园一带，与清军营官都司康永寿遭遇，死伤八百多人，后折回河东。二十二日以 10000 多人渡河攻袭广武、枣园，提督梁生岳派兵迎战，被回族武装包围，将迁都司鲁刚泰击毙。

五月，清军曹士忠部先后攻占半个城、宁安堡，雷正綰部由下马关北上攻惠安堡，两部先后抵达距金积堡十五里的强家沙窝。“强家沙窝的战场是由马生辉亲自布置的。马生辉在官营中任过事，长于谋略，骁勇敢战，善打抬枪。他所设置的卡垒，墙高五尺，最大者可容数百人。”<sup>③</sup>当时战争的情况，《平回志》做了介绍：“迨进军至强家沙窝，则见碉卡环布，屹如山立，濠宽水深，飞渡为难，碉墙上枪炮密布，轰声如雷。士卒相顾失色，始悟前次银面之馈，以皆我虚实耳。此其考谋深计，心怀叵测也。”<sup>④</sup>起事武装在马化龙的统一指挥下，先出动骑兵 3000 多人，由何生洲率领，冲入敌营后与陕西骑兵会合打败清军。“就在这次战役中。清军共伤亡弁勇五千多人，并当场击毙其营官易定发、周有贵、秦久胜、朱友文、董逢春暨差官保朋等。此外，还虏获清军的军火、器械、旗帜等不计其数。”<sup>⑤</sup>民间歌谣：

三年上出了头领一员，  
马生辉他好比霸王一般，  
沙窝里打一仗显下手段，  
本地人在北面拼命应战，  
陕西人在南面威风八面，  
回营来不说是上阵的凶险，  
个个人都留下满屋的家眷。

①吴忠礼、杨新才著，《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6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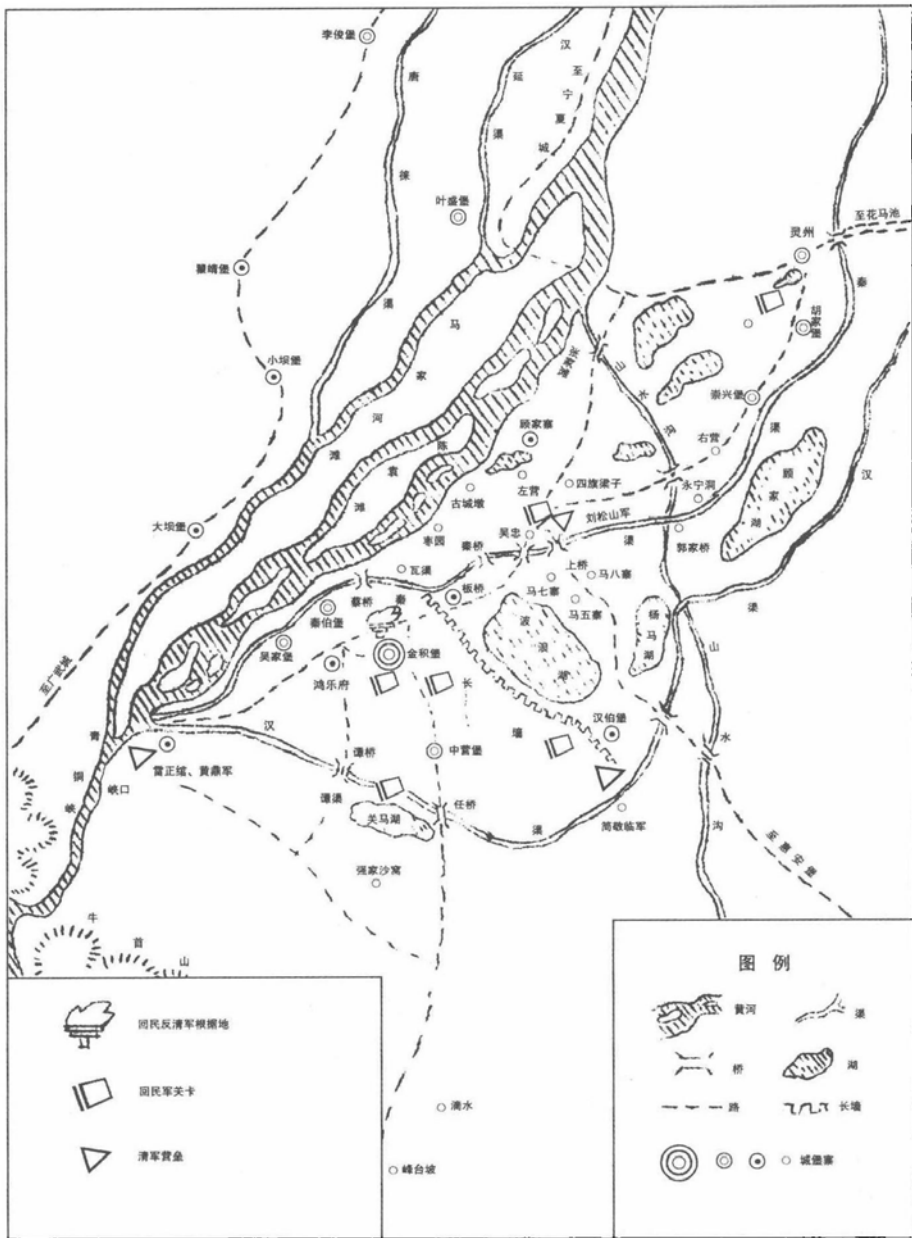
②同上注，第689—690页。

③张洪涛著，《西北回族人民反清斗争史》，打印本，第132—133页。

④《平回志》卷三，第123页。

⑤同③注，第134页。

### 金积堡起事示意图



(根据张洪涛《西北回族人民反清斗争史》复制)



牛首山插红旗无边无岸，  
磨草墩拉卡子直到滚泉，  
有王洪和马爱把定东山，  
丁凤祥把峡口每日操练，  
何生洲小英雄埋伏老山。  
一架枪能杀他草兵百万，  
一匹马连战他九座营盘。  
睁眼龙提人头来把功献，  
白彥虎报数目杀了几千。

#### 四、马化龙受抚

强家沙窝战役后，陕甘清军主力受挫严重，清廷再次玩弄招抚手腕。马化龙为保全百姓、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同治四年（1865）七月，向督办甘肃军务的都兴阿表示愿意受抚，但都兴阿恐马生变，未能议成。十二月，清廷命穆图善督办甘肃军务。“这时占据宁夏府城两年之久的回民首领马万选等向穆图善求抚，于同治五年正月初二，将宁夏府城交还清军。三月，马化龙亲到穆图善军营求抚，交出灵州州城，并向清军捐纳大量银饷和米面，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朝清’，表示忠于朝廷，永不再叛的心意。穆图善还委派官员曹熙与马化龙驰赴各地，宣示抚议。于是北部石嘴山、平罗、永宁，南部同心、固原等地的回民军，亦由马化龙代为议抚。至此，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宁夏回民反清斗争转变为抚局阶段。”<sup>①</sup>民间歌谣：

四年上出了头领一员，  
穆将军他好比宋朝家的寇准天官。  
他劝我老太爷你本是忠诚良善，  
他把你和地方上的好百姓一起诬为反叛，  
从今后你把军装交完。  
我纵圣上封你为善后的帮办委员，  
因此上老太爷将宁夏坐了几年。

<sup>①</sup>《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第712页。

河西的大汉人提心吊胆，  
太爷行文书收复安然。

金积堡回民武装交出了宁夏府城和灵州城，清廷赋予马化龙比以前更大的权力：“地方公事及征收钱粮，皆由马化龙主政。在城文武各官薪粮皆由马化龙发给。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sup>①</sup>在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下，马化龙对朝廷也作出了许多贡献。如同治五年四月，“马化龙向清政府捐修渠银 8000 两，米 25 万斤，捐纳翎顶职衔银 2 万两，送往穆图善军营。九月，清廷赏马化龙副将衔。以后，马化龙向清军连年捐粮，每岁不下 7000 石，积巨款，接济饥军。”<sup>②</sup>民间歌谣：

五年上尽出的头领好官，  
众绅豪举堡长保守地面。  
买卖人出四处来往不断，  
本地人做庄稼各有营干。  
六七年尽出的土匪团练，  
草地上漫牛羊又将驼练。  
老太爷行文书早早追远，  
恐怕把地方上的好百姓一起遭完。

抚局中马化龙采取“安捐地方，保卫汉民”的民族政策。同治七年（1868）四月，马化龙将在灵州破坏回汉关系，影响抚局的回军头目马白哇、马晶中、马举等人斩首。因此，穆图善说马化龙“深明大义，不护同教”<sup>③</sup>，向清廷予以报奏。清廷“以甘肃灵州拿货盗犯，予副将衔回目马朝清<sup>④</sup>以副将用，并加提督衔；余升叙有差。”<sup>⑤</sup>十月，“匪首杨生魁等在同心城滋扰，经回目马朝清、马忠海等将首伙各犯枪毙，救出难民，地方赖以安靖。”<sup>⑥</sup>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3。

②《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712 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32。

④马化龙改此名的目的是表明自己对清廷的忠诚。

⑤吴忠礼、杨新才著，《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 年 9 月第 1 版，第 955 页。

⑥同上注，第 906 页。

同治帝十分赞赏,曰:“该回目等居心朴诚,甚属可嘉。”<sup>①</sup>

#### 五、决战金积堡

同治五年(1866)八月,清廷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令其湘军进军西北,剿灭回民武装。左宗棠采取了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方针,于同治七年冬镇压了西捻军后,即进攻甘肃回民武装。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向同治帝奏曰:“夺获逆首于彦禄所骑之战马,据逆侄于驴儿供系马化澂馈送;又据探董志原贼巢粮食将绝,马化龙于二月间用驼运粮接济,嗾其入犯,马化龙阳虽就抚,阴实助逆。”<sup>②</sup>找到了这样一个借口,左宗棠军分三路进攻金积堡,“东路以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所统老湘军为主力,由绥德西进,经靖边、定边、花马池进攻金积堡。南路以道员魏光焘、提督刘瑞冕、周绍濂诸军西出合水、正宁、宁州,进军环(县)庆(阳),以提督雷正綰、黄鼎诸军由董志原、泾州,攻占平凉、固原,节节北山,指向金积堡。北路以署宁夏将军金顺、嵩武军(豫军)提督张曜诸军由缠金、磴口南下,进攻平罗、宁夏,左宗棠自率刘典老营诸军自乾州沿陕甘大道入甘,经长武,先驻泾州,后驻平凉,指挥和策应各路军事。”<sup>③</sup>八月初一,刘松山部清军由花马池进至磁窑堡。当夜马化龙派参将周斌至清军营中,向刘松山说明金积堡方面希望维持抚局,刘松山诡称清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恐。”在此状况下,陕西回民武装撤至郭家桥一带,马化龙带陕西回民武装向清军求抚,刘松山不许。初三日,刘松山率兵攻打郭家桥,占领 21 处堡寨,陕西回民武装撤向金积堡。民间歌谣:

八年上世事大变,  
初三日又来了讨吃刘三<sup>④</sup>,  
吴忠堡扎下营用计哄办,  
来张假文书收复安然。  
老太爷见文书心中喜欢,

<sup>①</sup>吴忠礼、杨新才著,《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955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972页。

<sup>③</sup>《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第712页。

<sup>④</sup>刘三,指刘松山。

心中想地方上的好百姓不遭劫难，  
 因此上老太爷将军械交于刘三，  
 又运粮又运草一万几千。  
 贼刘三见粮草心中喜欢，  
 抬起头叫青天假发誓愿，  
 我要哄你化龙老太爷在军阵上定挨子弹。  
 太爷听假言依事所办，  
 又交枪又交炮一万几千。  
 众百姓听一言都图安然，  
 把一千好马匹献于刘三。

战局的发展使马化龙等清醒地认识到，清军不但追剿陕西回民军，而且真正的目的是围剿金积堡。于是，马化龙先下手为强，于初五日派参领马占魁、吴天德、杨长春占领灵州城，“杀清军提督曹加正、副将谢荣华、陈永锡、陈明道、张福星、彭友亮、张细禄、王荣华和知州尹泗。”<sup>①</sup>又派参将王洪、马爱夺回郭家桥被清军占领的寨堡。“八月初六日时，清营中鼓声大起，刘松山率道员刘锦棠、提督尹兴茂，肖章开偕陶定升、易致中、易德麟、余虎恩等列阵与回民军进行决战”。<sup>②</sup>“激战多时，双方收兵回营。”<sup>③</sup>“时值秋天，水稻已经成熟，八月二十日夜金积堡回民数千乘夜色抢收稻子。次日，吴忠堡北至余家湖一带十余里，回民牵骡拉马，下田割稻，前后以回民军相保护，以防清军攻击。清军于黎明时预伏军队于田野，此时见回民已入伏击范围，刘松山即号令各营截击回民，回民老幼奋起迎击，杀伤敌兵10名，清军提督余虎恩受重伤。清军俘获割稻老弱300余人。杀害被围的回民600多人。”<sup>④</sup>“为有力打击清军，马化龙调陕西回民崔伟、李经举、马正和等部，灵武回民军王洪、周斌部，并令宁夏河西各堡寨回民军选拔精壮来吴忠堡抗击清军。”<sup>⑤</sup>“八月二十八日黎明，回民军再

①《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第715页。

②同上注，第714页。

③同上注，第714页。

④同上注，第714页。

次出队与清军决战,南至秦渠,北到余家湖,列队 10 余里。刘松山亲率清军各营来战。激战多时,回民军撤向吴忠堡和板桥,清军收队至吴忠堡东。双方休整片刻,回民军战鼓复起,从金积堡又杀出 1000 多人,向清军猛攻,清军不支,退回下桥。”<sup>①</sup>“当天夜里,刘松山乘回民军不备,令清军分头攻打吴忠堡东北二里许的大小顾家寨和马家寨,先破各寨外卡,继而堆薪焚毁寨门,攻入寨内。刘松山命李树棠部驻守大顾家寨和马家寨,焚毁小顾家寨。守寨回民军死伤 1200 多人,被俘 140 多人,参领毛遂生、郭德贵就义,损失骡马 800 多匹,军械不计其数。”<sup>②</sup>

大、小顾家寨和马家寨被清军攻占后,马化龙派李廷光、胡如东到清营求抚,刘松山不许。九月十五日清军用枪炮轰击回民武装,“占据水漫沟坝头,遂决开坝墙,水流西趋,回民军撤退。此役回民军伤亡 1500 余人。击毙清军 200 多人,失刘家寨、王家寨、陈家寨、王家庄、梁家庄等五处堡寨。”<sup>③</sup>十九日,“清军乘胜攻打朱家寨和张家滩两寨。两寨回民军拼死坚守,重创清军,最后两寨破,全部阵亡。”<sup>④</sup>

东路军雷正綰部,周兰亭部,简敬临、张福齐部逼近金积堡。九月二十九日,马化龙派在金积堡做生意的陕西、山西、湖北各省的汉商运米 10 万斤到清军营中求抚,刘松山仍然不许。

九月二十九日,清军夜分五路进攻灵州,城内回民武装出南门拼死拒敌。清军枪炮齐放,回民武装不支,清军占领灵州城。“回民军参领马云生、马致和、郭有利等阵亡,击毙清军总兵杨玉贤、参将赵盛国、游击杜文龙等 12 人。”<sup>⑤</sup>

吴忠堡和灵州城相继失守后,清军把矛头指向金积堡。马化龙为避免战争造成更多生灵涂炭,再次向清军求抚,并请清军总兵胡昌会作保,刘松山还是不许。十月初六日刘松山命清军分三路进攻:一路进板桥,一路

①《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第714—715页。

②同上注,第715页。

③同上注,第715页。

④同上注,第715页。

⑤同上注,第715页。

进蔡家桥，自督中路在两桥之间。马化龙亲率回民武装万人迎战，以秦渠抗敌，后被清军夹攻后撤退，板桥、蔡家桥附近 30 余堡寨被清军占领。初八日雷正綰、周兰亭、简敬临等追陕西、平凉、固原回民武装到达青铜峡峡口，与东路军形成合围之势。

马化龙代表陕西回民武装向清军议抚，“陆续移交战马 700 余匹，军械 1000 余件。”<sup>①</sup>此举引起了甘、陕回民武装及新老教派之间的分歧，陕西方面白彦虎、禹得彦、崔伟等率部西走河州。

十一月初三，刘松山令肖章开等部队从右路、刘锦棠从左路、陶定升从中路进攻金积堡，占领金积堡东北面堡寨 20 余处。回民武装依波浪湖堰修 3 里长墙抗敌，刘锦棠率部攻墙，回民武装退至堡内东南角清真寺列队抵抗，打伤提督易致中、军功董福祥等。是日，简敬临率部从西南面进攻，行至九旗围子，回民武装万人抗击，简被回民武装杀死，“击毙清军十之八九，以及提督姚连升、总兵谭正明、邓云高等。这是继强家沙窝战役之后，金积堡回民军取得的第二次重大胜利。”<sup>②</sup>

九旗围子战役后，回民武装从金积堡外壕向东至波浪湖汉再筑 4 里砖墙。十三日，刘松山率部来攻，回民武装弃墙回堡。

同治九年初，马化龙发动外围与清军交战。“他首先派回民不断袭击固原、环县、定边、花马池等地，宁夏、平罗一带回民军于北部破坏清军粮道。陕西回民军大批北返攻打关中咸阳、河阳、三原、大荔和陕北定边、靖边、米脂等地，一度给清军造成首尾难顾的困难局面。”<sup>③</sup>

十一日，刘松山率清军进攻马五、马七、马八堡寨。十四日清军攻打马五寨，适逢临洮谢四（马化龙妻弟）和靖远马聋子率两千人支援，激战时，“突然寨内飞子射中刘松山左乳。刘松山在马鞍上晃了几下，即跌马下，抬回营中，气绝身亡。清军立即停止攻寨，收兵回营。”<sup>④</sup>民间歌谣：

①《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716 页。

②同上注，第 716 页。

③同上注，第 716 页。

④同上注，第 716 页。

他哄的破了多少寨，  
不料想河州人的准头歪。  
马兆图用计把他哄，  
一架势打了他个倒栽葱。

刘松山死后，清廷令其侄子刘锦棠接统湘军。正月十三日，河西回民武装履冰过河，攻打雷正綰部，占领三座营垒，周兰亭、张福齐救援，也被回民武装打败。二十六日黄鼎从牛首山来援清军，被埋伏的回民武装击败。此时，刘锦棠移师下桥老营，金运昌移师早元堡，董福祥驻扎板桥，与金积堡形成对峙之势。

马化龙致书清军，希望实现抚局，清军仍置之不理。刘锦棠采纳董福祥的建议，攻打马五寨为刘松山报仇。马五寨守寨回民武装 500 多人全部阵亡。二月初六，金运昌会合肖章开、何作霖、易致中各部攻打回民武装，马化龙派兵数千名迎战，刘锦棠也来接应，回民武装放秦渠之水淹清军。二十二日，回民武装沿汉伯堡、巴浪湖长堤东进，刘锦棠、金运昌迎战，回民武装伤亡 1200 多人。

金积堡内粮食越来越少。为了解决生计问题，马化龙再次求抚，刘锦棠坚决不许。面对这种情况，马化龙开始在粮食问题上做文章。一是夺取粮道。“金积堡回民暗渡黄河，西进大坝、分水岭、胜金关等地，夺取清军在广武和中卫山后所运放的粮食。回民军参领福保率领步骑 400 多人到定边、花马池阻截清军粮道。”<sup>①</sup>二是种植粮食。“时值五月，马化龙派人请求清军后撤，以便回民在板桥、早元、秦渠、吴忠堡等地，耕种土地，修复秦渠，放水灌田。刘锦棠假意允许，但却埋伏清军于秦渠、吴忠堡、永宁洞等地，将前来耕种、修渠的回民和回民军统领王洪全部擒拿杀害。刘锦棠会合金运昌各率所部，乘势攻克了久攻不下的马七、马八两寨，守寨回民军全部阵亡。”<sup>②</sup>民间歌谣：

事想刘贼松山一死梁子乱，

<sup>①</sup>《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第718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718页。

不料想又闪出了刘少官。<sup>①</sup>

刘小娃来计才大，  
他把后边的梁子往前拔，  
梁子拔拢把巧计生，  
来张文书把太爷哄。  
太爷信了他的言，  
传给百姓种秋田，  
糜谷高粱黄了梢，  
他派上满队把青苗糟，  
杀了王洪一人汉，  
糟的青苗是可叹，  
平诚实估得安然，  
不料想好男子又杀掉有几千。

六月二十八日早晨，刘锦棠、金运昌各率所部越过秦渠分兵列阵，在蔡家桥水口建立营垒。金积堡、秦坝关、早元堡各寨回民军前来助战，双方激战数日。“七月初四三更，刘锦棠率清军各营潜师夜起，突然袭击攻占了蔡家桥长堤和深濠上的所有卡、垒，并乘势攻占了大小何家寨和蔡家寨。”<sup>②</sup>

此时，战事已进行一年，同治帝有些不耐烦，责问左宗棠：“金积一贼堡耳，即云巢坚梁足，何以顿兵如许之久屡攻未下？”<sup>③</sup>并部署：“左宗棠务当檄飭黄鼎会同雷正綰总统中路诸军，先将峡口要隘夺回，次第剿平金积迤西各堡寨，并与刘锦棠等约期会剿，迅克金积堡等坚剿以振全局，毋稍松懈。”<sup>④</sup>

七月二十四日，雷正綰、黄鼎率部会攻青铜峡峡口，回民武装预夺回峡口，双方展开血战，清军攻占丁家寨和秦汉渠上游内外回民武装寨堡20多座，回民武装3000多名将士阵亡，清军逼近鸿乐府。

八月十二日，清军攻克秦坝关。至此，金积堡与外地的粮食、物资通道

①刘少官，指刘锦棠。

②《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第718页。

③吴忠礼、杨新才著，《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053页。

④同上注，第1060页。



全部被切断。金积堡危在旦夕。马化龙召集各营首领商量对策。“马耀邦主张：分一部分兵力，由河套绕向包绥，进攻北京，以转移视线，牵制左宗棠进攻西北。陕西回民军首领主张：全部西撤，与河州、西宁的回民军联合、严守六盘山，占领天水、巩昌等地，以甘凉作为后方，全面抗击清军。”<sup>①</sup>马化龙认为，走后宁夏和陇东的回民必遭杀戮，自己愿以全家人的性命向清军求抚。

八月十七日，清军用大炮不停地轰击金积堡东关，当夜，刘锦棠占领东关。次日清军连续占领东关附近回民武装堡寨 23 座。马化龙无奈，再派马耀邦到清营求抚，刘锦棠拒而不见。

九月初八日，雷正綰、黄鼎攻打老马家寨，守寨回民武装 500 多人阵亡，清军占领丁家寨和鸿乐府。十月初七日，雷正綰、黄鼎、徐文秀各部先后攻占丁、马、谭等 11 座寨堡，对金积堡形成最后合围之势。

清廷仍对进攻速度不满，同治帝再次指责左宗棠：“致金积堡一隅之地至今日久未下，逆首稽诛，军务安有了期？竭东南数省脂膏，以供西征军实，似此年复一年费此巨帑，岂能日久支持？该大臣扪心自问，其何以对待朝廷？即着左宗棠振刷精神，严檄各军实力剿办。”<sup>②</sup>

此时，清军对彻底进攻金积堡做最后准备。刘锦棠等攻克除王洪堡、马家河滩外的 570 多座寨堡，并在金积堡外挖濠筑墙，架设炮台。此时堡内粮食近绝。民间歌谣：

八堡的寨子齐破尽，  
打上长城把金积城来困。  
围困金积城也无妨，  
众百姓无粮发心慌。  
一斗黄米卖五十串钱，  
饿死了穷百姓多一半。  
人吃人来狗吃狗，  
战马啃着吃石头。

<sup>①</sup>《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5月第1版，第719页。

<sup>②</sup>吴忠礼、杨新才著，《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065页。

十一月初，回民武装首领马寿清、前宁夏县知县彭庆彰率众投降。十一月初十日，陕西回民武装陈林率 8000 人投降。马化龙也向清军表示：“愿拨马家河滩粮食三百石给濠外妇女，求撤马家河滩之围。”<sup>①</sup>十五日，马化龙又令王洪堡参将马仲三、王朋自毁堡寨，投降清军。至此，回族武装堡寨尽失。

十一月十六日，马化龙同长子马耀邦亲赴刘锦棠营前，令随从一人过桥送降呈。呈言：“罪民所犯罪情，自知不赦，叩恳恩施。如蒙念族众无辜者多，转稟曲宥，死无所憾。”<sup>②</sup>刘锦棠将马化龙拘禁于军营，令马耀邦平毁堡墙，呈交马械。“马耀邦率人平毁了金积堡城墙之后，又缴出车轮大铜炮 4 尊，九节藜炮 4 尊，威远炮 28 尊，碎山跑 20 尊，鸟枪 1030 杆，抬枪 293 杆，刀矛 2418 件，洋枪 180 杆，火药 5 篓，子弹 700 斤。”<sup>③</sup>民间歌谣：

太爷知觉事不好，  
舍上老命往刘营跑。  
刘贼锦堂一见心喜欢，  
太爷祖爷称呼遍，  
又称伯父几十天，  
早晚请安来哄骗，  
又借银子五十万，  
五十万银子齐交清，  
他出了满队把金积城来平。

## 六、清廷“善后处理”

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三，“刘锦棠将马化龙押赴吴忠堡北门的‘四旗梁子’地方‘凌迟处死’。马化龙首级送往全国各地示众，历时 10 年之久，后来被回民偷出葬于张家川北山，其尸体被葬于行刑之处。同日，马耀邦、马中邦、马成龙、马恒邦、马定邦、马建邦、马正邦、飞飞子、谭生成

①《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720 页。

②《平定关陇纪略》，(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年，卷 9。

③同①注，第 720 页。

父子等均被清军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回民军统领、参领、佐领、先行等 80 余人。马化龙家族男口 16 人、女口 7 人及雇工使女 35 人，被解往平凉左宗棠大营审讯后，马化龙堂弟马玉龙被凌迟处死；雇工牛占元、牛占宽被斩决；马化龙侄子马树邦、马彦邦、马飞飞、马化龙孙马五十六、马五十九、马七十子等未成年者暂行拘押，待成丁后再交内务府阉割发配；马化龙家族家眷被发配各地为奴，未成年者暂行收养，待成年后再行发遣。马化龙家族先后被杀 300 余口。其余回民军被杀者难以统计。被清军杀害的还有押在金积堡濠外空堡中的金积堡、马家河滩、王洪堡的回民军精锐 1800 多人。”<sup>①</sup>

清军将金积堡马化龙西府及器具全部销毁，财产没收，“计折合银 19 万余两，分赏军前各营。”<sup>②</sup>“令董福祥驻金积堡……还将‘董字三营’部属 2300 余口迁至金积堡一带择地安插。金积堡、吴忠堡、灵州分别为刘松山建造所谓‘刘公祠’。”<sup>③</sup>

清政府为了从根本上分散回族势力，强迫金积回民大量外迁。“金积堡陷落之前，陕西陈林等降众一万余人被解往平凉，后安插于平凉、华亭交界处之化平川；将王洪堡回民安插于灵州附近，马家河滩回民迁往张家圈；金积堡回民老弱妇女 1.2 万余口解赴固原州城数十里地方分拨荒地安插。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因疾病、饥恶毙于道旁者达 1300 多人。”<sup>④</sup>民间歌谣：

平城实估落安然，  
不料想好男子被杀掉了万万千，  
丢下妇儿老幼好孤叹，  
赶出城来又往肖口迁。  
董福祥押上往南走，  
一站一站又把行李搜。

①《吴忠市志》，中华书局，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721 页。

②同上注，第 721 页。

③同上注，第 721 页。

④同上注，第 721 页。

老婆娃娃好作难，  
六站路儿走了十八站，  
迁到硝口困窑山，  
又无吃来又无穿。  
固原州官一见实可怜，  
出来清点数目发粮单，  
平凉道台他本是清正的官，  
发上锅烟付灶才把人家安。

#### 第四节 金积堡起事的动因

金积堡起事历时 10 年，连接西北数省，时空的延展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回民起事之首；金积堡起事后，马化龙全家及将众数千人被杀害，数万人被强迫大迁移，悲壮的程度无疑在中国历史上所罕见。这段历史，有人赞之，有人叹之，有人痛之，有人惜之。对其起事的动因，更是名家挥毫泼墨，百姓歌谣流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我之见，既然是宗教史，还是先就宗教说宗教，以宗教说其他为妥。

回回民族的“民变”，其根本原因是伊斯兰文化的“异质性”与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在一段历史时期的不相认同。

按照现行通用的说法，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唐永徽二年（651）。

唐时，对穆斯林的政策是“恩惠抚和”。<sup>①</sup>唐时的伊斯兰教徒初到中国，大多是商人。傅统先《中国回教史》记载：“广州、泉州、扬州各通商口岸尤为聚集之区。然此类回教商人每日礼拜居住饮食习惯种种均与汉人不同，故来自海外之回教徒自然而然聚会一地造成一种特殊势力。在此特殊范围内当然不时亦难免发生各种纠纷。于是中国君主检选年

<sup>①</sup>马平著，《简明中国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5 页。

高德望之回教徒一人以为‘蕃长’。蕃长不仅处理一切侨商之纠纷，且兼负为中国招徕海外客商之责。此为回教徒等所居住之地带称曰‘蕃坊’，坊中设管理处曰‘蕃长司’。回教之教义与法律无甚区别，故蕃长兼管社会上与宗教上之一切事务。”<sup>①</sup>这种在法律上的特殊宽容性，使得回族得以生存并逐步发展。

宋时，海上贸易发达，“而以回教徒之香料贸易尤占显著之地位。”<sup>②</sup>“宋代来中国经营香料之回教徒甚多。”<sup>③</sup>“久客不归，而子孙卒为中国所同化者。”<sup>④</sup>当时，“唐代蕃坊制度仍然存在。”<sup>⑤</sup>“且回教徒信仰极坚，绝不愿因一时之情感而牺牲信仰。但联姻之事非不可能，因非回教徒每每因婚姻关系而改奉回教。故回汉间之婚姻关系每易成为传达宗教之工具。”<sup>⑥</sup>傅先生还考证，“中国最古之礼拜寺为长安之清教寺、广州之怀圣寺、泉州之清净寺。”<sup>⑦</sup>“在宋时业已存在则可断言也。”<sup>⑧</sup>

元时，随成吉思汗西征而来中国的回回很多。“元代人士共分为三阶级：上级为蒙古人，中级为色目人，下级为汉人。所谓色目人即西域人之总称。元时或以回回代表色目，或以色目代表回回，可见当时回教徒实占色目人之大多数。此处所谓回回，非指某一回教国或回族，而实指各国各族信奉回教之人民而言。色目人所受元代之优待，远超过汉人之上。因元代色目人无论在武功上、文勋上，对于蒙古人均有伟大之贡献，且事实上蒙古对中国之牵制上亦有优待色目人之必要。故当时一切上级官员多为蒙古人充任，其次为色目人。”<sup>⑨</sup>正因为如此，“《明史·撒马儿罕传》云‘元时回回遍天下’诚非虚语。”<sup>⑩</sup>“故元代可视为回教之同化

①傅统先著，《中国回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7页。

②同上注，第20页。

③同上注，第21页。

④同上注，第22页。

⑤同上注，第25页。

⑥同上注，第25页。

⑦同上注，第28页。

⑧同上注，第33页。

⑨同上注，第36—37页。

⑩同上注，第36页。

时期。”<sup>①</sup>

明时，“明代深忌外族，回教徒更多隐灭其为外侨之痕迹。其子孙虽繁殖日众，然除信仰之不同外，一切均已与中国之非教徒无异。明太祖起自回民繁盛之淮上，左右近臣多为回教徒，加以历代帝王推崇回教，故汉人之改信回教者亦日见增加。是以明代之回教徒，无论在饮食、衣服、语言、习惯上，均已纯粹为中国人”。<sup>②</sup>

上述几个朝代，近千年，无论是回回民族，还是伊斯兰教，在中国都得到了尊重，回回民族也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伊斯兰教在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共生共荣中得到了发展。

清时，“在一般的解释里，大多认定满族入主中国建立清朝后，在对各民族统治政策上，为了牵制汉族，清朝统治者利用宗教与政治联盟，把满、蒙、藏三族联结在一起，同时再运用宗教感情，利用佛教徒排斥伊斯兰教的矛盾，抑制夹在蒙藏之间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sup>③</sup>于是，在民国时的金吉堂认为回民“所处地位乃每况而愈下！”<sup>④</sup>马化龙生前也说：

未曾提笔好淡心，  
想起当年痛悲伤。  
唐朝爱我如珠宝，  
大清待我如夷敌。

……

既然回民爱造反，  
代代立帝岂回皇。  
乾坤日月常轮转，  
何况疆土不安康。<sup>⑤</sup>

这样，唐以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与中国传统社会密切互

① 傅统先著，《中国回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37页。

② 同上注，第59—60页。

③ 张中复著，《清代西北回民事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九十年出版，第4页。

④ 金吉堂著，《中国回教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75页。

⑤ 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第309页。

动的伊斯兰教,其承载主体的血统族群被讹传为回鹘之后代亦即花门<sup>①</sup>,其“道理不通,文风迥异”的表象,加之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艰奥和陌生,与汉文化自然产生文化隔阂现象,因而从官方到民间,无不对伊斯兰文化产生误解和排挤。这样,在清朝大一统思想的观念里,回族具有“异质性”的宗教文化便形成“不服教化”的“原罪论”;在非回族眼中,这种社会现象的结局是:“神人共愤,覆载不容,死期至矣。”<sup>②</sup>

作为回族文化特质的伊斯兰教,存在的社会背景是这样,哲赫忍耶教派更是如此。这个一传入中国就在“原罪”下生存的学派,其间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数次的碰撞和调适,异中求同,同中存异,在中国宗教资源相对饱和的环境下,实现了生存和发展。但在与花寺门宦争夺宗教资源时,清廷的简单判断和偏袒处理,迫使苏四十三、田五等采取“民变”这个极端措施,因而在其发展之初,就在清朝的上上下下留下了“视死如归”、“剽狡强悍”的印象,对哲赫忍耶教派产生了“新教即邪教”的认识,使得清廷对哲赫忍耶的“剿灭”思想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注定了这一时期哲赫忍耶的悲惨命运。石峰堡战役被平息后,清廷反省自己的宗教政策,曾做了一些认知上的调整,乾隆宣布“未从逆之回人,皆系良民,不必更分旧教、新教,概毋庸波及,以免株连”<sup>③</sup>。并且指示:“嗣后阿桂等奏折内凡从逆回匪俱称邪教,不必复分新旧名目,俾回民等咸知朕洞悉其教根源,不分畛域,断不肯因滋事贼匪将无辜守法良民一并株连之至意。”<sup>④</sup>只要“新教”不“从逆”,即为“良民”,实际上承认了哲赫忍耶教派的合法地位。这一事实是无数哲赫忍耶信众不懈努力得来的。然而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积怨”,并没有终止哲赫忍耶信众的继续抗争,他们根据清

---

<sup>①</sup>花门,原在唐代指对回鹘人的别称,近代以来逐渐成为对西北尤其是陕西回回的一种称谓。例如乾隆《西师诗碑》曰:“先是花门类,杂种曰回鹘。”再如《平定关陇纪略》曰:“花门之狡悍异于他寇。”这种回回、回鹘不同的现象,被金吉堂斥为:“指鹿为马,以讹传讹,实为中国回教史之一大症结所在”(《中国回教史研究》)。

<sup>②</sup>《陕西回民起义资料》,第176页。

<sup>③</sup>《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第24册,卷1208,第3页。

<sup>④</sup>同上注。

廷的政策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和平时用温文尔雅的办法发展宗教，暴力镇压时用头颅和鲜血捍卫宗教，或两者兼用，在“相应性”和“非相应性”中寻求宗教的生存和发展。

### 一、金积堡“民变”的实质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产生作用。由于清廷的曲解和压制，哲赫忍耶呈现出一种“民变形态”与统治政权对抗。在促成“民变形态”的诸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宗教，以宗教的发展而展开，涉及到民族认同、社会互动、文化变迁等。在这里，宗教发展是内在的、永恒的、核心的内容，其他方面只是枝节或表现形式，因而“民变”的总趋势是一种宗教力的扩张。

1. 起事——求抚——再起事——再求抚，如此往复，目的在于赢得宗教信仰方面的生存权。这一点，令历代研究“回民起义”的专家学者们大失所望。有的称之为“动摇变节”，有的称之为“向敌人投降”，有的称之为“出卖起义人民”，都是以“农民革命”的标准来衡量。关连吉<sup>①</sup>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文章中，已有不同的认知。他说：“陕甘回民起义是在清政府长期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下爆发的反抗运动，起事的民族是与伊斯兰教有着特殊关系的民族，起义的性质是与伊斯兰教有着特殊关系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目的是为了争取民族生存权利和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sup>②</sup>众所周知，“民变”的参加者，主要是哲赫忍耶信众。信教群众的基本诉求，首先是安定的宗教生活；“民变”的组织机构，使用的是穆勒师德→热伊斯→阿訇→穆勒德这一传教行教体系；“民变”的领导力量大多是阿訇，马化龙是总大阿訇，标路十三营参领中，中营的谭生成、前营的谭生章、德胜营的马天锡、青骏营的马九等包括“热伊斯”穆生花，都是当时哲赫忍耶远近闻名的大阿訇；“民变”的动员口号，是为了“伊斯俩目教

<sup>①</sup>关连吉，1948年7月1日生，满族，甘肃省委党校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等。

<sup>②</sup>李范文、余振贵著，《西北回民起义研究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455—456页。



门”，为教牺牲可以得“舍希德”。从宗教的目的出发，达到的目的首先也是宗教的。求抚是为了不再战争，给宗教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和宽松的行教空间；起事也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反抗对宗教的压迫和限制，以赢得社会认可和官方许可。在获取宗教生存权的较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宗教的凝聚力，这个凝聚力伴随着求抚和起事的始终。求抚时，如果朝廷答应，就表明赢得生存权，一心一意过宗教生活；朝廷不答应，就用武力捍卫生存权，众志成城维护教门的尊严。起事时，在得胜的情况下，士气大增，乘势前进；在失利的情况下，义愤填膺，视死如归。正是在这种起事和求抚的转化中，不断地凝集人心，扩大信众，从而获取宗教的扩张。在清同治年间不仅有起事的战马奔腾，波澜壮阔；也有抚局中的社会安定，百废俱兴。同治二年马化龙求抚成功后，派马殿魁做灵州的知州。经过几年的治理，灵州面目一新。当刘松山于同治八年进灵州时，董福祥说：“吾自绥德进兵，尔一路随行，尝言甘回如何强悍，灵州如何奇险。及入其境内外，则桑麻遍野；进其城，则街市整齐。伪知州马殿魁，人亦忠厚，在此维持秩序煞费苦心。”<sup>①</sup>刘松山本人也感触颇深，《甘宁青史略》记录了刘松山的感受：“刘松山初入灵州境，见夫桑麻遍野，渠堰纵横，白鹭立于水滨，黄莺鸣于花底，据鞍顾盼而自欣曰：小江南之名，其不虚哉。故认为太平世界，而提防之心予以懈矣。”<sup>②</sup>

2.合作——分化——再合作——再分化，因势取舍，其动机在于保持宗教的内敛性。毋庸置疑，同治年间陕甘事变的初期表现出不同地区团结奋斗的局面。“但是回民之间因地域差异、教派分歧，甚至政治目标不同等现象的存在，反而更容易出现内部的分化与猜忌。”<sup>③</sup>“由于宗教教派立场、现实政治考量等因素，陕回与甘回之间虽有合流，但却未能在反清意识与伊斯兰教认同上取得凝聚力量的共识。”<sup>④</sup>哲赫忍耶是西亚乃格什

①李兴华，《银川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8年第3期，第104页。

②同上注。

③张中复著，《清代西北回民事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九十年出版，第232页。

④同上注，第233页。



张家川西府太太拱北(许会军供图)

板迪耶学派在国内的承继,信奉的是苏非教理。“虽然在教理与教权封建化的现象上与传统伊斯兰教的俗世体制有所差异,但在本质上仍是以正统伊斯兰信仰为核心。”<sup>①</sup>“即使到了同治末年,左宗棠在彻底打击哲派在金积堡的根据地之余,也感叹‘马化澂父子兄弟凶狡异于马明心、苏四十三、田五,其势焰炽于石峰堡百倍,若不及时消灭祸患,何可胜言。’因而向清廷极力倡言禁绝新教之必要,以达到‘新教绝而回族安,关陇可保百年无事。’”<sup>②</sup>在哲赫忍耶发展史上,由“新”而“异”,总是被清廷置于伊斯兰教的边缘。这一与主体思想并无对立的宗教团体,受到清廷不公的待遇,是其他宗教教派所未有的,因而在宗教性格上产生了倔强性特征。当同是回变的发动者陕西方面需要支援,就力所能及地给予支持;当陕回到金积堡避难,就给予兄弟般的照料;当陕回想离开金积堡的时候,就热

①张中复著,《清代西北回民事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九十年出版,第245页。

②同上注,第245—246页。

情欢送。这样,在合作——分化的不断转换中,合作,也是请你帮我护教;分化,不影响我继续护教。当清军久围金积堡,堡内粮食近绝的情况下,马化龙放弃了东进攻打北京、西走投靠河肃(河州、肃州,与马占鳌、马文禄联合抗清)的建议,毅然决然地走进清营。哲赫忍耶的事情由哲赫忍耶自己解决,哲赫忍耶的灾难由哲赫忍耶自己承担。这种由边缘性的存在方式而导致的倔强性格特征,使哲赫忍耶在对待社会的态度上保持着高度的内敛性,这种内敛性决定了护教成为哲赫忍耶是否与外界合作的标准,而且是始终如一的标准。

3.流血——复苏——再流血——再复苏,循环往复,演绎着悲剧传统下精神的永存性。“马化龙之所以响应陕回抗清,清廷虽将之认定为类似‘遂潜雄图,长诸回部’的预谋论,且民间亦传闻马氏是因‘反对官府的苛捐杂税’而起事的。但整体而言,以金积堡日后抗清之激烈,与清廷镇压之残酷等事实来看,马化龙起事的最重要因素,应该还是利用陕西之变,延续哲派抗清图存的悲剧传统。”<sup>①</sup>从起事的程度看,如左宗棠所言:“自乾隆四十九年马明心、苏四十三以新教煽乱伏诛后,根株未净,萌蘖潜滋,至马化澂复炽。”<sup>②</sup>从穆勒师德的角度看,马明心被害于兰州,马达天流放路上歿于船厂,作为穆勒师德亲自发动事变是第一次,马化龙也上演了整个穆勒师德悲剧系列的最高潮。之所以上演了如此悲壮的历史悲剧,除了社会原因和马化龙本人的才能外,主要是门宦<sup>③</sup>制度的形成。

门宦与传统教派相比,既有共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同者是因为各派别均属于伊斯兰信仰的范畴,宗教内涵固然因门宦学派而有所差别,但穆斯林社会的共通性结构则依然存在。”<sup>④</sup>异者,在于各门宦发展宗教时与当地社会所产生的互动性不同。门宦与传统教派的不同,表现在

①张中复著,《清代西北回民事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九十年出版,第105页。

②《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96年7月版,第四册,第446页。

③门宦,源于汉语的“宦门”、“门阀”等名称,加之河湟地区群众习惯了对苏非学派称“七门八宦”而得名,最早运用该词的是河州知州杨增新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呈请裁革回教门宦》一文,后成为苏非各学派所属支系的通称。

④同①注,第237页。

不是以单一的个体形式或分散的群体形式，而是以一个整体出现，这个整体，就加重了在互动中分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教权核心的形成与承袭，其二是教权系统的建立与巩固。”<sup>①</sup>门宦的掌教者在教众中，享有神格化地位，“所以自然在教门中具有很大的威望和宗教权力。”<sup>②</sup>门宦教权核心的形成与承继，与清朝大一统政治理念出现本质上的差异与抵触，“回回亡而种姓不亡，或一姓之亡而群性不亡。”<sup>③</sup>“回教之有门宦，父死子继，可传千百之年。”<sup>④</sup>门宦的特性与“民变”的激化关系结合后，在非正常局势下，“会产生延续抗争的宗教意识。”<sup>⑤</sup>“但门宦因扩展教权而成为民变的“祸首”后，随之而来的政府镇压与报复行径，反而使得这种宗教抗争意识在教权封建化的运作浸染下，持续成为门宦思想与俗世观的核心部分。清代西北的哲赫忍耶不断地在民变与被压迫的阴影下扮演着悲剧式的角色，正是此一现象的具体诠释。”<sup>⑥</sup>所以当马化龙“招聚党徒，时作伪谣，无不气焰。愚回奉之若雷电鬼神，莫敢有异。”<sup>⑦</sup>这样就产生了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悲壮的一幕。

在清朝统治者中，很少有人从宗教意识的角度观察哲赫忍耶的抗争心态。左宗棠认为：所谓“甘肃回乱，虽由陕回牵连而起，实则新教久怀不轨，无陕回牵连亦不能保其不变。”<sup>⑧</sup>这种“图谋不轨”的定性，必然使哲赫忍耶教派走上“抗清图存的悲剧传统”。在这个悲剧传统中，其内在的精神实质是为保住宗教信仰而抗争的“舍希德”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哲赫忍耶信众在作战时，“轻生好胜，凶残忍鸷，较回中老教为尤甚。”<sup>⑨</sup>在这种精神指引下，马化龙毅然走上了抗清之途，延续着抗清的传统。在这

① 张中复著，《清代西北回民事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九十年出版，第237页。

② 同上注，第239页。

③ [清] 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2月版，第310页。

④ 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二十五，第27页。

⑤ 同①注，第245页。

⑥ 同上注，第245页。

⑦ 《回民起义》，上海书店出版社，第三册，二卷，第33页。

⑧ 《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96年7月版，第五册，第99页。

⑨ 同①注，第254页。

种精神指引下,马化龙继先辈穆勒师德之后,率领全家集体殉教,为哲赫忍耶“舍希德”传统作出了最具代表性的诠释。“刘锦棠在临处决马化龙时,以得胜者姿态嘲问:‘你全家被戮,以后何人是你的后代?’马慨然回答:‘日后凡是念俩伊俩罕(真主独一)的人都是我的后代’。刘锦棠又问:‘你被杀之后何人为你报仇?’马回答:‘四十年后有人为我报仇’。”<sup>①</sup>据民间传说,左宗棠认为,哲赫忍耶穆勒师德的鲜血留在哪里,那里就会生根发芽,产生新的哲赫忍耶信众,于是指示刘锦棠凌迟马化龙时在地上铺了七层毡。但是最终鲜血还是留在了大地。这个故事无论是真还是假,如今吴忠附近到处都有哲赫忍耶信众,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哲赫忍耶的起事亦即战争,是以求抚以及和平相伴随的,其终极价值取向是护教。由于哲赫忍耶具有很强的内敛性特征,决定了护教首先护的是哲赫忍耶教派,因此价值评判标准是否对哲赫忍耶有利,而后再关乎整个回回民族。在整个战争与和平的更替与选择上,总是凭借着穆勒师德的神性特征开始,以取得“舍希德”告终,承继着一代代抗清图存的悲剧传统,从精神的发动,到精神的升华,形成了伊斯兰教中最为强烈的震撼力、影响力和吸引力,从而成为哲赫忍耶在清廷残酷杀戮中,仍然生存和发展的秘诀所在。

## 二、促成“民变”的其他因素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出,哲赫忍耶“民变”的根本因素来自于宗教,从这个内核向外延伸,我们进一步看出,在民族认同、社会互动、文化变迁等方面,都包含着引起“民变”的因素。

1. 民族认同与“民变”。如果说,同治年间陕西回变是回汉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而甘肃特别是金积堡则是对陕西回民的支持。这个现象背后,隐含着民族认同问题。清廷最早排斥回回的是昆山的顾炎武。他在《日知录》中说:“惟回回守其国俗,忠不肯便,结成党伙,为暴乡闾,以累

<sup>①</sup>李范文、余振贵著,《西北回民起义研究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455—456页。

朝之德化,而不能训其顽犷之习。”<sup>①</sup>加之乾隆中后期,为争取宗教生存而连续发生的起事,日益强化了清廷“非我族类”的偏见,导致了严重的认知偏差,回族的族类差异在清廷眼中演化为“异族动乱”,“花门之狡悍异于他寇”,始终以绥服夷狄的形态加以治剿。“剿回之余仍抚回,而抚回之后,再以回治回。”<sup>②</sup>使回回民族在清廷的镇压下减少,在自相残杀中灭绝。在法律上除了历次起事后更加苛刻的调整(本书前两章均有叙述)外,史书记载回汉民同讼于官府,“及鸣官剖断,回民即得直而犹以为屈。苟诚有所屈,则其情愈不可知。蓄憾之多,图报益切,而其中之黠者,辄假以此联众,谋为不轨。汉民受其害,亦思有以报之,而杀戮之祸遂烈。”<sup>③</sup>“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般社会价值与政权统治形态的具体认知与反应,回民在清代社会与文化上的矛盾地位,不但没有在法律上获致平等的保障,反而因此受到压制与歧视。”<sup>④</sup>这些都表明,清廷在民族认同上的误区,必然产生“民变”。对哲赫忍耶来讲,不仅要谋求民族认同,还包括宗教认同,正如慕寿祺所言:“这种因族性、文化性的弱势所累积的民怨,如一旦激化为民变,甚至加上宗教信仰的情结,则会引爆出更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宗教战争’。”

2. 社会互动与“民变”。在清朝社会与哲赫忍耶教派的互动中,双方都不断进行着相应性的调适。在传教方式上,道光、咸丰时期清廷忙于料理内忧外患,对哲赫忍耶教派的警戒有所放松,使马以德后期到马化龙时期的传教活动从隐蔽走向半隐蔽半公开;在“民变”方式上,改变前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一味强调“战”的成分,不惜牺牲有生力量与清军顽抗到底,而是采取“战”与“抚”相结合的方式,宜战则战,宜抚则抚,灵活机动地与清廷周旋。在“战”与“抚”的互动中,因为清廷的一贯政策是剿灭,很少给马化龙以抚局的机会,因而引发持续的民变,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连

① 金吉堂著,《中国回教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77页。

② 张中复著,《清代西北回民事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九十年出版,第182页。

③ 《平定关隆纪略》,第一册,卷一,第5页。

④ 同②注,第189页。

马化龙本人都说：“吾本念经人，遭逢乱世，为众推戴，不得不维持桑梓，苟延残喘。俟东南大局平定，甘肃重见天日，必有贤明长官主持西北大局，届时吾即投诚，当一个太平百姓，予愿足矣。”<sup>①</sup>社会互动中引起“民变”的另一个事例是迁移。金积堡起事被镇压后，左宗棠采取了一系列强制迁移与安插的措施，以“涣其群，孤其势。”<sup>②</sup>迁徙原则是：“汉、回各有攸宜，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併聚一处非所宜。”回民安插之地，必须是“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sup>③</sup>清廷认为，这样就可以“于九死之中，得此生路，其不敢再萌异志。”<sup>④</sup>但事与愿违，哲赫忍耶信众迁移到哪里，就必然在那里繁衍生息，不断壮大，成为持续抗清的力量。

3.文化变迁与“民变”。在文化方面，中国伊斯兰教从域外传入，经过明清时期的融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中的一部分。这些域外宗教思想，与包括汉文化在内的各种思潮，在互动中兼容，在兼容中互动。随着苏非学说的传入，门宦制度的建立，意味着苏非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进一步彰显了伊斯兰发展史上的大文化属性，因而使西北伊斯兰教环境呈现出多元化与复杂化的局面。面对这种文化的变迁，清人回回、回纥不分，指鹿为马，以讹传讹，以狭隘的历史观将之视为传统的“非我族类”的夷狄问题。在对待苏非立场上，简单地判断“新教即邪教”，使得“门宦制度所产生的俗世教权体系，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往往会因统治阶层的曲解及压制，以及外在社会因素的刺激，进而出现以民变形态来与统治政权相抗衡的结果。”<sup>⑤</sup>正是这种文化变迁与文化认同上的不协调，使哲赫忍耶与清廷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抗争。这是哲赫忍耶教派的悲剧，也是回回民族的悲剧，同样也是大清王朝的悲剧。

①李范文、余振贵著，《西北回民起义研究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562页。

②《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96年7月版，第五册，第282页。

③左宗棠，《收复河州安插回众办理善后事宜折》，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第282页。

④左宗棠、穆图桑，《收复河州安插陕回疏》，同治十一年，第2281页。

⑤张中复著，《清代西北回民事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九十年出版，第37页。

### 三、哲赫忍耶与清廷周旋的规律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隐隐约约看出这样一条主线,在与清廷的周旋中,哲赫忍耶始终采取的方法是:你放宽,我发展;你封锁,我隐藏;你打压,我对抗;你杀人,我悲壮;你变化,我调整。在这种周旋中,哲赫忍耶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宗教性格,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马颂华所言:“不惹人,不怕人”。实际上我认为还应加上“不怨人”,因为马化龙曾说:

牛首山,卧牛山,  
杀的回回万万千。  
海棠花开赛红果,  
陕西回回来投我。  
将军收复按地利,  
此事前定不由己。

金积堡起事失败了,但有首名为《马化龙起义》的歌在西北大地传唱。

满清政府不讲理,  
逼得回回来起义。  
西北成立回民军,  
金积城头插大旗。

回回汉民是一家,  
为的民族是中华。  
不叫回民受欺压,  
为的有吃又有家。

西北回民一条心,  
组织起来打清军,  
又当百姓又当兵,  
为的民族大家庭。

马化龙来是好汉,  
领着回回上前线,  
为了民族得平安,



出生入死心也甘。

清朝政府下毒手，  
调兵围攻金积堡，  
杀害回回无其数，  
杀得鸡犬都不留。

马化龙他一人挡，  
亲自出首到杀场，  
为保回回得平康，  
英雄美名天下扬。

#### 第五节 马进成和马进西的续教

马化龙降清后，清廷在善后中将“马五十六、马五十九、马树邦、马彦邦、马飞飞等，年未成丁，交内务部阉割后，发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雇工二十六人除牛占元兄弟三人处决外，其余分别释放。”<sup>①</sup>于是，马五十六等经平凉被押送到西安，关进了西安监狱。

马进成乳名五十六（马化龙 56 岁时生），经名穆罕默德·松的格，道号西俩伦丁，生于同治四年（1865）正月二十五日。马进成生父马定邦，是马化龙的四子。据教内资料称：“主人爷（马进成）在慈母怀他四个月时，他的奶奶我们的临洮太太就有预感，在她归真前，把长子大忍爷（实为次子）和四子四东家唤到他面前，对他们说：‘如果你的新人生下男孩，你就把他恩赏给你大哥。’四东家就答应了，可大忍爷却迟迟不受，临洮太太对大忍爷说：‘若你不遵我的口唤，你就不是我的儿子，我不给你口唤。’大忍爷只好从命。当着母亲的面，与四弟纳手过继孩子的事，太太就高兴

<sup>①</sup>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第306页。

地笑了。”<sup>①</sup>马进成于光绪初年(1875)被清廷押解到北京,光绪三年(1877)被处以官刑后,发配到河南汴梁(今开封市)给一家叫文生的旗官为奴。

马进西,乳名五十九(生时马化龙 59 岁),经名比俩伦丁,道号非图热屯拉,生于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一日。马进成是马定邦的次子。金积堡起事马定邦被杀后,3 岁的马进西和其兄马进成一起,被押进西安监狱。

马化龙被杀后,哲赫忍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考验,马进成、马进西延续了哲赫忍耶教门,但也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分野。在这场演变中,有四位重要人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里分别介绍。

西府太太,名白凤,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十七日生,光绪二十年(1894)卒,宁夏青铜峡广武人。“原本是汉族,早在十三太爷派纳家户的纳先生和谭爷率领一百多人攻破广武城时,清兵死的死,逃的逃,全城一片慌乱,谭爷在城里碰到了一女子,将她带回金积堡城,交给了十三太爷,太爷让她暂居金积城东门外的唐二乡老家四十天,第四十天晚间,十三太爷干完‘盘池’<sup>②</sup>尔麦里之后,带着两个人打着灯笼去见她,并向她道明来意,我娶你不是为了图快乐,而是要你保我们的教门,她答应了,太爷便让她做了大净,给她讲了教,娶她为妻,并为她修建西府,故称西府太太。”<sup>③</sup>据板桥道堂手抄本记载,金积堡失陷后,马化龙妻妾遭到残害,唯有西府太太幸免一死,因为清官员知道他原来是汉民,押解西安监狱后,一天夜里,她逃出监狱,跑到西安城墙拐子处的一个豆腐店,在店里老两口的掩护下,躲过了清军的追查。西安的穆阿訇找到西府太太,与张家川的李得仓取得联系。李得仓来到西安,和穆阿訇一起给西府太太找了个地方安顿下来,后接到张家川。

李得仓,道光七年(1827)正月十三日生,光绪二十二年(1896)卒,甘肃清水县(今张家川县刘堡乡李山村)人。“陕西回民起义后,李得仓于同

①《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铅印本,第 49 页。

②盘池,星期三晚上举行的尔麦里。

③同①注,第 46 页。

年闰八月率先响应，在家乡张家川发动回民起事，并被推举为义军的大帅。嗣后组建张家川回民起义军五营，同前来镇压的清军范铭、雷正绾、谭玉龙、张在山、陈开泰、陶茂林、曹克忠等部大战于张家川、龙山镇、莲花城、盐官等地。由于清军集重兵进行残酷镇压，上列地区相继失守，回民起义军受挫。同治四年(1865)李得仓遂率部摆脱清军的围困，转战于清军防守薄弱的静宁、会宁、海原、固原、同心一带，发展力量，创建了后期南八营。”<sup>①</sup>同治五年(1866)李得仓率南八营挺进陇东董志原，与陕西十八大营并肩作战，支持金积堡。从同治元年(1862)到同治八年(1869)这段时间，李得仓率南八营驰骋陕甘各地，重创清军。此时，左宗棠加紧了对西北回民武装的镇压，金积堡战事吃紧。“在此险恶的形势下，西北回民起义军领袖马化龙曾授意李得仓在南八营防区就地与左宗棠讲和，以免连累广大民众，并嘱咐李得仓设法先行投降，仍退居张家川，作为他将来万一失败后的退身之地。这样，在左宗棠以西式军火武器和三路大军压境之际，李得仓遵照马化龙的嘱托，审时度势，权衡利弊，选择了‘就抚’的道路。降后被清廷‘赏戴花翎，钦封武翼都尉，四品衔’其部众被安插于清水县所属之张家川等处，令其各认旧产生理，遣李得仓严束所部。”<sup>②</sup>

洼上师傅，名马成，经名陆葛疏·尔不杜里·哈里格·艾布哲麻力·俄夫忍拿来呼兰夫。“因马成在秦安莲花城洼上村任过开学阿訇，又由于马成学识渊博、深孚众望，是哲赫忍耶学派第五代穆勒师德马化龙派往陇南一带的‘热伊斯’，故被教民尊称为‘洼上师傅爷’”<sup>③</sup>。关于马成的籍贯和生卒年月目前尚待考证。虎有泽于1993年初访问了洼上师傅第七世孙马得贵，据马说：“洼上师傅是宁夏金积堡人，洼上师傅的岳父也是金积堡人，姓肖。洼上师傅爷有两个儿子，一个殁于地震，一子名曰马万毅，在宁夏西吉新店子经商，生四子，其名不知，而这四子正是我的祖太爷。我的一个祖太爷生四子，长子曰马克勋，次子曰马克敏，三子曰马克恭是我的

<sup>①</sup>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70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171页。

<sup>③</sup>同上注，第153页。

亲太爷，四子曰马克灵。马克恭生我爷马鸿业，我爸叫马玉良，我叫马德贵，是洼上师傅爷马成的第七世孙。”“洼上师傅马成是同治战争时间被马化龙入选命为陇南一线的热伊斯（宗教的代理人）之后定居甘肃省清水县张家川的。”<sup>①</sup>关于马成的生年已无从考起，而卒年，虎有泽认为应该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因为有马德贵提供的一幅‘追颂’洼上师傅逝世的挽幛作证。挽幛的落款是‘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夏五月上浣谷旦’。笔者理解因为挽幛上有‘追颂’二字，这说明洼上师傅马成去世于光绪三十二年以前的某一年，而并不是当年。”<sup>②</sup>

但是洼上师傅肩负着马化龙的特殊使命这一点，教内资料虽说法不同，但内容无异。板桥方面的说法是：“此时，洼山师傅说：‘毛俩啊！毛俩啊！让我也上去吧！’太爷说：‘你不能上船，你到张家川立教门去，你把我的教门的具体干法教给我的后辈人’。洼山说：‘官军把城围得水泄不通，我腿又瘸，怎能到张家川？’太爷说：‘你爬也得爬到张家川去。’洼山师傅奉命到张家川立教。”<sup>③</sup>沙沟方面的记载是：“相传：‘江南戴爷得了病，十三太爷把小寺的教务交给洼上师傅。当时十三太爷的部分门人看法不一，有的称赞金爷。十三太爷说：‘我知道的你们不知道。’后来，形势紧迫，灾难降临，十三太爷在举人爷家对洼上师傅说：

‘你去南边立行教门。’洼上师傅哭着不愿离去。借口说：

‘你（我）走不动。’太爷说：

‘你爬着、跪着也得去，托靠主！你先走，我紧跟着就来了。’

洼上师傅接受了太爷的口唤，便和莲花城的人们在正月初六启程到黄花，临行前三太爷嘱咐道：《穆罕麦斯》念到：‘艾台依吐（我来了）的一节’，我就来了。”<sup>④</sup>

还有一位是马元章，他的情况我们在下一节中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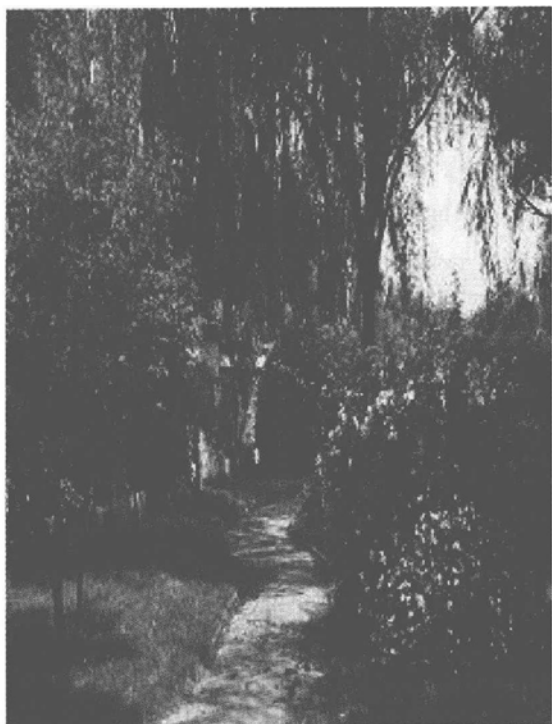
① 虎有泽著，《张家川回族研究》（1），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204页。

② 同上注，第204页。

③ 《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铅印本，第45—46页。

④ 曼苏尔著，《道统史传》（下），西吉县北大寺，铅印本，第21页。

### 第三章 中兴时期



汴梁拱北(位于开封市龙庭花园,因原地址不详,人们在此找一处洁净的地方燃香诵经。马颂华供图)

教内传说:马进成到文生家后,白天侍奉文生家人,晚上办功,后来文家知道马进成的情况后,就不让他干活,让他与其侄子一起读书。但马进成说“读书对我没有用”,而是坚持办功。

光绪十四年(1888),马进成患病。光绪十五年(1889)腊月二十八日(沙沟方面认定为二十九日),马进成归真。按照当地的习俗被装进棺材埋入汴梁满城北边文家坟地(沙沟方面记载是城北墙根)。

马进西到了12岁那年,即光绪六年(1880),被解往内务府受宫刑。西府太太、李得仓和马元章三人商议解救。《心灵的灯塔》记载:“此时西府太太哭得痛不欲生,她连哭数日,把木底鞋都踩碎了。一天她找了几位热衷于教门的有能力的即李大帅、马德全等人商量营救之事……‘经充分商量后,以马德全等人扮成商人模样,尾随囚车一站一站前行,等待机遇,解押大约有十多人,均骑马,囚车夹在中间,取道山西,径直向北京走去。当囚车行至山西洪洞县张毛峡,一个两边苇子湖的道路间,他们打死了解差,劫走了囚车,救出老太爷。……多斯达尼们把老太爷护送到张家川大麻子井躲藏起来。朝廷派差使到处搜查,经西府太太精心策划,俩人昼伏夜行,为了掩盖老太爷额上的‘回匪’二字,何亦鹤用自己的一件崭新的灰色褂子,给老太爷缝了一顶‘脑包’帽子带上。逃到北京昌平州,暂住在闪大同家避难,后又住在王大人家,有意躲在朝廷鼻子底下,根本不会引

起注意，几年后，他们又移往杭州在陶茂春家躲藏了数年最后仍回张家川。”<sup>①</sup>

马进西被救后，清廷千方百计追查马进西及杀死解差之人。“李得仓和马元章商议后，由李得仓冒死上书，呈请清廷赦免了马进西，从而保存了马化龙的裔苗，使其日后在张家川发展了哲派教务。”<sup>②</sup>“李得仓冒死上书清廷赦免马进西后，他全力出资在离张家川2里许的南川给马进西修起了家院，既为马化龙的后裔的衍生地，又作为马进西主持并发展教务的基地，他在这里讲经、静修、传教，教民尊称马进西是‘南川二爷’，称其传道地为：‘南川道堂’。”<sup>③</sup>

解救马进成、马进西的几位人物得到了教内外高度评价。“西府太太是哲赫忍耶教门历史上……的……女中贤人……她的功德还是无量的。”<sup>④</sup>李得仓利用其合法的地位和军政关系，帮助保护了马化龙的后裔，张承志称其为：“张家川真正的缔造者，哲赫忍耶造反历史上头一名降敌者，哲赫忍耶生与死之间的桥梁。”张承志又评价说：“李得仓是哲赫忍耶历史上的一种新人，世俗上层和宗教的两栖人物。”<sup>⑤</sup>洼上师傅不辱使命，成功地在张家川保存了哲赫忍耶宗教。虎有泽认为：“洼上师傅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在哲赫忍耶发展史上，作为一个中介人物，发挥过重要作用。……洼上师傅到张家川后，和在此地兼负宗教使命的李得仓取得了联系，并在李得仓的支持下，在张家川建立了哲赫忍耶复教基地。”<sup>⑥</sup>

①《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铅印本，第52页。

②虎有泽著，《张家川回族研究》(1)，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185页。

③同上注，第186页。

④同①注，第47页。

⑤张承志著，《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59—162页。

⑥同②注，第185页。

## 第六节 马元章与沙沟

马元章,又名云鹏,字光烈,号祯祥,经名利亚顿丁·穆罕默德·努尔(阿拉伯语,忠于安拉的人),教内称沙沟太爷。清咸丰三年(1853)九月六日生于云南他郎(今墨江)。苏四十三起事失败后,马明心长子马顺清被发配云南他郎,是马以德时期在云南的“热伊斯”。马顺清到云南后,得到马明心学生马学成(云南三爷)的资助与保护。马顺清生有5子,三子马世麟曾任马化龙在云南的“热伊斯”,马元章是马世麟长子。

云南杜文秀起事时,马世麟是河西起事首领之一。杜文秀,字云焕,云南省永昌府治(今宝山市)金鸡村人。道光十五年(1836)考中秀才。咸丰六年(1857)起事,马世麟出资援助。同治十年(1871)起事失败后,服孔雀胆身亡。清军将领马现领兵包围马世麟所居大东沟,马世麟在抵抗中,派长子马元章率兄弟和家眷15人从地道中潜逃。马世麟于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三日自刎,终年58岁,起事2000多教众被杀,这就是著名的“东沟惨案”。

清廷在全国通缉马元章等,马元章等打扮成汉民模样,改名换姓逃出云南,转藏四川成都,后于光绪元年(1875)到达甘肃张家川,先住董家沟李哈子家,后又迁居李得仓家。马元超于光绪十四五年间离开成都至张家川北山董家沟,购得刘姓小片土地,以耕作为生。

从光绪元年(1875)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马元章出走全国13个省,一是宣传哲赫忍耶主张,二是营救马进成和马进西。“马化龙之妾白氏(教内称‘西府太太’)在马化龙一家惨遭杀害后到北京昌平。马元章寻到白氏,先把她接到开封,后迁居张家川,逝世后葬张家川南川。”<sup>①</sup>光绪四年(1878),派穆云鸿和全爷在汴梁,以开设“义兴成”商号为由帮助马进成。光绪五年(1879),和李得仓一起谋划解救押往北京执行宫刑的马进

<sup>①</sup>马国璋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49页。

西。光绪八年(1882),“马元章还察访到马化龙的两个侄女流落到西吉沙沟和张家川恭门镇,经西府太太同意和撮合,马元章、马元超各娶一女为妻,从此马元章和马化龙由教统关系又结为亲缘关系。”<sup>①</sup>

在这一年里,还有一件大事,就是马化龙等4人的首级从兰州监狱到达张家川。目前笔者见到的史书都各执一词,大多数认为与马元章有关,有的认为关系不大。马元章曾孙马辰在《马元章与哲赫忍耶教派的复兴活动》中说:“光绪八年(1882),会宁刘阿訇献出自己的头换回马化龙的头颅,送往张家川,马元章为马化龙建拱北,撰‘为众舍身’的碑文。”<sup>②</sup>

《辉煌的哲罕仁耶》记载:“有个狱卒是广河县谢家村的朵思提,他把四颗头颅装进玉米面袋子内运回家中,藏在墙内土埯窝里。光绪九年穆勒师德马元章以重金买回这一组金面。这些金面第三次来到张家川(前两次是示众,这次是安息)。穆勒师德马元章,三弟马元超,‘热伊斯’洼上师傅马成,还有河州的妥阿訇,张家川的王先生,将四颗金面暗藏于张家川瓦泉沟清真寺的‘满格费’<sup>③</sup>窑窑里。洼上师傅马成提议,这件事和大帅李得仓协商,让他做妥善安排,作为当事人之一。如果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不吉利的事,他能独当一面。穆勒师德马元章阻止这样做。因为他对大帅李得仓的为人了如指掌。李得仓虽然愿意给道祖马明心和穆勒师德马化龙两家幸存者以一方避难之地。但他却反对把这四颗朝廷注册备案,名气煊赫的头颅埋在张家川,能给他的辖区和统治带来扰乱不安和麻烦,甚至有更大的灾难,他瞻前顾后,踌躇不安。他的意思是将四颗煊赫的金面和已埋在吴忠四旗梁子的金面埋在一起。穆勒师德马元章没有采纳大帅李得仓的建议,和三弟马元超以及哲赫忍耶关键人物洼上师傅马成将这四颗金面秘密殡埋于宣化岗(冈)拱北。”<sup>④</sup>

马通认为:“马元章闻讯派河州的妥阿訇,把四颗人头秘密买回,暗葬

① 马国瑛著,《宣化网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49页。

② 宁夏社科研究所编,《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96页。

③ 满格费,清真寺大殿中阿訇领拜处。

④ 穆罕默德·撒利哈·阳娃著,《辉煌的哲罕仁耶》,中国伊斯兰教内部读物,2006年10月第1版,第225页。



于张家川瓦泉沟清真寺的‘满格费’窑之内（清真寺大殿中阿訇领拜之地），后迁葬于张家川的北山，合葬一墓，内分四洞，北洞化龙头，东洞成龙头，西洞谭二头，南洞耀邦头。清光绪年间，始建拱北，取名‘宣化岗（冈）’。”<sup>①</sup>

《宣化冈志》记载：“马元章立足张家川后，在复教活动中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光绪八年（1882）委派甘肃河州（今临夏市）妥阿訇，用重金买回被清廷示众多年的回民反清起义领袖、哲赫忍耶学派第五代穆勒师德马化龙，及其三弟马成龙、长子马耀邦、军师谭生成四人的颅骨，并将其秘密掩埋在张家川北山。”<sup>②</sup>

《曼纳给布》则作了较为详尽且富有神奇色彩的记载：“毛拉的首级被放在狱中一间小房子里，门被封死。……过了数日，监狱里又发生了瘟病，每天死人三四个或五六个，死无止尽，一位官员向三位大官汇报了瘟病之事……马上派了一位文官审察狱中之事，文官到狱中，详细审察。……他砸了锈锁，门被打开，猛然昏倒在地，人抱出他，过了一会儿，他清醒后只看到几个人头和名单，事情终于大白。……他们通过商议，宣布取出头颅，埋在摇头坡之下。……城里有个吃鸦片的穆民，外号叫八次灰，他常去官府向官员要烟灰吃。一天晚上，他们在一块吃烟时，对他说：老回回！你知道吗，那房子里的头被我们取出埋在城外了。……当这个机密的信息传入谢六阿訇耳中时，他来到皋兰城，找到了说话的人和八次灰。……谢六阿訇给他俩八千铜钱，把他领到确定的地方，随后谢二师傅也来了，他俩就把毛拉的首级搬迁到河州二师傅家，在房子墙壁上挖了一个小窑洞，放入首级，外面挂上布帘子，又在帘子上褂了画……第二年八月驼爷去六阿訇家商议毛拉首级迁往东边之事。……洼上师傅（愿真主喜爱他）说：我请来老大（李得仓）人，向他秘密告诉了搬毛拉首级的秘密，他极为生气，并说：‘我不负责，也不理睬这事，你们把祸患搬在此地了。’师傅又蒙哄他：‘我们马上把他迁到平凉拱北。’”<sup>③</sup>

<sup>①</sup> 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3版，第307页。

<sup>②</sup> 马国瑛著，《宣化岗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65页。

以上史料所表现出的共同点：一是马化龙等人的首级是从兰州监狱拿出来的，二是马元章为其修建了拱北。

马元章从光绪元年(1875)到张家川开始，就以张家川为中心，在全国各地传播哲赫忍耶学说。张家川逐步稳固后，他又向宁夏的西海固发展。民国九年(1920)十月十一日马元章曾赐老掌柜的一首诗：

今日复过黑窑洞，忆昔当年来沙沟。  
 騫一小驴驮行李，开平查李三人随。  
 沿途不敢令人晓，进庄尚且先通知。  
 屈指今年三十九，所经艰苦难尽述。  
 后生不敢学前辈，欲望奢侈成惯技。  
 老成凋谢鲜有继，开不生才奈若何？  
 旧日侍从皆脱凡，今朝出行无故人。  
 抚今追昔心感痛，睹景务情泪潸然。

这里的“屈指今年三十九”，推算下来马元章最初到沙沟的时间是光绪七年(1881)。另据马国瑜记载：“元章在西吉沙沟传教时，寻找了侥幸逃脱后在西吉县沙沟陶家堡(在一个破窑洞里躲避过，后被教徒重修，取名‘道堂窑’，至今遗迹还在)讨饭时，被柏坟阿訇收养的马化龙三弟成龙的次女，于光绪八年(1882)奉西府太太(化龙的妾)白氏之命，于农历六月十六日成婚，落居沙沟，从此沙沟便成为元章恢复发展哲派的第二基地。因而有人称‘哲赫忍耶’为沙沟门宦。元章在世之日多时居住沙沟，马氏生长子忠武、次子广武、四子震武三人。元章继娶云南兴州金万昭之女为妻，生三子仁武。”<sup>②</sup>这里的“西吉沙沟传教”，大体上和前面推算的时间吻合。

民国时，宗教政策有了新的变化。民国元年，据《甘宁青史略》记载：“省议会提议维持回族宗教”，内容摘录如下：

就回民自述之典言之，祖曰阿旦，生于天方之野，产七十二胎，每胎男一女一耳，为夫妇。至弥撒而其教始兴。又六百年，当隋开皇中，有穆罕默德者，生而神灵，阐明清真之教，回众翕然从之，其教始盛。今回民称天方教，自称

① 毡爷著，《曼纳给布》，铅印本，第165—167页。

② 马国瑜著，《伊斯兰教门宦哲赫忍耶二次复兴活动纪略》，打印稿，第12—13页。

曰穆氏，以尊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旦初生之祖言也。其书有天经一部，回族称为穆罕默德所受之天者，又天方性理、天方经典两部，则明代金陵回民刘智所撰，皆发挥天经遗意，以汉人文字润色之。其教以识主为宗旨，似儒者所言明心见性；以敬事为主，似儒者所言制外养中。其教规所谓天道者五：一曰念，谓诵经；一曰礼，谓报恩；一曰斋，谓绝物；一曰课，谓忘己；一曰朝，谓归真。所谓人事者五，谓伦常之理，一日一礼拜，亦与泰西各国同尽。盖其原本出于天主耶稣，而时杂以佛氏之说，称华人为大教，自称小教，非如奇袤诡异之流传，以勾结为事，煽诱为能也。是故杂处中国，千数百年，婚姻未通，俗尚各别，传习不同而未尝敢萌他志。历代任其翔泳与区宇之内，讥禁无闻。前清录其人才，准其仕进，回族由文武科甲得官，擢至督抚、提镇者亦不乏人，固未尝以其异于中国而外之也。乾隆四十六年，甘回苏四十三等由西域归，自称得天方不传之秘，创立新教，煽惑愚回，谋为不轨。四十九年，田五继之，大军先后致讨罪人，斯得其根株未能净绝。嘉庆年间，有穆阿訇者与灵州马化龙之父马二，复以新教私相传授，至马化龙而其焰渐张，京师北门、直隶、天津及黑龙江、吉林之宽城子、山西之包头、湖北汉口等处均有新教徒党在彼传教。传教之人曰海里飞，如内地之称经师；曰满拉，如内地之称蒙师。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马化龙则自称总大阿訇，其教规大约与回回老教同，惟老教诵经，则合掌向上，新教则两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诵经，新教则伏诵，啾啾摇头而肩耸；老教送葬不脱鞋，新教则脱鞋送葬。凡此细节异同，固无关彼教轻重。惟回族每争教一次，汉人即流血一次。远着无论矣，乾隆四十六年循化撒拉回之乱，四十九年静宁田五等之乱，同治元年西宁原丕三之乱，光绪二十一年河州周奇斌、马麻武之乱，其始皆由于争教，其继遂限于叛逆。前车者，后车之鉴；新教者，旧教之仇。有地方之责者，谓不严禁新教自是。厥后或二十年，或三十年，故态复萌，一倡百和，又将烦兵力也。岂知禁令愈严，传习愈众，无人以缄其口，无术以革其心。近于新教之外，又有新新教、薪薪新诸名目。有一教创之于前，既有传习者随之于后。虽有严刑峻法，其何从而禁之。天福中国，五族一家。甘肃民族汉回为两大宗，省议会为消弭战祸、联络感情起见，拟将前清之禁令一律取消，汉回处于平等地位。凡习新教者，多放劝导，期自醒悟。旧者无失其为旧也，新者毋自诩其为新，清真宗教赖以维持。至于墓不择日，不惑风水，殓尸以衾，墓不用棺，祀亲不烧纸钱，不食猪肉，不饮酒，礼拜必先沐浴，其余皆仍旧。<sup>①</sup>

<sup>①</sup>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卷二十七，第13—14页。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哲赫忍耶终于结束了自传入中国就地下传教、隐蔽发展、秘密活动的历史,开始见到了天日。

民国元年(1912)一月,马元章在张家川毛娃山,为纪念马化龙遇难四十周年,举行盛大“尔麦里”,正式宣布自己继承第六辈穆勒师德马进成的教权,为哲赫忍耶沙沟支系第七辈穆勒师德。

民国二年(1913),甘肃省长张广建邀请马元章到兰州。“沙沟太爷应邀前往,并有上坟之意。兰州官员出郊外迎接,待如贵宾。在张广建倡议之下,兰州各界联名赠送给沙沟太爷一面大帐,上书‘东南西北人,江湖海河船’。在兰州官方的协助下,沙沟太爷凭吊了乾隆四十六年道祖囚禁受难及教友战斗牺牲之处,如五泉山、华林山、金城关、雷谭河、海家滩、韩家花园、皋兰县政府等地,还带领家族、阿訇、教友上坟悼念。在五泉山大干尔麦里时,沙沟太爷对数百名教友们说:‘满清政府屡次对我们镇压、屠杀,并没有灭亡我们,自有了民国政府,才有我们今天’。太爷举意修建道祖太爷拱北,张广建特别支持,并赠银元四千元,指定郭南浦监修。此后,沙沟太爷又修复了平凉、金积堡、吉林、新疆等地拱北。”

马元章在传教的同时,广结社会贤达。“他拜各族有名的学者为教师,如哈锐、安维峻、谢威凤、刘尔忻、任承充,还有宣统皇帝的堂叔清道尹爱新觉罗·善昌等,马元章和这些人长期交往,谈古论今,受益匪浅。”<sup>①</sup>

马元章一生为了宗教事业,兢兢业业,谨小慎微,虚怀若谷,极富韬略,史书和群众对其评价很高。“马元章作为近代回族史上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宗教领袖,具有比较系统的宗教思想,这一思想通过他的人生实践以及著述体现出来,其内涵就是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团结、宗教生活自由、人民安居乐业。他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就是建立在他一生追求这一希望的基础之上的。”<sup>②</sup>

① 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53-54页。

② 同上注,第54页。



西吉沙沟拱北(马元章遇难之地,马颂华供图)

民国九年(1920)十一月初七日八时,甘肃西北部发生大地震<sup>①</sup>,震级为 8.5 级。在西吉滩土窑洞里马元章和三子马仁武及家属被埋身亡。关于地震的情形、马元章埋体南运宣化冈和葬礼的盛况,金鼎在《浩劫余生日记》中有较详尽的记载。金鼎(?~1940),云南通海县大回村人,金万昭之孙,为宣化冈教务文书。大地震时,被倒塌的房屋压成重伤,但侥幸生存下来,成为大地震的见证人。翌年(1921),金鼎伤情稍愈,编写《浩劫余生日记》。因史料珍贵,这里摘录一些:

初七日,晚八钟夜礼后,上人正默祷诵经间,忽响声如雷自西北来。地大震簸俄而山崩地坼月暗风腥,牌坊窑面登时塌尽。上人遂蜕化于祈祷室中,三子仁武,犹子衡武、济武起而遮护同时殉难,随从拜祷诸君有登时压

<sup>①</sup>海原大地震。地震时间为 1920 年 12 月 20 时 3 分 53 秒(农历庚申年十一月初七)。震级 8.5 级,震中烈度 12 度,宏观震中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的西安州,极震区包括固原、隆德、西吉、靖远、景泰等县,面积 2 万平方公里。有感面积 251 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面积四分之一。共死亡 23.4 万人,伤者不计其数。

毙者；有经掏出绝而复苏者！上人大兄光斌、二弟厚庵两夫子，俱由他室掏出虽受小伤幸获无恙。世疆三东家夫妇、女子均与其难。是日大寨砂（沙）沟同遭浩劫，男妇死者不下二百余人。（固原、隆德、静宁、会宁、海原五属遭难者二十余万人！）

初八日，上人遗体留西吉滩。是日夜风狂日黯地震不休，人俱搭草棚蜷伏于内。水浆不得入口，严寒之气甚于寻常，闻他处多有冻毙者。

初九日，上人遗体过大寨。诸东家灵柩相随，沿途山移路竖，水流声渐。

初十日，世泰大东家已将上人墓凿成于砂（沙）沟之新阡。

十三日，南北同人见砂（沙）沟新阡地多损裂不坚，且房舍全塌恐后无人看守，欲将上人遗体请到宣化冈安厝。三上人虽有此念，而意涉犹豫恐有后言，乃嘱马煥章阿訇为之偏征同意。是时，南北同人众口一词，亦无一人出面齟齬而南迁，上人之议遂定。

十六日，三上人命世藩二东回冈，于十三道宗拱北西面，开挖土山深五丈有奇宽约八丈。

十八日，是日早八钟，天色大变雪花乱飞异常冷冻，上人遗体由砂（沙）沟启行。我三上人及徒跣相随不离一步。

十九日，天犹阴霾。是日抬灵执紼者有千余人，途次有争抬灵柩致相斗殴者！

二十日，天未晴。途次汉民有设香案迎接者，甚有痛哭流涕者，足见上人恩德入人之盛也！

二十一日，三上人于寺中过上人二七，早六点钟启行送灵者渐增至二千余人，途次汉民均设香案迎接。

二十二日，阴霾。途次经过汉民村落，有设香案奠醮朗诵祭文，行九叩礼者。文中有两教圣人，回汉一家之语。

二十三日，至大呵岷梁，清水全县汉民代表迎上，陈列香案恭读祭文行奠醮礼。

二十五日，早三钟时，三上人沐浴率众跪上人灵前赞诵圣经至五钟时，同人中有来谒见者，均令就灵右参见。遇毕三上人亲身下圻，安放葬物。是日，不期而会葬者，回汉约三万余人。

二十八日十钟时，逢上人三七，宰大牲干大了经。是日，跟随听经者不下三千人。

（辛酉二月）十八日，为上人百日期。远近客来到即开饭至十钟，始上拱北念大了经，跟随占吉者莹墙内外均为跪满。是日约二万余人，经礼钱出八千贯，尚多有未取之人也。

二十六日,接郭南浦函,并徐大总统颁赐上人诨词匾一方,对联一副,书白绢上付邮寄来。大总统雅慕上人道德,亦可概见矣!<sup>①</sup>

## 第七节 马元章诗文及其和合思想

“在哲赫忍耶学派的穆勒师德中,马元章是一位汉语言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结合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诗文创作的大家。”<sup>②</sup>其作品主要以诗文、格言、楹联和赋为主,大多数散落民间。从目前收集到的400多篇(章)作品看,有《鉴古训》《省己格言》《沙沟诗草》等,较为集中地收集在何兆国《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中》。“其诗文创作数量多,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含义深奥,哲理性强。”<sup>③</sup>是研究哲赫忍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 一、马元章诗文精华鉴赏

马元章所著的诗文,大体分为以下四类:

1. 教史教理。马元章作为沙沟派的第七辈穆勒师德,其诗文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写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诗文,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马元章诗文对宗教的反映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揭示了苏非学说的一般规律。如:

化人犹如渭河钓,明道恰像泗水行。

“渭河”,发源于甘肃渭南县,经陕西与泾水汇合,注入黄河,水是浑浊的;“泗水”,发源于山东泗水县陪尾山,水是清澈的。“化人”,教化民众,指苏非主义教乘的教化作用;“明道”,指的是道乘的倡明。该联反映了作

<sup>①</sup>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349-377页。

<sup>②</sup>虎有泽著,《张家川回族研究(1)》,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164页。

<sup>③</sup>同上注,第164页。

者对教道关系的看法。

功修万般乃为返本，私欲一尽即是还原。

苏非主义认为人必须通过不断地反省和净化，通过自我省思和自我约束，提升自己的品位。这种道德的提升和完美精神的修炼，才是苏非追求的本质之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返本归真”。作者用一句对联将苏非的本质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要求人们通过万般功修和长期涤虑而实现“返本归真”，回到真主创始时的原始状态。

二是反映了苏非学派特别是哲赫忍耶学派的历史。如：

原根重华于十纪，宝鸡现章，真机始灿；  
古境复焕乎一世，灵河集金，道光再明。

“纪”，为纪年单位，12年为一纪。“宝鸡”，泛指陕西的宝鸡和甘肃的陇东；“古境”，指朔方，今宁夏；“灵河”，指宁夏的吴、灵、青一带的黄河。这首楹联反映了自马明心传教的100多年来，哲赫忍耶教门由关川向吴、灵、青转移的历史。再如对道祖马明心的怀念，马元章写道：

大风起兮尘飞扬，名震宇宙兮还故乡；  
古道息兮新勃昌，天生圣贤兮救万方。

这里的“息”，指消失；“新勃昌”，指新教的兴盛。反映了马明心西去朝觐，回国传教的风雨历程。如对穆宪章的重要作用的描述，作者写道：

身入西域得真宝，普世有光；  
返回中原传正道，平灵接绪。

作者在楹联的后面写有“赐平凉拱北”，抒发了对穆宪章从道祖马明心手中接过教门，又成功地将其转移到吴、灵、青，信守诺言，高风亮节的优秀品质的赞美之情。如对马达天的缅怀，作者写道：

枉度大禹所惜，何期知名陡迹；  
未舒君子之疾，常惧霓云遽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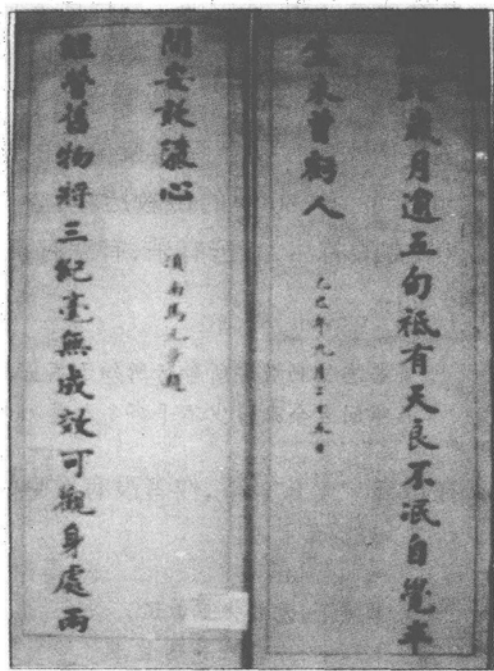
写作时间是“丁酉九月初六日”，这是马达天的忌日。“禹”，远古部落



的领袖，以治理洪水而著名；“陡迹”，是突然降临之意；“舒”，发现，展现；“霓云”，红色的云，这里指生命的终结。作者在这里表现了对马达天被清军迫害，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人世的惋惜。如对马以德

马坡得道两光阴，  
卢沟辞主一世瞩。  
口诵感应定光阴，  
名震宇宙显真机。

写作时间是“四月初八日”，这是马以德



马元章书法(马颂华供图)

表里大事只身任，南北重责一肩担。

写作时间是“正月十三日”，这是马化龙的忌日。“表里”，指对西北回民起事战与抚等局势的判断。“南北”，指西北回民起事各方力量的把握。这首楹联反映了马化龙在西北回民起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马进成，作者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不移不屈，可谓铁之铮铮；  
尽忠尽义，乃为人之佼佼。

写作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九日”，这是马进成的忌日。作者表达了对年轻的马进成不畏凌辱，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的精神的敬仰。

此外在诗文中，还反映了对巴巴太爷、营拐子阿訇、古城湾太爷、平凉三太爷、中闸子二阿訇、道祖太太、白水姑太太、沙沟太太、东沟太太等人的敬重和缅怀之情。

三是诗文中反映了马元章传教的历程。马元章 18 岁从云南出逃，到去世时 68 岁，50 年的传教历程，含辛茹苦，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恪尽职守，有酸有甜，有苦有乐，有悲有喜，有辱有荣。这些，他都历历记录在案。如：

素餐志信勤敬遵所命行所知己不负真宰造化，  
天难问古今来多少不平事令人莫测大好光阴。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作者没有丝毫的怠慢，全身心地投入了宗教事业中。如下楹联所述：

交上接下，无非振卫教道；  
登上涉水，亦是救济死生。

当教门兴盛的时候，作者抚今追昔，表现出无穷的伤感。

忆昔被困时，安望有今日，  
不敢冀全幸，只愿留一脉。  
主圣开恩典，弟兄七更生，  
陆续离虎口，东西南北人。  
兰山祭祖墓，五泉齐欢迎，  
匹夫享荣耀，实赖先人德。  
抚今以追昔，宁不心惨伤，  
东沟同难友，谨遗十之一。  
幸我身还健，怨天耳不聪，  
哀祝圣祖怜，俯准罪孙求。

总结坎坷的宗教生涯，作者概括为七起七结。

东沟遇困为一起，潜遁西蜀为一结；幽州寻君为一起，汴梁面辞为一结；旋滇团圆为一起，微服适黔为一结；创造三家为一起，徒步奔豫为一结；光绪九年壬午六月十三日沙沟初立家政为一起，辛亥七月二十九日莹坪再

### 第三章 中兴时期

新坟垒为一结；己亥度陇方为少年英雄壮志冲霄为一起，辛亥增岁己为皓首老叟暮气如灰为一结；滇黔一线为一起，长白还矢为一结。

这七起七结既有事件的始末，又有年龄的起止，还有地域的连接，也有教派关系的合分。

2.省己励志。马元章作为一代穆勒师德，对个人的修养要求非常严格，他不仅躬身实践人生信条，而且通过诗文阐述做人标准和修养观念。这些诗文，绝大多数都是每年的“二月二十三日”写的，这一天，是其父亲马圣麟的忌日。

面对晦涩的苏非学说和自身兼负的责任，作者告诫自己要知难而进。楹联曰：

格物致知清心显性奚云易，  
作忠尽孝成仁取义尚曰难。

作为穆勒师德，必须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在忍耐中谋求对人类的贡献。楹联曰：

口而诵心而维观书在学古，  
言之易行之难广忍以济世。

面对复杂的宗教环境，作者告诫自己，要勤勉努力，谨慎传教。楹联曰：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兢兢业业若披华袞若捧夜光。

尽管自己作出了努力，但作者深感离先贤的要求还有差距，常常自责。楹联曰：

上愧于父，下愧于子，胡已生为？  
仰对乎天，俯对乎地，是何心哉！

当宗教环境有所好转时，作者没有标榜自己的贤德，而是归结于大气候。楹联曰：

仁明智勇一不及前，所遇者时也；

义敬勤劳万难比古，独得者运矣。

马元章省己励志的楹联，大多是与年龄和传教经历相连接的。如，在 25 岁时，作者写道：

虚负光阴二十有五，

报见君亲万分无一。

在 48 岁时，作者写道：

经营二十六载，于教道已有光彩；

劳苦四十八年，于忠孝尚无缺典。

这里的“二十六载”，是从云南出逃算起，到写作时的岁月。在 53 岁时，作者写道：

三十零四载已曾虚度，无仁无义若鸟兽；

五旬单三岁亦可称寿，有时有运似炎明。

马元章省己励志诗文的代表作，当属《省己格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十个“不可”、十个“勿存”和五十五个“勿”，“这些要求和标准不仅针对自己及其他普通人，也对当权者提出了‘行仁政，清吏治，正军政，振士气，严外交’等要求。《省己格言》全诗 89 句，392 字，文字简明，易读易记。该诗虽以‘格言’为题，但通篇连贯，自有韵律和节奏，表现出作者很好的文采。《省己格言》自问世以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和推崇，除回族外，许多汉族群众也相互传抄。”<sup>①</sup>

不可无敬畏心 不可无恻隐心 不可无羞耻心

不可无辞让心 不可无是非心 不可无公正心

不可无忠恕心 不可无自责心 不可无恋友心

不可无奋发心 勿存好胜心 勿存嫉妒心

勿存艰险心 勿存戒备心 勿存自由心

① 虎有译著，《张家川回族研究(1)》，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67 页。

勿存放荡心	勿存偏袒心	勿存邪佞心	
勿存凶恶心	勿存患失心	勿悖理昧良	
勿容过不改	勿文过饰非	勿是己非人	
勿颠倒是非	勿因私误公	勿损人利己	
勿辜恩	勿负义	勿背德	勿逆道
勿怠惰	勿荒时	勿贪鄙	勿纵欲
勿妄言	勿妄为	勿好美食	勿好美衣
勿好美色	勿好美玩	勿好美居	勿好美友
勿喜谄佞	勿说巧言	勿恶朴实	勿言无益之言
勿为无益之事	勿生无益之气	勿发无益之怒	
勿耗无益之财	勿做非理之事	勿食迷信之食	
勿饮迷信之饮	勿忘饥饿	勿忘寒暑	勿忘忧乐
勿忘苦富	勿忘危治	勿忘乱	勿浮躁
勿滥交	勿因循	勿刻薄	勿矜能
勿伐劝	勿骄名	勿以威作福	勿以住为乐
勿始勤终懈	立良法	用正人	纳忠言
明赏罚	除私弊	行仁政	清吏制
正军政	振士气	严外交	勿循私
勿乱德	勿宠奸	勿纵恶	勿生事
勿扰民	权威不可使下移	民情不可使壅遏	
智通不宜用之内江		银钱不宜任其外溢	

3. 爱国爱民。马元章热爱宗教，也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情节。这些思想，在他的诗文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他常勉励自己：

克勤克俭以立功立业，  
任劳任怨以为国为民。

当日本、俄国占领东三省后，马元章义愤填膺，写下了《闻倭俄瓜分东三省》长诗一首：

惊闻倭俄分三省，义士勃然起愤心。  
倚势凌人悖情理，无端开衅太昧良。  
中国外交道理尽，怎奈贪夫为野蛮。

见利忘义行霸道，诡诈刁狡欺天人。  
 各守疆土泰西制，强不侵略善休恤。  
 日本乍兴自尊大，得寸进尺违公法。  
 黑吉边远犹可弃，盛京皇陵安忍轻。  
 此非郑公舌能诤，惟有决战振国威。  
 联络诸国敦旧好，一国和气勿生嫌。  
 告谕倭俄明曲直，孰是孰非全球知。  
 饵俄以利孤倭势，禁其通商绝财源。  
 破格选将厉军政，除苛行仁安民心。  
 燕齐海军防津烟，直河陆军守榆乐。  
 厚集兵力固门户，镇静京师督诸军。  
 长江水师扰倭海，闽浙粤兵攻台湾。  
 三秦陇晋及蒙古，问罪讨贼向辽东。  
 日本蕞尔弹丸地，怎当中原万里疆。  
 既胜之后国势振，相邀各国另订约。  
 必使中外均无损，永息干戈享升平。  
 余本草野愚顽民，妄谈国事咎难辞。  
 食毛践土无以报，愚昧台菟略尽心。  
 斯时虽弱胜晋宋，祖岳一出危败强。  
 强弱在人非天定，恪猛身系国忘存。  
 越王燕昭善用人，报仞雪耻致中兴。  
 曹兰毛樊能捐躯，大国未敢辱小邦。  
 千里畏人学舆耻，万里中华何惧敌。

民国初建，面对满清帝国留下的烂摊子，呈现出衰败的局面，马元章忧国忧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篇：

茫茫神州谁是主，哀哀兆民谁来苏？  
 古今大变为民国，道旁筑室几时成。  
 人人露宿披风雨，朝不谋夕怀杞忧，  
 相继归真人尽惜，安然入土乃全福，  
 后死碌碌难济世，荣逸苦乐隔天渊。  
 余乃东西南北人，安知何处是休息，  
 亲看垒土免悬虑，听天由命随自然，

桑海变迁时方始，全球齐有分内心，  
临渊履薄掠风鹤，岂若瑶池享极乐。

民国四年(1915)，中华民国初见景象，作者一日内撰写两联，对国家的初步发展给予肯定：

其一：年月日已经复，送旧迎新观春景；  
天地人既相作，除残兴仁睹尧天。  
其二：年全、月全、日俱全，内圣光阴亦已全；  
天新、地新、命维新，世道景象更重新。

民国五年(1916)，陇东地区大旱，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作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做诗一首，祈求真主降雨以润泽百姓。

高山诵经为禱霖，大旱奇灾地生蛆；  
粮价陡涨民枵腹，百物昂贵难度日，  
人无生计民叫苦，为人上者安可忍。  
世鲜仁政济荒岁，上帝好生乃普慈，  
以罪自责甘霖降，上下相应诚格天，  
披星戴月马上禱，虔求主圣施滂沱。

诗中的“枵”，是空虚之意。马元章的爱国爱民情怀，从下文中可以看到渊源。

粤稽古今，无不亡之国。然有不亡者，在忠臣义士勇夫烈女是也。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由斯观之，不朽者名，非富贵也。

传称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太史公曰：“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方正学曰：国家可数十年无才智之士，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苏典属十年无失节，文信国歌正气柴市成仁。陶潜卒，纲目书晋征士；张承业卒，书唐监军。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孟子曰：“以身殉道。”然则人秉天地之正气，岂可不以道义名节为重耶！窃余自幼读书，即好史学，遍观历史，凡国家之兴，必生贤良智谋之士，材略勇敢之将，创业垂统而贻厥子孙；至其亡也，亦有仁义贞豪之士、忠义节烈之人，捐躯报国以维风化。

4.谈古论今。马元章饱读诗书，贯通文武，对时局多有论述，借古以

讽今。

光绪二十五年(1899),作者目睹了清廷的腐败,发出了这样的叹息:

远观古人庸愚少,  
近着斯世禽兽多。

光绪二十九年(1903),马元章看到清廷权贵勾结、帮派林立的现状,愤然写下楹联:

尧舜君民同德称盛世,  
夏周上下异心为衰时。

进而,作者嘲弄大清帝国:

大清官宦皆嫠妇,  
中夏士民多丈夫。

马元章诗文中,谈古论今的内容较多,这里仅就民国二年撰写的一篇文章录入。

留侯西平始安,有其心,逢其时,得其势,竟成其志。  
忠武豫州留守,有其心,逢其时,得其势,天不随人意。  
邲侯陇西,有其心,逢其时,不得其君,抱恨终老。  
翟义、段秀实奋义勇为,不得其势,惟有捐躯报国。  
蜀公、魏公有其心,逢其时,得其势,而才不足。  
长沙、武昌逢其时,得其势,而无其心。  
夏康、汉光武、唐庄宗有其心,逢其时,得其势,天下混一而中道崩殂。  
汉平帝、周静帝非已国之君,乃举国无忠臣。  
汉献帝、高贵乡公能乾纲独断,惜威权下移,虽犯亦无济。  
刘宋文帝、赵宋理宗有其心,逢其时,得其势,而才不足。  
晋元帝、宋高宗逢其时,得其势,而无其心。

## 二、马元章诗文的和合思想

马元章自幼饱读经书,广泛接受了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学等都有很深刻的研究,且寓教于文,寓教于诗;马元章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对伊斯兰教特别是苏非学说有诸多研究和较深的理解,悉心总结



哲赫忍耶宗教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宗教教义教理诸方面做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改革,成为哲赫忍耶历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大师;马元章胸怀爱国情愫,洞察时代局势,亲善回汉民族,协调朝廷与宗教的关系,被誉为西北的一大善人。马元章的诗文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但其思想主脉,是贯穿整个文牍中的和合思想。

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体系中,和合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帮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思是说商帮能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国语·郑语》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禅同,尽乃弃矣。”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通的东西,则无所生。孔子《论语·学而》:“礼为用,和为贵”。《老子·第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墨子·集校》:“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蓄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冤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诘》卷三)。马元章继承了这些思想,并把这一思想成功地融于哲赫忍耶学派的理论和实践中,收到的成效是巨大的。

1. 苏非思想中的天人和合观。马元章生前大量阅读苏非著作。海学文阿訇在《云南通海古镇清真寺所存马元章遗墨》中说:在云南通海清真寺里收藏的八联挂屏,用小字写成,百分之九十是用波斯文,只有第一联开头和其中应用《古兰经》及“圣训”是阿拉伯文,左下角没有作者的姓名和日期。“据当地老人传说:它是哲赫忍耶第七辈穆勒师德马元章于光绪十六年(1890)赴云贵走访传教时,特意留给该寺的经画。其旨在让该寺的教民以画中的内容为指南,始终坚持伊斯兰正统道路。”<sup>①</sup>

“2003年夏天,一次机会我将全部内容抄录下来,回到家里慢慢琢磨推敲,终于译完了全文。其内容庞大复杂,大量引用《古兰经》、古独斯圣

<sup>①</sup>海学文译,《云南通海古镇清真寺所存马元章遗墨》,打印稿。

训、圣训及伊斯兰教界苏非著名的波斯文经典。如《劝善花园》《真理》《波斯指引》《艺术汇聚》《沉思》《启示经注》《诗集经注》《归真要道》、波斯原名《米尔萨德》(作者阿卜杜拉·艾布伯克尔,成书于13世纪中叶,清初伍遵契将其按中国经常口语译为汉语白话文并加以修改。光绪十七年(1891)由蒋春华增加注释付梓刊印,分4册约15万字)、《道行究竟》(波斯文,原名《麦尔索德》,作者欧赖尔·本·穆罕默德·奈赛菲,清同治二年中国著名学者马复初译为阿拉伯文,后又译成汉文。清同治九年,马如龙捐资刊印一种版本,光绪二十七年成都敬畏堂周明德主持刊印一种版本)、《讲演集》等10多部,从各方面讲述了人与主的关系,人怎样认识真主,人类在大地上生存的目的,人类接近真主的途径——寻找筛赫做媒介及其创造不同品位等级的先知和卧里在宇宙间的作用。”<sup>①</sup>

马元章灵活地运用苏非的基本原理于哲赫忍耶的宗教实践,形成了更加符合宗教实际的苏非理论,丰富和发展了苏非学说。从诗文中看,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

(1)关于天人合一。马元章坚持了阿拉比的“存在单一论”。阿拉比认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是一元的、统一的,一切存在均统一于真主。《古兰经》说:“众人啊!你们应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4:1)阿拉比总结了真主与人的关系,他说:“在这里,人不仅是真主的奴仆,还是真主在大地的代理人,体现着真主的精神,遵循真主的旨意治理人世。但人类主宰世界是在真主主宰世界的前提之下,所以人必须敬畏真主、崇拜真主和感恩真主。发挥真主给予人类的生命特质和自我意识能动作用,把理想的天国建立在尘世的努力之上,通过走正道将这个世界向着完善的境地推进。”<sup>②</sup>马元章在诗文中,坚持了这种关系。他认为:

主恩似海岂能报,仆罪如山何以赎。  
万事全凭主眷佑,一毫奚有人智力。

<sup>①</sup>海学文译,《云南通海古镇清真寺所存马元章遗墨》,打印稿。

<sup>②</sup>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11页。

这里的“眷佑”，是关怀保佑之意。“毫”，喻指极微小的数量或部分。“奚”，是哪里。表明万事万物受真主的支配，人的智慧和力量微乎其微。正因为如此，应该：

顺天命听其自然，  
勿违时与物推移。

马元章认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是“天人一德”，而这种境界则是为“正道”所作出的牺牲。在“戊戌六月初四日”撰写的楹联上，作者说明了这一点。

深蹈烟乡殉正道，天人一德；  
复还水境显真宝，东西同风。

(2)关于返本还原。苏非主张，通过涤欲、洁志、彻悟和神的交融，达到“返回人的本原，防止人神进一步相疏”<sup>①</sup>。马元章则赋予返本还原的规定性途径，认为：

功修万般乃为返本，  
私欲一尽即是还原。

马元章还谈了两世与本原的关系，有诗曰：

人心惟危道心微，人欲肆时天理灭，  
切磋琢磨已私尽，真光普照暗复明；  
三乘无非归真路，归真还须越三乘，  
两世毕竟属幻境，有幻焉能复本原。

这里强调了三乘作为人生死必须修持的功修，要贯穿在两世之中，不能有丝毫懈怠。普通人的两世仅仅是个幻影，是达不到本原的。

(3)关于追逐光明。苏非认为，真主的本质是光明，人通过真主精神之光的照射启迪，在瞬间可达到人主合一的精神境界，认识真主的最高境界是穆罕默德之光对人的心灵的照明。这种获取神智的状况，马元章称

<sup>①</sup> 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2页。

之为“重光”。他说：

古境为朔方，圣道乃重光，  
南极祭先祖，长白告功臣。

这里的“古境”，可以理解为前辈先贤的光辉事迹；“朔方”，旧时宁夏的称谓；“圣道”，圣传真道。这段诗文可以理解为：先贤的光辉事迹在朔方大地传扬，圣传真道是人类爱主、认主、实现穆罕默德之光再现的途径。获取“穆罕默德之光”，必须南祭祖先，北谒长白，方能如愿。接着，作者又指出了得到光明的另一功修，这就是“罪己之心”。楹联说：

黑暗只因违主命，  
光明全凭罪己心。

人们之所以得到了黑暗，主要是违背了真主的意志，得到光明必须常罪己心。“罪己心”亦即忏悔。“忏悔是指一种后悔，心中对自己的罪恶充满悔悟之人，带着遵循真主之道的意图转向真主。根据追求真理之学者的看法，忏悔意味着在自己内心、思想、意图的行为中不再反抗‘神之本质’，且诚恳地遵循它的命令和禁令。”<sup>①</sup>阿拉比认为：“心是获得真知的一面光洁之镜。”通过不停地念主和诵读经文，使整个身心都倾向于主，在身体一次次功修中，使心灵之镜光洁明亮，从而实现品位的提升；通过不断地悔悟和诚心悔罪，使人的心灵趋近于主，在心灵一次次被污染之后，再度回到纯洁的本质，从而获得自我更新。只有实现了真主与人类本质的统一，才能万物繁茂，宇宙重光。马元章有楹联赞颂了这种情况：

种树逢春遍地花，天理流行，草木繁华；  
果子遇肃万物藏，旭日复升，宇宙重光。

(4)关于道教兼修。苏非派主张教乘和道乘之间有层级之分，有差别之言，但提倡道教兼修。哲赫忍耶重视道教兼修，马元章有一楹联说明：

道冠古今统色妙，教衍西东化人神。

① 法士拉·葛兰著，《苏非思想——伊斯兰的心灵旅程》，希泉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33页。

这里的“色”，指外在的形质；“妙”，指内在的精神。道，覆盖古今，统领外在的事物和人的心灵；教，承袭西东造化人间与天界。道、教相提并论，说明二者在哲赫忍耶功修体系中的并重原则。但对哲赫忍耶来说，无论是教还是道，都赋予了全新的意义。马元章说：

拜到无形时，乃为入妙；  
齐到有食色，方称除欲。

“拜”，即功拜；“齐”，即齐克尔（迪克尔）。功拜到了没有形式的时候，才是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齐克尔”到了出现可观事物时，方称除去各种私欲，达到进一步接近真主，实现人主合一的境界。

（5）关于穆勒师德。在《云南通古镇清真寺所存马元章遗墨》中，马元章抄录并整合了历代苏非先贤的“完人”思想，并强调了筛赫的重要性。文中说：“须知：完人所有的实质及其标志是真主独一性的屏障，这种独一性包容了‘吾朱布’（必然存在）大海的实质和‘伊目卡尼’（可能存在）大海的实质。然而，当这种包容一切的完美的独一性显示到完人的身上之际，他同样以完美的包容一切的独一性实质迎接它。”<sup>①</sup>

“从而真主的显示光辉便显示到所有完人的实质当中了。然后，真主把这种光辉从完人的实质中再降示给适合它的世界。所以众世界的实质是受完人保护的。完人却是众世界主的代位者，代位者应该以最合适的方法保护众世界，当然完人之间也有不同的等级品位！”

“真主在完人——他的代位者的心境中显示自己，他的显示之光又从完人的心境中反射到宇宙中。宇宙凭借接到这束反射之光而存在。因此在宇宙间的完人们借助于真主的尊名和特性从普慈特慈、显示本然的真主上得到援助。万物是主的显示镜和他的治理之位。然而只要完人存在于宇宙间，世界就以这种援助和启示受到保护。任何内在的含义不经他的判决，绝不会表露。反之，任何外在的事物不经他的命令也不能隐匿，即使这些完人在多半情况下是不由自主的。他是两海之间的屏障，是众

<sup>①</sup>海学文译，《云南通海古镇清真寺所存马元章遗墨》，打印稿。

世界之间的阻隔。真主说：‘他使两水自由流动，汇合。但在它们之间有一条它们不能逾越的界限。’（55：19-20）在论述了完人的地位后，又论述完人和普通人的沟通。文中认为，如果一个人有位被依靠者（指筛赫或卧里），他的心中就会想：‘我一旦有难，就求助于他，我的一切琐事就能迎刃而解。’当人们遇到重大事情去找筛赫时，真主会看在求助筛赫的份上，解除他们遇到的重大事件，真主对人类的援助是通过筛赫到达向他们求助的人。”<sup>①</sup>马元章诗文中，也阐述筛赫和普通信众的关系。楹联云：

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  
圣贤纵贵尚赖众生辅助。

马元章作为儒学大师，将筛赫圣品来源和儒家文化相连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指出了自己对前代圣贤的承继性。诗文云：

克己复礼完圣品，全体归真上大罗。  
前辈吾外未见人，吾东继之不染尘。  
诚则明矣明则诚，前圣后圣其揆一。

“克己复礼”，孔子语，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周礼”；“大罗”，指天堂；“吾外”，指伍外思。《云南通海古镇清真寺所存马元章遗墨》中选自《菲尔刀斯·哇尔噶乃》：相传，伍外思·哥尔尼（？~659）是前辈众卧里之一。他的品位达到那种地步，穆圣嘱咐众弟子要陪同他。穆圣说：“他坚信真主独一，坚信我是主的使者，他在一个岛屿当伊玛目。他已高龄，不能前来看望我。哎欧麦尔、阿里，你俩在我离开现世之后，一定要找到他，拜访他，并把我的赛俩目转送给他，你们一定讲给他听，他会以祈祷的方式与我相见。”众弟子惊奇地问：“真主的使者啊！他是怎样一个人？他以祈祷的方式与你相见？”穆圣说：“真主告诉我，末日你的教民中与羊毛的数量相等的有罪者，凭借他的说情才能免遭火狱的刑罚。”“揆”，指准则、原则、道理。这段诗文的大意是“克己复礼”就能完善圣人的品性，全体归真，为教牺牲也能使圣品达到鼎盛，前辈伍外思虽然没有见到穆圣，但从

①海学文译，《云南通海古镇清真寺所存马元章遗墨》，打印稿。

未怀疑过,最终真主仍然给了他极高的品级。吾辈中国的筛海承继其志,潜心涤虑,以诚心认识穆罕默德之光,先后筛海的准则是相同的。

2.道统思想中的人道和合观。马元章将苏非天人和合和儒家传统的和合思想运用于道统论中,产生了许多关于人道和合的精辟诗文。这里的“道”,是哲赫忍耶教门;“人”是传承的各位先贤。道由人载,人承道统,道人相随,和合繁衍。

(1)道统合理论。哲赫忍耶是苏非主义学派的一部分,其道统源于西亚,长于中国,先后相随,逐步发展。马元章楹联:

起于泥,止于土,始终如一;  
发乎西,汇乎东,源流无二。

上联说人。伊斯兰教实行土葬,人死后躯体入土,灵魂归主。来于泥,归于土,也就是人由主造,复归于主。苏非对这一过程有更深入的理解。阿拉比把真主创造的世界分为大世界和小世界,大世界是以小世界为中心而设计的,小世界的人较之大世界的物更为重要。他说:“人,作为真主最后的一种创造,与真主的第一创造——穆罕默德之光(‘第一理性’、‘最高之笔’)是相对应相联系的。整个存在是循环往复的,穆罕默德之光是起点,人是末点,两点相交会和为一个圆。”<sup>①</sup>这也就是马元章所讲的“始终如一”。也就是说,从先天无形,再到后天有形,再从有形向无形复归,最后统一于真主。下联言道。道从西来,在东方生根发芽结果,尽管在东部派系林立,但源头是一个,这就是伊斯兰教。“道”传入东土的情况又是怎样呢?马元章楹联曰:

继万圣以集大成,道统西方光普世;  
绍群贤而振坠绪,教流东土济众生。

教道在东土,历经南北转移,马元章作为道祖后裔,因曾祖被发往云南,后又到北方传教,作者本人对南北东西的教门多有体会,感慨万千。有两联说明:

<sup>①</sup>王俊荣著,《天人合一,物我还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6月1版,第118页。

其一：西东古境人杰地灵，北南继统天与人归。

其二：道在南，教在北，北南山河同；

生于滇，卒与陇，陇滇木共合。

这里的“道”，我们理解为宗教本身；“教”理解为教化繁衍。“滇”和“陇”，是马元章本人的出生地和归真地。无论是南北，还是滇陇，教门在团结中发展；无论山河，还是林木，世界在和谐中共荣。

(2)道统继承论。道统是教门的传承体系。这个体系由其内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发展的规律，教门的发展，就是这种规定性按规律承继。马元章的诗文，首先阐述了哲赫忍耶的发展道路。如：

滇黔一条线，四川一大片，  
宝鸡真光显，陇秦根基奠，  
汴梁攢真所，胡门问根源。  
渡河济韩侯，唐民俱欢迎，  
燕赵如风卷，幽州骨现天，  
四方齐下手，三湘血水流，  
千里无烟火，狗种尽遭戈。  
龙庭霓云降，白帝驾返西，  
编素回故乡，众姓仰余光；  
古境为朔方，圣道乃重光，  
南极祭先祖，长白告功成。

这是一首隐喻性很强的诗，理解起来难度很大。据本人和哲赫忍耶学派的许多学者探讨，大体的意思是：道祖马明心曾设想在云南和贵州发展哲派，后在四川扩大基地，但是前两辈无暇顾及，而在秦陇奠定了根基。马达天的遇难，清廷逐步关注哲赫忍耶在灵州一带的发展。此时全国回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和清军的战斗中，血流成河。马化龙起事的失败，白彦虎的西行，使得起事回民特别是哲赫忍耶信众遭到了灭顶之灾，不少人离开了人世，马化龙家族也剩下马进成、马进西二人，但信众仍然遵从他们。灵州大地的辉煌教史，使得圣传真道重新发光，作为作者本人，看到当今这个局面，也告慰祖先，教门终于兴盛起来了，教门的传承是顺



利的,马元章本人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有楹联叙述:

五辈子相交并无间隔,自古亦罕闻其事;  
四十年往来频旅此地,于今仍不见故人。

(3)传道艰难论。马元章诗文中,大量篇幅描写自己传教的艰难困苦,也抒发了在教门得到传播时的喜悦心情:

日履静地尽祈祷,勤动弗宁志无逸,  
触目惊心免荒怠,五丈原星时萦怀;  
一人传道一人行,惶惶天语岂落虚,  
表里钜责人身担,任重道远焉可安;  
鸳骀负重深恐蹶,惟竭孤忠哀天怜。  
常冠缟素作庭呼,天眷苦哀覆西都,  
获睹积道并斗柄,舒心瞑目归天庭。

这首诗为丙申十一月所作,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当时马元章自同治十年从云南出逃,已25年,这首诗反映了25年来传教的艰辛,也表明了“微开一径”的愿望和信心。还有一些楹联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其一:躬履各庄,而此中亦寓天意;  
主开一线,则无暇再应人求。  
其二:逐日赞圣,四天连走十二方;  
乘马诵经,午时横过桃花湾。

艰辛努力终换教门的兴盛。“民国初年(1912),马元章通过回族官吏郭南浦,结交甘肃督军陆洪涛、省长张广建,马元章和陆洪涛、张广建言谈一席,一度得到陆、张的赏识。张广建赠送给马元章‘东南西北人,江河湖海船’的对联。当马元章在兰州举行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干‘尔麦里’之时,张广建大力支持,并赠送八台绿呢大轿,周游兰州市,盛况非凡。民国十九年(1930)前后,吉鸿昌<sup>①</sup>驻扎天水时,为宣化冈题赠匾额:‘仁德风雨’。民国二十八年,冯玉祥<sup>②</sup>赠匾额:‘述祖穆圣’。民国三十年,白崇禧赠

①吉鸿昌(1898~1934),河南扶沟人,抗日爱国将领。

②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

匾额：‘兴教建国’。马元章逝世后，由马元超在张家川宣化冈给马元章举行百日纪念活动，上至大总统，下至回汉黎民百姓，都发来唁电、唁函、挽诗、挽幛等纪念。”<sup>①</sup>

(4)“舍希德”新论。马元章总结前辈哲赫忍耶教派的发展历史，面对逐步宽松的宗教环境，对“舍希德”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哲赫忍耶学派提倡‘舍希德’精神，在历次反清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广大教众不怕牺牲，‘舍命不舍教’，勇敢地走‘舍希德’（为教牺牲）的道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在统治阶级的大规模血腥镇压下，也造成不必要的牺牲。马元章掌握了教众热衷于‘舍希德’的心理，引导教众用‘舍希德’的精神进行和平复教。他曾经说过，‘伊斯兰教是为活人创立的，不是为死人创立的，我们都舍希德了，《古兰经》叫谁念？绿旗（伊斯兰教的旗帜）叫谁举？舍希德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最后迫不得已的。自找的死，就不是舍希德，教门未成身先死是最大的遗憾！’”<sup>②</sup>这种全新的理解，为哲赫忍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时期。此时的哲赫忍耶，不再是“新教”和“邪教”，而是堂堂正正的苏非学派；此时的哲赫忍耶信众，不再是“獠犷强悍”、“头脑简单”的盲从者，而是具有坚定信仰的教徒；此时的穆勒师德（包括马元章和马进西）不再是“苏四十三余孽”和“新教巨魁”，而是备受社会尊重和回汉群众信赖的“人伦师表”。但这些教化是对信教群众而言的，穆勒师德如何面对死亡，仍然是受人关注的问题，马元章选择了在自然灾害中死亡。

从马元章的诗文看，他对1920年的大地震早有预感。一是马元章已经从前兆推断是大震。《民国九年端午望日述言》（张川镇民间藏本《发言抄录》）中记载：

未曾提笔泪不干，眼观苍生好可怜。

庚申年冬月间，平地雷声响，死故有万千。

<sup>①</sup>张中复著，《清代西北回民事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九十年出版，第163页。

<sup>②</sup>宁夏社科院所编，《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305页。

### 第三章 中兴时期

家家起火树生烟，人人搭茅庵。二四加一五，再看苦中苦。

寅、卯、辰、巳年，黎民好伤惨，哭的哭，喊的喊，父子各离散，夫妻不团圆，赞叹英雄汉，身卧土壕前，尸骨堆成山。西方遭大难，血水成了河，万人一坟园。

黄龙出现天遭旱，井中起火树生烟。若要守基业，还得有银钱！贫困饥饿少吃穿，父子东逃西散，青蛇草内钻。

狂风四面起，沙尘罩满天。甘肃地广把兵练，恶蟒成群狼虎下了山，不伤豫州地，豺狼将人餐。湖北、广东尽遭水淹，十室九空无人烟。<sup>①</sup>

庚申年是1920年，寅、卯、辰、巳年是从1914年至1917年，此时已出现干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加上动物界的种种反应，已经构成了地震的前兆。二是提前放口唤，允许多人站“者那则<sup>②</sup>”和多人一坟安葬，据民间资料的记载：民国九年九月初六日（船厂太爷忌日）后，马元章每晚都在西吉滩窑洞办功。“有一日，太爷问众阿訇：‘如人亡故后三个五个亡人放在一起站者那则能不能？’众人答：‘应一个人一次。’太爷又问：‘人亡故后七个八个人埋在一个坟能行吗？’众人答：‘一人一坟。’沙沟太爷说：‘如大光阴到来，三五人可以一次站者那则，七个八个人埋在一起。’这样大地震之后，亡人很多，一家只能去一个阿訇给亡人站一次者那则，一家人埋在一起，就不重新埋葬了”。三是在民国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前，马元章一改兰州上坟后的豪迈情怀，表现出伤感悲切的情绪，而且诗词楹联中多次出现“震”、“纷崩”等字样。民国五年（1916）四月十九日写道：

百年外雷声震环宇，一夜间火光彻云霄。

如民国八年（1919）九月十二日写道：

官川起身葛家岔，心烦意乱不安宁；

<sup>①</sup>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299页。

<sup>②</sup>者那则，伊斯兰教殡礼仪式。阿拉伯语，意为“殡礼”、“葬礼”。由洗礼人将亡人用清水进行大净，穿裹“卡凡”（殓衣）后举行殡礼。

猛忆蒙尘所经地，目睹心伤泪潸然。

民国九年(1920)五月二十一日写道：

今朝我心方放下，来日神州将纷崩。

四是在最后几年，诗文中几次出现“六八”字样，这与他的 68 岁终寿相吻合。如民国七年(1918)，正月初一写道：

身居孽海将六八，眼见东方发曙光。

民国八年(1919)十一月二十九日写道：

空活六八无一成，罪孽深重如陇山。

心愿已定无遗憾，启手启足上大罗。

虽然马元章依稀感到大震即将到来，但却卒于大震之中。作者在马元章的诗文中，隐约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写于民国八年七月初五的诗中的一句话：

从来圣道重成仁，圣贤多走此捷径。

这就是哲赫忍耶穆勒师德自己演绎的舍希德。

3. 伦理思想中的道德和合观。“道”，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说，道指处事做人的根本原则。“德”，孔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伦理学意义上的德，则是指人们坚持行为准则的道所形成的品质或境界。马元章的道德和合论包含了道德原则和个人道德品质两个方面的内容。

(1) 以忠、孝、仁、义等儒家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思想。马元章在传播伊斯兰教伦理思想的同时，大量的诗文倡导传统伦理道德，总结中国历史上帝王和大臣的得失，歌颂忠仁义士的贤德高品。如楹联：

其一：孔明抱膝，光武躬耕，英雄常怀远志；

士行运瓮，照烈泣髀，俊杰自有深心。

其二：公忠义愤，存霍志岳心；

勤劳谨慎，惜禹寸陶分。

这些楹联借古贤咏今世,教人同心同德,公忠勤劳,推究物理,培养健全人格。

马元章以波澜壮阔的气势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形成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秦汉以来创业垂统则有十藉十因》中,作者分析了自秦王嬴政到大清 10 位成就功业的皇帝借助的力量,也指出了汉高祖、明成祖等 10 位皇帝失败的原因。

秦汉以来创业垂统则有十藉十因:

秦始皇藉累世之遗烈,刘渊藉五部之众,前燕藉鲜卑之众,前秦藉氐羌之众,后燕藉前燕之遗种,无魏藉匈奴之众,辽藉契丹之众,金藉女真之众,元藉蒙古之众,大清藉州之大众。

汉高祖因陈胜吴广,光武因新市平林赤眉铜马,昭烈因黄巾,魏武因董卓废立,吴桓王因诸侯各据,宋武因桓玄篡位,唐高祖因隋乱,唐庄宗因朱温篡唐,明太祖因避兵,成祖因势逼。

对传统德行规范和纲常礼教,马元章持维护的态度。如:

三代所称之天被后人配一地字而误之。

三代所言之性被后人注一理字而混之。

三代之教被汉武帝信奉夷教而乱之。

三代之礼被汉景帝误会而坏之。

三代之仁义被利欲家闭塞之。

三代坐而论道之礼被妄自尊大者除之。

三代推轂寄闻之任被猜忌不哲者革之。

三代询于国人之政典被专制者裁之。

三代采风问俗之典自王者之迹熄而废之。

三代封建之良法因汉晋违古制受害而禁之。

这里的“三代”,指夏、商、周。马元章以三代形成的伦理纲常被后人践踏而不满,写此联予以归纳。还有:

自古冤深而无怨则有十纯臣,舍生死节归天府(龙逢、比干、蒙恬、萧懿、颜真卿、脱脱、杨继业、寇准、李刚、岳飞);

从来功高而不伐仅得九将军，感到义愤尽忠心（冯异、祭遵、班超、郭子仪、李晟、曹彬、孟珙、伯颜、徐达）。

马元章以史为教，最为集中的诗文是《鑑古训》。在该文中，他总结了三代以降十英君、九良、八智、七彗星、六儒、五祸、四君子、三雄、二义、一贤女，然后归纳出帝王应运自有十天命十人事，国家乱亡兆于十寿十天，起义兴师须知十胜十败，报仇雪恨当识十成十否，推毂寄阍应明十良十庸，用人行政必鉴十治十乱，黄门常侍务察十纯十恶，后妃嫔嬙慎择十淑十妒，兴衰存亡宜观十生十死，儒道不息赖乎十言十行。这些有经有纬，提纲挈领的归纳，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的分类，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2)以省己励志为重点的个人伦理思想。马元章作为道祖后裔，始终被清廷紧盯不放，家人被杀前逃出云南，转移黔川，来到陇上，一生为了宗教而奔波，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励精图治，大器终成。他常常反省自我，观照得失，激励斗志，永不懈怠。《省己格言》为无数回汉群众所喜爱。《自警歌》，共60行，120句，以先辈圣贤为镜，时时端正自己行为，更为千万有志之士所传诵。《自警歌》如：

战战兢兢畏天命，兢兢业业全圣明。  
谦克虚无益己身，仁义恕智济世人。  
事事眷佑恩似海，步步迟误罪如山。  
任重道远恐难至，殚竭弩钝尽愚忱。

这里既有做事成业的原则和态度，也有实现报复的途径和方法，更有孜孜追求的方向和目标。这个方向和目标就是：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此芬芳启后人。

4.政治思想中的国教和合观。马元章爱国爱教，主张国教和合。爱国，就是心系国家安危，图谋民族兴盛，致力于回汉和睦，关注百姓生活，这是前提；爱教，就是妥善处理国家和教门的关系，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捍卫教门的存亡，这是原则。

(1)心系国是，忧国忧民。经过二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

中国,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惨遭涂炭。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初一,马元章写诗一首:

外夷铁骑犯中原,君臣兵民尽丧魂;  
纵横如入无人境,亿兆之人谁敢逆;  
幸出祖李并宗岳,略施小计胜有余;  
群羊直入牛丧胆,仓促出奔无山归;  
割地请和免青衣,日益孱弱继重昏;  
地广民众无豪杰,四百兆人尽南柯;  
自古偏古须英俊,祖宗岳孟何处寻;  
鬼占天时岂能拒,人膺景命方可驱。

民国四年(1915),国力衰落,战事不断,民不聊生。马元章分析了国家危亡的原因,提出了敬天爱民,以固邦本的思想。

夫国之治乱存亡,在乎天命人心。故天下之势,不惧土崩,只怕瓦解。何谓土崩?唐宋明是也,天下虽乱,天命未改,人心未变,是以尚能支持,绵延数世。何谓瓦解?秦隋元清是也,一夫大呼,天下响应,天命已改,人心已去。难以挽回,不数年身丧国亡。为后世殷鉴,则有国者岂可不敬天爱民、以固邦本而保身家?

马元章还对民国局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管窥之见而观甘肃之现象有五喜无忧》。

何谓五喜:

汉回和睦不起家务此一喜,  
边省贫瘠之区本多仍巡防旧章此二喜,  
营哨官尚能管兵丁不至骚扰闾阎此三喜,  
各属风气不开尚有古朴气象此四喜,  
各军统宗旨不同声气难通有连鸡之势此五喜。

何谓五忧:

财政每年入不敷出日愈困难有不能支持之势此一忧,  
陕西不靖陇东常有风鹤之惊此二忧,  
四川不宁陇南惊报频来此三忧,  
西戎积怨已深若不善抚恐激起边衅此四忧,

武人有尾大不掉之渐此五忧。

愿仁人君子、忧时俊杰维五喜防五忧则阬右幸甚父老幸甚。

在分析时局利弊的基础上,提出《民国宜整顿者二十件》:

吏制宜定,军政宜整,司法宜修,财政宜清,税务宜一,靡费宜节,奢华宜禁,学校宜变,赏罚宜明,国权宜保,工艺宜兴,中外法宜兼用,商权宜伸,土匪宜清,百姓宜安,元气宜培,下情宜达,伦礼宜讲,经史宜读,考试宜复。

(2)权衡利弊,潜心护教。马元章一生的活动,主要围绕宗教来展开,因此,内政外交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保护、传播宗教。

光绪二十一年(1895),海原马匡匡杀死该县县长,固原提督邓增办理此案。“邓因在同治年间被起义回民割去耳朵,怀恨在心,趁此不分良莠,乱杀回民,一县之地,杀死三千多人,行将激起大变。马元章挺身而出,向兰州总督上书陈述实情,痛陈利害,以免重蹈乾隆和同治年间的覆辙,洋洋洒洒,三万余言。兰州总督转奏清帝,得到嘉奖,同时清帝又以失察罪名,责问平凉官吏。元章又以‘民不举,官不知,民隐难明’为理由,为官府说情辩护,一时得到清廷上下的好评。事后海原县回汉百姓给元章赠送了‘万家生佛,恩惠桑梓’的万民伞,以表谢意。”<sup>①</sup>

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太子少保董福祥因“庚子事件”,获罪洋人而避居固原。董看到哲派的崛起,准备招募团练剿灭,马元章修书于董,说:“不要利令智昏,要认清时势,今日之时代,不是同治十年。今日之沙沟不是当年金积堡。今日的马元章,非当年之马化龙。今日之董福祥更不比当年的左宗棠。左宗棠十五万兵马未灭马化龙的教派,你董福祥千余团练奈我何?你是畏惧洋人缉捕,逃之山林避祸,如你竟敢用兵沙沟,我可电告北京及各省教民,向八国使馆控告,董福祥并未死,畏罪避居固原,继续殃民,欺骗洋人。后果如何,你立身朝政多年,谅会自裁。”<sup>②</sup>董福祥接信后,十分惶恐,立即复信差人到沙沟向马元章道歉,说他并无此意,实是坏人挑拨造谣。

<sup>①</sup>宁夏社科研究所编,《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02—303页。

<sup>②</sup>同上注。



宣统年间,“孙中山派西北国民党负责人于右任和甘肃国民党负责人田昆山,以到静宁探亲为名(于右任的母亲是静宁人)来沙沟劝说马元章赞助辛亥革命,并赠送邹容著的《革命军》一百多本,希望马元章能在回民中广泛宣传,发展党员。而马元章惟恐重蹈金积堡覆辙,所以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用敷衍搪塞之辞送走于右任和田昆山。于、田二人所赠之书也未敢外传,恐引起事端。”<sup>①</sup>

但这并没有影响马元章和于右任的关系,当于再次来到宣化冈时,赋诗一首:

振臂一呼此罄疆,河山耕牧势犹强。  
早知骑射雄西北,今见威仪似帝王。  
万户蒸腾风又雨,一川填咽海还桑。  
天荒地变真闲事,金碧参差宣化冈。<sup>②</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参加“同盟国”,中国参加“协约国”,马元章致电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申明他竭诚拥护中国政府的对外立场,他虽同土耳其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但素无来往,以求谅解。袁世凯回电致意马元章是中国宗教界深明大义的爱人土,并颁赠一等‘稼禾’勋章以示嘉勉。”<sup>③</sup>

但马元章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统治也表示不满,1916年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时,马元章书写楹联:

皇帝坐成黄帝貽中外笑柄,  
君主弄作均主肇国家祸根。

### 三、马元章思想的实践意义

马元章和合思想在西北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实践意义不容低估。

1.调整了哲赫忍耶内部关系,在分野中实现了共存。马元章独立传教,应该说是其夙愿,就是诗文中多次出现的“主开一线”“微开一径”。但

①宁夏社科研究所编,《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06页。

②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253页。

③宁夏社科研究所编,《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01页。

这个传教是在千方百计拯救马化龙后裔基础上进行的传教。马元章传教并不是完全继承了马化龙当时的传教范围，而是另辟蹊径，绕开马化龙的传教中心吴、灵、青一带，在巩固张家川的同时，从荒芜绝伦的西吉沙沟开始，进而实现发展教门的目标。马元章的传教是在尊重灵州马姓的前提下，作为道祖后裔的一种宗教复兴行为。这在马化龙后裔几近灭绝的情况下，对原有宗教的拯救和新范围的开创，两股力量总比一股力量要大得多。哲赫忍耶自此分为灵州和关川两大系统。但在马元章、马进西等穆勒师德和合思想的指引下，和衷共济，互相尊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出现大的矛盾和纠纷。哲赫忍耶历史上出现了从马明心一代特别是苏四十三、田五起事等完全用武装护教→马化龙半武装半和平护教→马元章、马进西和平护教的转变。这是宗教内在教义认识上的升华，是自身传教规律把握上的飞跃，也是自身繁衍过程的成熟。

2.调整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在分歧中实现了共荣。马元章爱国爱教，虚怀若谷，妥善处理了与朝廷、与军阀、与地方绅士的关系，很好地实现各民族、各宗教、伊斯兰教内各派别的和睦，被誉为“东西南北人，江河湖海船”。实现了从马明心至马以德隐蔽传教→马化龙半隐蔽半公开传教→马元章、马进西公开传教的转变。他的和合思想的成功实践得到了社会认可、政府认可和群众认可，是哲赫忍耶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哲赫忍耶无数穆勒师德用智慧和勤劳争取来的。

3.沿袭了前辈穆勒师德的悲剧传统，在悲壮中赢得了威望。舍希德精神是哲赫忍耶宗教意识的特色，哲赫忍耶的历史是一部抗清图存的悲剧历史。但到了民国，宗教发展的环境好了，马元章为什么感觉到了地震，偏要在地震中死亡呢？这应该说是哲派悲剧传统的延续。哲赫忍耶的前辈穆勒师德中，大多数是与民同死，先民而死，民不死我死。面对大地震中死去的众多多斯达尼，穆勒师德还能苟且偷生吗？我们设想，如果马元章明知地震而躲避死亡，人们最多说他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而在大地震中死亡，却获得了舍希德。他是率领诸多信众走向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大牺牲之中，死得惨痛，死得从容，死得悲壮，在活着的人民心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作用，这种震撼是一种涉及范围更广，不仅在信教群众间，即使在非信教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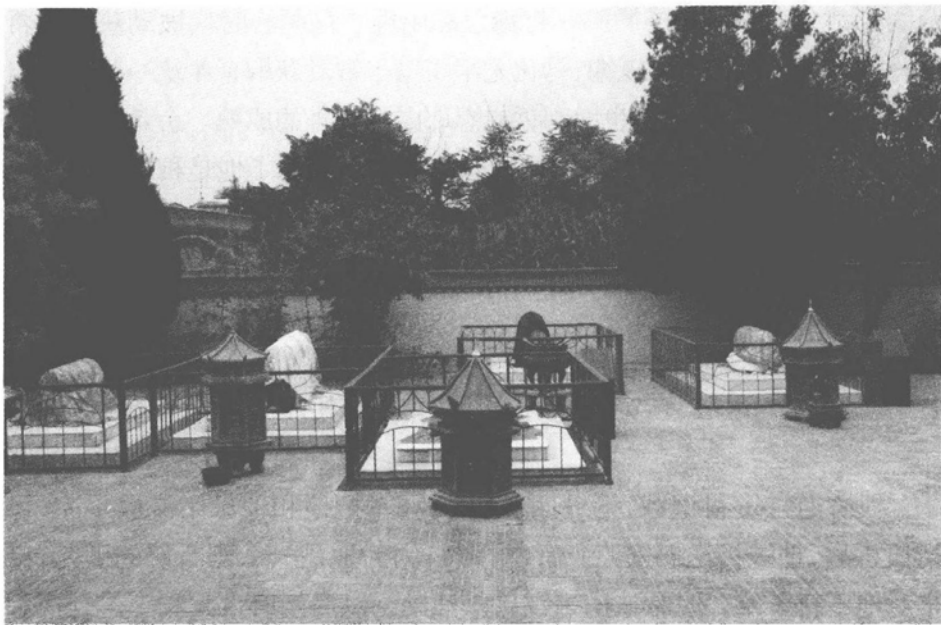
众间，都会带来心灵的震颤。哲赫忍耶出现了马明心时代被动获取舍希德→穆宪章、马达天、马以德、马化龙半主动半被动获取舍希德→马元章自然获取舍希德的过渡，这也说明哲赫忍耶内在精神的成熟。舍希德并不是一种故意，而是历史使然；舍希德的悲壮和神圣表明了他是穆勒师德与信教群众在遵教、爱教、护教上实现了精神和行为的统一。

#### 第八节 马进西与板桥

板桥道堂资料记载，马进西3岁时，湘军把他和他母亲流放平凉，母亲自杀后，他被押送西安监狱。在押时，因为他是一个刚断奶的婴儿，狱卒对他不打不骂，时常放出来在狱外活动，以后西府太太和李得仓找到了他的下落，买通了狱卒，狱卒们对马进西更加关心了。在监狱生活了9年，光绪六年(1880)年满12岁，被押解进京服刑。这年中秋节的第二天，西安监狱的狱卒把马进西带到一间烙印刑房，捆住他的手脚，把他按在一张铁床上，狱卒在他的面额上方的太阳穴处用火烙铁印了“回匪”二字。中秋节的第三天清晨，马进西被穿上红色的囚棉衣，装进一只用铁皮包钉的木笼中，木笼由一匹红色的马驮着，开始向北京进发。马进西被获救后，先隐藏在张家川大麻子井马德全家的地窖里，后因为甘肃巡抚发现其与西府太太就在张家川且受到李得仓的保护，多次派人 against 张家川进行明察暗访，西府太太见状，带马进西到北京昌平单大同家避难。

单大同，祖籍北京，是马化龙的教下，于道光末年到金积堡拜见马化龙，马给了本钱，委托他在北京开设商号，取名“福兴源”。同治年间，金积堡事变后，单转移昌平经营。马进西和西府太太到单家后，通过李得仓的好友、翰林院的编修哈锐状告左宗棠。状词有五条，主要是左在西北乱杀无辜，涂炭生灵，欺君枉法，祸国殃民。慈禧见了西府太太，但并没有表态。

状告不成，西府太太感到在京不能久留，携马进西南下杭州，住在马化龙亲家陶茂春(马耀邦岳父)家。马进西在这里学习文化，攻读阿文。据说在



吴忠板桥拱北(王蕾供图)

陶家,陶的三弟陶永春从云南经商回来,向马进西等人阐述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马进西听后十分激动,并写信给李得仓,希望他领导陇西群众,实行五族共和,共建美好家园。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西府太太带马进西经扬州、济南,在汴梁看望了马进成,后从重庆经嘉陵江到达陇南、天水,于光绪七年(1881)秋回到张家川。刚回来时,住在李得仓家,后在陇上的龙爪掌兴建了一个李香院。

光绪二十六年(1900),朝廷赦免马进西后,在李得仓和西府太太的支持下,在张家川南川建立道堂,尔后马进西开始传教。

马进西曾两次入狱。“相传,老太爷又因湖南姑太太被教敌控告于兰州,兰州官吏派公差将他捕捉入狱,幸有马安良出面救他出狱。民国三年(1914)又因白郎入甘,丢下一批抢劫南川道堂的财物,这些东西被老太爷长子马腾霖等收回。有人称此以老太爷勾结白郎为由,上告督军陆洪涛,省长张广建。张广建急于搜刮财物,进行干预,老太爷父子闻讯逃离张家川,行至凤翔境内,被当地官吏拘捕,后解押天水,释放出狱后于1916年避难

### 第三章 中兴时期

河南汴梁，汴梁城葛督都委任他为营务处处长，这样，他才安然无恙。”<sup>①</sup>

“在这期间，王热伊斯奉老太爷口唤，领众多斯达尼建立了金积堡板桥道堂，并派银拐子丁阿訇等七人去汴梁请老太爷回家在道堂执教，他怕惹事不愿回去……第二天，老太爷及家眷便起了程，途经北京、包头，从包头乘船到宁夏吴忠古城渡口。到了板桥道堂，多斯达尼用阿拉伯语写的大横幅标是：‘请向我们伊斯兰教的群体报喜信，由于真主的护佑，这不倒的支柱根深蒂固。’”<sup>②</sup>

马进西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曾给予支持。据《档案博览》记载：“半个世纪过去了，已是80多岁高龄的杨一木<sup>③</sup>老人几次带话给马腾霄的子女，对过去的事情念念不忘，难以释怀：‘20世纪30年代，我在吴忠板桥马腾霄家大宅院住了一个多月，临别时，他的父亲马进西还送给我几千块大洋和13匹马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民族宗教界人士对我们党的帮助，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sup>④</sup>

马进西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二十三日归真，教内称“板桥老太爷”。据张家川穆启圣1988年打印资料记载：“马进西定居张家川，先后娶妻两人，生子七人，在宁夏又娶李氏(教内称三太太)生子三人。其长子马腾霖，曾任过武职旅长衔，未理教事(去世早)。次子马腾霄，其子国祥，曾理过道堂事(已故)。三子马腾霏(早亡)。四子马腾霆(早亡)，有子一人，名国柱，曾任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卫生科长，1959年去世。五子马腾霖(早亡)。六子马腾霓，教民称‘南川六爷’，曾主持‘南川道堂’教务，解放后任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副县长等职，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民委委员，1959年去世，有子二人，长子国语，次子国雄。八子马腾霞，教民称‘八爷’，有子三人，长子国珍，次子国俊(已亡)，三子国壁现任教师。九子马腾霄，教民称‘板桥九爷’，一贯在吴忠从事商业。十子马腾霄，生于宁

①《心灵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铅印本，第53页。

②同上注。

③杨一木(1912~)，山西临汾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对宁夏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④《档案博览》，2004年第4期，第11页。

夏吴忠……教民尊称为‘宁夏十爷’。”

马进西是哲赫忍耶教派处于万分危急时刻担负历史使命的。在长达52年的执教生涯中，其治教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是忍辱负重。3岁时家人被杀，即成孤儿，两次入狱，受尽百般折磨；为了躲避追捕，一生潜藏数省，风餐露宿终于保住性命；面对教内个别人的挑唆，终未与姑父产生大的分歧，使板桥和沙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维护了哲派的整体利益；在张家川教基稳固后，毅然回到吴、灵、青一带，在其先辈流血的黄河两岸恢复教门，使前辈的遗志得以继承。

二是顺应时局。马进西执教的大多数时间在“中华民国”时期，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思想，又对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同情和支持，这样的进步思想和实际行动，使他赢得了新生力量的认同。马进西的这一思想，是教内现有资料记载的马化龙“辈辈封侯”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板桥道堂手抄资料说：“十三太爷在西府门楣上雕刻了‘辈辈封侯’四个大字。”又说：“同治十年即一八七一年正月十三日，刽子手左宗棠下令将十三太爷由刘营押往吴忠四旗梁子行刑。刘贼动刑前，丧心病狂地向十三太爷问道：‘今天我杀了你们全家三百多口，你的后代是何人？’十三太爷毅然地说：‘我的后辈不但有，还要辈辈封侯。’”<sup>①</sup>传说马化龙有“阿萨热”：“炮打香源城，众高目失散，三十年有更转，四十年打折拐棍对茬，五十年带子回朝，开花结籽，六十年带子还朝。马上封侯，辈辈封侯，连升三品，连升三级。”<sup>②</sup>“辈辈封侯”是马化龙处理宗教与政权、社会关系的基本思想，但在对哲赫忍耶始终怀有敌意的清朝是不能实现的。民国以来，宗教政策有了改善，马进西坚持与执政当局保持良好关系，与社会各界保持密切往来，与各个教派长期平等相待，获取了政府、社会 and 群众的认同。处理宗教与政权、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是宗教发展的首要问题。“辈辈封侯”，抓住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在政府与宗教团体相互信赖的基础上，政府吸收宗教团体负责人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宗教团体负责人在参与中处理

①《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铅印本，第45—46页。

②同上注，第57页。

政教关系,通过宗教与社会的紧密结合,求得二者的共同进步。

三是勤勉办教。马进西一生的遭遇使他对宗教发展的艰难和曲折了解很深,因此在传教过程中,始终保持低调,谦虚谨慎,勤勤恳恳。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主持教务时的道堂和拱北都十分简陋,不事张扬。为了解除群众之苦,他自学中医,为信教群众看病,救死扶伤。正是他的辛勤努力,前代穆勒师德所创的宗教得到继承和巩固,许多方面还有了新的发展。

## 第九节 马元超与北山

马元超(1859~1929),又名云鹤,字光翱,号慧庵,经名仆济沦丁,道号窝则忍丁尼(阿拉伯语,辅佐主道的人),是马元章的异母弟。同治十年(1871)东沟事变中,马元超同马元章、马元坤从云南逃至成都隐居。为了逃避清军的追捕,在教胞的掩护下,马元章将马元坤、马元超安置于四川建昌与新都唐家寺,后又转移到打箭庐栖居。“光绪年间来到张家川,购得北山刘姓小片土地,以农为业。后来,马元章落居沙沟,建立道堂传教,马元超受其委托,负责管理张家川宣化冈拱北和哲赫忍耶学派陇南一带的坊寺。马元超自幼攻读阿拉伯语,操守严格,教道兼修,倡导哲赫忍耶学理。前期主要是辅佐马元章复兴哲赫忍耶教门,马元章去世后,成为宣化冈的教务主持人。“宣化冈拱北建立以后,围绕日常事务和许多重大的活动,形成了以教务主持人为中心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既是历史上哲赫忍耶学派穆勒师德继承方式的延续,也是宣化冈建立并逐步形成宗教中心以后,管理宗教事务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宣化冈教务主持人虽然不能和历代穆勒师德相比,但仍然在广大哲赫忍耶学派教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sup>①</sup>宣化冈地区虽然没有穆勒师德的传承体系,但马元超及其子孙独立承担了宣化冈的教务工作,与沙沟支系联系不多。这样,在全国哲赫忍耶学派中,实际上形成

<sup>①</sup>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57页。

了马化龙、马元章、马元超后裔分别管理本支教务的格局。其中马化龙曰板桥,马元章曰沙沟,马元超曰北山。这个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穆勒师德马元章逝世后,部分高品阿訇及各坊学者邀集有识之士,期望元超继承先兄之位,担负引领教门之重任,但他坚辞不允,婉言谢绝。并对大家解释说:‘教门者是主圣的教门,并非一家的私业。’临终谓众子:‘生无以对桑与梓,歿无以对父若兄,得正首邱已为万幸。’”<sup>①</sup>

马元超成为宣化冈教务主持人后,继续发扬马元章团结回汉民族、广交天下朋友、潜心谨慎办学的传统。“民国三年(1914),河南起义军白朗<sup>②</sup>率军由陕入甘,途经张家川时,民心恐慌不安,马元超指派代表出面交涉,以回汉关系为重,晓以利害,并馈赠马匹、食物,使白朗军顺利过境,张龙二镇秋毫无犯。”<sup>③</sup>

“民国七年(1958),马元超到会宁官(关)川马家堡,重修了曾祖父马明心传教时住过的窑洞,并在道堂门上题一楹联云:‘山环水抱千百年古境依旧,地灵人杰六七传道统归宗。’在先祖的住宿窑门上额题‘步祖绳武’,窑门两边题‘古庄思远祖,静室讽遗经’。”<sup>④</sup>

民国九年(1920)农历十一月初七日夜,马元章在海原大地震中罹难,马元超率众将其灵柩迁至张家川安葬。

“民国十五年(1926)后,因受河湟事件<sup>⑤</sup>的影响,当地回汉民族关系一

① 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60页。

② 白朗,河南宝丰县人。1912年夏,白朗组织小股武装在宝丰鲁山等地起义,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后发展到几万人,对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予以严重打击。1914年3月,白朗率8000余人经陕西入甘肃,进入张家川时,提出“不杀不抢,不惹不打”的口号,并没收富户家产分给穷苦百姓,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后在陕甘军阀的围堵下退出甘肃,起义于1915年失利,白朗也被军阀杀害。

③ 同①注,第158页。

④ 同上注,第158页。

⑤ 河湟事件,光绪二十年(1894)秋,河州所辖循化厅的撒拉八工花寺门宦新派阿訇韩木洒与本门宦老派阿訇韩奴勒因辨经械斗,新派向循化厅、西宁府控告,清朝官员处理失当,事态恶化。光绪二十一年春,陕甘总督杨昌浚派西宁知府陈嘉绩到循化查办,陈杀害老派阿訇,放炮示威,激起民愤,韩奴勒率众起事。韩等万人围攻循化厅,清军在镇压中“不分新老,一律剿办”,于是两派停止教争,共同反清。河州八坊花寺门宦马永琳率众万人围攻州城。狄道(今甘肃临洮)、西宁、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北大通(今青海门源)、海城(今宁夏海原)等处回民响应,攻打城镇。清廷因杨昌浚镇压不力,将其革职,派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率甘军由新疆回甘肃镇压。董军于九月开始,到次年二月,将起事武装全部镇压。



时趋于紧张,马元超从教内竭力疏导,向汉族群众解释,致力调和民族关系,使张家川的回汉民族感情融洽,地方赖以安定。”<sup>①</sup>

“民国十七年(1928),杨二、马顺<sup>②</sup>举旗起义失败后,当时有人向驻防天水的国民军吉鸿昌师长诬告张家川回民皆匪。吉鸿昌令其旅长刘兆祥等进驻张家川办善后,不问是非,枉杀无辜。马元超不忍无辜回民受害,挺身而出,以全家人性命担保,竭力营救,使百千回民免遭杀害。吉鸿昌事后查清真相,对马元超深表嘉赞,并赠‘仁德风雨’匾额压惊慰问。甘肃国民政府主席刘郁芬送‘咏诵诚正’的匾额表示敬仰。”<sup>③</sup>

“民国十八年(1929),时逢西北大旱,夏秋无收,陕、甘两省发生饥荒,饿殍载道,人食草茹木,加之天气酷热,尸骨遍地,传染病暴发。马元超目不忍睹,率先粗茶淡饭,节俭粒粟,拿出宣化冈拱北所存粮食,不分回、汉民族散粮赈济,施舍草药、丸散,为回汉灾民治病,张家川回汉群众受惠至深。马元超逝世后,刘堡乡赵湾、王太平等村庄的汉民赠送挽幛悼念,称马元超为‘三善人’。其挽幛称他为‘德高望重’的乡贤。为表彰其功德,民国大总统特令奖以‘二等稼禾章’,军政要员送‘道宏功备’匾额予以恭颂。”<sup>④</sup>

民国十八年(1929)农历九月二十日,马元超逝世。“逝世后,送葬者有张家川的教民 108 坊,天水、秦安、徽县、成县、两当、清水、礼县及陕西、成都、河南、南京、齐齐哈尔等地教民 39 坊。天水回族翰林哈锐送来挽联:‘山崩地裂千家教民将谁依,天愁人愁万户哭声震全球。’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民国二十一年(1932)邓宝珊将军为马元超逝世三周年送‘德教

① 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59页。

② 1928年春,甘肃发生大饥荒,加之国民军招兵募马、征粮要款,民不聊生,爆发了马顺、妥占福为首的反抗国民军的武装起事,他们提出“回汉合作、联贫闹富”的口号,很快发展到3000-4000人。同心的杨斗福(人称杨老二)率众参加,起事武装发展到5000多人。杨斗福、马顺等于九月二十日率部北上,进入固原、同心、吴忠,队伍发展到3万多人。起事武装在攻打花马池时失利,退守张家川,1929年春,被国民军镇压。

③ 同①注,第159页

④ 同上注,第159页

常新’的匾额深表怀念。民国二十二年(1933)一月,陕甘两省官绅商学各界人士为马元章、马元超树立神道碑歌功颂德。有人观碑后,留下诗一首:诗云:‘见碑如见人,功德今犹存;威名垂千古,后人步您尘。’”<sup>①</sup>

马元超子女较多,其中不乏杰出人才。马国瑜在1988年6月回忆:“元超娶妻两个。马元章在张家川传教时,察访到马化龙的七弟的妻子携长女流落到张家川恭门镇杨某家,七弟妻改嫁杨某。长女未许于人,经西府太太白氏同意,将长女许配给元超,成婚后,生长子锡武,次子毅武,三子辉武,四子霆武,五子桓武。继娶金万选之女为妻,生六子殿武(重雍)和两个女儿(两女均少亡)。元超临终遗书:命三子辉武管理家事,六子殿武主持教务。长子锡武,五子桓武辅佐。二子、四子青年病故。告诫诸子‘和为贵’。长子马锡武,字辅臣,生于光绪九年(1883),少年时期因家境不盛,在家读塾书和念经。辛亥革命后期和胡景翼、杨虎臣、邓宝珊等人常有来往,北洋政府时期吴佩孚任为统领,委托收编甘肃省各县回族起义人员,先后收编了西吉县的王福德、袁福成,张家川的马俊义等人。组成甘肃保安骑兵一、二两团。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委任为甘肃垦务总办、甘肃保安副司令、东路交通司令、省政府委员,1947年选为清水县国大代表。其一生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未入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左派人士来往密切。西安事变,致电张杨,‘元凶已除,万民沸腾,拥护八大主张’。抗战时期和中共人士在兰州密有来往,思想进步。解放西北时,对宁夏的和平起义做过有益工作。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1952年农历二月初三病故兰州,享年71岁。当时《甘肃日报》发了讣告,中央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发来唁电,甘肃省第一书记张德胜,省长邓宝珊亲临家中吊唁,开了追悼会,兰州各界人士送了花圈,并派专车将遗体由兰州送回张家川北山,安葬于宣化冈上。他一生多住兰州,在省城做官,对维护哲派的教权,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倡发展张家川教育,注重培养回族人才。三子马辉武,字焕臣,为人刚直,善于理财,在管理宣化冈家事10多年中,对

<sup>①</sup>马国瑜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60页。



张家川宣化冈拱北(许会军供图)

发展宣化冈的经济出了不少的力,并首办张家川阿阳完小,对开创张家川的教育作了示范。于1946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去世,享年51岁。五子马桓武,字匡臣,早年当过天水镇守使孙繁锦部下的营长。马廷贤据陇南时,委任为师。为人正直,热爱教育,将张家川东关自己的一院房子捐出同六弟马重雍创建了‘新民’中学,自任董事长,重雍任校长,由天水请来教师,解决了张家川穷人的子弟无力在外地上学的困境。解放后在张家川工作的当地回汉干部,多出此学校。于1948年农历七月初三日病故,终年49岁。六子马殿武,别名重雍,号信陵,聪明好学,汉文自修很好,博览群书,阅历深广,平易近人,教徒称为六爷。注重当地教育,提倡回族儿童上学,自己在张家川南后街办了初小,理教务数十年,当地回汉人民对他的印象很好,本人尤其擅长阿汉文书法,给各地教徒和汉族朋友书写下不少的字画,至今还有人向他求字。解放后表现一贯好,博得政府的信赖,现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等职。现年已过八旬,身体尚好,居住兰州。他们弟兄子孙繁衍,多数居住张家川,少数在兰州等地

工作。现在张川的,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有的从事农业生产,还有几个从事宗教职业。党和政府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荣誉,在生活上给了适当的补助,他们现在的生活都很愉快。”<sup>①</sup>

马元超不仅精通阿拉伯语及《古兰经》,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据马重雍《云墨老人自述身世》中说:“先考生前于五功立行,按时叩拜,分秒不错。于副攻终夜不寐,小净从不间断,衣带不解,坐而不卧,数十年如一日也。”“先考医学颇精,群览医术不惮页数之繁如陈修园书,册数不少曾熟读精研,常语余曰:医学不可不知。”“先考家设药房,专人司之,舍药救人。”<sup>②</sup>

马元超除了擅长中阿文书法外,还精于写作,对诗词和楹联颇有研究。主要作品有《谒关川道堂记》《殉道阶级明正经》《汴梁道宗归陇南上致各省同仁函稿》《五时拜功时刻表》《“其揆一也”匾额叙文》等,并主持印制了由金鼎编著的《浩劫余生日记》《荣哀录》等。

<sup>①</sup>马国瑜著,《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二次复兴活动纪略》,1988年6月,打印本,第88—90页。

<sup>②</sup>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60页。

## 第四章

#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马进西去世,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的40年时间,经历了国民党对回族政策的黑暗和共产党对回民的尊重,哲赫忍耶从出现对国民党的反叛到投奔共产党的怀抱,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哲赫忍耶宗教也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成为合法的伊斯兰教派,群众的宗教生活开始正常。在这一历史时期,虽然出现诸如“文化大革命”运动等,但随着拨乱反正,错误得到了纠正,总体上是稳定的,哲赫忍耶教门也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在这一章里,将介绍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共产党执政后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是对哲赫忍耶的政策,重点回顾固海回民暴动的情況,概述沙沟支系穆勒师德马震武、北山支系掌教人马重雍和板桥支系穆勒师德马腾霄的执教历程。

###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共产党在解放前 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政策

#### 一、南京政府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政策

南京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一方面,认可和维护;另一方面,控制和同化。主要措施有:

第一,认可与维护伊斯兰教,但不承认回族。1928年成立蒙藏委员

会后，将蒙藏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扩大到伊斯兰教。在全国不断出现侮辱伊斯兰教引发的事件后，行政院宣布“爱重回民、维护宗教”，“民族平等、信教自由”，曾通令严禁侮蔑伊斯兰教，对滋事者给予惩处。但是，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一样，都不承认回族为一个民族，对“五族共和”中的“回”，只指新疆的维吾尔族，而不包括回族。1940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通令，提出回民“除其宗教上之仪式外，其他一切与汉人无异，这与信仰耶稣教天主教之教徒无异，故只可称回教徒，不得称为回族”<sup>①</sup>。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把民族称为宗族，认为中国只有宗族而无民族差别。对回族只承认有回教，称“宗教信仰不同的国民”或“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对回族实行强制同化，大大伤害了回族人民的民族感情。

第二，拉拢西北军阀控制西北的穆斯林。南京政府只是名义上的统一全国，实际上没有消除军阀割据的状况，在西北与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达成妥协，建立政治联盟，同时，通过他们控制西北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第三，建立宗教团体控制伊斯兰教。1934年指派马良在南京成立中华回教公会，1935年该会正式成立，1937年在河南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1938年迁至武汉，在白崇禧等推动下改组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由民办改为官办。1939年1月，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大会，蒋介石出席开幕典礼并讲话，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副总参谋长与军训部长的白崇禧任理事长，青海省主席、第八十二军军长马步芳，宁夏省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兼十七军团总司令马鸿逵等任名誉理事长。1945年会址迁南京，更名为“中国回教协会”。南京政府通令，全国伊斯兰教团体一律接受其领导，除以分会、支会名义外，不准再立其他名目。

第四，制定法规性文件管理伊斯兰教。“1947年7月，经内政部批准，制定了《中国回教协会清真寺管理暂行办法》共15条，赋予中国回教协会

<sup>①</sup> 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8页。

统一管理、监督全国清真寺的权利。还颁发了《清真寺董事会组织通则》共 11 条,《推行清真寺管理办法及清真寺董事会组织通则注意事项》8 条等规定”<sup>①</sup>。

### 二、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政策

回族和伊斯兰教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较早解决的民族宗教问题之一。早在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就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西北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群众产生了密切的联系,1935 年《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规定了约法十章,其中提到“帮助回、番”、“信教自由”。1935 年 9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中称:“穷人的苏维埃政府,各地赶快建立完成;回、番人民革命政府,管理自己民族事情。”同月,红一方面军抵达甘肃岷县回族聚居区后,颁布了“关于回民区域政治工作”的文件,规定了四条守则:“(一)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回教首领)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意义,获得回民许可后,才能进入回民村宿营,否则应露营。(二)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三)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四)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之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sup>②</sup>

1936 年 5 月 24 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指出:“我红军目前的向西行动所经甘宁两省地区,有着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广大回民群众,加紧争取与帮助回民走到抗日反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并联合苏维埃红军,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局面,是党和红军极迫切的重要的政治任务。”<sup>③</sup>在这个“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对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回民自决,回族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要求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形式。“政权

①任杰、梁凌著,《中国的宗教政策》,民族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59 页。

②余振贵著,《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452 页。

③《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1 版,第 49 页。

的组织,可以回民居住的情况用以下的两种方式:第一,在回汉人杂居的乡或区,在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原则之下,组织回汉两民族的乡或区的混合政府,其正副主席代表及政府的委员人数,以该乡或区的回人与汉人数量多少为比例决定。第二,在完全是回人聚居的乡或村,则组织回人单独的回民政府,凡是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红(匄)及一切回民都可参加,并可与附近的第一种政府或完全汉人的人民政府建立联盟的形式,以取得工作上、行动上的联系与配合。”<sup>①</sup>支持回民成立自己的武装,“成立回人的武装或游击队,我们可派人参加其工作与指导,从回民中扩大的红军战士必须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一开始即成立单独的编制,成立回民抗日军,初期属于红军的统一的指挥。”<sup>②</sup>并规定了“三大禁条,四大注意”。

对回民的三大禁条:

- (一)禁止驻扎清真寺。
- (二)禁止吃大荤。
- (三)禁止毁坏回文经典。

四大注意:

- (一)讲究清洁。
- (二)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
- (三)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
- (四)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sup>③</sup>

1936年5月25日,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文中制定了做好回族工作的七点意见。“(一)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于回民占少数的区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50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51页。

<sup>③</sup>同上注,第55页。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二）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三）武装，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所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联合回族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其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我们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五）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六）回、汉两大民族亲密的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七）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sup>①</sup>

在这些重大方针政策的指导下，“1936年8月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共陕甘宁省省委书记李富春即至同心协助筹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了以李富春、王首道、程子华、唐天际、王柏栋、黄镇、杨奇清和马青年等组成的筹备委员会，拟定了回民自治政府的人选。10月初，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的通电》。10月20日，上述代表大会在同心清真大寺开幕，同心附近地区的各界人士和代表300多人参加了大会，其中回民代表为主体，有120多人。会上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通过了《减租减息条例》和《土地条例》，选举产生马和福（回族）为主席，李存德（回族）为副主席。”<sup>②</sup>

1940年4月，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在文中分析回回民族的特征，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借“大回回国”挑拨回族分立的阴谋，提出了回族工作的纲领：“（一）启发并提高全回回民族坚决抗日的认识和信心。为此目的，必须：1.在回族中广泛地进行抗日的宣传解释工作；2.在回族中广泛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回奸与反共分子挑拨回汉恶感，制造反共谣言，破坏抗日团结的一切阴谋诡计；3.坚决反对任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57—58页。

<sup>②</sup>余振贵著，《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56页。

何对日妥协投降的企图。(二)回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为此,必须: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允许回族有管理自己的事务之权;2.中央政府及甘肃省府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参加为委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内地各省回汉杂居的县、市区地方政权机关,同样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参加;3.国民参政会应增加适当数目的回人参政员;凡有回民聚居的地方,其省、市、县参议会,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参议员;4.凡回汉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应设置由当地回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市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和回族有关的事务,调节回汉间的关系。(三)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回教的美德,提倡抗日,保护回教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侮蔑与轻视回教的言论行动。(四)帮助回族强大抗日武装部队,以充实国防力量。为此目的,必须:1.回族军队享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的权利;2.改善兵役制度;3.提高官兵抗战建国的政治认识;4.扶助民众抗日武装。(五)帮助回族改善人民的生活,激发回族人民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为此目的,必须:1.政府拨款救济农村,抚恤流亡;2.废除苛捐杂税、无偿摊派及无偿劳役等有害民生的弊政;3.颁布减租、减息及取缔奸商垄断的法令;4.没收回奸财产,分给贫民;5.使“天课”实惠贫民;6.改善公务人员的待遇。(六)实施抗战教育,发扬回族固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培植抗战建国的回族人才。为此目的,必须:1.普遍实施国民教育,并设立各级学校;2.全国重要学校,应广招回族青年入学,设立回民班次,并有适合于回人生活习惯的设备;3.设立阿訇训练班,提高阿訇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为抗战的文化教育服务;4.回族有自己选择语言、文字的权利;5.回族青年,有自己选择学校的权利。(七)开放民主,保证回族人民有抗战建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并组织各种民众团体,拥护政府抗战。(八)扶助并发展回族农业手工业生产,设立工厂,开发矿山,发展交通运输,举办实利回民的生产消费合作事业与信用借款。(九)回族有居住迁徙的自由,应撤销不准回族居住某些城镇和地区的禁令。(十)改善回、汉、番、蒙、萨拉各民族间的关系,巩固抗日团结。为此目的,必须:1.从上而下彻底根绝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并教育回汉杂居地方的汉族人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民,以平等亲爱的精神对待回族人民;2.在回族执政的地方,回族军政当局必须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给予当地其他各民族如汉人、番人、蒙人、萨拉人等以平等权利,调剂各民族间的关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并教育当地回族人民以平等亲爱的精神对待这些民族,克服狭隘的回族主义的偏向。(十一)回回民族与汉族及蒙、藏、番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联合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的目的。”<sup>①</sup>

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sup>②</sup>

### 三、解放以后的回族和伊斯兰教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三章第八十九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195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民委党组关于当前伊斯兰教、喇嘛教工作的报告》中,规定宗教制度中必须废除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废除宗教的一切封建特权。包括寺庙私设法庭、监牢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委派部落头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等;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中的“放口唤、放阿訇、教主继承制”等。二是废除寺院的土地、森林、牲畜等封建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动等剥削制度。但在处理寺庙财产时,适当留出一小部分土地、牲畜和其他财物供宗教教职人员参加生产,维持生活。三是废除寺庙强迫性的宗教经济负担制度,禁止敲诈勒索群众的财物,但群众自愿布施不加干涉。四是寺庙不得强迫群众当喇嘛,不得强迫儿童封斋和到寺院学经、当满拉。喇嘛有还俗的自由。群众有自愿当喇嘛或满拉的也不要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69—71页。

<sup>②</sup>任杰、梁凌著,《中国的宗教政策》,民族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382页。

强加制止。五是废除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打罚制度和寺院间的隶属关系等。宗教人员凡能劳动的一般要参加生产,都要履行公民的义务。在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废除后,要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但必须加以领导。”<sup>①</sup>

这次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在执行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致使宗教活动场所和教职人员锐减,限制了一些正常的宗教活动,伤害了一些信教群众的感情。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把宗教作为“破四旧”的范围,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粗暴践踏。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没有变。1966年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明确说: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4亿人口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这个问题。”<sup>②</sup>1972年1月,中央在京召开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针对民族工作中的错误,指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拨乱反正,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使宗教生活步入了正规,宗教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

## 第二节 海固事变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聚居在甘肃省海原县、固原县(今宁夏西吉、海原、固原3县)的回族特别是哲赫忍耶教民,为反抗国民党对回回民族的歧视和对伊斯兰教的迫害而举行的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事,史称“海固事变”。

### 一、事变的时代背景

<sup>①</sup>任杰、梁凌著,《中国的宗教政策》,民族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379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384页。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海固事变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对回族及伊斯兰教所采取的两种宗教政策的结果。

一是国民党政府民族宗教政策的实施,是引发事变的直接动因。“驻在回族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肆意违反回民的生活习惯,甚至在黄家庄强奸回族妇女,强迫被抓去的回族壮丁上汉民灶进食。当地回族人民对这些事件,曾多次上诉,而国民党当局置若罔闻,纵容包庇。更不能容忍的是海原县政府蓄意欺侮回民,把原‘大寨乡’改名为‘安化乡’;新修的县志稿上公然写‘回’为‘徊’。对此,回族群众忍无可忍,联名上书县政府,责问‘居心何在?’表示:‘如不改正错误,决不罢休!’可是,国民党当局不仅不收敛,反而视为‘造反’,变本加厉地继续实行高压政策,于是,长期积聚的怒火,终于引发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sup>①</sup>

二是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也是引发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起事的主要领导人马国瑞是马元章的长子马忠武的儿子,是沙沟支系第八辈穆勒师德马震武的侄子。“‘九·一八’事变后,他仍去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吉林、齐齐哈尔等地进行宗教活动。但在那里,他目睹了东北人民被日本侵略军残杀的种种惨状。‘一二·九’运动时,他与胞弟马国璘同在北平,受到爱国青年抗日救国精神的熏染。‘七·七’事变后,马国瑞在海原联络一部分爱国宗教界人士发起组织‘回民抗日工作团’,并在李旺堡、沐家营成立了分团,他出任总团长,并拟定了‘团章’,准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但当他们把‘团章’送呈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请求备案时,却被强令增加了‘不得干涉行政及其他事项’一款,限制其活动。马国瑞等人对此十分不满。”<sup>②</sup>

三是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进步宗教人士的革命倾向是起事的又一因素。“海、固地区是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长征途经和1936年西征转战的地方,与陕甘宁边区相毗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八路军在回汉人民中享有崇高的政治威望。西征红军帮助这里的回汉人民创建的豫海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6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5页。

县回民自治政府和固北县苏维埃政府以及提出的‘回族的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和回民抗日救国组织、成立回民抗日军’等主张，均受到了回汉人民的热烈拥护。红军认真实行帮助回族人民当家作主，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的政策，严格遵守尊重回族风俗习惯的纪律，赢得了回族人民的衷心爱戴。这些革命主张、政策和纪律，不仅在当时吸引数十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而且在回族人民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起义中提出的‘成立回民独立军’‘回民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成立陇东回民自治政府’等口号，显然是受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而提出来的。第三次起义失败后，正是这些口号，指引马思义等人把奔赴陕甘宁边区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sup>①</sup>

另据马骏回忆，固海暴动的直接原因有三个方面：

“1.征兵抓兵：国民党驻军陈诚部队，时常把当地青壮年抓去当兵，西吉上白崖子的回民青年几乎被抓光，只剩下娃娃和老汉。国民党匪军还多方面敲诈勒索，独子也要派兵。一个回民寡妇，儿子才12岁，也被派了一个兵，验不上兵，则强迫出钱代投。被抓去的回民壮丁都被分编在国民党军的连队中，部队里大汉族主义严重，不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强迫入伍的回民吃猪肉，并且动辄打骂，给回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2.侮教案件：国民党反动军队驻在清真寺和回民家内，大杀和大吃猪肉。他们叫西吉阿訇儿子吃猪肉，因而发生纠葛，他们拆毁、烧毁清真寺。

3.横行暴敛：国民党兽军残酷欺压回民的罪行举不胜举。驻甘肃榆中县的国民党匪军，就将杨凹庄包围，捆绑回民，用石块压在他们身上，用烧红的铁铲烙他们脊背，污辱妇女，抢光财物。陈诚部两个师的政训处，名义上是搞所谓夜校（其中有回民妇女的夜校），但在夜校中经常调戏、侮辱，甚至奸污回民妇女。”<sup>②</sup>

### 第一次起事

1939年1月15日（193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发生在海原县第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4—5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94—95页。

六区红套村(现宁夏西吉县白崖乡)。

1938年秋,海原县保安队在鹞子川一带抓去壮丁10多名关在乡公所,激起民愤。群众自发而起,乘夜赶走保安队,救出被抓壮丁。事发后,群众深知当局不会罢休,请求马国瑞出面保护。马国瑞即与族弟马国琮等人商议,秘密筹款购枪,串联群众,准备在12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八日)起事。被当局察觉后,甘肃省政府密令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马元超长子)设法诱捕马国瑞。马锡武写了一份劝马国瑞去兰州“以避不吉”的信,派团长袁福昌带一连骑兵于12月28日前面交马国瑞。马国瑞见事机泄露,留下“不要乱动,等待时机”的嘱托,带着家属和儿子到达兰州,被马锡武软禁。与此同时,海原县政府以“抗粮抗丁”的罪名逮捕了石坡底村柯老五等人,并说:“要想活着出去,每人交一千块银元”。愤怒的群众在马喜春(马思义之父)的带领下,冲进区政府将柯老五等人救回,白崖一带呈现出与政府抗衡的局面。马国琮派人到兰州向马国瑞报告了情况,马国瑞感到起事的时机已经成熟,写下“大事闹起,有进无退”8个字交马国琮带回。

一月初,海原县县长贾从城,带保安队40余人到小坡“清乡”。他召集群众训话说:“老回回历代造反,都落了个血淋淋的人头落地,成了叛国逆贼,贼皮辈辈脱不了。你们又想造反,胆敢反抗政府,破坏抗战,仍免不了和你们祖先同样的下场。”<sup>①</sup>又当场拷打反抗的回民马耀仓,直打得血肉横飞。贾说:“这是杀一儆百。”随后出动保安队,在白家庄、平坦沟、上店子、红崖堡、安龙庄一带搜枪抓人。马国璘(马国瑞之三弟)、马英贵(哲派阿訇)、马国琮等人揭竿而起,宣读了马国瑞的来信,决定15日在红套村举行武装起事。

15日,沙沟、白崖一带回民由马国璘带领,固原上店子一带由马英贵带领,手持刀矛斧头及少量枪支会合于红套村,包围了大地主王国义的堡子,杀死王国义之子王连。起事很快得到了周围群众的响应,8000多农民加入起事队伍。马国璘等人将起事队伍进行了编组:“遂按地域

<sup>①</sup>《海回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10页。

组编成6个团,海原白崖、隆德新店子编4个团,固原沙沟、硝口、上店子、中水河编4个团,马国璘自任司令、马国琮(未到)、马英贵任副司令,马国璠任旅长,白受采任参谋长,马正荣、马占清、海登朋、秦老四、马得仓、马正清分别任团长,团以下按各村庄来人多少编为营、连、排、班。”<sup>①</sup>

起事武装为了统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宣传发动的口号。这些口号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汉回同胞,真心实意,努力向前,马下亡国,救民抗国。除害安民,杀官掠库。无论回汉,不分新老,不分军民,一体同仁。同时提出了‘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政府,保教保民’,‘暴政之下不做顺民’,‘杀贪官、灭土豪、打富济贫’等口号。”<sup>②</sup>

在下一步进攻的目标上,起事武装发生了分歧,马国璘带领4个团约5000人进军隆德,马英贵带3000人进军固原。甘肃省急调韩锡侯九十七师、严明预备第七师,马鸿宾八十一军,从平凉、静宁和中宁进剿。

1月23日,马英贵率领的2个团到固原城西大堡子,固原县政府组织壮丁队堵截,起事武装发起进攻,壮丁队被击毙5人,溃逃城内。起事武装围城一日,因九十七师装备精良,未能攻下。八十一军从中宁开来,形成夹攻之势,起事武装放弃攻城计划,西撤大营川。马国璘率领的4个团,到达隆德时,国民政府九十七师和预备七师的3个团已先期到达,起事武装攻城不利,撤退至固原张易套马庄梁,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歼敌100余人,马国璘左腿负伤。

1月底两路起事武装在偏城会师,马国璘因伤不能指挥战斗,马英贵请来马国琮指挥义军,起事武装攻克民团头子海老四的堡子,移师八只窑、刘家沟一带休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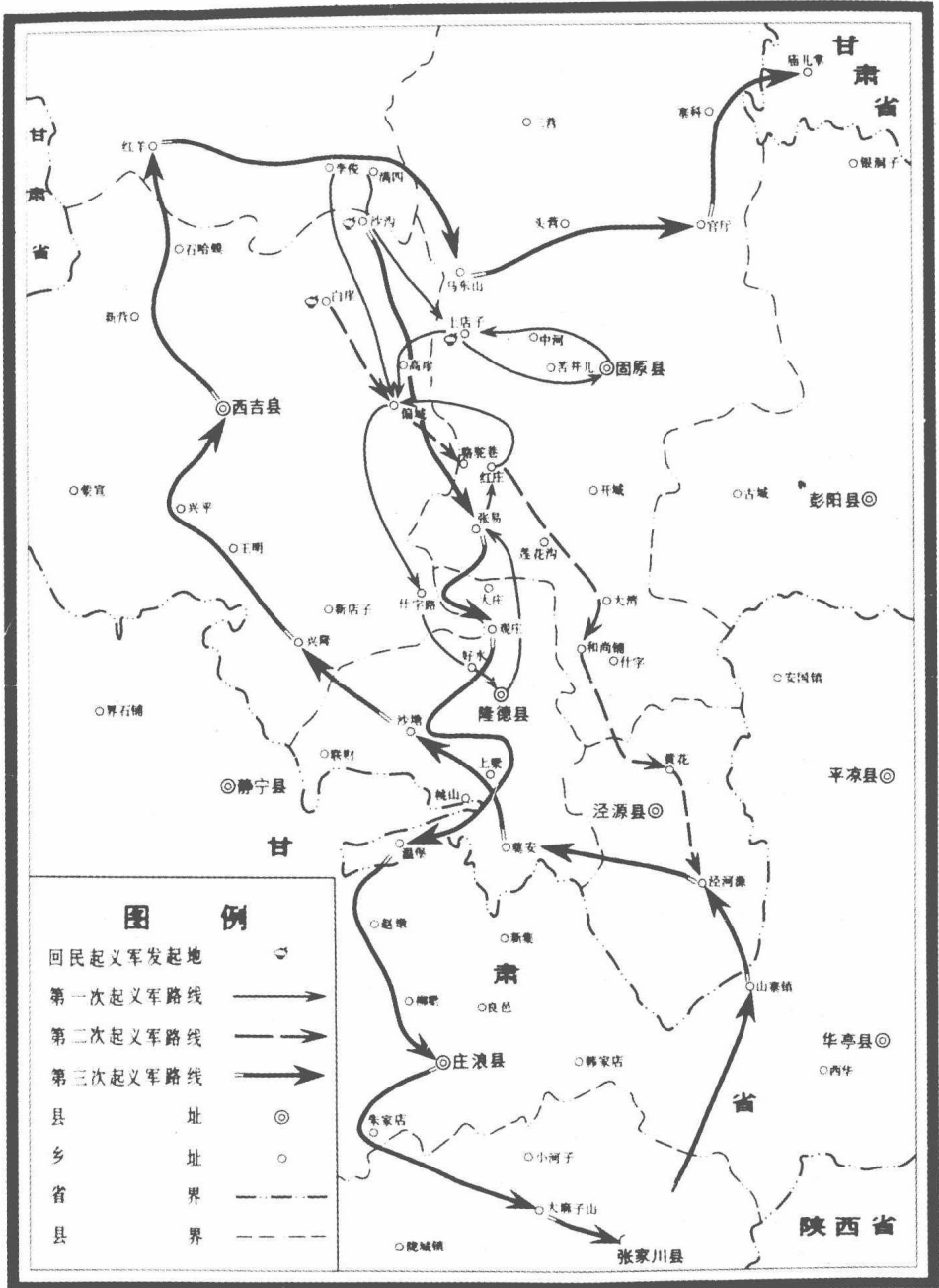
国民党政府一面派兵围剿,一面采取“安抚”的手法,瓦解起事武装。“第八战区司令部与甘肃省政府派出由八区高级参谋许显时、交通处长

<sup>①</sup>《海回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9页。

<sup>②</sup>同上注。



# 海固三次回民起义示意图



(根据《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复制)

拜伟(回)、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回)、交通司令马锡武(本人未到,田增盈代表)、一九一师处长马建新(回)、省政府顾问郭福金<sup>①</sup>(回)等组成‘宣抚慰问团’,于1月27日先后到达固原,对起义军实行政治诱骗。经过斡旋,月底,拜伟在黑城子会见马英贵的代表,双方商定在大寨马广武家中谈判”<sup>②</sup>。

2月初,起事武装领袖马国琮、马国璠、马英贵与“宣抚团”的拜伟、马鸿宾、马建新、郭福金谈判。拜伟举《古兰经》起誓,提出两项条件:一是要求起事武装不要再动;二是要求解散人员、交还枪支。马英贵等提出的条件是:“(1)释放马国瑞,送回固原;(2)划固、海、隆、化(化平,现为泾源县)回民区为起义军防地;(3)改编起义军为回民独立军,直属八战区;(4)委马国璠为军长,马国璠为副军长,还提出师长、团长等人选(马英贵自称为国为教不做官);(5)起义军装备给养按正规军发给;(6)枪毙贪官贾从城、康璐(海原常备大队长),枭首示众,为民除害;(7)不能在起义军驻防地区征兵、征粮、征款,地方官员要经起义军选定。”<sup>③</sup>对这些条件拜伟等假意表示接受,要求把条件带回三营,请示朱绍良(甘肃省省长)作出决定,马英贵等人信以为真,起事武装分散休息。

此时,国民党政府方面作了两项工作:一是威胁恐吓马国璠,分化起事武装。“向马国璠的父亲马忠武和二哥马国瑗进行恐吓威胁,使其劝马国璠投降,扬言如不投降,就解送马忠武全家30多口到兰州作为人质,并有生命之危。马国璠在内外劝降的压力下,因无正确的斗争方向和坚定意志,就答应了停战谈判。”<sup>④</sup>二是诱杀马英贵,“‘宣抚团’经过密谋,约马英贵2月10日去祁家堡子。起义军决定,马英贵、马国璠、白受采3人前往。马英贵、白受采先行到达,一到即遭逮捕。马英贵不屈,怒斥拜伟是

<sup>①</sup>郭福金,又名郭南浦,宁夏金积堡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卒于1958年。其父是马化龙家庭医生,马将侄女(人称犍爷的孙女)嫁给郭南浦为妻。解放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有“和平老人”之称。

<sup>②</sup>《海回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0页。

<sup>③</sup>同上注,第114—115页。

<sup>④</sup>《海回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13页。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吃人肉喝人血的狗官’、‘没有伊玛尼(信仰)的赫瓦尼(背叛者)。马国瑞途中闻变,当即折回。起义军失去坚强的领导者,开始涣散,许显时、拜伟进一步逼迫呈缴枪支、马匹清册,解散人员。月底,马英贵、白受采被押解兰州,历时月余的起义宣告失败。”<sup>①</sup>

起事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对起事武装进行了镇压,“采取颁发‘良民证’、‘免究证’等办法,强令参加起义的农民缴枪自首,仅交给八十一军的各种枪支达700多支,骡马五百余匹。国民党军政人员乘机大肆敲诈勒索,有枪交枪,没枪交钱。无枪无钱,就鞭打绳栓,甚至杀害。硝河城一个农民,曾夺过敌军一支枪,被抓到偏城枪杀;阳洼沟一个农民还陪绑杀场,在母家梁李占海家当长工的两个汉民也横遭枪毙。”<sup>②</sup>

### 第二次起事

1935年5月初,马喜春、马耀华等秘密到兰州看望马国瑞。他们买通了看守的士兵,乘5月9日日军飞机袭击兰州的混乱之机接马国瑞逃出兰州,秘密潜回马鹿湾(今西吉县白崖乡)。甘肃省府发现马国瑞逃走,将马英贵、白受采押回固原枪决。

马国瑞在马鹿湾召集马喜春、马思义等人开会,决定5月29日举行第二次起事。“届时,夏寨、下堡子、鸽子川、麻地沟、偏城、母家梁、天字塘、上马圈、腰巴庄、李子沟、榆木沟、于家套子、小坡、旧庄沟、上下红套、上下白崖子、黑窑洞、沙沟等数十个村庄的回族农民结集起来,手持刀、矛、斧头,按预定部署,向国民党驻军同时发起攻击。在小坡村,马喜春利用保长陈子福作内应,两个连长在‘麻将’桌上被活捉,士兵逃散,驻白崖小坡村的敌军连长亦被马智宽等人活捉,缴枪50余支。在石坡底,马正荣带人打死敌军六七人,缴枪七八支。咸成华带人缴顾家沟驻军枪10余支,马10多匹。在固原龚家庄,马保珍带人乘敌不备,夺取步枪数支,战马1匹,敌军狼狈而逃。”<sup>③</sup>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1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12页。

<sup>③</sup>同上注,第13页。

起事武装于5月31日汇集艾蒿湾，马国瑞将起事武装命名为“崇义军”，自任司令，下设1个旅、4个团。马喜春任旅长，马正荣、马凤歧、王文杰、咸成华分任团长，团下的营、连、排、班以村庄编组。此时的起事武装约4000多人，由马国瑞带领挥师南下。“6月4日，起义军经固原大湾进至何家堡。敌五七七团的一个连已抢先占据堡子滩，挡住南下通道。为打开南下通道，起义军以200人为一队，执枪者前冲，刀矛继后，轮番猛攻。从午后2时至6时，连攻4次，均未能突破。6时后，敌五八二团追至大湾，攻起义军侧背。起义军腹背受敌，情势危急，乃组织500人强攻大炮山，企图杀开一条血路，但付出惨重代价，仍未得手。入夜以后，杨家店的敌军乘汽车翻越六盘山到达堡子滩，接替五七七团。恰在此时，天降大雨，起义军乘敌立足未稳，冒雨发起强攻，才冲出了包围圈。此役，起义军伤亡400余人，司令部特务连52人，伤亡过半，马思义也负了伤。”<sup>①</sup>

“6月6日，起义军进至化平县黄花川，当地崇义村、庙湾、罗家滩、胭脂川一带700多回族农民，在白玉祥、马成祥、王占彪、田得仓的带领下参加进来。8日上午，敌五八二团和袁福昌骑兵团各一部尾追接近，起义军回马迎击，毙敌20余人。9日，敌军又分别从羊槽、红土、岷岷扑来，起义军在野鸡山设伏阻击，歼敌10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100支，战马24匹。6月12日，起义军进至白面河，当地农民400余人在马超发带领下加入；张家川、龙山镇一带也有600多人翻过山赶来参加，声势大振，遂扩编为2个旅、8个团。马喜春、马国璐分任旅长，其中化平县编2个团，白玉祥、马超发为团长。”<sup>②</sup>

此时马国瑞已经有了联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想法。据甘肃档案馆保存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关于海固回民起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6月5日）称：

①《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4页。

②同上注。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中央书记处：

(甲)领导固原事变之马国瑞曾由固原押来兰州软禁,但于五月十三号由兰逃走,现在隆德及海固三县交界之滥泥沟集中有千余人以图再起,马国瑞在兰曾数度同吴鸿宾同志谈话表示,除了倾向我们外别无出路。

(乙)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之子马国贞现代代表马国瑞向吴鸿宾接洽,要求该部队移八路军驻防地带,此事如何应付,请立即详加指示为盼。

(丙)(略)

修权<sup>①</sup>

对第二次起事,朱绍良仍然采取了“以回制回”和“以亲诱骗”的手段,将拜伟、马继周、郭南浦、穆二师(马国璘的岳父)等10多人,组成“甘肃省代表团”,劝说马国瑞千万不该听共产党的话,只要马国瑞不投靠共产党,国民党方面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以穆二师为首的代表团在白面河与马国瑞进行会面,马国瑞提出的条件是：“(1)在甘肃陇东成立回民自治政府；(2)给‘崇义军’发装备给养；(3)撤出包围‘崇义军’的国民党军队。”<sup>②</sup>代表团对此表示完全接受,但马国瑞失去了主动进攻的时间。

当代表团走后,国民党政府九十二师向起事武装发起总攻,起事武装在马国瑞、马喜春的指挥下仓促迎战。6月18日清晨,国民党军队将起事武装包围于白面河峡谷一带,起事武装伤亡惨重。马国瑞、马喜春、马凤歧等主要领导相继阵亡,700多人牺牲,400多人被俘,其余武装力量被冲散。马思义率领一小部分人突出重围,进入老龙潭深山密林之中,后转移到庄浪,第二次起事失败。

起事失败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清乡”活动。“正规军队、保安团队、政府官员和恶霸、地痞纠结一起,逐村逐户捉拿参加起义的农民,逼要枪支。被列入‘要犯’名单的人,不敢回家,藏匿山野。军政人员拷打家属索人,甚至开窑破壁,翻箱倒柜,进行搜查,不少人的房屋被拆毁,财产被充

<sup>①</sup>《海国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73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121页。

公。敲诈勒索,奸污妇女,随处可见。起义地区内,村村人戴孝,处处闻哭声。自首的人,也难逃厄运。起义军团长马正荣回家后,主动跑去缴枪献马,最后还是被押解兰州枪杀,两个儿子也被抓去死于狱中。在白面河被俘的人,有34人被杀害,不少人被长期关押,罚做苦役。<sup>①</sup>

### 第三次起事

1940年冬,马思义、冶巨仓、王德成征得马国璘同意,开始筹划第三次起事。5月3日(农历四月初八日)马国璘发出了举行第三次起事的指令。马思义、王德成各带二三百人,分头攻击上、下白崖子的国民党进剿军队。王德成到达上白崖子时,与马子章率领的保安队展开激烈格斗,马思义赶来会合,砍死国民党军队10余人。5月4日,起事武装2000多人,汇集泉沟壑,整编为1个团18个营。马思义任团长,马敬德任副团长。马国璘向起事官兵说:“一切听马思义指挥,我跟上给大家壮个胆。”<sup>②</sup>从6日开始,起事武装开始向张家川一带转移,马国璘也在此参加进来,起事武装很快发展到两万余人,扩编为24个营。

5月16日,“起义军埋伏7000余人于大麻子山麓一带,配置1万人于山顶和两侧。每人准备一包黄土,约定三声枪响,全线出击。中午时分,预七师二十一团进入伏击圈。马思义鸣枪三响,起义军遍山跃出,冲入敌群,扬土障目,杀声震野,前面的敌军遭刀劈斧砍,后面的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又被两翼伏兵截住,共毙敌900余人,俘100余人,缴步枪800多支、轻机枪二三十挺,重机枪5挺。马思义的三弟马思聪等30余人英勇献身。此役,起义军威风大振。”<sup>③</sup>

当起事武装准备进攻张家川县城时,获悉国民党四十二军一部向张家川压来,于是回师北上,在化平(今泾源县)圣女川时与潼关调来的国民党九十七师二八九团遭遇,起事武装不敌国民党军队,翻过六盘山,回到沐家营。

①《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9页。

②同上注,第18页。

③同上注,第19页。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在沐家营,甘肃省政府又派回族军政官员杨德亮、拜伟、马继周、郭南浦到固原与起事武装和谈,马思义等识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对劝降人员置之不理。5月底,马思义、马国璘、马国璠等商讨行动方案。马思义提出到陕甘宁边区投奔八路军,马国璘也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未表明态度。

6月6日,起事武装遭到了国民党预备七师、一九一师及保安团队的包围,马思义指挥武装力量,与国民党军队激战两天两夜,伤亡1000多人才冲出重围。马思义再次提出进边区的主张。他说:“现在只有边区这一条路了。愿意去的跟我走,不愿意去的也不强迫,但要把马留下,让我们骑上冲出去。”<sup>①</sup>许多人留下马匹相继散去。6月9日,马思义、马国璘、马国璠带领余部由固原向张家崖转移,马国璘对马思义说:“你先去吧,如果那边好,再派人来接我。”<sup>②</sup>一部分人又跟马国璘走了。

马思义带着剩下的230多人,经固原头营、张家崖、官厅,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于10日傍晚进入陕甘宁边区环县庙儿掌。

回到家中的起事农民有200多人惨遭杀害,马国璘被国民党军队扣留,解押兰州,投入监狱,次年4月14日被枪杀。6月12日半夜,国民党一二九师派便衣到沙沟,将马思义弟兄三家人赶在一起,杀死11人,只有3人逃生。马思忠躲在一口窖内,幸免于难。为了加强对以沙沟为中心的回族地区的统治,国民党将海原、固原、隆德、静宁、庄浪相毗邻的回民聚居区单独划出,在沐家营设立特区,1942年成立西吉县。

### 回民骑兵团概况

1941年6月11日,马思义派周尚义、马彦彪等4人找到了环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王世保,王世保派保安大队书记毛至善和环县统战部副部长张镜如面见马思义、马国璠,表达了边区对他们的欢迎之意。12日王世保陪同马思义前往庆阳,受到了三八五旅旅长、陇东军分区司令员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0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21页。

王维舟，副旅长耿飙和陇东分区专员马锡武等的热情接见。接着党中央派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萧劲光从延安专程看望马思义等人。1941年7月，党组织安排马思义、周尚义、马智宽、苏山到延安参观学习。7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礼堂接见了马思义和马智宽，杨静仁<sup>①</sup>陪同。马思义回顾当时的情况说：

“边区政府在新市场上面一块不大的平地上。进了院子，静仁同志引我进入正面的上房。房子不大，里面坐着两个人，我一眼看出其中一个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看见了我，连忙站起来，老远便伸出双手，像慈母一样微笑着。我急忙过去握着老人家的手，不由自主地高兴地喊了一声：‘毛主席！’‘你好！’毛主席亲切地说，并笑着让我坐下。他自己背着手，慢慢地在房子里来回踱着，后来，在我面前站住，用温和而又深沉的眼光瞧着我，对我说，你们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当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可是，你们的革命都失败了。现在，你们海固回民的革命也失败了。你们这三次革命失败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也是如此。你们应当记住这一教训。毛主席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又说，你们革命虽然失败了，今后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继续进行斗争。共产党也一定帮助你们回族人民得到解放，让你们过自由幸福的生活。”<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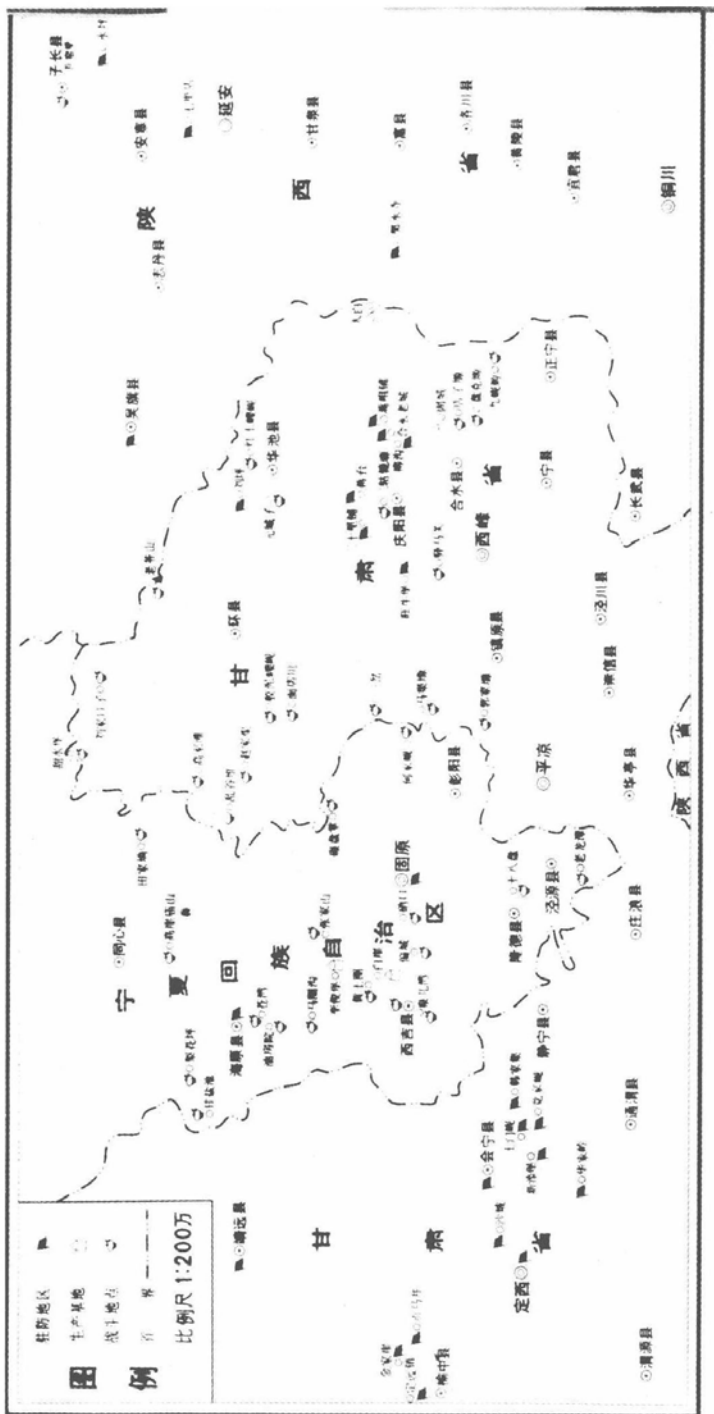
马思义在延安期间，边区联防司令部与他们商议决定，将这支当时222人的起事武装，命名为陕甘宁联防司令部回民抗日骑兵团，驻扎陇东，由八路军三八五旅代管。“任命马思义为团长，马智宽、周尚义、苏山为副官，下设3个连，冶福荣任第一连连长，王登林任第二连连长，马负图任第三连连长。……为了帮助回骑团指战员进行学习和训练，中共中央西北局派杨静仁担任政治教官，马克担任文化教员，做政治工作。后来，

<sup>①</sup>杨静仁(1918~2001)，甘肃兰州人，曾担任回民骑兵团政委。解放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国家民委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sup>②</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02—203页。



# 回民骑兵活动示意图



(根据《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复制)

中国回教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派鲜维俊到回骑团，协同杨静仁、马克工作。”<sup>①</sup>

这支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战陇东各地，积极参加保卫边区的战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在《回民骑兵团》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评价：“回民骑兵团的历史画卷，闪烁着党的建军路线和民族政策的光辉，凝结着党对少数民族革命战士的关怀、爱护和抚育。回民骑兵团的指战员没有辜负党对他们的期望，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历史使命。回民骑兵团的光荣历史将永载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永载西北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史！”<sup>②</sup>

海固事变三起三落，在哲赫忍耶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它虽然不能代表哲赫忍耶的整体，但对哲赫忍耶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就要深刻探究海固事变的性质。

关于海固事变的性质，作者认为前期是“保教”，后期是革命。亦即前期是以“保教保民”为核心的哲赫忍耶教派乃至回回民族为了自身存亡而进行的斗争。后期由于形势所迫，起事一部分投奔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力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这是哲赫忍耶信众的归宿，也是回回民族的出路。

（一）以“保教保民”为核心的宗教起事。海固事变前期是由宗教而起，以宗教而立，以宗教而亡。在三次起事的起落中，宗教始终是贯穿起事的灵魂。

1. 起事的诱因。如前所述，海固事变的直接动因是对国民党征兵抓兵、污辱宗教和横征暴敛的不满。但作为哲赫忍耶信众最不能容忍的是对其宗教习惯的践踏。虽然此时哲赫忍耶宗教已得到了承认，但不尊重哲赫忍耶信众风俗习惯的事件，仍是哲赫忍耶信众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政府”，“保教保民”，“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为死难的回族同胞报仇”等信念仍然是战争动员的主号角。国民党政府行政院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7—28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43页。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军令部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电报(1939年6月13日)中指出起事的原因是：“此次回变发生之主因，为回民壮丁被征入伍者分发各部队后，营中不良官兵歧视回民，常以调笑态度迫食猪肉(回民禁忌)。因之，有少数回民潜回原籍，向教长信口传播，扩大其词，由近及远，群情大哗，予奸伪以可乘之机。复经其恶意挑拨，遂致扩大蔓延等情，特电参考。”<sup>①</sup>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民党的歧视，在海固起事中出现了抗日救国、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声音，表明哲赫忍耶信众在保教的前提下，武装起事具有了包容性。

2.起事的组织。这次起事，是以哲赫忍耶宗教上层的威望发动的，沿用了哲赫忍耶的层级管理体系。起事的马国瑞、马国麟、马国琮、马国璠都是哲赫忍耶沙沟支系第七辈穆勒师德马元章的直系或旁系亲属，马英贵等则是哲赫忍耶学派的大阿訇，使得固海起事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起事的发动，是依靠宗教形式进行的。“在4月以前，匪首马国瑞、马国麟即在固原所属三区，海原所属二区地带酝酿事变，于农历四月八日晚间，召集乱民800余人，以念经讲话为名，实则准备发动。”<sup>②</sup>三次起事，都是在“口唤”的指引下发动的。“马国瑞、马国麟都是沙沟门宦的上层子弟，在宗教上有一定威望，由于他们同情贫苦农民遭遇，因此，深受回族群众拥戴。第一次起义就是在马国瑞‘大事闹起、有进无退’的‘口唤’下发动的，第二次起义亦如此，起义军中的‘保教保民’的口号，更能激励回族的战斗精神。可见，伊斯兰教在海固起义中仍然起着组织和发动作用。”<sup>③</sup>起事武装运用了哲赫忍耶门宦的层级制度。第二次起事的编组中，沿用了第一次起事的模式，“团下的营、连、排、班仍以村庄编组”。按照村庄大小实施武装组织，最基层的单元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宗教活动的“坊”，由“坊”组建成大的“坊”，最后统一服从于教内的代表人物。但与以往起事不同的是，这次起事由大量的非哲赫忍耶回族群众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368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202—403页。

<sup>③</sup>同上注，第173页。

参加,并有少量的汉族同胞参加,成分更加复杂。这表明了哲赫忍耶起事思想中的包容性。

3.起事的内在精神。哲赫忍耶历史上具有为教牺牲的精神,“舍希德”成为战争中最具魅力的精神实质。海固起事中,这种精神依然是贯穿战争始终最本质的精神实质。“群众在战斗里非常勇敢,不怕死,认为死是‘舍希德’(意思是牺牲光荣)。”<sup>①</sup>同时也伴随着对清廷和国民党政府的深仇大恨。马思义在回忆中说:“敌人溃逃了。我们的战士跟在后面追赶,世代的血海深仇,已使他们的心变得很僵硬,连投降的敌人也没有逃过他们的刀斧。等我和一些指挥员赶来喝住,已只剩下3个活的。”<sup>②</sup>另外,三次起事都是哲赫忍耶的重大忌日。第一次起事计划时间是12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八日),这是马元章的忌日;第二次起事的时间计划在农历四月初八日(根据马辰回顾,但实际时间是农历四月十一日),是马以德忌日;第三次起事也是农历四月初八日。“取这个日子的意图是纪念先辈,鼓舞人心,祈求先辈神灵佑助胜利。”<sup>③</sup>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海固事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哲赫忍耶教派抗清图存精神和行为的延续,因而具有内在的宗教精神。不少人会产生疑问,此次事变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是以马国瑞等为核心的在教内称为“师傅”、“爸”的次重要人物,作为教主的马震武对起事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从现存的史料中,我们认为马震武从“保教”的目标出发,采取了中立和观望的态度。

海固事变发生后,朱绍良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曾分析了哲赫忍耶宗教的历史。他认为:“按照陕西回教,原分直黑任、尕的任、虎飞、苦布四大门宦。其尕的任、虎飞、苦布三门宦,历由教徒聘请阿訇,传授经典,并无教主。直黑任一门宦,则有教主,且为世袭。教徒之对于教主爱若父母,敬若天神,请谒则有跪拜之礼仪,珍贵之贡献,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一有使命,

①《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96页。

②同上注,第198页。

③同上注,第124页。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竭力以赴，蹈汤就火亦所乐为。其信仰之虔诚，适等藏民之于活佛。迷信既深，啸聚自易。已往变乱，率由此派倡之。前清马化龙即此门宦之教主也。马化龙伏诛后，传位于马元章，元章传位于其四子马震武，而长子马忠武不与焉。”<sup>①</sup>

国民党曾动员马震武回西北劝解海固事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联络专员王月波给蒋介石、孔祥熙的呈文中说：“窃查中国回教新派（哲赫忍耶）教主马震武，于24年赴平养痾，适逢‘七七’事变，交通阻截，隐居故都将近五载。因其离乡过久，陇东陇南教众顿失主脑。无识之辈乘机以起，至有海固两次事变之发生。虽经军政当局竭诚疏导，幸暂告平息；惟以陇东陇南教众之闭固成习，军政力量之弹压，可治标决难治本，故隐忧未泯。职为防卫燃计，更以正本清源之道，非设法敦促马震武回籍主持不为功。旋经三次派员北山相迎，幸马君大义炳然，当允绕道西返。各节经过情形，已于3月17日折呈在案，并蒙钧院赠给航空旅费。现马教主业已抵渝，由军委会招待，下榻柏林旅社，静候总裁召见。查马教主为中国回教新派唯一领袖，其意向动止足以影响数百万教胞之趋向。在抗战期间，如能善于运用，假以名义，饬令宣化以示羁縻，定较其他政治力量事半功倍。不但该派教胞有所适从，亦可坚其团结，纳入正规，闾墙隐患无形消灭。倘令宣传兵级，自可收绝大效果。集彼健儿，加以训练，布之边防，可做国之干城；驻守西北，亦可防异党蔓延。图后方之安定，增抗战之实力，莫善于此。谨将管见所及，理合具文呈明，是否有当，敬请鉴核示遵。”<sup>②</sup>

马震武曾做过工作，但收效甚微。“民二十八年，马震武自平返固后，于民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做生机’，徒众所到3万余人，对于历次事变教主并加以训诫，会后即迁居宁夏。但此时，教内已呈骚乱现象。至民国三十年（1941）六月，马国璘又聚众千人，分为18营。西吉滩马震武管家马国璘实主此事，并有奸党派来之洪其吾参谋其事，当杀死未附遂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372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380—381页。

此 80 余人(徒辈尽胁迫回民加入敌,此次被捕杀者,均系教民,以沙沟教为多)。”<sup>①</sup>

作为沙沟支系的穆勒师德,马震武的态度对起事至关重要。但起事前期,马震武“留在北平、态度未明”;第三次起事前,简单训诫,不了了之。

(二)以“反蒋抗日”为核心的革命行动。以马思义为首的起事群众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参加了解放战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力量。

一是接受了革命改造。“为了使回骑团成长为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并造就一批民族干部,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费尽心血。1942 年春……党组织送马思义、冶福荣、周尚义、锁云龙、马希杰、马生荣、马保珍、丁良臣、苏尚华、马文海等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1943 年 3 月,马思义、冶福荣、周尚义、锁云龙、王弼真等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杨静仁、马克等同志带着党的重托,和回骑团战士泥爬土滚在一起,亲密无间,一面给干部、战士上政治课,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教育;一面手把手地教战士读书写字,学习文化,教唱革命歌曲。通过学习,大家第一次了解了‘共产主义’‘人民革命’这些令人大开眼界、无限向往的革命道理,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以后,党组织从老战士、老干部中选派何仲发、周金山、周金红、苏彩云、苏正德、马占海等 11 位回族干部、党员来到回骑团,言传身教。整个连队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气象。为提高部队军事素质,边区联防司令部选派骑二旅副营长李振海同志担任回骑团军事教员,进行军事训练。指战员刻苦训练,进步很快。……回骑团的指战员以八路军为榜样,认真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边区群众情如鱼水。……为克服国民党封锁边区造成的经济困难,回骑团指战员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1943 年和 1944 年两年,在合水县东太白瓦岗川开荒种地 2000 余亩,达到了粮、油、菜、肉与马草自给。……在党的抚育下,回骑团全体指战员不论政治思想、军事素质、文化知识都有很大提高。1945 年秋,马思义从‘抗大’毕业,回到固城川营地时,眼见战士个个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1 版,第 409 页。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精神焕发,连队生产果实累累,回想过去曲折历程,不由得心潮澎湃,感受万千。1946年3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团里已发展党员6名,成立了党的支部。这标志着回骑团的大多数战士已经从仅有反抗意识、复仇思想的起义农民成长为谋求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革命战士。”<sup>①</sup>

二是投身于革命战争。“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向陕甘宁边区进发,8月到达陕南、陇南一带,党中央派西北人民解放军出击迎接。……回骑团选派马克、沙里士、马生荣、马智宽等60余人随海固工委行动……在固原白家淌击溃一支自卫队,在头营又缴另一支自卫队的枪械39支,穿越平(凉)、银(川)公路,捣毁了大营乡公所。经硝口到达西吉偏城后,两个大队分作两路,分别沿六盘山东、西麓南下,第一大队在隆德杨家店突破甘肃省保安第三团的阻截,然后越过西(安)兰(州)公路与第二大队会合,翻过六盘山进入化平(泾源)县西峡。9月12日……全部人员在翻越关山,经化平二道卡子、平凉北塬、芦儿湾、固原蒿店、石家沟口,到达碾盘掌,击溃了赶来堵截的敌新一旅1个步兵连,胜利回到边区。……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34个旅,共23万余人,分别由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陇东方面,敌人投入4个整编师,5万余人。而我军包括回骑团、十三团和各县游击队,只有30多人。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陇东军分区遵照党中央‘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精神,主动放弃了环线、曲子、庆阳、华池、合水等县的一些城镇,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战役胜利,向国民党军队展开全面反攻。我陇东部队也主动出击。2月19日,回骑团协同十三团和十四团,将驻在高家滩的马鸿宾八十一军一八〇团包围,歼灭1个排,俘20人,缴六〇炮1门。3月26日,回骑团第二连和镇原县游击大队将驻在三岔的固原县1个自卫队包围,激战一天,敌拼死突围,回骑团纵马追至唐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31—33页。

家塬,将其全部歼灭,缴枪 29 支,胜利收复三岔。……1949 年 7 月,回骑团击溃固原东部何家岘、孟家塬之自卫队后,参加了解放镇原的战斗。8 月 1 日,随同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三师突破马鸿逵一二八军三关口防线,跨越六盘山,解放隆德,接着又解放静宁,9 日配合一八八师解放西吉。”<sup>①</sup>

三是培养了革命干部。“据统计,从回骑团成长起来的和曾在回骑团工作过的县、团级以上干部有 32 人,其中省军级 4 人,地师级 11 人。转入地方工作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也都担任了基层领导工作,在党、政、军、群、工交、农林、财贸、卫生等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sup>②</sup>

(三)从保教到革命,哲赫忍耶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海固起事在哲赫忍耶历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一是影响了哲赫忍耶的形象。由保教保民的宗教起事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哲赫忍耶结束了历史上单枪匹马反抗清朝和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共和国的功臣,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中国宗教之林。

二是影响了和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党在长征时就对哲赫忍耶信教群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思义等奔赴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通过共产党进行的一系列革命的改造,使回民骑兵团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宗教自由。

三是影响了哲赫忍耶的未来。和共产党一起打下天下的哲赫忍耶,在解放后参与了国家事务的管理,当家做主的人们在管理中改造着自己的宗教,在管理中维护着自己的宗教,在管理中发展着自己的宗教。哲赫忍耶迎来了历史上的崭新一页。

<sup>①</sup>《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1 版,第 33—40 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 43 页。



### 第三节 马震武

马震武，字乾佑，号宙承，经名阿布杜·扎米尔，道号阿布杜·罕俩格，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初一日生于今西吉沙沟。

“马震武幼年随父亲马元章学习伊斯兰教经典，18岁时由父亲送到北京紫禁城给袁世凯当侍从武弁，实际上是当人质，度过了近十年的官场生涯。1920年马元章去世后，马震武回到西吉继承了哲赫忍耶门宦的第八代教主。”<sup>①</sup>

马震武继承了马元章的和合思想，潜心办教，处事慎重，注意处理回族内部及回汉民族的关系，在极其复杂和特殊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了沙沟支系的团结发展。他在执教期间的主要贡献有：“首先，从个人功修开始，到处上坟。所到的拱北亲自加以修复。如兰州拱北，本光阴太爷暗中迁移了道祖太爷的遗骨。平凉拱北，他老人家指示多斯达尼挖三米多深，亲自进入墓穴中安置了平凉太爷的遗骨。……1954年他老人家又带领多斯达尼修复了吉林船厂拱北。其次，他在前几辈穆勒师德干功的地点——兰州、平凉、鸿乐府、张家川、沙沟和西吉滩轮流干功传教。并在各地任命热伊斯代管教务。民国十六年（1927），各地土匪崛起，杀人抢劫，害得群众不得安宁。本光阴太爷与沙沟大爷、大寨二爷等人商议，办起了民兵团，抵制了许多土匪团伙的骚扰，民众才得到安宁。”<sup>②</sup>

海固事变后，国民党甘肃省府企图把海固地区为中心的回民迁移到嘉峪关外，马震武据理力争，迫于马在教内的威信和在回族群众中的影响，国民党方面妥协了，成立了西吉县。马辰在回忆文章中说：“海固三

<sup>①</sup>西吉县志编委会编，《西吉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595页。

<sup>②</sup>曼苏尔著，《道统史传》（下），西吉北大寺，打印本，第64—65页。

次回民暴动失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彻底消灭回民的反抗，由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甘肃政府主席谷正伦、陕西绥靖主任胡宗南等人策划，对海固地区参加暴动的回民，制订了一个《长治久安善后处理方案》。主要内容有：凡海固地区参加叛乱的回民，强迫全家迁移，解送到甘肃河西嘉峪关外的敦煌、安西、玉门3县，交由当地县政府分散安置落户，令其开荒种田，改造沙漠，并严密保甲制度，不准远出。……朱绍良、谷正伦等亲自出面，于1942年1月，在兰州甘肃省政府后花园澄清阁，开了一个‘征求意见座谈会’。邀请马震武（甘肃省政府委员、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沙沟派教主）、马锡武（甘肃陇东交通绥靖司令）、喇世俊（甘肃省政府委员）、郭南浦（甘肃省政府参议）、杨德亮（第四十二军军长）、马鸿宾（第八十一军军长）、马继周（平凉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等20多人，商讨上述‘方案’。……马震武说：‘想当年，清朝政府对西北的老回回屠杀过4次，造成‘尸骨遍野，百里无鸡鸣’的局面。清政府把老回回的老年人、孤儿、妇女充军到边塞的深山旷野、豺狼成群的海固山区，过着‘茹草穴居，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所受的苦难历史罕见。……今天是国民政府，是实行三民主义、五族共和的国家。……我愿代表被迁移的回回难民，向中央政府去请愿，求得公正处理，以安万民。……时隔半月，朱绍良、谷正伦另制订了一个《成立新县方案》，把海固5县接壤的、也是三次回民暴动的暴发地区划为一个新县，由专员马继周代表甘肃省政府，带着划县方案细则征求马震武的意见。马震武阅后，签名同意。……国民党甘肃政府把设置新县的方案及马震武同意的意见一并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并经批准。朱绍良为了笼络马震武，特请马震武为新县定名。马遂提名‘西吉’。这是因为离县城20华里有个村子名叫‘席笈滩’，是马震武的家府，故用谐音‘西吉’二字。1942年10月10日是国民党的‘国庆日’。这一天，西吉县政府正式成立，同时还成立了国民党西吉县党部”<sup>①</sup>。

马震武十分注意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国二十九年（1940），马震武在西

<sup>①</sup> 杨少青、胡迅雷著，《民国宁夏风云实录》（六），宁夏人民出版社，第214—219页。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吉滩创办了‘职业生活学校’一所,聘请了回汉有知识的人担任教师。”<sup>①</sup>

国民党政府为了拉拢回族中的代表人物,委任马震武为国民党中央政府委员、甘肃省政府委员,1947年当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但据马辰回忆,马震武并没有出席该会。因为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回族,仅在全国范围内允准15人以汉人信仰“回教”的身份参加“国大”。宁夏马鸿逵,甘肃马震武、吴九如、古希贤均以此身份出席会议,马震武拒绝参加。马震武说:‘我是回回,不去当生活习惯特殊的汉人代表。这是对回回的歧视,也是回回的耻辱,我不能出席。’又说:‘我老了,抬不动老蒋的轿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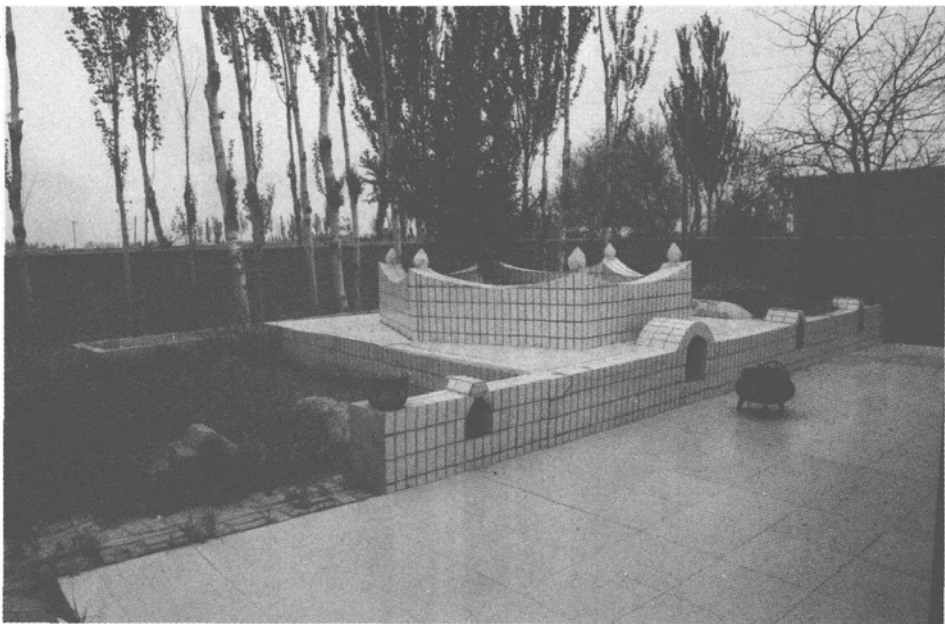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震武积极靠拢人民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动帮助各级人民政府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尊重,历任第二届、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代表,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政府主席、固原回族自治州州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马震武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尽力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社会秩序,并以身作则,为顺利进行土地改革作出了示范。1952年,西吉刚开始土地改革时,他就主动提出将西吉滩道堂所属土地、牧畜、农具交出,听候政府分配。当土地改革进行之际(同年4月2日),西吉发生了‘四二’叛乱,马震武配合政府平息了这次叛乱,他利用大寨过‘尔曼立’的机会向教民讲:‘以后谁假借宗教的名义,耍阴谋,挑拨离间,搞叛乱,反对政府,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要说政府不允许,我也不答应,要严惩,要杀头。’1958年人民公社创建时,马震武亲笔书信指示西吉滩道堂管家王志和,将道堂的土地1935亩、粮食5075公斤、油料1305公斤、牛驴125条(头)、骡马26匹、山绵羊767只,铁、木轮大车4辆,油、粉坊各1处,及各种农具等物无偿归公于当地人民公社所有,以

<sup>①</sup>西吉县志编委会编,《西吉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595页。

示他对人民公社的支持和拥护。1958年由于‘左’的思想抬头,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扩大化,给马震武加了许多不实之词,他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受到了批判斗争和不公正的待遇。……198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经复查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对马震武的错划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并恢复名誉。”<sup>①</sup>

1958年马震武被错划为右派的缘由是“四二”叛乱。《当代宁夏史通鉴》记载:“1952年,正值固原地区深入开展土地改革之际,国民党特务分子马晓东、杨年子(化名贾国俊)、伊斯兰教尕达林耶教派教主杨枝云和原国民党西吉县党部执行委员、自卫队中队队长马国瑗等,利用土改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及一些民族宗教问题,多次秘密串联,策划叛乱。叛乱首先从西吉县白崖区、海原县李俊区发动。4月2日,西吉县白崖区开会斗争恶霸地主王国义、马正英时,白崖四乡陶家堡的黄风玺(地主,后任叛乱军副团长)、黄秉让(惯匪)组织100余人,包围白崖土改工作组,砍伤工作组李占荣、高敏等4人,抢去长短枪6支。随后窜至海原县李俊乡一带,煽动群众围攻李俊区政府。叛乱头子威胁群众参与叛乱,夏寨乡的丁良秀不愿参加叛乱,当即被叛乱分子杀死。4月7日,叛乱头子集合了1000余人武装围攻西吉县城数日,被击退。嗣后,叛乱迅速波及西吉、固原、海原、隆德、泾源5县70多个乡,煽动裹胁群众6000人,并成立了‘总指挥部’杨枝云任‘司令’,马国瑗、马国琏、马广勋、宋发财任‘副司令’,马晓东任‘参谋长’。……提出‘依靠地主,团结富农,不管中农,打倒贫雇农’的阶级路线和‘打倒共产党’等口号,还组织70余人的阿訇团,上阵为回族群众念‘讨白’,鼓动群众为之卖命。叛乱分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捣毁区、乡政府,煽动381名区乡干部、民兵参加叛乱,烧毁固原县张易区政府文书档案,杀死杀伤解放军战士、农民积极分子50余人,抢夺各种枪支57支、子弹25000余发、手榴弹36枚,抢劫西吉县将台、硝河、城关仓库公粮100多万公斤、群众粮食15余万公斤,抢劫现金1100多万元(旧人民币),破坏公路桥梁3座,隔断电线45公里,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

<sup>①</sup>西吉县志编委会编,《西吉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595—596页。



吴忠塔儿湾拱北(许会军供图)

安定以及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和生活,6个区37个乡的基层政权陷于瘫痪,固原地区三分之一的区乡土改工作被迫中止。……叛乱发生后,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派遣部队和固原地区各公安局、县大队、武工队,迅速平叛围剿。……杨枝云、马国琮分别于7月17日和7月25日向人民政府投降。杨年子随后被活捉,叛乱逐渐平息。”<sup>①</sup>

但1958年后,出现了反右扩大化。“撤销马震武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固原回族自治区州长的行政职务,并停止其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的职务,定为右派分子(1959年3月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84年7月24日,经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作出《关于改正马震武同志错划右派问题的决定》,对错划右派分子予以改正,在社会方面引起良好反响。”<sup>②</sup>

<sup>①</sup>《当代宁夏史通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73—74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75页。



板桥拱北原貌，“文革”时被毁(板桥道堂供图)。

1961年1月29日(农历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三日),马震武病故于银川家中,时年66岁,埋葬于青铜峡鸿乐府。“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拱北被毁,本光阴太爷的遗骨又被清泉乡塔儿湾多斯达尼马正新偷偷迁到塔尔湾,至今未建拱北。”<sup>①</sup>

①曼苏尔著,《道统史传》(下),西吉北大寺,打印本,第68页。

### 第四节 马 腾 霁

马腾霁，生于民国十年（1921）十月初八日，宁夏吴忠人，马进西的第十子，经名穆罕默德·习拉屯迪尼，道号古德热屯拉。

他从小读私塾，熟读阿拉伯语，精通《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二十二日，哲赫忍耶板桥支系的穆勒师德马进西归真后，年仅 19 岁的马腾霁继承了教位。

马腾霁出生在宗教世家，对伊斯兰教特别是哲赫忍耶历史有较多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深切地知道宗教的发展必须树立爱国爱教的思想，坚持和平办教；马腾霁成长在民国这一兵荒马乱的历史时期，日寇的入侵，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农商凋敝、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使他产生了救国救民的志向。

“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马腾霁利用教主的身份，不顾个人安危，经常为民请命。板桥回民丁福举的儿子在马鸿逵部队里当排长，与红军作战时失踪，被咎以‘逃兵罪’。丁福举和老婆、女儿一家三口人都被马鸿逵抓

去当劳工。一个偶然的机，他见到马鸿逵的秘书长马廷秀，便当面质问：“民为邦之本，你们这么整，还让老百姓活不？”迫使当局把被罚的兵丁都放了。后来迫于马腾霭在回民中的威望和地位，马鸿逵给了他个“宁夏省参议会副议长”职务，后被推举为“国大代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马腾霭仍坚持斗争，毫不妥协地寻求拯救回族的道路。他的家乡离陕甘宁边区不远，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传说给他带来希望。后来，中共地下党员金三寿<sup>①</sup>等人从边区来到吴忠，与马腾霭取得了联系。马腾霭从金三寿口里了解了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一次听到党关于民族自治的主张，十分激动。从那时起，马腾霭就从心里拥护共产党，并和一些地下党员交上了朋友。他常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并为他们提供食宿方便，传递宣传品，为边区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sup>②</sup>

新中国成立后，马腾霭先后担任宁夏省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省政府副主席、吴忠回族自治区州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等职。马思忠作为历史见证人，在《深切怀念马腾霭同志》一文中，写道：“1954年到1958年10月，他在担任吴忠回族自治区州长期间，十分关注农业的发展。那时吴忠地区水稻播种方式落后，品种退化严重，产量很低，为发展粮食生产，他支持有关部门从天津小站请来农业技术员，向当地群众传授水稻插秧新技术，并引进水稻新品种，使水稻亩产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马腾霭同志在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期间，较长时间分管卫生、体育等项工作。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卫生、体育工作的方针，十分重视地方病、传染病的防治和儿童计划免疫工作，鼓励医务人员到基层为群众防病、治病，勉励体育工作者要刻苦锻炼，为国争光，他为改变全区卫生、体

---

<sup>①</sup>金三寿(1897~1986)，回族，吴忠市上桥乡人。1938年组建回汉支队任支队长，后潜入家乡发展地下工作，为宁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解放后，作为西北代表团成员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后任宁夏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sup>②</sup>旭成，《从教主到自治区人大副主任——记回族伊斯兰教著名人士马腾霭》，《瞭望周刊》，1988年第38期。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育的落后状况做了很大努力。回族聚居的泾源等县，是地方性甲状腺肿严重发病区，经过当地政府的努力，防病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85年，马腾霄同志到固原地区检查工作时发现碘盐供应不足，少数群众不愿食用碘盐。他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做好群众工作，保证碘盐供应，使这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得到进一步巩固。1987年盐池县个别地方发现了传染病疫情，腾霄同志获悉后，立即指示自治区卫生厅要密切监视疫情，并要求政府办公厅指派专人，昼夜值班，随时了解疫情情况。腾霄同志还十分重视儿童免疫工作，认为这是关系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大事。他亲自主持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狠抓落实，使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为后来我区实现儿童免疫达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腾霄同志分管卫生、体育工作期间，正值国家对卫生、体育实施改革，为把我区的卫生、体育改革搞好，他和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反复交换看法，耐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各项改革措施都较顺利地出了台。”<sup>①</sup>

多年来马腾霄同志与党和政府真诚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和他一起共过事的同志都感受到马腾霄是中国共产党真诚的朋友。马腾霄同志这样说过：“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回族当家做主、治穷致富的，作为宗教人士没有理由不支持。”马思忠回忆说：“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始终以实际行动支持党和政府的工作。为了改变南部山区贫困落后的面貌，1983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作出了‘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策略，决定搞移民‘吊庄’工程，腾霄同志积极支持这项工作，开始有些群众有疑虑，他亲自深入固原、泾源等县的‘吊庄’点上查看，亲切地对搬迁到‘吊庄’的群众讲：‘不要看现在你们住上土房，过不了两年，你们就会有瓦房住；不要看现在刚栽的树木小，过几年就会绿树成荫，派上用场。’在他的鼓励和关心下，许多群众解除了疑虑，坚定了信心。”<sup>②</sup>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回族地区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更

---

<sup>①</sup>宁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497—498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499页。

是一件大事。腾霄同志认为：回族要兴旺发达，也要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他多次对我说：‘南部山区是回族聚居地区，为什么经济落后？除了自然条件制约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增长太快，如果不抓计划生育，我们取得的劳动成果将会被吃光。’在腾霄同志的主持下，研究起草了我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暂行规定。后来，这个暂行规定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实行，为推动我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腾霄同志非常关心我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解放初他就在家乡办起了板桥完小，还兼任过宁夏民族公学副校长，并推荐了不少回族青年到西北民族学院学习。1986年他到盐池县了解到该县教师进修学校缺少师资，回银川后，即与有关部门商量，拨出专款，帮助该校解决了师资培训的困难。

他还就培养回族干部、建设清真饮食服务网点、解决回族特需商品供应、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落实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给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

在对待和处理宗教事务上，腾霄同志一贯遵循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各行其是，互相尊重，互不干涉的原则。从不以宗教事务去干扰政府工作。他经常教育信教群众要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努力发展生产。他特别注意搞好回汉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积极支持开展‘民族团结月’活动，提倡各民族之间互敬互谅，互相帮助。他走到哪里都积极宣传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在区内是这样，在区外也是这样。一次，他到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晚上许多群众来看望他，他不顾旅途劳顿，即席讲话两个多小时，勉励当地群众加强民族团结，努力发展经济。

在‘文化大革命’中，腾霄同志也受到了冲击，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落实政策后，有的人为他抱不平，而腾霄同志却宽厚地说：‘那个时候不是正常时期，连党内干部、中央领导都受到冲击，我这点损失算啥，过去的事纠正了就行了。’充分体现了他不计个人得失，与我们党诚心合作的宽阔胸怀。”<sup>①</sup>

马腾霄担任自治区领导期间，多次出访，成为回族人民的友好使者。

<sup>①</sup>《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498—500页。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早在1956年,腾霭同志作为全国青联常委,到埃及参加了世界青年联合会。同年,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1983年,他还率领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到麦加朝觐,发展了与阿拉伯地区穆斯林的友谊。”<sup>①</sup>

“1985年,他以宁夏穆斯林代表团副团长身份除访问巴基斯坦外,还访问了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和金融界、宗教界、工商企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增进了友谊,宣传了宁夏,建立了一批合作关系。1986年,他还应邀出国参加了伊朗革命七周年庆祝活动。”<sup>②</sup>

教内资料称:“在他执教长达五十年的漫长生涯中,曾到尊贵的麦加朝觐两次,游西访问了埃及、也门、伊朗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接触了五光十色的社会,广交了朋友,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的智慧一度照亮了世界。”<sup>③</sup>

1991年7月20日,马腾霭在吴忠板桥归真,终年70岁。葬于板桥拱北,5万多名群众前往吊唁,参加葬礼。

马腾霭有1子4女,子马国权,生于1942年6月6日,经名穆罕默德·尔玛栋迪尼,道号努苏热屯拉。马腾霭归真后,马国权接替板桥支系的教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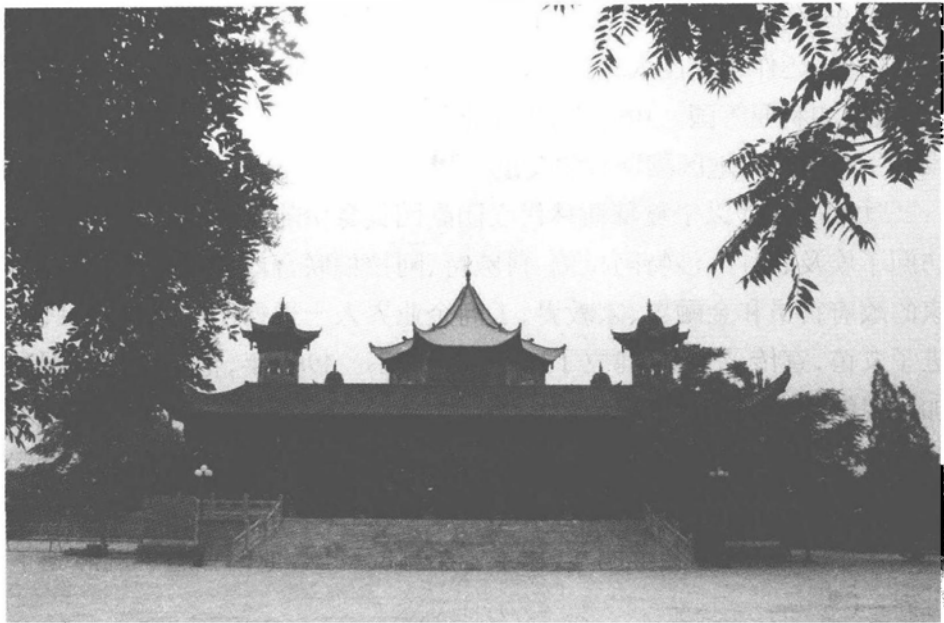
《心灵灯塔》称:“努苏热屯拉降生时,有人给十太爷报了喜讯。当十太爷得知喜得一子时,高兴地念道:‘艾力哈目独林俩西,’并给他命经名尔玛栋迪尼,随唤他‘得宝’。”

马国权1955年小学毕业后在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同时学习初、高中课程,1959年高中毕业,1960年在《宁夏日报》印刷厂工作,1961年到西北民族学院学习,1962毕业后在宁夏政治学校工作。1964年至1967年参

①《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501页。

②旭成,《从教主到自治区人大副主任——记回族伊斯兰教著名人士马腾霭》,《瞭望周刊》,1998年第38期。

③《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铅印本,第57页。



吴忠板桥道堂(王蕾供图)

加宁夏宗教人员学习班。文革期间,因“家庭问题”遭受迫害,流落到新疆。1979年落实政策后回宁,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青联委员,1980年任宁夏民族公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总务处副处长。1989年任宁夏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1996年任宁夏民委(宗教局)副主任(副局长),1998年5月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届政协副主席。他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长期从事民族事务工作中,马国权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坚持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引导穆斯林群众把信教、爱国和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致力促进民族之间、教派内部的团结,为宁夏的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 第五节 马重雍

马殿武,字重雍,经名穆罕默德·嘎细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二十二日生于张家川,晚年自号“云墨老人”,取其祖籍是云南墨江之意。他是马元超的六子,教内尊称为“北山六爷”。

马殿武少时在宣化冈读私塾,并攻读阿拉伯语,中阿文知识都很渊博。“马殿武(重雍)自幼饱读诗书,又接受了系统、严格的宗教学理教育,可以说他是马元章、马元超着力培养的教务接班人。”<sup>①</sup>

“马元超于民国十八年(1929)农历九月二十日逝世。在他逝世前,他对宣化冈拱北的管理以及管理人进行了安排,他指定其六子马殿武(重雍)为教务负责人,其三子马辉武为总务负责人。

马元超在临终前将宣化冈拱北的教务和总务明确分开,主要原因是希望负责人能够专心一意,负责教务者不受世俗事务的干扰,负责总务者专心理财和管家。从此以后,这种两人负责的形式成为惯例。”<sup>②</sup>

宣化冈的这种总务和教务分开的管理模式,使得教内主管教务的和主管总务的各司其职,因而教权相对分散一些。我们主要以马重雍为中心,介绍北山支系在这段时间的发展情况。

1.马殿武和马辉武管理时期。此时正值军阀混战,朝代更迭,但张家川地区由于地理上的特殊性,加上交通不便,战事影响不大。与此同时,马元超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客观上也保护了张家川地区不受战事纷扰。马元超的家族利用这个时期开设商号,聚集财力,修建城堡,仍呈繁荣景象。

马殿武接管教务时只有26岁,他年轻老成,在教务仪礼、仪规方面严

<sup>①</sup>马国瑞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75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74页。

格秉承定制,在教务活动方面亲自主持,在待人接物方面谦和、包容,所以很快赢得了家族成员以及广大哲赫忍耶学派教众的信任与支持。在他的主持下,宣化冈拱北的教务井井有条、持续发展。

“马辉武是一位精明而慷慨、果断而仁慈的理财能手,在他的经营下,宣化冈的各项事务井然有序,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马辉武于1946年逝世,在他逝世前,他向其长兄马锡武请辞宣化冈拱北总务负责人的职务,但马锡武身任军界要职,无法亲自管理宣化冈拱北,遂让其侄马少藩代为管理。”<sup>①</sup>

2.马殿武和马少藩时期。此时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1949年张家川解放,马殿武、马少藩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引导哲赫忍耶信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8年6月,以废除宗教特权为核心的宗教改革在全国展开,金碧辉煌的宣化冈拱北也被拆除,马少藩本人也以“张棉驿反革命叛乱”<sup>②</sup>幕后主使的罪名而遭逮捕,于1965年5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70年5月8日被错杀。

“1990年4月24日,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平反纠正马少藩反革命叛乱案的情况说明》认定:‘马少藩策划反革命叛乱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据,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属错判。1970年5月5日判决认定马少藩的反革命罪恶事实,不构成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属错杀。根据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究(纠)的原则,马少藩的反革命叛乱罪应该纠正。’”<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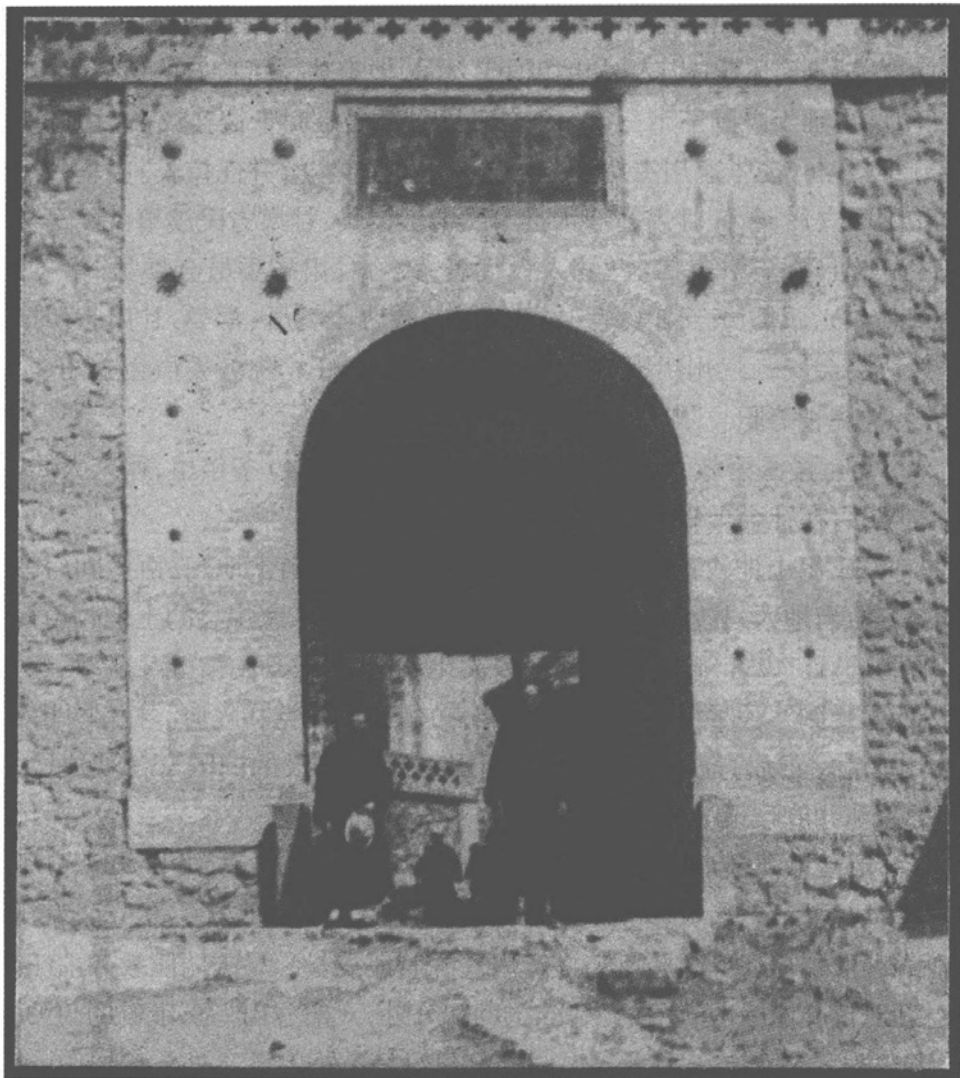
3.马殿武时期。1985年9月,为落实宣化冈拱北的问题,在张家川召开了座谈会。马殿武代表宣化冈提出了五条意见。是年10月5日,签订了《关于解决宣化冈拱北和南川道堂问题的协议书》,议定宣化冈拱北墓地由以马重雍为主的后裔管理。

“自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以后,马殿武作为宣化冈拱北德高望重的

①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75页。

②张棉驿反革命叛乱,1966年张棉驿公社田湾大队田国藩组织“最高军政司令部”,在陕、甘两省的13个县发展成员千人以上,草拟纲领,组织卫队,购置枪弹,欲谋暴乱。1968年被平息。

③同①注,第77页。



1936年5月8日, [美]克劳德·毕敬士一行在宣化冈城门下  
(马晓毅供图)

教务主持人, 参与和主持了宣化冈拱北的重建工作, 主持了宣化冈拱北落实宗教政策以后规模盛大的‘尔麦里’, 并以他崇高的威望使哲赫忍耶学派的发展重新步入正轨。”<sup>①</sup>

<sup>①</sup>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78页。

由于马重雍在宣化冈的地位和其对哲赫忍耶北山支系的贡献，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都获得了政府的认可。

“马重雍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就任甘肃省临时参议会议员。民国三十五年(1946)在张家川主持创办私立清水新民中学，并任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清水县第二中学校长、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常委，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常委，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筹委会主任、院务委员会主任、院长、名誉院长等职。”<sup>①</sup>

马重雍爱国爱教，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40多年里，顾全大局、荣辱与共，在社会上赢得了较高的威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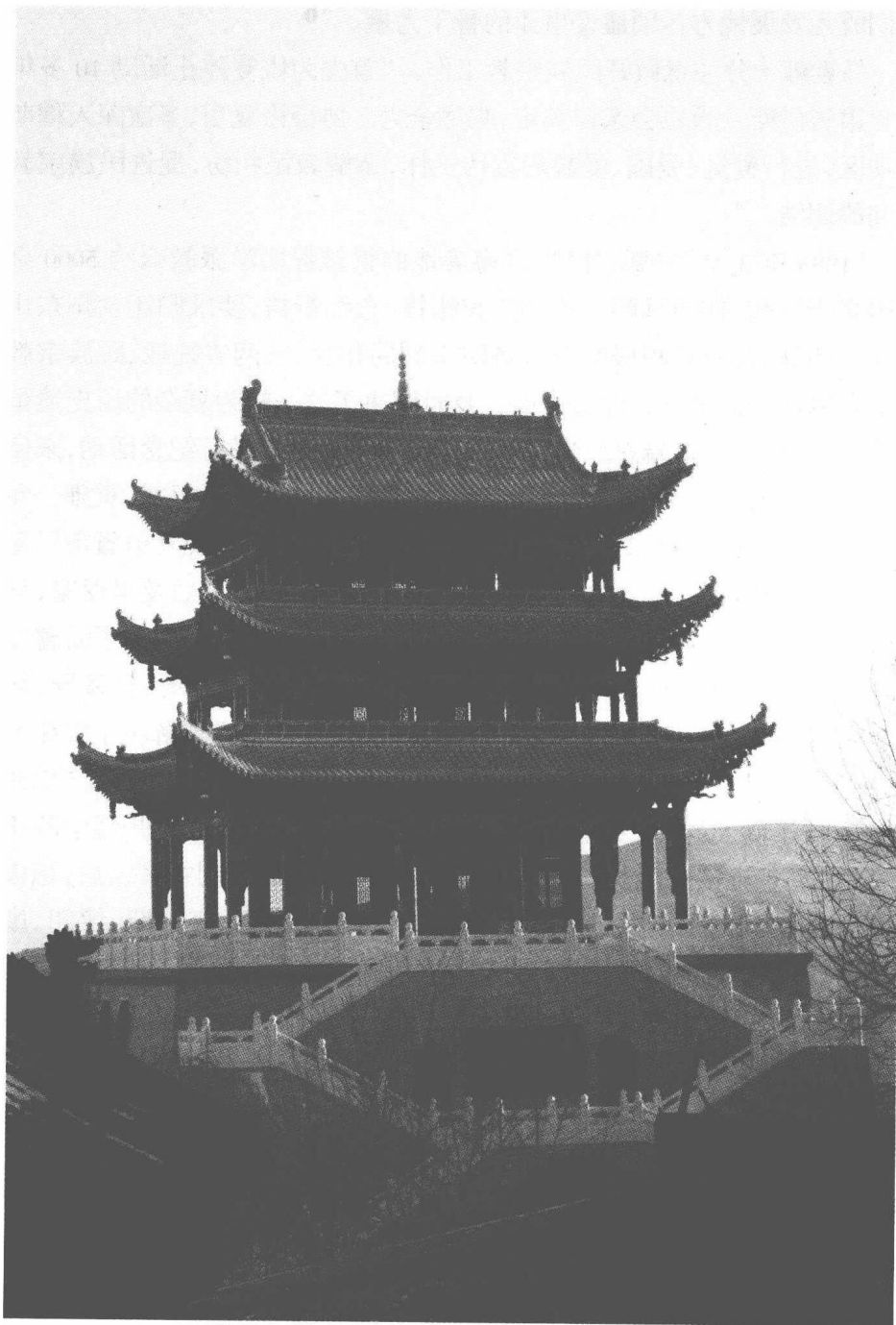
“1951年土地改革中，他首先将自家的二百多亩土地、三百多间房舍全部交给当地人民政府，分给农民耕种和居住，使张家川县的土地改革得以顺利进行。1958年反封建特权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批斗、降职、下放劳动，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他毫无怨言，依然信任党和政府。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后，他心情愉快，工作信心很高，积极拥护国家各项建设，拥护改革开放政策。”<sup>②</sup>

马重雍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1933年他与地方一些绅士、知识分子商议筹办回民小学，并率先捐赠房屋25间作为校址，创办了‘私立张家川南后街回民小学’，马重雍亲任董事长并兼任校长，马国瑞任教务主任。该校回、汉儿童兼收，学校经费除捐助部分外，大部分由马重雍资助。1936年该校改为公立完全小学。1945年其兄马桓武捐院落2处，房屋50余间，土地5亩，于1946年5月在张家川成立了‘私立清水新民中学’，马桓武为董事长，马重雍任校长，李文著任教务主任，在校学生达120人。1949年该校改称为‘清水县张家川中学’，马重雍仍任校长，赵玉堂任副校长。毕业于本校的学生在甘肃和西北等地担任县级以上领导者多达数十人，

<sup>①</sup>马国瑞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62页。

<sup>②</sup>同上注，第163页。





张家川宣化冈拱北门楼(许会军供图)

他们成为发展地方各项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sup>①</sup>

马重雍十分注意做好民族宗教工作。“首先为恢复停止活动 10 多年的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亲自奔走,竭尽全力。协会恢复后,多次深入穆斯林地区,进行爱党、爱国、爱教的宣传工作,调解教派纠纷,促进民族宗教之间的团结。”

“1985 年 3 月,宁夏、甘肃、青海等地的哲赫忍耶学派教众约 5000 余人聚集于兰州,在原马明心坟地搭起帐篷,念经祈祷,要求归还兰州东川拱北。为此,马重雍积极配合国务院宗教局和甘、宁两省统战、民族宗教和伊协等部门的领导,经过协商,及时解决了这一较为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年 5 月,哲赫忍耶学派教众为始传人马明心举行纪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众约 2 万多人聚集兰州,导致一些路段交通阻塞,重雍一面劝说张家川教众就地悼念,不要来兰州,另一方面又劝说其他省市已来兰州的教众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劝导教众上坟后及早返家,从而顺利地举行了‘尔麦里’活动。是年 9 月 28 日至 11 月 4 日,为了妥善处理宣化冈拱北遗留问题,马重雍亲自去张家川配合省、地、县领导,协商签订了恢复宣化冈拱北和南川道堂基地协议书,圆满地解决了宣化冈历史遗留问题。11 月 2 日,是马元超 56 周年忌日,马重雍在宣化冈拱北亲自主持了盛大的‘尔麦里’。是年,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兰州经学院正式成立,马重雍亲任院长。他担任省伊协主任、省政协副主席以后,积极同来中国访问的伊斯兰世界联盟及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伊朗、摩洛哥等国的穆斯林友好人士交朋友,宣传我国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以及穆斯林的生产生活情况。在他任省伊协主任期间,先后组织 914 名穆斯林赴麦加朝觐,一方面完成了他们自己的朝觐功课,另一方面扩大了我国穆斯林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sup>②</sup>

1990 年 2 月 12 日 15 时,马重雍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故里病故,享年 87 岁。“甘肃省副省长穆永吉、天水市和张家川县党政领导,以及省市政

① 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62 页。

② 同上注,第 163—164 页。

#### 第四章 走向稳定发展时期

协、统战、民族、宗教、伊协等部门的代表亲自到张家川宣化冈与当地穆斯林群众 5 万余人参加了送葬仪式。送葬后于 1990 年 2 月 28 日在兰州宁卧庄礼堂开了有省市各界代表五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中共中央统战部,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自治区政府, 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 甘肃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以及中央、省、市领导人宋平、习仲勋、杨静仁、刘冰、马青年、孙作宾、沈遐熙、李子奇、许飞青、贾志杰、葛士英、卢克俭、阎海旺、王世泰、黄罗斌、王秉祥、杨复兴、马玉海、马丕烈、马祖灵等发来了唁电、唁函, 送了挽幛、挽联, 表示哀悼。”<sup>①</sup>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他临终病危期间, 哲赫忍耶学派内部有关‘传教’的说法、猜测很多, 甚至有一些人散布谣言, 说‘六爷将教门传给了某某’等。对此他平静面对, 说: ‘没有人给我传教门, 我也没有什么教门传给别人, 严格履行一个穆斯林的责任和义务才是根本。’ ‘宣化冈是广大穆斯林的, 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家的。’ 他交代子孙一定要为宣化冈的重建和发展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他的这些交代和嘱托, 为保持哲赫忍耶学派内部的稳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sup>②</sup>

马重雍一生写下了许多书法作品和诗文。已发表的著作有《清同治年间甘肃回变中的马化龙》《清同治初年穆生华起事始末》等, 未发表的有《云墨老人自述身世》《云墨吟草》《我的家史》等文稿、诗集, 其中《云墨老人自述身世》和《云墨吟草》是马重雍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著作。

<sup>①</sup> 马国瑛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64—165页。

<sup>②</sup> 同上注,第166页。

## 附录一：哲赫忍耶学派拱北的分布及建筑特点<sup>①</sup>

哲赫忍耶学派是中国苏非四大派别之一。哲派拱北较多，其中大的拱北有 30 多个，共有这样三类：

一、历代穆勒师德的陵墓或逝世地。创始人马明心(道号维尕叶·屯拉，教内称道祖太爷)拱北在甘肃兰州东川，二辈穆宪章(道号伊玛目·阿兰·孔鲁·勒撒兰，教内称平凉太爷)在甘肃平凉南台子拱北，三辈马达天(道号古图布·阿兰，教内称船厂太爷)在吉林船厂拱北，四辈马以德(道号哥根给俩，教内称四月八太爷)在宁夏吴忠鸿乐府拱北，五辈马化龙(道号赛义德·束海达依·托布尔·屯拉，教内称十三太爷)在宁夏吴忠四旗梁子拱北和甘肃张家川宣化冈拱北，第六辈马进成(道号西俩伦迪尼，教内称汴梁太爷)在河南开封的汴梁拱北和甘肃张家川的南山拱北、宣化冈拱北。后来哲派分化为板桥、沙沟、北山三支。板桥认为马进西和马进成为一辈，故第六辈马进西(道号比俩伦迪尼，教内称板桥二太爷)在宁夏吴忠板桥拱北，第七辈马腾霄(道号古德热屯拉，教内称十太爷)在宁夏吴忠板桥拱北；沙沟分支的第七辈马元章(道号索迪根拉，教内称沙沟太爷)在沙沟拱北、西吉滩拱北和宣化冈拱北，第八辈马震武(道号阿布杜·罕俩给，教内称本光阴太爷)在鸿乐府拱北和塔尔湾拱北；北山教务主持人马元超(道号窝则忍丁尼，教内称三太爷)在宣化岗拱北。

二、在教门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穆勒师德亲属的陵墓或逝世地。主要有马明心的先辈：马坡拱北，位于甘肃兰州榆中县马坡，是马明心祖父、父亲、叔父安葬地；居家集拱北，位于甘肃临夏居家集，是马明心母亲之墓。

马明心的夫人：伊犁河拱北，位于新疆伊犁绥定老城，是马明心第二夫人草芽沟张氏的安葬地。

马明心的后裔：金城关拱北，位于兰州金城关，是马明心义女色丽麦牺牲之地；新疆头道河子拱北，位于新疆吐鲁番，是马明心大女儿病故之地；

<sup>①</sup>杨学林，《宁夏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27—28页。

赛丽穆湖,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天山三台,是马明心义女海燕投湖之地;新疆霍城拱北,位于伊犁霍尔果斯,是马明心二女儿安葬之地;绥定拱北,位于新疆伊犁绥定,是马明心三女儿安葬之地;他郎拱北,位于云南墨江县,是马明心长子马顺清安葬之地;古城拱北,位于云南通海县古城,是马明心的义子马学成(教内称古城老祖)的安葬之地;东沟拱北,位于云南通海大东沟,是马明心之孙马顺清之三子马圣麟(教内称云南三太爷)的殉教之地。此外,还有白水拱北,位于甘肃平凉白水乡,是穆宪章独生女儿之墓等。

三、民间认为有纪念意义人物的坟墓。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宗教场所调查中,我们看到民间散居着一些与哲赫忍耶教派相关的拱北,如丁家巷道拱北、巴巴拱北、小庄子拱北、毛庄拱北、团庄拱北等。这些拱北,有的墓主人是明确的,有的则很难考证,但因先贤“奇迹”而建立,每一个拱北有一段故事。每一个拱北寄托着一种希冀,虽没有大的拱北通过纪念先辈藉以接近真主之作用,但群众认为纪念和缅怀他们,可以祈求真主护佑和饶恕他们,避免自己和家人发生灾难或疾病。因而这也是宗教感情的一种抒发方式。

观察以上几种类型的拱北,我们认为哲赫忍耶教派拱北的特点是:

1.拱北分布面较广。哲赫忍耶学派的拱北分布在甘肃、宁夏、新疆、吉林、云南、河南等省区,布点较为广泛。形成这样一个特点,主要原因还是教门自身变化发展的结晶。

(1)教门发展和转移的产物。哲赫忍耶学派是1744年马明心从也门接受苏非学说回国后传授的,他先在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青海循化传教,与传授虎夫耶教理花寺门宦的马来迟、马国宝发生冲突。退出循化后在关川(今甘肃会宁)时,他看到了在信教群众密集的河湟地区,虎夫耶、嘎德忍耶、库布忍耶学派及其支系已有一定实力,在这里发展举步维艰,马明心审时度势,做出了教门向北转移的战略决策。

(2)重大历史事件的结果。哲赫忍耶教派在历史上发生重大事件较多,随着这些事件的结束和重要人物的流放,使得拱北分布较广。

2.所葬人物相对集中。

(1)两辈以上穆勒师德的拱北有:吴忠鸿乐府、板桥,张家川宣化冈。

鸿乐府有马以德、马震武，板桥有马进西、马腾霄，宣化冈有马化龙、马元章。因此，吴忠和张家川成为哲赫忍耶教派两个相对集中的区域。

(2)穆勒师德的亲属和历代对教门有贡献的非直系亲属随穆勒师德在拱北安身。苏非派崇信人与真主之间的中介——穆勒师德，因而葬于穆勒师德身边或不远的地方能够沾吉，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大的拱北。如沙沟拱北就有“园广三百余亩，丛葬二千余家，多名人哲士……”的胜景。鸿乐府拱北所在地埋葬的亡人已不计其数。

(3)宗教活动频繁且参加人数众多。哲赫忍耶教派 265 年的繁衍，历代穆勒师德和教内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已累积不少，大的拱北每月一次“尔麦里”。由于哲赫忍耶教派分化不很严重，且教内信众较多，“尔麦里”活动规模较大，超过万人的活动习以为常。

3.拱北建筑十分简朴。一是墓庐大多露天存放，且覆盖物较少，大的墓群，如鸿乐府、板桥是如此；单个墓，如沙沟、头道河子、霍城、绥定、白水等也是如此；即使东川、平凉等地位十分重要的拱北，尽管修建了墓厅，但采用柱顶结构，八面拱门，十分简易，难挡风吹日晒。二是经厅大多是柱顶结构，平顶或人字型顶，有些用玻璃镶嵌，大多仅砌有矮墙，只是能避避雨而已，很少奢华。典型的是板桥、塔儿湾、沙沟等处的拱北。三是有的拱北已演化为自然物象。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汴梁拱北，现在已改成龙庭公园，人们到汴梁上坟，只要在公园找一块洁净的地方燃香、诵经即成。天山之巅的赛丽穆湖，是马明心的义女海燕投湖自尽的地方，人们给海燕（教内称海姑太太）上坟，面对赛丽穆湖诵经悼念。这些拱北已无明显的建筑特征和人为元素，将自然物象转化为人文精神。四是民间散居的拱北顶部为圆锥体，墓庐、墓厅连为一体，结构单一，线条简洁，色彩以白色为主。

我们说哲赫忍耶教派墓庐大多露天存放，但也不否认有一些建有墓厅的，这些墓厅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东川、平凉拱北的墓厅虽采取六柱圆顶型，但东川拱北的整体是圆形，平凉拱北的整体是方的；四旗梁子和宣化冈拱北的建筑都采用中国古典式，而且都是两层墓庐、琉璃瓦歇山顶，但基本用材、廊檐卦数、色彩表现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四旗梁子拱北采用水泥和砖雕为墙面基本材料，为八卦墓厅，色彩是灰色

和绿色,尽显庄严肃穆;宣化冈拱北采取木结构,为四卦和六卦更替的形式,瓦之绿、木之红、雕之秀融为一体,漆彩粉染,玲珑剔透;船厂拱北和居家集拱北虽同属传统的砖木瓦建筑,但前者显得厚重、稳健,后者呈现高挑、玲珑。

在整个拱北建筑中,时隐时现的是一个“六”字型。多数墓厅顶是六卦,墙是六面,底座是六边。塔儿湾拱北的墓的周围,拿白色的瓷砖建成一个六边形的矮墙,墙的上面点缀着六个圆拱体,好似哲赫忍耶六角形白帽,也是贯穿着这个拱北建筑的一个精神红线。

哲赫忍耶拱北很少看到像鸿乐府这样沿用中国古典建筑沿中轴线对称排列的建筑方法,墓庐、墓厅、经厅道堂等设施的摆布有规律可循。每一个拱北一种建筑方法,每一个拱北一种风格,每一个拱北是一部创作。这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做法,体现了建设者的务实作风。

#### 4. 建筑特征体现浓重而独特的宗教精神。

(1)注重内在精神。哲赫忍耶创教时,马明心就定位是穷人的宗教。拱北的庄严肃穆、简洁纯朴就说明了这一点。拱北的建筑简单,聚礼的拜数减少,“尔麦里”的仪式简洁。特别是家庭举行的“尔麦里”,有条件就讲究一些,条件差就简单一些,一切注重内在精神。

(2)上坟具有更加鲜明的悲情意识。哲赫忍耶教派创生于清朝乾隆中后期,创教之初就被清廷以“新教”即“邪教”之简单的逻辑对待,护教就成为办教的核心。为此好几代穆勒师德都走了“束海达依”(为主道而献身的人)之路,许多人做了“舍西德”(殉教者)。人们上坟,缅怀与真主接近的穆勒师德,无不回想先贤们留下的壮烈精神。因而,到拱北去,必然产生浓厚的悲情,这种悲情意识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哲赫忍耶教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哲赫忍耶教派相对于其他门宦在教派分化上不太严重。

(3)“尔麦里”是拱北宗教活动的主要形式。哲赫忍耶教派信众有80多万人,历代穆勒师德的忌日上坟人数较多,我们看到哲赫忍耶拱北虽然建筑物简陋,但场地很大,这样就为“尔麦里”活动创造了条件,“尔麦里”也日渐成为宗教活动的主要形式而被信教群众所接受。





附录三(一):哲赫忍耶教门接续和执教年表(板桥)

辈数	尊讳	尊称	道号	经名	执教起止 年 月	出生年月	执教 年限	纪念忌日	归真日期
第一辈	马明心	道祖太爷	筛赫·维尔叶·屯拉	穆罕默德·伊布拉欣	1744-1781	1719年正月初一	37	1781年	3月27日
第二辈	穆亮章	平凉太爷	筛赫·伊玛目·阿兰	穆罕默德·冉巴尼	1781-1812	1745年2月19日	32	1812年	5月27日
第三辈	马达天	船厂太爷	筛赫·古土布·阿兰	穆罕默德·者俩哩	1812-1817	1757年8月23日	6	1817年	九月初六
第四辈	马以德	四月八大爷	筛赫·哈给衮·拉习	穆罕默德·索冯依	1817-1849	1778年8月15日	32	1849年	4月8日
第五辈	马化龙	十三太爷	筛赫·脱布尔·屯拉	穆罕默德·艾乃玛	1849-1871	1810年12月15日	23	1871年	正月十三日
第六辈	马进成 马进西	汴梁太爷 二太爷	筛赫·菲图热·屯拉	习俩伦迪尼 比俩伦迪尼	1888-1940	1868年7月21日	53	1890年 1940年	12月28日 11月22日
第七辈	马腾鸾	十太爷	古德热·屯拉	穆罕默德·习俩屯迪尼	1940-1991	1921年10月8日	51	1991年	六月初九
第八辈	马国权	本光阴爷	努苏热·屯拉	穆罕默德·尔玛栋迪尼	于1991年 执教	1942年6月6日			

该资料来源:《心灵的灯塔》,板桥道堂内部资料,铅印本,第92页。

### 附录三(二):穆勒师德道统一览表(沙沟)

尊 称	道 号	名 称	备 注
第一辈	维尕叶·屯拉	穆罕默德·召斐	也门求学修道16年,奉大筛海口唤,回国传哲合忍耶。培养了大量的学生门人。
第二辈	伊玛目·阿兰	穆罕默德·兰巴尼	自幼性格出众,出身老教派,被道祖太爷选拔到关川培养他代位。
第三辈	古土布·阿兰	穆罕默德·哲俩里	上辈若哈传替,他的坟墓发香,是舍西德的象征。
第四辈	哈给根拉	穆罕默德·素菲依	在兰州狱中接受了教门。
第五辈	托布尔·屯拉	穆罕默德·艾依乃玛·阿俩毛俩乎	殉道者的领袖,卧里的楷模,认主者的榜样。
第六辈	西俩拢丁	穆罕默德·虽德格	爷爷暗地培养他做替位者。
第七辈	素迪根拉	穆罕默德·利牙屯丁	与上一辈穆勒什德同时干功,替他行道,犹如两海汇聚。
第八辈	阿卜杜·罕俩格	穆罕默德·阿卜杜·加密尔	尊上辈穆勒什德口唤接受传教重任,一般人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

资料来源:曼苏尔著,《道统史传》,西吉北大寺,铅印本,第4页。

附录三(三):哲赫忍耶学派穆勒师德传承表(北山)

代次	姓名	别名	字	经名	道号	祖籍	主持教务时间	墓地所在地
一	马明心	卫真	复性	易卜拉欣	维朵耶·屯拉 (维护主人)	甘肃阶州 (现武都)	乾隆九年(1744)至 乾隆四十六年(1781)	甘肃兰州农民巷
二	穆克章			利撒来·穆罕默德·兰 巴尼	伊玛目·阿兰 (世界的领导者)	甘肃平凉	乾隆四十六年(1781) 至嘉庆十六年(1812)	甘肃平凉南台
三	马达天			穆罕默德·者俩里	古士布·阿兰 (世界的领袖)	宁夏灵州 (现宁夏吴忠)	嘉庆十六年(1812)至 嘉庆二十一年(1817)	吉林省船厂县月山路
四	马以德			穆罕默德·索菲依·阿 布都拉	哈底根俩 (安拉的本质)	宁夏灵州	嘉庆二十一年(1817)至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宁夏吴忠市金积堡 鸿乐府
五	马化龙			拖必尔停俩	赛义德·束海达依 (殉道者的领袖)	宁夏灵州	道光二十九年(1849) 至同治十年(1871)	甘肃张家川宣化冈
六	马进成			穆罕默德·逊底格	西俩伦丁 (短暂的弦月)	宁夏灵州		甘肃张家川宣化冈
七	马元章	云鹏	光烈	利亚顿丁	索地根俩·穆罕默德·努尔 (忠于安拉的人)	云南墨江	光绪十五年(1889)至 民国九年(1920)	甘肃张家川宣化冈

资料来源:马国璋著,《宣化冈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296页。

附录四：哲赫忍耶教派历辈穆勒师德及家族中主要成员生辰忌日表

姓名	出生日期	亡故日期	安葬地点	备注
马明心 (道祖太爷)	康熙五十八年(1719)	乾隆四十六年(1881) 三月二十七日	甘肃兰州东稍门 (农民巷)	
穆宪章 (平凉太爷)	乾隆十年(1745) 二月十九日	嘉庆十七年(1812) 五月二十七日	甘肃省平凉市 新民路	
马达天 (船厂太爷)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八月二十三日	嘉庆二十二年(1817) 九月初六日	吉林省吉林市 月山路	
马以德 (四月八太爷)	乾隆四十三年(1778)八 月十五日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四月初八日	宁夏青铜峡 鸿乐府	
马化龙 (十三太爷)	嘉庆十五年(1810)腊月 二十五日	同治十年(1871) 正月十三日	宁夏吴忠四旗梁 子、甘肃 张家川宣化冈	
马进成 (汴梁太爷)	同治四年(1865) 正月二十五日	光绪十五年(1890) 十二月二十九日 (板桥认定二十八日)	河南开封 龙庭公园	
马圣麟 (云南三太爷)	嘉庆十九年(1814)正月 初九日	同治十年(1871) 二月二十三日	云南通海大东沟	
穆生华 (平凉三爷)	道光四年(1824)	同治九年(1870) 六月二十五日	宁夏青铜峡 牛首山东四沟	
马元章 (沙沟太爷)	咸丰三年(1853) 九月初六日	民国九年(1920) 十一月八日	甘肃张家川 宣化冈	
马顺清 (他郎太爷)	乾隆三十三年 (1769)十二月五日	咸丰元年(1851) 七月二十七日	云南省墨江县	
十姑太太 (马进城未婚妻)	同治八年(1869) 正月十六日	民国十五年(1926) 五月十四日	宁夏青铜峡 牛首山东四沟	
马进西 (板桥二爷)	同治七年(1868) 七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零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宁夏吴忠板桥	
马震武(四爷)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 月初一日	一九六零年 腊月十三日	宁夏青铜峡 鸿乐府	
马腾霭 (板桥十爷)	民国十年(1921) 十月初八日	一九九一年 六月初九日	宁夏吴忠板桥	

资料来源：何兆国著，《宁夏伊斯兰教派资料汇编》，第357—359页。

附录五(一):宁夏吴忠、银川地区哲赫忍耶沙沟支系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任教时间	管辖地区	亲属关系	备注
马福德 (马背锅)	男	85	宁夏金积 芦沟闸	清嘉庆年间马以 德、马化龙任教主 期间	新疆伊犁、宁夏 金积、灵武、盐 池及银川地区		道光十七年亡 故
马立泰 (老老师傅)	男	62	宁夏金积 马家桥	清道光年间 马化龙任教主期 间	宁夏金积、灵 武、盐池及银川 地区	马福德之子	道光三十二年 亡故
马学海 (新师傅)	男	61	宁夏金积 马家桥	清光绪年间至 1920年马元章任 教主期间	宁夏金积、灵 武、盐池及银川 地区	马立泰之 长子	民国八年(一 九一九)二 月初八 亡故
马学智 (老二爷)	男	73	宁夏金积 马家桥	1920年至1933年 马元章后期、马震 武前期	宁夏金积、灵 武、盐池及银川 地区	马立泰之 次子	民国二十二年 (一九三三)农 历八月十六日 亡故
马希恩 (二爷)	男	68	宁夏金积 马家桥	1933年至1950年 马震武任教主期 间	宁夏金积、灵 武、吴忠	马学智之 次子	一九五八年农 历六月二十九 日亡故
马 栋	男	52	宁夏金积 梨花桥	1952年至1958年 马震武任教主期 间	宁夏金积、灵 武、吴忠	马希恩之侄、 马震武妻哥	一九六〇年亡 故
杨孝良	男	57	宁夏吴忠 市杨马湖	1954年至1957年 马震武任教主期 间	银川、平罗、贺 兰、惠农		一九五七年亡 故

资料来源:何兆国著,《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第360页。

附录五(二):宁夏固原、同心哲赫忍耶沙沟支系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任教时间	管辖地区	亲属关系	备注
马云襄(土窝子四爷)	男	72	宁夏西吉土窝子	清同治三年马化龙任教主期间	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同心		
马重玉	男	72	宁夏西吉沙沟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马震武任教主期间	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同心	马震武之大哥	一九五三年亡故
穆二十	男	72	甘肃平凉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马震武任教主期间	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同心	穆生华之孙	一九五〇年亡故
马梁德	男	31	宁夏金积滩乐府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马震武任教主期间	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同心	马震武之长子	一九四九年亡故
杨金琢	男	68	宁夏吴忠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马震武任教主期间	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同心		一九六〇年亡故
马广勋(土窝子二师傅)	男	77	宁夏西吉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八年马震武任教主期间	隆德石家沟一带	土窝子四爷之子	一九五八年亡故
马国云	男	50	云南东沟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八年马震武任教主期间	泾源县	马震武之侄子	亡故
锁如金	男	74	宁夏同心锁家岔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八年马震武任教主期间	同心一带		一九五八年死于狱中

资料来源:何兆国著,《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第361页。

附录五(三):新疆哲赫忍耶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任教时间	管辖地区	亲属关系	备注
卡家马爷	男			马明心、穆宪章任教主期间	新疆阜康、米泉		去世后葬于石河子
罗爷	男			穆宪章、马达天任教主期间	新疆阜康、米泉		已去世
花树园子金爷	男		宁夏金积堡	马以德任教主期间	新疆天山以北		一八九四年亡故,葬于花树园子
何爷	男		宁夏吴忠	马以德任教主时期	新疆天山以南、吐鲁番、托克逊、鄯善		一八二八年亡故,葬于鄯善东湖
马伊玛目	男		甘肃	一八二八年至一八八六年马以德任教主时期	新疆天山以南、吐鲁番、托克逊、鄯善		一八八六年去世,葬于吐鲁番

该资料来源:何兆国著,《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第362页。

附录五(四):新疆哲赫忍耶沙沟支系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任教时间	管辖地区	亲属关系	备注
李光普	男		河南商丘	马元章任教主时期	新疆哈尔湖	李三畏之子	一八九五年去世
金云仑	男	74	山东济南	马元章任教主时期	新疆吐鲁番	其父是李三畏的结拜兄弟	一九一六年去世,葬于吐鲁番
李继良(李三师傅)	男	64	河南商丘	马元章任教主时期	新疆哈尔湖、鄯善	李光普之子	一九三六年去世,葬于乌鲁木齐三官
李德义	男	76	河南商丘	马震武任教主时期	新疆哈尔湖、鄯善	李继良之子	曾任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一九八〇年去世
王仲元	男	76	宁夏西吉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八年马震武任教主时期	新疆哈尔湖、鄯善		一九七〇年去世,葬于乌鲁木齐板房沟

资料来源:何兆国著,《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第363页。



附录五(五):云南、贵州地区哲赫忍耶沙沟支系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任教时间	管辖地区	亲属关系	备注
张静乔	男	60	兰州市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二年马震武任教主期间	云南、贵州地区		一九四四年去世
马东庆	男	51	云南东沟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八年马震武任教主期间	云南		曾在宁夏金积堡鸿乐府学习过经文
纳银奎	男	49	云南东沟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八年马震武任教主期间	贵州		曾在宁夏金积堡鸿乐府学习过经文

资料来源:何兆国著,《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第364页。

附录五(六):哲赫忍耶板桥支系一九五八年时任热伊斯简况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任教时间	管辖地区	亲属关系	备注
马鸿宾	男	55	新疆	一九五八年	新疆乌鲁木齐市	马腾雷之亲家	住乌鲁木齐市
马文贵	男	60	新疆	一九五八年	新疆鄯善		
马鸿社	男	45	新疆	一九五八年	新疆鄯善		
丁占忠	男	67	宁夏青铜峡	一九五八年	宁夏固原闫关大庄		
马登权	男	65	宁夏青铜峡	一九五八年	宁夏吴忠、灵武、青铜峡		

资料来源,何兆国著,《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第365页。

附录五(七):新疆哲赫忍耶板桥支系历代热伊斯简况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任教时间	管辖地区	亲属关系	备注
陆宗德	男			一八七〇年至一九〇四年	北疆		一九〇四年去世
丁谷	男				北疆		
亚斯	男				北疆		
雀儿沟 马谷	男				北疆		
马显明	男	73	甘肃 临洮	一九二一年马 进西任教主时期	新疆哈尔湖	马进西之表兄	一九三六 年去世
老李 师傅	男			马进西 任教主时期	新疆鄯善		一九二三 年去世
李金玉	男			一九三七年马 进西任教主时期	新疆鄯善	老李师傅之子	一九四〇 年去世
马文贵	男	76		一九四一年马进西、 马腾霭任教主时期	新疆鄯善		一九七〇 年去世
马显孝	男		甘肃	一九三六年至 一九四八年马 进西任教主时期	新疆 乌鲁木齐、 焉耆	马骥之二子	一九四八 年去世
马显祯	男	63	甘肃	一九四八年至 一九五一年马腾霭 任教主时期	新疆 乌鲁木齐、 焉耆	马骥之四子	一九五一 年去世
马鸿炳	男	77	甘肃	一九五一年至 一九五八年马腾霭 任教主时期	新疆乌鲁木齐	马显明之子	
大爷	男		甘肃	马进西任 教主时期	新疆焉耆	马骥之长子	三十岁时 去世
马鸿祖	男	63	甘肃	一九五二年马腾 霭任教主时期	新疆焉耆	马显祯之长子	一九七〇 年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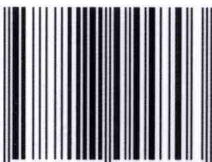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何北国著,《宁夏伊斯兰教教派资料汇编》,第366页。

责任编辑：周立军

封面设计：王 蕾



ISBN 978-7-227-04470-3



9 787227 044703 >

定价：38.00元